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委员会 合编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委员会

责任编辑 赵和平

* * *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郑州市金水印刷厂印刷

* * *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2.5印张 305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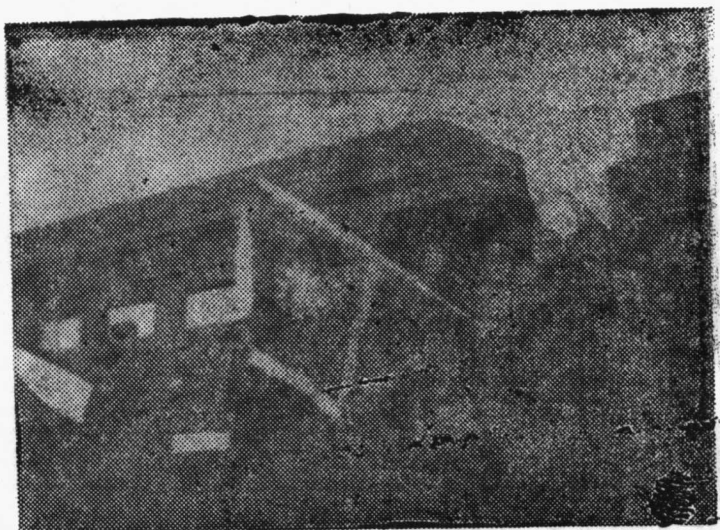
书号11105·141 定价2.55元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开封学生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门前示威请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封请愿学生齐赴火车站卧轨索车。前面为学生队伍中之纠察队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封高中请愿学生占领列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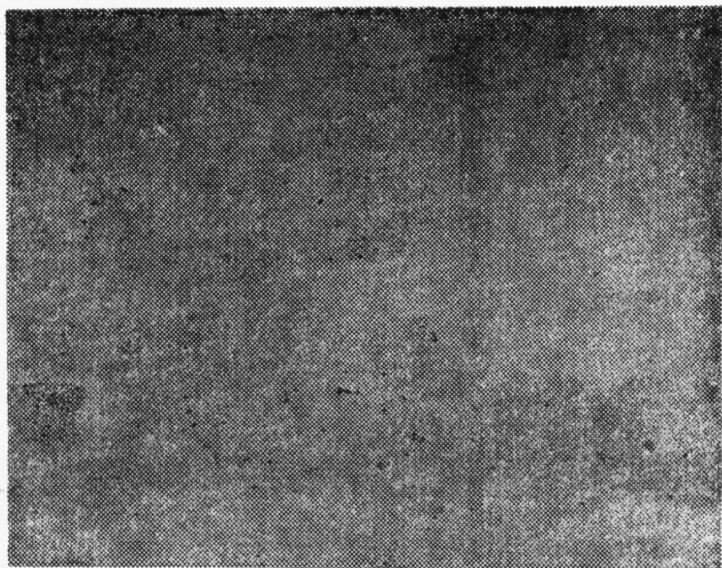
开封请愿学生登上火车后欢呼



河南开封市学生救国联合会请愿团在火车站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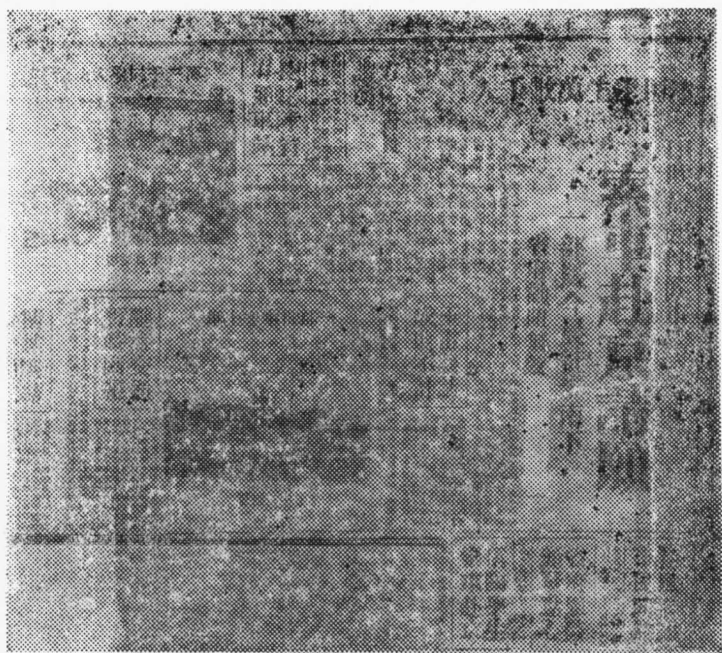
开封学生卧轨期间在火车站搭帐篷露宿



开封小学生箪食壶浆到车站慰问卧轨请愿同学



开封高中卧轨学生在火车站进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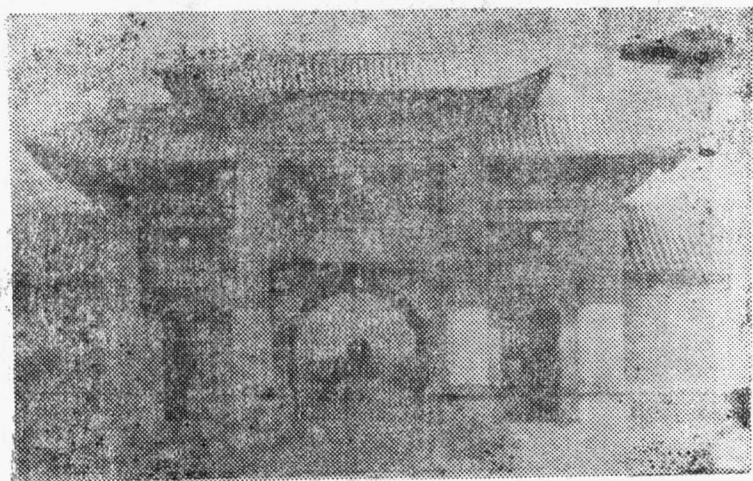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南日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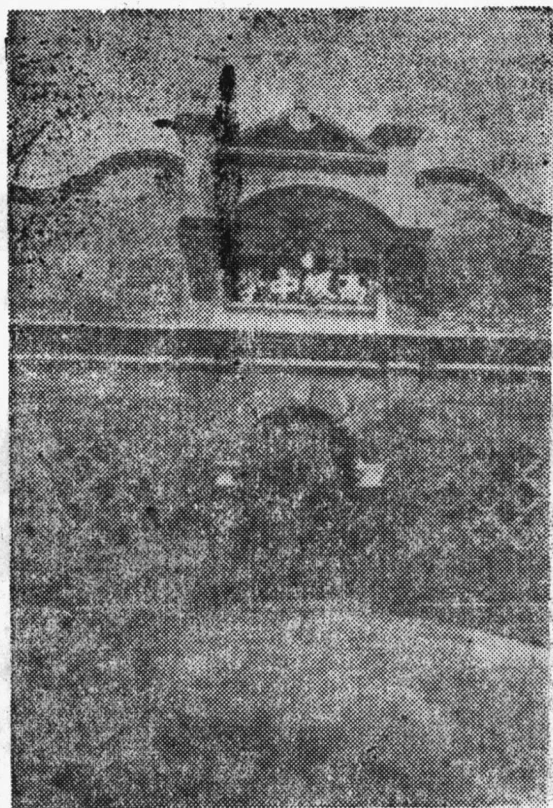
一二九运动中开封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处——开封高中第三讲楼



一二九运动中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主办的《救国先锋》报



一九三五年的河南大学校门



一九三五年的开封高中校门



一九三六年开封学生在省府门前示威，抗议当局逮捕学
联代表



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学生李毓英在示威游行中被军警刺
伤

编辑出版说明

为了立好、立准确党史资料，适应研究、学习、宣传我党历史及河南地方党史的需要，全面地反映我党领导河南（包括有关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发扬革命传统，对干部、群众进行党的历史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编辑《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及中共河南省委批准的《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编纂规划，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河南省档案局、河南人民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组成丛书编审领导小组，具体组织，负责完成。

丛书拟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两大部分，先编纂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丛书约五十余册。丛书按专题的形式进行编纂，陆续出版，不编统一的序号。每个题目一般编成一册，有的也可编成多册，其内容一般包括：史实综述，文献资料，回忆资料，参考资料，图表，照片，大事记和考证资料等。所选编的历史资料，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其中，对文献资料，为保持历史原貌，除订正标点外，一般未作文字改动；有的只摘录有关部分；对明显错别字在〔〕内标出正字，对漏字补在（）内，字迹不清残缺者以□号代其位置，凡文中需要说明的则加脚注，重拟或修改的标题，在标题之后加注说明。对回忆资料作了文字、技术性处理。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综 述

-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史实综述..... (1)

文 献 资 料

-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 (7)

· 通电宣言 ·

- 河南大学学生电吁全国注重国土之完整
(1935年12月9日)..... (13)
- 河南大学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通电
(1935年12月18日)..... (14)
- 开封北仓女中致北平学生电
(1935年12月19日)..... (15)
- 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校全体教职员生通电(电文五通)
(1935年12月20日)..... (15)
- 河南孔学研究会通电
(1935年12月20日)..... (18)
- 焦作工学院学生晋京请愿通电
(1935年12月24日)..... (18)
- 焦作市学生联合会电慰北平受伤同学

(1935年12月24日).....	(19)
焦作市学生联合会电宋哲元保障爱国运动	
(1935年12月×日).....	(19)
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通电	
(1936年1月7日).....	(20)

※ ※ ※

小朋友爱国书信运动发起函	
(1935年11月28日).....	(21)
省立洛阳初级中学校全体学生告全国同胞书	
(1935年12月20日).....	(22)
开封中等以上学校反对伪自治大会宣言	
(1935年12月21日).....	(23)
开封中等以上学校反对伪自治大会口号	
(1935年12月21日).....	(24)
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告民众书	
(1935年12月×日).....	(24)
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请愿团组织机构与请愿条件	
.....	(25)
焦作工学院学生告民众书	
(1935年12月28日).....	(26)
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宣言	
(1936年1月1日).....	(29)

· 通讯报导 ·

《河南民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节录)	
(1935年12月20日——31日).....	(30)
《豫北日报》关于焦作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节录)	
(1935年12月17日——1936年1月1日).....	(53)

天津《大公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节录)	
(1935年12月24日——30日).....	(58)
巴黎《救国时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	
(1936年1月9日——14日).....	(60)
《救国先锋》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节录)	
(1936年1月8日——2月26日).....	(61)
《焦作工学院周刊》报导一则	
(1936年1月).....	(67)

· 救亡文章 ·

为学生救国运动说几句话	
(1936年1月1日).....	嵇文甫(68)
今后学生救国运动应走的路线	
(1936年1月1日).....	敌 悻(71)
为学生救国运动进一言	
(1936年1月1日).....	戾 僧(74)
中华民族不死	
(1936年1月1日).....	少 松(75)
贡献给全国青年同学的几个意见	
(1936年1月1日).....	圣 予(77)
我们的要求	
(1936年1月1日).....	小 卒(81)
开动之前	
(1936年1月8日).....	德 甫(84)
所谓日本之绝对国防政策	
(1936年1月8日).....	麟 (85)
究竟是谁的过呢?	
(1936年1月8日).....	剑 御(89)

救国与救火

(1936年1月8日)..... 竞 (90)

大家不要站在我们的圈子以外

(1936年1月8日)..... 钱 伯 (92)

列强在远东的争霸与中国

(1936年1月15日)..... 魏 郁 (94)

最后关头

(1936年1月15日)..... 或 人 (96)

经验与教训

(1936年1月22日)..... 冠 五 (97)

和平呢？战争呢？

(1936年1月22日)..... 剑 御 (101)

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

(1936年1月22日)..... 毅 武 (102)

抵抗与自救

(1936年2月12日)..... 陈楚良 (104)

立刻实行“非常教育”

(1936年2月12日)..... 小 兵 (107)

如何施行非常时期教育？

(1936年2月12日)..... 庚 僧 (109)

“是”与“不”

(1936年2月12日)..... 武 (112)

在救国运动中我们应有的认识

(1936年2月16日)..... 华 郁 (113)

实现非常教育应注意的几点

(1936年2月26日)..... 小 兵 (116)

吾不知其可也！

(1936年2月26日)..... 大刀队 (119)

不要再踏覆辙

(1936年4月1日)小 兰(120)

中日战争的展望

(1936年4月1日)陈楚良(122)

我们的呼声

(1936年4月1日)占 芹(130)

日本暴力政变与中国

(1936年4月1日)毅 武(133)

* * *

外交不是公开的

(1936年1月15日)冰 若(136)

一句半句

(1936年1月22日)真 杉(138)

疆场名言

(1936年2月12日)少 松(139)

“开天窗”的朋友对话

(1936年2月26日)杨乃燧(140)

泪与血

(1936年4月1日)撒 旦(142)

傻和聪明

(1936年4月1日)(144)

热度和紧箍咒

(1936年4月1日)邹雨辰(145)

杂文一束

.....(148)

* * *

救亡运动的序幕杨仲和(150)

冰天雪地的四昼夜张志公(153)

赠言毛健予(154)

《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文章(节录)	(156)
《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年级史·班史》 (节录)	(159)
《开封高中第九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文章(节录)	(163)
北大社会学教授许德珩氏之谈话	王劲(记述)(168)
在风雪的车站上	小兵(172)
母与子	毅武(175)
一页日记	诚(177)
他是疯了	炭僧(181)
一封信	劲(183)

• 救亡诗歌·话剧 •

一种伟大的力——为开封学生运动而作	幼若(185)
请愿	菽原(189)
催征曲	刘微忱(196)
悲歌	刘微忱(197)
请你	陈楚良(199)
狂歌	毅武(200)
爱国的健儿	赵献仗(201)
前锋	徐冷冰(202)
前进曲	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203)
朋友,相信我们的力量	幼若(204)
献辞	腾梅(205)
饯行小礼物	揀皮(206)
自志	易立瀛(208)
念我故国沉沦	李继述(209)
刺痛了我们的心	白震(210)
战歌	少松(211)

前线去	杨乃燧(213)
杀!杀向前去!!!	剑 御(214)
献给大众的歌词	凌天柱(215)

* * *

抗日救国成功(话剧)	毅 武(217)
------------------	----------

回 忆 录

开封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实	刘惟成(225)
回忆河南大学一二九学生运动	王 雷(235)
回忆开封一二九爱国运动	姚肇平(238)
忆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高中	柴成文(244)
一九三五年开封学生运动片断回忆	席国光(246)
忆三十年代开封北仓女中学生运动(节选)	赵新 曾克 曾兰(248)
留在我心中的一颗火种	
一一回忆开封学生卧轨请愿的前前后后	高维进(260)
开封女中学生运动回忆	徐邦敬(267)
忆许昌一二九学生运动	郭晓棠(270)
发动烟农 示威请愿	
一一忆一二九运动在许昌	吴 剑(276)
许昌灞陵中学学生运动回忆	栗在山(281)
南下请愿纪略	
一一我对焦作响应一二九运动实况的回忆	冯维华(283)
请愿抗日 奋起救国	
一一回忆一二九运动在焦作	杨力生(286)
洛阳学生在一二九爱国运动中	仲平 振山(288)
一二九运动中的洛阳中学	傅大章(291)
回忆洛阳中学的一二九运动	王云屏(293)

- 一二九运动中的郑州扶轮中学…………… 金紫光(295)
- 郑州车站卧轨记…………… 张 璋(297)
- 淮阳一二九运动亲历记…………… 张蕪丞(299)
- 营救学生代表
- 忆淮阳的一二九运动…………… 高 峰(300)
- 信阳一二九学生运动回忆录(节选)…………… (302)
- 回忆商丘学生爱国游行…………… 赵寅宾 李铁林 李绍棠等(308)
- 民权县师范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 焦萃五(310)

专题资料

风雪卧轨四昼夜

- 一二九运动在开封…………… 于书敏(312)
- 首先发难 冲锋在前

- 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高中…………… 张海岑(321)
- 铁塔脚下的救亡浪潮

-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大学…………… 侯作瀛 于书敏(326)
- 气壮中原

- 一二九运动在许昌…………… 中共许昌地委党史办(333)
- 煤城燃起救亡烈火

- 一二九运动在焦作…………… 张炳琨(341)
- 一二九运动在郑州…………… 共青团郑州市委(348)

声震楚豫

- 一二九运动在信阳…………… 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办(351)
- 浩歌壮睢州…………… 中共睢县县委党史办(355)

- 开封一二九运动的喉舌——《救国先锋》报…………… 王作鑫(359)

大事记

-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大事记要…………… (365)

附 录

- 河南大学当局派员控制学生运动…………… (375)
- 蒋介石致开封请愿学生电
 (1935年12月28日)…………… (376)
- 蒋介石致焦作工学院请愿团电
 (1935年12月28日)…………… (377)
- 焦作工学院学生南下请愿期间有关方面的往来电报
 (1935年12月)…………… (378)
- 方觉慧给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的呈文(节录)
 (1936年1月27日)…………… (381)
-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纠参第八九七号令
 (1936年1月)…………… (384)
- 刘种元密电
 (1936年4月23日)…………… (385)
-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致河南省政府电
 (1936年4月27日)…………… (386)
-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复中央民众训练部电
 (1936年5月2日)…………… (387)
- 编后记…………… (388)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史实综述

一九三五年，北平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和支持。河南青年学生勇敢地参加了这场伟大的爱国斗争。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通电请愿，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同学；宣传民众，奋起救亡，鼓舞中原人民“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一)

在华北危机的形势下，河南大学学生于十二月九日发表通电，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指出“国家生存，端在土地完整；政治设施，尤贵主权统一；华北之存亡，攸系全局”，对汉奸卖国罪行表示“不胜痛恨”，决心“誓反自治运动”，呼吁“国政当局、地方长官”“注重领土完整，维护主权统一”。

爱国运动在河南正式展开是以开封各校学生声援北平受难青年为起点，在焦作、许昌等地引起巨大反响而波及到全省广大城乡的。

北平学生请愿、示威受当局残酷镇压的消息传来，开封各校爱国师生义愤填膺，迅速行动起来。十三日到二十日，河南水利专科学校、河南大学、开封北仓女中、开封高中等校相继发表通电，慰问北平受伤同学，抗议北平当局镇压爱国运动。省垣开封一场大规模的爱国斗争已经酝酿成熟，一触即发

当时，国难日极、众怒难犯。开封各大、中学校校长在此形势下，于十九日在开封女子师范学校集会，决定由校方出面，组织“开封市各校爱国大游行”，旨在不触犯国民党妥协政策的前提下，使师生的爱国热情得以抒发。同时，以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名义通电讨伐汉奸。二十一日，各校师生万余人按照官方事前的周密布置举行了集会和游行。

事后，爱国学生对这种方式极为不满，积极酝酿、串联，准备发动示威、请愿斗争。开封高中学生经过紧张的准备，于二十三日晨，冲出校门，走上大街，高呼爱国口号，散发传单，并派出交通队到各校联络。上午九时，开封三十多所大、中学校学生和许多市民齐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门前示威请愿。学生向当局提出五项请愿条件，并决定全体罢课三日，等待答复。当日，各校学生代表组成了开封市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学生斗争。罢课期间，学生组成宣传队在街头和郊区宣传抗日救亡。二十六日，各校学生在“学联”领导下，再次齐集省府门前，要求答复请愿条件。省府代表继续推委。学生当即奔赴火车站，要求拨车晋京请愿，两下对峙期间，学生们卧轨坚持索车，中断了陇海交通长达四昼夜。

在坚持卧轨斗争的同时，学生和前来慰问的各界群众一起痛陈困难，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媚外政策，遂形成了以学生斗争为中心，开封各界人士一齐参加，带动全省，影响全国的救亡热潮。二十九日，南京政府不得已派人赶赴开封，答复请愿条件，“劝慰”学生返校。“学联”认为卧轨斗争已唤起各界关注，即决定于三十日全体撤离车站。

十二月十四日，焦作工学院学生集会，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十六日派代表抵开封串联，筹组全省学生救亡组织。二十三日，焦作大、中、小学学生和矿工数千人集会，游行示威。二十四日，由焦作工学院学生组成请愿团，乘车南下请愿。该团途经新

乡、郑州、开封，于二十六日到达徐州，沿途受到铁路员工的大力帮助和爱国学生热情迎送。在徐州，因当地驻军阻挠而未能登车，请愿团全体学生即沿津浦线徒步南下，顶风冒雪至三铺车站露宿。次日，他们在三铺卧轨拦车，中断了津浦线交通。蒋介石闻讯后，致电并派员到徐州劝阻。请愿团南下和返回途中在各地停留，与新乡、郑州、开封、徐州等地学生一同集会，宣传抗日救亡。

在许昌，一些共产党员积极领导救亡活动。一九三五年秋，他们在学校师生中组织进步团体，传阅进步书刊，散发《八一宣言》。十二月二十五日，许昌各校师生和市民、工人、烟农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向国民党许昌专署请愿，提出保障救国运动自由，没收日货和汉奸财产，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要求。

在郑州，扶轮中学和中南中学学生在北平学生串联下，于十二月十九日成立了郑州学生联合会，并通电声援北平学生。二十八日，郑州及郑县各中、小学学生二千余人示威，游行队伍冲破了保安队的封锁，用砖石袭击了日本驻郑领事馆，并到火车站冒雪卧轨，要求南下请愿。三十日，郑州中正中学等校学生再次游行和卧轨索车。

在洛阳，省立洛阳初中全体学生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反对华北伪组织，声援各地学生救国运动。二十八日，洛阳各校学生一千多人集会、游行，不顾军警威吓，开赴西工，向洛阳警备司令部请愿。军警沿街布防，阻止学生。学生队伍避开军警，绕道进入火车站，卧轨拦车。当局下令发动机车，以强行开车恫吓学生。学生众志成城，毫不退缩，挫败了当局的阴谋。

在信阳，信师学生率先行动，经过数天准备，串联各校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了示威游行。二十六日晨，各中、小学学生二

千余人奔向火车站，拦车前往南京请愿，中断了平汉线交通。信阳各界人士纷纷涌往车站，赠送饮食，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在此前后，尤其在十二月下旬数日内，商丘、淮阳、汲县、新乡、安阳、南阳、漯河、长葛、睢县、民权、杞县、武陟、偃师、舞阳等地学生也纷纷发表通电，罢课游行，分赴乡村宣传抗日救亡。全省青年学生相继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进行坚决斗争，带动了全省各阶层群众的抗日救亡浪潮。

(二)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全省各地爱国学运动适时改变斗争方式。留城学生，举办多种形式的“训练班”，创办救亡刊物，坚持宣传抗日救亡。不少青年则奔赴农村，用多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号召民众团结抗日。爱国抗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一九三六年初，当局通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企图以此来涣散学生青年的爱国激情。一月一日，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由爱国学生和教授捐资创办了《救国先锋》报。上旬，开封市学联编印了《抗日》半月刊，十八日，又主办了《学联情报》周刊。二十日，河大医学院学生创办了救亡刊物《捍北》。其它如北仓女中学生创办的《北仓简讯》，开封高中学生创办的《潜涛》、《海啸》等等。爱国师生还在地方报纸、校刊等报刊上开辟专栏，发表救亡文章，派人到电台，定期举办广播讲演，揭露日寇侵华阴谋，挾伐汉奸卖国罪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阐述正确的抗战主张。

开封“学联”成立了“留省学生训练部”，用以指导各校寒假留城学生进行军事、战地救护、民众运动等训练。如河南大学的“民众运动方略讲习班”、开封初中的“军事训练班”、河大医学院的“救护训练班”等。

针对当局散布所谓的“读书救国”的论调，爱国师生提出了“非常教育”的口号，对国难沉重的情势下如何使教育适应抗战救亡的需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大胆实践，自己制定和实施非常教育方案。开封市“学联”于二月初致函开封各校，要求实行非常教育，否则一律罢课。

寒假中，离校学生或组成宣传队巡回宣传，或结伴返乡串联发动，推动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组成旅行宣传团分赴全省各地，组织民众，宣传抗日。焦作工学院学生分队出发，沿道清铁路下乡宣传。河大和北仓女中学生组成的巡回宣传队在开封四郊走村串镇，召集民众集会讲演。回乡同学在各县城镇组织假期留外学生救亡团体，开展爱国救亡活动。各地学生救亡组织互相配合，加强联络，一处受到压制，四方通电声援，青年学生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抗日救亡的烽火燃遍了千里中原。

二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饬令国民党教育部，声称学生运动“逾越常规”，“纪律全堕”，责成各地教育当局“凡以任何方式妨碍课业之学生，应立即严令离校”，“校内校外尤不得允许任何团体……妨碍社会秩序之举”，要地方军政机关对学生团体“应立即予以制裁”，“严格执行，勿稍抵违”。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镇压爱国人民，破坏救亡运动。但是，河南爱国学生不畏强暴，同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局下令取缔救亡团体，学生们则筹组全省学联，当局不许“妨碍课业”，而全省各地罢课示威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当局对学生实行强迫军训，学生则在军训营里罢课罢操，当局动辄开除学籍，逮捕学生，学生们则以救国为己任，不惜任何牺牲。

四月二十二日，开封“学联”召集各校代表开会，成立河南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特务和军警包围会场，将到会代表二十四

人全体捕去。学生闻讯，一齐出动，示威抗议，要求释放代表。被捕同学在狱中绝食斗争，开封学生运动在高压下再起怒潮。当局无计可施，于数日后责令各校长把被捕学生领回“严加训育”。

一九三六年全年内，河南各地镇压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学生救亡斗争也绵延不断，高潮迭起。是年夏，中共北方局派人来河南，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些河南籍同志也返乡串联，建立和发展“民先”组织。下半年，河南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悼念鲁迅逝世、营救“七君子”出狱，声援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等活动。到一九三七年初，开封、漯河、商丘、洛阳、许昌、郑州、新乡、长葛等地相继建立了“民先”组织。

河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全国居于前列。特别是开封、焦作、洛阳、郑州、信阳等地学生占领车站，卧轨索车，中断了平汉、陇海、津浦三大铁路干线的交通，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从而推动了中原人民爱国救亡的热潮，壮大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声威。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买国贼，黄郛、杨永泰、

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有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

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面见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抗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赴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

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立的国防政府，应当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

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

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奉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选自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河南大学学生电吁全国注重国土之完整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衔略) 钧鉴：

国难方殷，外患未已，凡具血气，悉感沦亡。乃此般逆背叛党国，倡乱冀东于前；奸人运动自治，危亡华北于后。似此倒行逆施，实云罪大恶极。须知国家生存，端在土地完整；政治设施，尤贵主权统一。华北之存亡，攸系全局；屏番之去留，大关国运。倡言自治，无异断足求行；蓄志剖分，诚乃饮鸩止渴。勿谓高官厚禄，私欲可逞；但思祖墓宋陵，血食斯在。虞公之贪室乌〔宝马〕^①，遗恨何穷？繇之迎大钟^②，覆辙可鉴。狸缩其首，将有擢取；虎卑其势，自在图谋。无功而利，利则必为祟，无德而禄，禄亦不为福。虽快一时之意，未为久远之安。巢覆卵碎，思之惊心；子奴妻婢，宁不顾虑！虽非中华人民，要皆大好领土。势异秦越，安忍拱手让人；情同肝胆，未便开门揖盗。么弦难调琴瑟，杯土莫塞江河。飘摇风雨，团结应本精诚；澎湃波涛，共舟那堪负气。同学等读书原期报国，钻研未忘救亡。听谎言谬论纷纷，不胜恨痛；睹阴云毒雾重重，莫名愤慨。急起直

①虞公之贪宝马——虞公，春秋时虞国国君。宝马，宝璧与骏马。《史记》载，晋国假虞灭虢，以“垂棘之璧”、“屈乘之马”献虞公，假道虞以灭虢，还军灭虞。

②繇之迎大钟——繇，公繇，春秋国名。《吕氏春秋·权勋》载，智伯欲灭公繇，铸大钟用兵车送献。公繇国君不听劝谏，“斩岸埋溪以迎钟”。智伯乘机灭亡公繇。

迫，誓反此自治运动；力争奋斗，藉促彼奸人反省。深望国政当局、地方长官，早决方策，速决大计，上报国家，俯念民情，注重领土完整，维护主权统一。慎勿使车辅相违，铸成大错，指臂两失，悔生噬脐。谨此宣言，伏希公鉴。

(载《河南民报》1935年12月10日)

河南大学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通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全国同胞公鉴：

国难日极，民族日危。学生等志切救亡，谨揭誓言，吁请全国：

- (一) 援助平市学生爱国运动。
- (二) 反对假自治破坏统一。
- (三) 消灭一切汉奸。
- (四) 实力恢复失地。

河南大学巧叩

(载《河南民报》1935年12月19日)

开封北仓女中致北平学生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天津大公报转北平各校同学鉴：

连日得悉：救国运动，横遭摧残。凡有血气，同深愤慨。誓竭绵薄，用作后盾。特此慰问。

北仓女中全体学生叩皓

(载《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0日)

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校全体教

职员生通电(电文五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全国各级党部、各机关、各团体、各报馆均〔钧〕鉴：

国难日极，人心思奋。枭獍之徒，甘昌不魅，竟强奸民意，昌〔倡〕言自治。此种民族败类，人人得而诛之。北平学生，目睹心伤，游行示威，首攻其奸，义声所播，同深钦许。乃军警不察，竟以武力干涉，至令爱国青年，反受伤害，殊失国人爱护青年忠义之举。望党内贤豪，海内志士，本爱护青年之意，致电北

平当局，善为处置，勿事过激，免自斫丧民气，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校全体教职员生叩

号印

※ ※ ※

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会转北平各校学生会均〔钧〕鉴：

诸同学志切爱国，敌汽同仇，游行示威，昭示大义于天下，正气所被，海内同钦。詎意进行之际，横遭迫害。惊悉之下，殊深发指！遥祝受伤诸同学，吉人天相，早日痊愈，与其他诸同学继续努力，共同奋斗。本校同仁，本爱国热诚，誓作后援。谨布区区，请希亮察。

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校教职员叩

号印

※ ※ ※

全国各地学校公鉴：

强邻压境，国势阽危。凡我同胞，莫不警惕。乃华北竟有自治伪组织出现，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北平各大中学同学游行示威，以期表示正义，籍警凶顽。连日情形，极为热烈。但据报载，学生受伤者竟达数百之多，死者亦有所闻，复有多数同学被捕入狱。事出意外，真象莫明。本校同学除分电全国援助及组织学生救国会，共同工作外，特此电闻。即希贵校同学从速组织学生救国会，一致奋斗。无任拳拳。

开封高级中学全体同学同叩

※ ※ ※

北平北京大学学生会转北平各校学生会均〔钧〕鉴，

国家命运，日趋危殆，凡有血气，均图自存，乃华北一隅，竟有少数汉奸作祟，假外力以自重，冒民意而求荣；妄言自治，全无心肝。诸同学目睹其事，游行示威，以表真正民意，激昂慷慨，实深钦慕。诤意进行之际，横遭摧残。噩耗传来，曷胜悲愤！除望受伤诸同学早日痊愈与其他诸同学继续奋斗外，本校同学誓以爱国热忱，互相策励。谨布区区，不尽欲言。

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校全体学生叩

号印

※ ※ ※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全国各级党部、各机关、各团体、各报馆钧鉴：

迩来国难日极，危机四伏。凡我国民当此非常时期，应如何努力团结，准备以图自救。及一般失势政客、怙恶官僚，竟敢外引强邻，内奸民意，强立所谓民众自治等伪组织，籍便私图于一时，不顾民族之前途，罪恶昭著，举国切齿。平校学生，示威游行，凡有血气，均所同情。乃竟横遭摧残，备受蹂躏。闻此噩耗，不胜悲愤。除今电慰问受伤同学及鼓励各校同学继续努力外，本校六百同学，誓于不丧权，不辱国原则之下，为政府外交作有力后盾。并即日成立学生救国会，加紧联络北平各校同学为国奋斗，任何牺牲，义无反顾。谨电奉闻。

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全体学生叩

（载《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1日）

河南孔学研究会通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南京 国民政府及全国各界同胞钧鉴：

殷逆叛国，罪大恶极。无知奸氓，和同效尤，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北平各大学学生热心爱国，义愤填胸，通电游行，反对自治，揭鬼域之阴谋，挫泉獍之狂气。足见人心不死，正义犹存。伏望全国各界同胞，一致声援，作彼后盾，国家民族，实利赖焉。

河南孔学研究会叩

(载《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1日)

焦作工学院学生晋京请愿通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衔略)钧鉴：

沈变之奇耻未雪，华北裂出之丑剧公演，国势阽危，于斯已极。本会恨于匹夫有责之义，抱誓死拥护领土完整之决心，爰决议全体晋京，作振臂之高呼，谋众志之成城。尚希我河南同胞，激义兴起，共此敌愆，使叛逆闻风而丧胆，狡谋知难而不进。邦家前途实利赖之。谨此电达诸位誉鉴。

(载《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5日)

焦作市学生联合会电慰北平受伤同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北平各校救国会及受伤同学钧鉴：

国家主权，无限神圣，爱国义举，全国共仰！詎料请愿未成，反遭殴捕，实堪痛心！本市各校同学誓以全力作诸同学之后援。要求政府宣布对外大计，为国家民族争生存，求土地之完整。除于昨日（二十三）示威游行外，特焦作工学院全体同学赴京请愿，于二十四日下午抵新，即晚乘平汉四十一次客车南下。谨以至诚慰问受伤同学，并祈一致努力，以达救国目的！临电不胜迫切。

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启

(载《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6日)

焦作市学生联合会电宋哲元 保障爱国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

愿率三千学生为后盾效死疆场亦在所不惜

……我公乃党国柱石、革命元勋，负冀察绥靖之重任，具有抗日光荣之历史。敬祈赓续以往察东抗敌之精神，出师讨逆，歼

灭叛乱，保全国领土之完整，严饬警察当局勿再压迫爱国之运动。则谨率焦作全市三千学生为我公之后盾，效死疆场在所不惜。临电神驰，迫切待命，伏乞垂察。

焦作市各校学生联合会叩

（载《豫北日报》1935年12月18日）

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通电

（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

（衔略）钧鉴：

敝县留外学生深感国家之危急，救亡运动之迫切，并受命各地学生救国会之议决案“同学离校旋里后应继续救国宣传运动”，故联合本县留外学生，于本月七日组织“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依据各地学生救国会之意义特负下列之使命：

一、报告此次学生救国运动之意义及经过，俾各界同胞得一深切之了解与认识。

二、举行扩大宣传，籍以唤起各界同胞共负此救国运动之责任。

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启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小朋友爱国书信运动发起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诸位小朋友们：

我们好久没有通信了，十分想念。我们在这里常常在报上看见“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的消息。我想你们在那里一定也看到各伟大团结的消息了，这是一樁〔桩〕如何可贺的消息呀！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现在的中国，是比不上汉唐时代那样强盛，已到了大祸临头的生死关头。我们的生死存亡，全在我们的儿童年之中了。试看我们的“邻人”，是何等的凶暴，是何等的残酷。他〔它〕占了我们土地肥沃，出产丰富的东四省后，他〔它〕还不满足。还用种种的方法来侵略我们。现在又传出华北五省自治的消息，真是可恨极了。现在我们年纪小，不能拿起枪去保卫国家，杀退敌人，和那蛮横无礼的小鬼去拼一死。但是我们应尽些什么责任呢？我们的同学也讨论了许多关于保卫国家，小学生应尽的责任，发起一种“小朋友爱国书信运动”。就是我们小学生联合起来，彼此写信勉励并给各地将士写信，表示我们的决心，希望他们要以过去的奋斗精神，和敌人奋斗。这种运动，诸位小朋友赞成吗？望大家一致响应，赞成的话，希望你们也写信给别的小朋友，宣传这种运动的意义，希望来一回信。

祝

你们努力！

河南省立开师附小高年级启

(载《河南民报》1935年11月28日)

省立洛阳初级中学校全体学生 告全国同胞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全国同胞公鉴：

迩来国家多难，辱权丧地。自“九一八”东邻“某”国强占沈阳，渐次鲸吞四省，致使三千万同胞挣扎呻吟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凡吾同胞，宜努力团结，埋头苦干，以图雪吾国耻，收复失地。乃竟有不肖之徒，甘作汉奸，卖国求荣。如殷汝耕叛乱冀东，名假自治实行割据。遂使宵小乘机，益形活跃。华北各地汉奸布遍。而敌骑又在“防共自治”名义之下，任意驻扎。近又成立政委会，日人土肥原竟作最高顾问。华北至此，（以下一行缺）处此境地。凡稍具有热血之同胞，应耿耿赤心，赴汤蹈火，本“总理誓死奋斗之精神”，为四万万人民之生存，为文化地域之保护，而奋斗而流血，身家性命亦在所不惜。我北平同学有鉴于此，激于爱国热忱，起而游行请愿，志在促醒政府，警告国人，共同觉悟以救危亡。而军警竟用最卑污最野蛮之手段，以对待学生。始则捕捉击打，继则刀戳枪杀。彼辈何辜，为爱护国家而丧性命？当此国民沉寂之际，而有北平学生振臂之一呼，凡吾同胞岂不愧死。吾洛中同学，为响应北平学生，遂发起救国运动，游行宣传，誓死反对防共自治以及一切变相之独立阴谋。望我全国同胞摒去己见，本“国亡我亡”一语，一致奋起，铲除叛逆以挽国难。同胞乎！
其勉旃！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开封中等以上学校反对伪自治大会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全国同胞公鉴：

自暴邻侵袭，四省沦陷。大河以北，遂成敌人覬覦之地。蚕食不已，势且鲸吞。凡属国人，稍有血气，应如何团结御侮，以图收复失地，保我疆国。纵一时力有未济，亦必须卧薪尝胆，沉着应付。即令处境困难，最低限度，以必效死自固，毋兆分崩。乃殷逆汝耕以国家守土之官，竟丧心病狂，开门揖盗，伪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干〔甘〕作傀儡，自绝国人。此等卖国贼，若任其逍遥法外，贻中原无人之讥，启宵小效尤之渐，此而可忍，国将不国！乃中央虽下令讨伐，而渠魁终未就戮，影响所及，使一般卖国求荣之辈，不惜伪借民意，以遂其苟取窃国之思。是石敬瑭重见于今日，而燕云将不免覆灭，殷贼之肉，尚足食乎！我北平青年学生，激于爱国热忱，游行请愿，志在促起国人觉悟，共同奋斗，冀挽危亡。此无悖于总理之遗训，而不幸竟有被捕、被伤之事，吾人痛国权之日丧，而国土之日削，于青年义愤表示无限之同情。特就开封中等以上各学生，联合游行示威，以援助北平学生之爱国运动，以坚决反对破坏国家领土主权之任何行为。呜呼！国难以〔益〕深，危亡无日，欲图旦夕苟活，其安可得？惟有一致奋起，歼除叛逆，捕灭汉奸，庶可死中求生，挽救国脉于一线。凡我同胞，愿共努力。

(载《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2日)

开封中等以上学校反对伪自治大会口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一、反对华北伪自治组织。
- 二、援助平津学生爱国运动。
- 三、捕灭一切卖国的汉奸。
- 四、拥护我国领土的完整。
- 五、惩办摧残爱国运动的凶手。
- 六、打倒伪借民意的叛国分子。
- 七、拥护中央讨伐叛逆。
- 八、拥护中国国民党。
- 九、完成国民革命。

(载《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2日)

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告民众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

同胞们！我们还记着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的事变吗？东北四省在无抵抗下失去四年了，东北之千万同胞饱受着日人蹂躏的痛苦，仅是预料得到呀？还有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大屠杀，我们也都有相当印象吧？现在，□□□□□□□□□□□□□□，□□□□□□，□□□□□□，复□□伪军攻我察东，强奸民意，倡立所谓伪自治运动，阴行整个并吞。已使我□

□同胞，惊扰逃亡，国家领土行政，更将破坏。民族国家的危亡，已迫于眉睫，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凡属国民，未有不同仇同汽。北平学生，业已站在前线，竭进〔尽〕心力，不惜性命，一次二次地在狂风怒吼中，拼死反对伪组织自治运动，其牺牲的精神，救国的勇敢，实可以表现一个大中国人！同胞们！河南是中原重地，我们同是中国人，唇亡齿寒，覆巢的痛苦，当不能忍受。爱国之心，报国之诚，更不会后于人的。我们请愿目的，就是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敌，为此宣言。

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谨启

（载《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5日）

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请愿团 组织机构与请愿条件

团体组织：一、主席为最高机关，管辖与支配全团之事务与举动；二、纠察股，全校每班选派二人，共十六人，掌理维持本团纪律之责；三、交际股，每班选派一人，共八人，随时随地交涉车辆以及其他事务；四、文书股，由学生自治会文书股负理全责，担任一切文稿宣言起草；五、会计股，由学生自治会会计股负责，司管全团之经济事务；六、事务股，由学生自治会事务股负责，专任一切杂务事项。

请愿条件：一、全体总动员，一致救国；二、请求政府取消华北伪组织；三、要求保障学生之爱国运动；四、请求政府惩罚此次北平残杀爱国青年之□□；五、请求政府保持领土与主权完整；六、请政府公布□□□□；七、请政府明令讨伐叛逆汝耕；

八、请求政府解放言论与集会结社之自由。

(载《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5日。标题为编者所加)

焦作工学院学生告民众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同胞们：

东北失地未复，华北危亡日亟，凡我国民，无不愤慨同深。同学等有鉴于此，爰组织“清愿团”赴京请愿，藉以唤起民众作政府有力之后盾，并要求政府：

- 一、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敌。
- 二、取消一切非法组织。
- 三、明令讨伐殷逆汝耕。
- 四、保持国土与主权之完整。
- 五、公布外交大计。
- 六、惩罚残杀爱国青年之北平当局。
- 七、保障学生爱国运动。
- 八、解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全校学生一体出动，去焦作车站。焦作中小学同学千余人到站欢送。本团于欢呼声中，搭车东行，下午二时抵新乡县。同学等在站稍憩，协同当地各中小学校同学，到城内第一小学开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会毕，列队游行作扩大宣传。六时抵站，他们在站伫候欢送。朔风凛冽，寒气刺骨。我们劝导小同学回去，他们依旧不走。他们的态度为我们所钦佩；他们的精神，更能鼓舞我们勇往前进。八时，乘平汉车南下。一百多同

学拥挤不堪，只得跑到货车里蹲坐，想焦作和新乡小同学爱国热诚之烈，一腔热血兜上心来！思国势阽危国民责任之重，不觉毛骨悚然！深夜一时到郑，即宿于车中。二十五日自晨至午，鹤立站台，候车东行。郑州各中小学同学携慰劳品到站赠送，情绪热烈，精神兴奋，我们抱十二分的钦佩。午后一时，车轮于高呼口号声中东驶。过汴时稍停十分钟，开封各校代表莅站候送。以时间仓促，仅高呼口号，相别东进。二十六日晨，抵徐州车站。车辆之交涉较前更难，军政当局之劝导亦更烈。同学等旋一致决议，徒步南下。午后四时半动身，天色乌黑，始抵距徐二十余里之三铺车站。晚风凛凛，细雨蒙蒙，即宿于候车室。二十七日黎明，道路泥泞，未能继续南行。忽接徐州转到教育部来电，电云：“略，诸君结队来京请愿，爱国热诚，至深感动。惟政府求贯通青年意志，已经定期召集各地学生代表来京会见，此时结队南来，殊非必要。务希速返原校，以表示工学院有纪律之精神。且南京本日起，军警实行戒严，结队请愿，应在禁止之列，特电知照”。十时顷，雨仍未止。教育部特派秘书周淦先生北上，驻徐黄师长南下，同抵三铺，竭力劝导，并表示全力转达一切，俟电政府最高领袖答复。且告以南京已经颁布戒严令，禁止结队请愿，并政府定于一月十五日召集各校代表来京商讨一切。同学等势难再行南下，不得不忍痛返徐候复。我们回到徐州，知道徐州各中学代表于二十六日晚，在我们徒步南下之后，他们追踪南下送别。他们拼命地赶，沿道行人告诉他们，大队已先行二时。他们仍继续疾行。是时天色全黑，路途难辨，原野寂寂，群山郁郁，惟闻鸣枪声及杂兽声出自村舍间。各代表等无法前进，只得唏嘘而返。二十七日晚，各校代表得知我同学返徐，复携许多慰劳品相赠。我们除却十二万分的愉快同感谢以外，说不出别的话去安慰他们的热诚。

这次敝团工作，事实与理想相去太远，实在有些辜负同学们

期望。鼓起民众为国家国防建设的后盾，原为出发之大动机。而结果因时间及人力之关系，未得普及于乡村间，仅能达于各大车站附近等地。决定之南京终点，复因政府之派员与明令，未得完我行程，益见工作之不彻底。然各地民众及学生，闻风兴起之精神，足证明大中华人心未死，国事尚可有为。只要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努力的工作罢了。

同胞们，我们在河南焦作求学，为什么长途跋涉地跑出来请愿呢？语云：“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我们更可说：“求学为的是救国”。在现状的中国，我们还不起来救亡吗？还容你顾忌着什么吗？最后以十二万分的热忱盼望一致起来大声疾呼：

- 一、誓死反对一切非法组织！
- 二、誓死保持国家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 三、铲除汉奸！
- 四、拥护国民政府！
- 五、中华民国万岁！

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谨启
十二月二十八日

（载《焦作工学院周刊》1936年1月第4卷第17、18期合刊）

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宣言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

亲爱的同胞们：

现在我们的华北，又要继续着东北四省而沦亡了！平津的学生，为反抗日本所煽惑的“华北伪组织”，在枪天呼地请愿无效后，终于在军警屠杀下，而作着救亡图存的浴血运动了！

同胞们！亡国的惨痛，转瞬就加到我们身上了，我们还能再忍受么？我们为救国并援助平津同学起见，现在已开始做着积极的救国工作，所以很希望诸位同胞，能够和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为我国民族争取最后的生存！！

我们的口号是：

-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2、扑〔捕〕灭卖国汉奸！
- 3、争取学生爱国自由！
- 4、严惩屠杀学生的凶手！
- 5、全国同胞联合起来！
- 6、督促政府真正抗日！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河南民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节录)

编者按:

一二九运动期间,开封《河南民报》对全省各地学生运动情况作了大量的、较为客观的报导。今节选其有关部分,以报导时间先后为序,编排于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自华北发生伪自治运动,本市各学校异常愤激。各校校长,特于昨日(十九日)假省立女师开会讨论应付办法,决定明日(二十一日)举行示威游行大会,以振民气。到会者校长三十余人。兹探得决议事项如下:

一、华北发生伪自治运动,破坏国家统一,危害民族生存,各校应如何表示案。决议:举行开封中学以上学校反对华北伪自治示威游行大会(定于本星期六上午九时在河南体育场集会)。

二、大会主席团人选应如何推定案。决议:推刘季洪、王芸青、田恩沛、刘星朗、王赓尧五人担任。

三、大会总指挥人选应如何推定案。决议:推张巨彬、吴造峨二人担任。

四、大会宣言、通电、游行路线及接洽播音等事应如何办理

案。决议：交主席团筹办。

※ ※ ※

本市私立北仓女中学生，自华北自治运动酝酿以来，该校学生极端注意。顷以北平学生救国请愿运动横遭当局摧残，该校全体学生异常愤慨。爰于昨（十九日）下午召开各级代表及干事会、监察会、全体职员联席大会，一致通过电慰北平同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河南社讯：华北发生伪自治组织后，平津各大学学生，表示反对。本市各学校，亦异常愤慨。各学校校长，特于前日在省立开封女师开联席会议，决定于本日举行示威游行大会，以振民气各节，业志报端。兹悉大会主席团，昨日分别通知各校教职员，率领全体学生于九时前，齐集河南体育场，由各校负责维持秩序。届时并请胡石青、嵇文甫两先生，担任大会讲演。词毕即游行，由体育场整队出发，至午朝门迤南，经过老府门、省政府后街、大坑沿、省政府街、相国寺后街、鼓楼街、南北土街、东大街、初中门首解散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河南社讯：本市各校鉴于华北伪自治活动，层出不穷，莫不异常愤慨，特于昨晨联合开封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反对伪自治，举行示威游行大会。计八时半，各校均赴河南体育场集合，各校教职员学生，均着制服，形甚壮严。全市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共四千余校，人数约一万二千余人。九时许，报告开会。其秩序：一、全体肃立。二、唱国歌。三、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四、报告。五、讲演。六、通过提案。七、呼口号。八、游行。当开会时，全场沉

静，但莫不义形于色，显出悲愤填胸、满腔苦闷的情绪。如仪行礼后，首由大会主席、河大校长刘季洪报告开会意义，继有河大教授嵇文甫讲演。两氏所述，均言简意赅，切合奋斗救国要旨，全场听众莫不首肯。词毕，讨论提案：一、通电全国，反对华北伪自治活动，援助北平学生爱国举动。二、电慰北平游行示威受伤学生。三、电宋哲元保全领土主权。全场一致通过后，即高呼口号，开始游行。各校均依照排定次序由体育场整队出发至午朝门，经过老府门、省政府后街、大坑沿、省府街、相国寺后街、鼓楼街、南北土街、东大街，全线绵长四、五里。沿途高呼口号，响彻云霄。全城民众莫不激昂慷慨，表示同情。直至十一时许，全队行至开封初中校门，乃分别解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河南社讯：本市各学校；为反对华北伪自治，并响应天〔平〕津各大学爱国运动，特于前日举行游行大会，以振民气各节，业志前讯。兹悉各学校学生，复于昨日上午自动齐赴省府请愿，先由高中全体学生于早六时行升旗礼后，要求学校当局出发请愿。当先至东大街省立初中门前，该校学生全体参加。继至省立女中、水专、河大、北仓等各校，学生陆续加入。转至开师、女师，两校学生亦出校随行。同时济汴、两河、私立高中、黎明、明诚亦均赶至。后又陆续加入者，有静宜、嵩阳、职业共约三十余校。学生万余人，九时许齐到省府门前请愿。省府刘主席当派保安处彭处长出见。学生推举代表，提出请愿意见五条，经彭处长圆满答复，允许转呈中央，并作简单训话，劝勉各同学于请愿后，仍返校继续上课，免误学业。各代表辞出，向全体学生报告毕，出发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后，即分别回校。并闻于昨日下午二时，各校代表在开封高中举行本市各校代表会，进行组织联合救国会筹备会，作长期救国运动。

※ ※ ※

和平社本埠讯：本市三十余校学生，数千余人于昨（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列队游行示威，并集会省府门口请愿。请愿书事前并未草就，仅立街头简录请愿书五条。据河大代表郭品三所述大意如下：一、呈请中央电慰北平同学。二、呈请中央外交公开，以免学生苦闷。三、呈请中央严厉制裁宋哲元。四、呈请中央提倡学生爱国运动。五、呈请中央取消华北伪组织。当推定代表团进谒刘主席，由保安处长彭进之代见，表示五条完全接受，并语刘主席已转电中央云。游行队伍复于下午在高中开开封市学生代表大会，其性质为学生救国联合会最高权力机关。当决议代表大会，以学校为单位，每校推选代表二人组织之。并推定主席学校为河大，秘书学校为高中，每月开常会一次。代表大会下产生执行委员会，亦于昨（二十三日）成立。内分七部：一、总务部开封师范。二、宣传部开女师。三、组织部省立水专。四、情报部济济中学。五、交际部北仓女中。六、检查部开封初中。七、会计部开封女中。会计部所收经常费，暂以各校同学每人出会费大洋一角充之。

从今（二十四日起）各部实行工作，另有约法三章：一、即日起统行罢课，如在停课时，任何学校有复课者由执委会采有效办法制裁。二、在停课期间中，各同学不得离校。三、中央政府延不答复或答复认为不满意时，一面即派代表南下请愿，一面作第二次游行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和平社本埠讯：开封全市中等学校学生，于昨（二十四）日分别组织宣传队，全体列队出发宣传。每校约组十余队，每队二十余人，手执白色小旗，向市民宣传罢课原因及救国意义。同时，并随时散放彩色小标语多种。经记者检得数种，录志于次，

以公众览：（一）、拥护中国土地完整。（二）拥护中央 讨 罚
〔伐〕叛逆！（三）学生运动是民众运动的先锋！（四）残杀学
生便是民众的公敌！（五）、国快亡了，同胞们应该起来救国！
（六）、恢复五四运动的大无畏精神！（七）、平津学生的血是
为国家为民众而流的！

※ ※ ※

远东汴社讯：本市大中各校，组织救国会，赴省府请愿，并
游行示威各节，已志报端。兹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全体学生，为
推动该校救国运动起见，特于前（二十三日）除原有本市出席代
表石震、李琨、李钟英、安秀茵、杨秀兰、等五人外，并推选郑素
兰、姜群秀、李彦珍、马秀珍、郭嘉祯、王荣钟、蔡芸芝、金
祺、李德胜等十四人为该校代表云。

※ ※ ※

又讯：在此北平热血青年的狂呼声中，已引起开封学生的热
情。罢课、请愿、游行宣传相继不绝。爱国空气，弥漫全城。闻开
师学生为进一步进行爱国运动起见，特于昨日（二十四）下午
组织开师学生救国会。该会组织共分五部：A、常务部。B、总
务部。C、宣传部。D、组织部。E、交际部。并闻该校学生为急
于进行事务起见，于昨晚十二时又召开班代表大会，选定各部负
责人员云。

※ ※ ※

大北社讯：本市大中学校，为援助北平爱国同学反对华北伪
自治，于前（二十三）日赴省府请愿。所提要求，经转电中央各
节，已志报端。兹据昨日消息，各校一致罢课，静待中央覆示。
河南大学救国会尤加紧工作，除派宣传团作城乡宣传外，昨日上

午举行代表大会，通过各项要案。下午并召集全体大会。空气至为紧张严肃，秩序极佳。闻已组成纠察、交通等队，从事维持秩序及检查娱乐场所，以免同学言行有失常之处。并为发布正确消息起见，特推定刘国亮、蔡亚东主编《救国情报》。及〔为〕扩大爱国宣传，定今日全体动员集队或个别向城乡民众讲华北自治与救国御侮等问题云。

※ ※ ※

又讯：本市各中等学校，除一律罢课静候复电外，并派同学轮流赴各街宣讲，籍以唤起民众。至其余同学，均在静候，并约自治会派童子军同学，维护门禁，不准随便外出云。

※ ※ ※

省立开封职业学校学生，为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铲除一切汉奸起见，除于前日请愿示威外，特于昨组织开职学生救国会。该会组织共分五部。一、总务股。二、宣传股。三、情报股。四、事务股。五、文书股。并闻该校学生为急于进行事务起见，于昨晚召集全体大会选定负责人员，通过各项要案：1、学生无特别事故，不准外出。2、升降旗照常进行。3、校门轮流站岗。此外并决议印发宣言云。

※ ※ ※

汲县通讯：河南汲县学生救国联合会，于本日（二十二日）在北仓开全体大会。参加学校十九，学生三千余人。由汲县学生领导开会，各校代表纷纷讲演。语言沉痛，闻者色变。演讲完毕后，由先锋队导引各校游行示威。沿街张贴标语，发散宣言。并呼打倒卖国叛逆！反对一切伪组织！保全国土完整！拥护中央统一！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一般民众

听闻之下，莫不感动。并闻该会即将电请中央及北平当局，讨逆守土，保证学生爱国运动，并慰问受伤同学云。

※ ※ ※

许昌通讯：许昌各中小学、男女师范学校，以国势日益阽危，救国运动复如星火燎原。在此万分紧张中，均感救国不敢后人，讨伐叛逆尤为当先。爰于本日午前九时各校全体学生假借中山舞台，成立许昌各校救国联合会。决议：当日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规定下列五点：一、保障救国运动的自由。二、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绝对的自由。三、没收仇货及其企业和汉奸的财产。四、惩办屠杀北平学生的当局。五、停止一切内战。向专署请愿，希即转陈政府当局，速定救国大计，以免民众永陷水火之中，而拯民族于痛苦之渊。大会闭幕后，农林、男师、女师、灞陵中学、县立一小、区立一小、回教小学学生全体踊跃参加，于城内各大街游行。参加者精神激昂，万分紧张。即街头妇孺，亦多热情相助。出城后，行至铁路两旁，转入西门，随即根据前述五点，赴专署提出。直至下午四时，始分别归校云。

※ ※ ※

本报洛阳二十五日电话：偃师中学组救国会，并代电全国，追随各地学生运动，誓死反对伪自治。

※ ※ ※

大北社讯：豫北安阳各校学生代表，于昨日下午三时开联席会议。在教局召集。闻该联席会讨论议案，拟定本月二十八日各学校学生分组至城厢各村演讲，作爱国运动。并于元月二、三、四三日假民众大会场表演戏剧，以期唤起民众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远东济社讯：开封市学生联合救国会，于昨（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假高中第五教室举行临时会议。出席学校代表，计有河大、高中、开师、女师、女中、开中、开职、水专、产科、私立高中、黎明、两河、嵩阳、北仓、尚志、梁苑女中、明诚、中州、强豫、艺师、建国、现代、济汴、大河、大华、赣声、静宜女中、励志、西北、体音、明伦、中国、豫中、东岳、任时、南江等三十六校。

如仪开会后，即进行：甲、开会情形。河大代表意见，现有七校代表已超过规定人数，因按照规定为每校二人，超过规定之代表为列席人，列席人无表决权。乙、主席报告。召集第二次代表会之目的，在考虑过去的议案，是否实行及其结果何如，因何不能顺利进行及今后进行之一切方针。丙、执委报告。由执行委员会各部分别报告：一、总务部报告（省师）。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二十四日在开师举行）之议案：（一）本会会址如何规定案。决议：暂设总务部。（二）、印章。决议：开封各校救国联合会为长方形，另刊一椭圆形便章。（三）、未参加本会者如何联络。决议：由总务部调查，组织部联络。（四）、罢课期半日宣传、半日请名人讲演。决议：通过。（五）、提前放假如何制止。决议：建议代表大会。（六）、各校救国会应组织统一案。决议：通过。（七）、元月十五号中央召集开会如何参加案。决议：建议代表大会。（八）、通知各县留汴学生，回各县组织救国会。决议：通过。（九）、通知各民众团体与学生取一致行动。决议：通过。（十）、会费缴收困难案。决议：由会议通知各校言明用途，以便催收。二、组织部报告（无事、条例已交总务部）。三、宣传部报告。宣传大纲已确定，现正考虑各校宣传地址及组织各种游艺，帮助宣传。文字宣传正在起草中。四、情报部报告。进行困难。五、交际部报告。未接总会通知未工作。

六、检查部报告。无。]、讨论。一、总务：（一）、政府提前放假，应加制止案。（a）、希望各校对随便外出同学，由纠察队加以严厉干涉。（b）、放假不应回家，仍全体留校继续工作。（二）、应如何参加中央召集。决议：救国会派代表参加并请愿。二、组织：（无）。三、宣传：（一）宣传地点案。决议：派代表到教育区域宣传使组织救国会，减少本会负担。四、情报：（无）。五、检查：（一）、关于检查之范围案。决议：检查各商号、各司学、货车、娱乐场所、贩卖或服用之仇货。六、交际：无。七、会计：收费之困难、应如何解决案。每会员一角，分两次缴纳，每次五分。戊、临时决议：（一）、各校学生私自离校，应如何制止案。决议：由大会定办法各校执行。由组织部定细则。（二）各校应如何组织纠察队。决议：由各校自由办理，由组织部给以细则。（三）播音宣传，是否合宜案。决议：通过。（四）、检查仇货应如何详细进行及如何惩罚案。决议：第一次警告，再见没收，不当焚烧。可拍卖以救灾民。其不需要者焚去。（五）、学校于放假后，如被强迫离校，如何应付案。决议：政府或学校强迫离校，各校当一致抵抗。（六）、如有其他份子借本会（名）义发宣言或口号时如何（案）。决议：登报启事，凡无本会章之反动言论，本会不负责。（七）、本会地址案。决议：设开封女师。（八）、应否电政府请释放被捕同学。决议：通过。（九）、定期招待记者案。决议：通过。（十）、应执行案，督促政府电中央案。决议：通过。（十一）、昨日宣传受警察阻止，今仍有该项情形，应如何应付案。决议：交涉抵抗。（十二）、应以会费之一部分恤抚北平受伤同学案。决议：另募捐补充。（十三）、修改前章案。主席与秘书应为执行委员会当然委员，各职员任期仍为三年，另外应设一经济核算委员会监督经济事项。决议：通过。（十四）、委员应归黎明、开职、静宜、两河、中国、艺师、私高、尚志九校担任。河大主席。

※ ※ ※

本报郑州二十五日电话：焦作工学院学生为反对冀东伪组织，保持中华领土完整起见，全体学生百余人抵郑。今晨在郑扶轮中学召开郑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议演讲。旋于下午二点离郑赴京，向政府请愿。

※ ※ ※

焦工学院学生赴京请愿团，一行一百四十四人，于昨日下午五时，随陇海七十四次抵汴，事前并有省立高中、女师、联合、东岳四校学生百余人在站整队等候。车到站时，并由高中学生张葆和代表致欢迎之意，当有工院高宪铨、任藻辰二人演讲，表示谢意，并致鼓励之词。据任君语记者，该团此行请愿，目的正如该团告民众书所云：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敌。成败在所不计。谈至此，车已开行。汴校各生与该团共呼：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而别。闻过郑时，一区专员阮潘济劝阻无效。闻本市学生将有第二次请愿举动，以期政府有圆满之答复。蒋院长定期召集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本省河南大学、焦作工学院、水利工程专门学校等三校校长，届时拟派人偕同学生代表赴京听训，并呈述救国意见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昨（二十六日）晨九时，本市三十二校万数千学生，联合请愿拨车晋京，向中央请愿。省府和平劝阻无效。自赴车站占据车皮，苦车皮不敷所用，月台上人满为患。至下午二时，汴洛四次快车来汴，亦行占据，仅能乘坐全体十分之一。据路局方面估计，全体学生乘车，当在十列车以上。此后郑州东下、徐州西上之车，均不敢来汴，各停于韩庄、罗王之间，久久不得解决。同

学伫立以至黄昏，省府派方秘书长与学生再次研商，因代表人数不能解决，全体决在车站过夜。夜半开代表大会一次，有意志坚决者，决今晨徒步前往，其余仍候车而行。省府垂念莘莘学子，颁发大批点心犒慰。天寒地冻星满天，鸦雀无声月台眠，精神之佳，令人肃然起敬。兹志详情于后。

方秘书讲演呕血

本市三十三校学生联合救国会，于昨（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共同列队到省府请愿，要求拨车皮全体晋京向中央请愿，推派代表王雷等携请愿书晋省府面见主席。当有秘书长方其道代见，和平劝阻。嗣方氏复出省府大门，登台向全体同学训话，大意之申：救国要有办法，应当加紧军训，好好返校复课云云。方氏讲到最后时呕（呕）血两口，不能下续。

长蛇阵省府通车站

全体学生并不认为满意，整队跑步，自到车站。男女依次出发，前头部队到车站，殿军尚在省府门首，浩浩荡荡列成长蛇大阵。中山大街水泄不通，交通断绝，高呼口号，气壮山河。

累累然车站患人满

全体学生齐集车站时，南北两月台，摩肩接踵，犹不敷立足之地。于是乎股道之间，铁轨之上，蚁聚猬集，累累然几无隙地。有空皮货车一列，停在站侧，同学等见此机会可乘，一拥而入，车箱顿时为之挤满。但尤未占全数十分之一，又无大火车头为之开行，仅站立而已。

于囊又囊，箠食壶浆

全体男女同学鹤立候车，秩序井然。久久不见车来，时已红

日当空，业已正午十二点有余。同学等早餐各有未进，本枵腹作救国运动，只见精神奋发，早已忘掉饮食。不过各学校当局珍念同学爱国运动，预为造就大批馒头菜食，着校工于囊又囊，箝食壶浆，送至车站。万三千学生，饮食得以不废。

王雷谈话成败不计

全体学生大会组有代表团对外接洽，又推派代表王雷、郭质、裴鸿泽等担任一切交涉工作，最为繁忙。据王雷当对记者表示，本团同学要求南下晋京请愿，只知一味救国，事前并无计划，一切均未考虑，只有国家，没有个人，受冻挨饿，俱所甘心，前途圆满与否，成败利钝固非所计也。

陇海交通暂时断绝

万三千男女同学，立候车站，静待车来，攀援而登。至下午二时，汴洛段四次快车到汴。甫入站，同学等即又占入，不能返洛。路局得悉此情，于是郑州东下、徐州西上之车，无论快慢均停滞韩庄、罗王之间，不敢再来开封。顿时陇海路东西交通为之断绝。绥署参议万秀岑因公晋京，亦为所阻焉。

精诚团结大义拒亲

男女同学精神盎然，自晨至昏，凝立车站。寒风砭骨，不稍为挫。同学之家长有在汴者，眷念子女，多送棉衣与之避寒，助其行程。有一二溺爱子女之慈母，涕泗滂沱，寻觅其子女回家。记者亲见某位同学，为其老母手挽，竟挥之不顾而去，且云：国之不存，家于何有，团体行动，不能听母命也！

半数坚持徒步南京

男女同学等万余人，在站待至昏黑，虽然省府秘书长方其

道、绥署副官长胡伯翰、陇海刘孝警段总段长朱锡山、车务第五段长李学诒等屡屡婉劝，竟未能听受劝告。至晚时，同学复开代表大会一次。闻重要议决案：一、河南大学、省开高中、省职业学校、嵩阳中学、水利专科等校，决自今晨徒步晋京请愿。二、其余各校或系女生、或系幼龄，仍候车晋京。

餐风宿露，市民同钦

省政府方秘书长于夜九时，犹作最后一次之告，无论如何暂返学校睡觉，以免同学感冒受病。同学等均义无反顾，决露宿车站月台上。女生立在军用车厢内，男生直露天而立。天寒地冽，此志不渝，不眠不休，可歌可泣，立以待旦，徒步南行。闻其风者，无不肃然敬佩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汴垣学生请愿团，昨仍滞留于车站

邮工会团体派员慰问，政院教部来电劝勿赴京。本市三十八校（昨误为三十三校）请愿学生，前晚露宿车站，秩序不紊，经过良好。昨（二十七日）晨，光熹微生，全体整队作跑步运动。九时许，省府秘书长方其道，向全体同学劝导。下午，省政府委员齐真如、常志箴，保安处副处长萧洒、教厅秘书主任郑竹虚，亦到站劝导。此后邮工会等派代表纷向慰问，河大附属医院派救护队驻站候诊。开师、开中均搭帐〔蓬〕，设灶营，自作自食，俨然作长期露营气象。入夜，各纠查队执旗梭巡，纪律益严，详情于次。

徒步南行之议作罢

全体万三千学生，在前（二十六）晚，原有半数学生坚决于昨（二十七）晨徒步南下之议，露宿站台。至晨五时半，全体闻

鸡起舞，整装列队，跃跃欲试。将起程前，内部酿起决大变化，大部分主张全体不能分化，徒步南下，固为上策，女生幼童遗置车站，势数单力，将若是何？于是，讨论结果，万众一体，同行同止，女生不能徒行，而全体徒行之议作罢。

返校办法尚未商妥

至上午九时许，省府秘书长方其道、民政厅长方策到车站六号房李学诒段长寓中，与学生代表研商学生返校办法。代表以其劝导同学能事已尽，请方厅长面加训诫。整队月台下，方氏谆谆劝解，推选代表晋京办法，学生等人多口杂，未有若何结果。

刘宗和泣涕诉衷情

当群情激昂时，代表等尾大不掉，不能抑止。有高中代表刘宗和，晋见方厅长，未开言，泣涕涟涟，哽咽几不成声。略谓：代表等现在已经失去指挥权利，又不能说不干，否则即遭群殴。我们实不能负起这责任，请求厅长速设法解决……云云。

齐常萧郑 群为婉劝

下午，省政府委员齐真如、常志箴，保安处副处长萧洒、教育厅秘书主任郑竹虚，陇海刘孝警段总段长朱怀山、车务第五段长李学诒、警务第五段长李广钰等，相继与各代表等婉言劝解，为当局及路局困难处体谅，咻咻复咻咻，藐藐之藐藐。

邮务工会慰劳学生

开封邮务工会，感于此次本市全体学生运动之热诚，特于昨（二十七）日组织慰劳团，购制大批食点，带往车站慰劳。兹探得该团致学联会慰劳函，附志于后：

迳启者：

检关于平市同学反对伪自治，为国牺牲，津沪学生相继罢课，爱国气概震惊中外。本市诸同学群起响应，齐集车站，将去首都请愿。冰天露宿，奋不顾身，叱咤风云，令人钦仰。凡属国人，无不爱戴。谨备食品，藉以慰劳，聊表敬意。一片之献，尚希查收分赠为荷。此致
开封市学生联合救国会

开封邮务工会启

河大医学院组织救护队

河大医学院同学刘凤岗、汪美先、雷志荣、王佐才、余之珩等，请求医学院院长郭鑫斋，组织救护队及慰问团。于昨（二十七）日上午连同医学院教授朱德明、生明、医师杨诚暨同学章祖新、李东楷、孙凯元、陈芳谷、在世夔、随祖阴等二十余人，携带茶点背负（药械），由主席团代表王雷，携同市联代表引导该队人员巡视一周。分散茶点后，立即开始救护工作。

电请大员，莅汴答复

眼见僵局难下，变生不测，面面相觑。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急中生智，建议各校长同意，宣布大众谓：即电南京中央当局，速派大员莅（汴）答复，以求解决，暂请大家解散休息。于是，大众满意，全体无异议通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滞留车站学生尚未返校，艰苦支撑三昼夜

今晨八时，候中央大员来汴，逾时派代表入京，其余返校。

慰劳者及学生多痛哭流涕

三十八校学生昨（二十八）晨六时，鸣号早起，整队升旗，纪

律不紊，如在学校。七时后天气转变，大雪飘飘，省垣各小学及实验民众学校全体教师学生联合到站慰劳。下午一时左右，卫生事务所三位女先生，亲送大批药料慰问。见男女学生，立冰卧雪，不由心酸，泪洒满面，万众学生报之同声一哭，情绪最为悲昂。下午三时后，学生主席团代表三人统统病倒就医。四时后，各界纷纷前往慰问，并馈送大批金钱及食品。绥署副官长胡伯翰等，又与学生团婉劝半日，结果甚为良好，大多数学生意稍活动，并签订字据，限定今晨八时中央大员若不来汴，派定二百代表首途晋京，其余学生返校读书。大概请愿运动，如无临时变化，今日总可解决。

忍饥挨饿，站台立雪

全体男女生早起升旗，天寒地冻，例须早点果腹，省立各学校供给周到，饮食无虞。少数私立学校因校中停火，而饭食即接济不来，呼庚唤癸，难作无米之炊，即忍饥挨饿，矗立雪中，绝食待命。

省垣小学联合慰劳

本市省立、县立各小学及实验民众学校，师生联合数千人，列队冒雪，携带大批食品，到站慰劳。沿途散发传单，高呼：一、拥护爱国运动，二、打倒汉奸，三、打倒卖国贼，四、爱国运动万岁！五、爱国同学万岁等等口号。小朋友呼口号时至为兴奋，举手高呼，双足同时跃起，大有怒狮狂吼气概。每至一处，在站学生行最敬礼，并回呼“小弟弟万岁”！

告青年书 为国珍重

省垣各小学暨实验民众学校慰劳爱国青年书录下：

爱国的青年们！可敬的志士们：

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你们不畏坠指裂足的痛苦，露宿在空旷辽阔的火车站，缺衣乏食，牺牲一切以作唤醒国人的伟大工作，我们是一万分的佩服的。我们的年纪虽小，我们的学问也差，对于国家所处的危难境地，本来并不能想的许多。但自从你们举行了这种伟大的救国运动后，一种绝对不能推托的责任，仿佛也一步一步的来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所有的觉悟，实在是你们的赏赐呀！我们读过“最后一课”，我们也听先生讲过德哲裴希特失〔示〕德意志国民的故事。沉痛而威武的精神战争，我们坚决随着你们作末后的一员。不过伟大的精神战争，是不敢有丝毫造次的。我们要绝对沉着稳健，认清我们的敌人，估量自身的力量，防止感情的冲动，负着迟钝的国民。不要误认了爱国的行动，而以自我为勇敢。因为敌人是会□笑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无耻汉奸，我们要以全国力量对付他们。有你们这样坚决勇敢的志气，终有最后胜利之一日。我们虽身体软弱，不能随了你们作同样的奋斗，但愿竭尽平生气力，在你们的旁边高呼：“加油！”希望你们能以清醒的头脑，接受我们的意见。最后我们每人更废除本日的一顿“餐”，为你们节省下数枚银元，略购粗粮数担，亲抬贡献给你们，以聊表我们敬佩爱慕之诚意。希望你们不时揩一揩挥着的血泪，笑着收下。

敬祝为国珍重，前途无量！

各界代表纷往慰劳

各小朋友们慰劳青年出站后，各机关团体相继纷纷前往慰问者有中大医院、产科学校、省会学校卫生事务所、书业公会、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鲁豫监察使署、河南电政管理局、私立静宜女子中学、开封银行团、河南区政训练所、天丰面粉公司等等。中以书业公会捐洋二十元，中华书局二十元，世界书局十元，区

政训练所一百零七元六角五分，共合一百五十七元六角五分。余外尽属赠送食用品，堆积如山。

同声一哭 凄惨逼人

省会学校卫生事务所代表马鸿璋、王桂亭、孙太太三女士，携带一篮药品，冒雪到站慰问。见男女同学，立冰卧雪，不由心软，鼻酸眼赤，泪珠莹莹，抛洒满面，泣不可抑。且断续言：“你们爱国……还要保全身……体呀！……”哽咽不能成声。万众男女学生，于此对之大放悲声，泣涕如雨，哀凄逼人。路工报贩，均为下泪，历数十分钟不能遏止。

主席团代表病倒了

学生联合救国会主席团代表王雷、裴鸿泽、郭质三人，因连日来负责太大，操劳过甚，往往日夜目不交睫。露宿车站，业已三日。目〔沐〕风栉雨，冰霜相加，风雪侵袭中挣扎，于昨日下午，再难延续，面皮青黄，病倒床褥。由河大医院救护队负责急救，生命当不致有何危险。

晋京办法已签协定

省府派胡伯翰于下午一时到车站，与学生代表等研商。省府秘书长方其道、陇海刘孝警务段总段长朱锡山、车务第五段长李学诒、警务第五段长李广钰等亦相婉劝，努力结果，意见渐趋接近，当签协定如下：

学联会存执件

兹保证下列二项负责履行之：（一）、各校推派代表共二百人，必须妥送到达南京。（二）、各校同学，俟代表登车后，其余代表一律回校。河南省政府代表胡伯翰（签字）；各校代表，北仓女中李芸书、省开高中姚肇平、刘宗和、水专丙建斌、段芳

芝、开封县师戴瑞英、省立女中刘静贞等二十七校。（此份学联会收执）。

省政府存执件

赞成派代表入京，其余返校者签名于下：水专、县师、北仓、省女中、省开高中、体育、南江、大华、艺师、黎明、强豫、赣声、省开补中、光豫、任时、明伦、静宜、中国、**励志**、梁苑、建国、中州、西北、大河、东岳、女师等二十七校。（此份交省政府存）。

大员若到协定无效

协定签字后，胡伯翰复对学生申述意见二点：（一）、中央派大员，如二十九日下午八时到汴，则签字无效。（二）、如大员届时不到，完全依照签字履行。代表等一致赞同，复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其重要议案为：不赞成派代表之各校学生，行动有无自由。议决：任其自由。

中央大员今可莅汴

晚十一时，省政府秘书长方其道及保安处长彭进之，到车站与学生代表交涉。告以中央大员已至徐州，二十九日可到汴，学生代表会以中央大员即可到汴，决议不再派代表晋京，决在车站恭候。据可靠方面消息，大员为教部代表周淦氏。周任教育部简任书主任，声望素孚于人，莅汴之后，定得爱国学生之欢迎云。

又学生等以请愿目的决在即，已允加车一列放行西开。

恢复交通方氏之功

省政府秘书长方其道，最后又与学生等出立字据，恢复陇海路一切车辆交通。方其道亲笔字据如下文：

“开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承认即日恢复交通，本人担保中央大员一二日内来汴，对学生训话。”

方其道

十二月二十九日

学生等认为满意签覆决不扣留车辆

路局方面以三四次快车，为汴洛间唯一客车，刻向代表表示：既允即日恢复交通，希将该项车辆腾出，以利交通，现正在交涉中。

方其道电周澍来汴

方其道昨晚为履行字据，即拍电徐州，敦促部派大员周澍，即日来汴训话，原文如下：

铜□车站董总段长，转部派周澍先生，请即日来汴，对学生训话。

河南省政府秘书长方其道叩俭

郑州学生集合游行

本报郑州二十八日电话：郑学联合会鉴于国运危亡，于今午九时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之际，召集扶轮中学、明新中学、职工学校等十八校学生二千余人，假陇海体育场集合结队，出发游行。沿途由各校分任总指挥与纠察队，秩序井然，并高呼打倒殷逆汝耕，取消冀察政委会等口号，气壮山河，声震云表。经过各处，民众见之无不肃然起敬，直至下午二时始行散队返校。

洛阳学生游行示威

本报洛阳二十八日电话：洛学生三千余，今赴警备部请愿，并游行示威。旋赴站，拟晋京。经祝绍周、盛十恒劝阻，始返

校。沿途军警保证，秩序颇佳。

汲县各校即日罢课

本报汲县二十八日电话：汲县各校，即日起罢课，计划周密，秩序井然。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车站学生有一部回程，中央大员昨莅汴

三十八校男女学生于昨（二十九日）起，履行方秘书长字据，让出一股道，恢复交通。陇海路快慢各车，自此照常开行。虽一部分稍持异议，以恪于字据，只得作罢。昨晨天气骤然放晴，朔风如刺，砭人肌骨。八时后，各界到站慰劳，络绎不绝。下午九时，中央派大员周淦、谢树英、徐逸樵三人莅汴。入站时，全体男女学生列队站旁，高呼口号欢迎。大员等下车后，登车站大楼梯上，召各代表训话。散会后，私立中等学校散去十一校，河大、高中等校仍留车站。开封初中撤去帐棚与各校同学露宿，以示苦劳与共。

学生请愿书之要点

又据学生昨呈中央代表之请愿书，内中要点：一、惩办宋哲元。二、解放民众运动。三、维护学生爱国运动。四、抚恤北平死难学生。五、补助北平受伤学生医药费。六、取消伪自治组织。七、以武力维护我国领土及主权完整。八、确定外交方针，及以武力抵抗之国策。九、公开外交。

许昌记者抵汴慰问

大北社讯：本市各校学生万三千余人，为援助平津学生爱国运动，打倒伪自治组织，露宿车站三昼夜，候车晋京请愿，在冰

天雪地里，受尽寒苦。不但引起本市各界之同情，而全国各界实均为之泪垂。豫南许昌新闻界，亦因同学爱国热情可亲，竟于昨（二十九日）徒步由许抵汴，到达车站，慰劳爱国万余同学云。

※ ※ ※

中央社徐州二十九日电：焦作工学院请愿团，二十八日晚接蒋委员长复电，温慰其爱国热忱，励勉早日回校。……原定二十九日晨随周淦秘书同车离徐西返，因徐埠政教界公宴，该团于午后乘陇海车返新乡。黄杰暨政教当局、各校代表，齐到车站欢送。该团表示感谢招待厚意，请愿事件告一段落。

※ ※ ※

中央社南京二十九日电：抵徐之豫焦作工学院请愿学生，经教部所派秘书周淦，会同该地当局恳切劝慰后，教部接得报告，该校学生极表满意，业于二十九日下午由徐乘陇海车返校。

※ ※ ※

本报郑州三十日电话：郑各中等以上学生数百人，今日下午五时，齐集陇海车站，索车赴京请愿。经一区专员阮藩侪劝阻无效。车站空气一度紧张。西来二次快车未能准时到站。直至九时许，适焦作工学院请愿学生由徐抵郑，分向郑站学生报告连日经过。郑学生当请阮专员速电开封，请教部代表周淦迅予莅郑答复。阮允即照办。各生始分别返校。焦工学生候车返焦。

※ ※ ※

本报洛阳三十日电话：洛学生在站卧轨后，经劝导决定派代表三人入京请愿。今各校仍停课，学生四出宣传。洛新电话前段修竣，四日内通话。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报及河南社合讯：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连日露宿本站，坚欲晋京请愿，中央特派谢督学、徐科长、周秘书前来慰问，业已前晚到汴。昨晨十时，召集全体学生，在开封体育场宣布中央意旨，并恳切劝导，学生认为圆满，于下午二时各自返校。

又讯：本市男女学生前（二十九日晚）九时，以中央大员既已莅汴，聆其训示，认为满意，愿返城者有十校。余若干校，复经大员再肆劝慰，于昨（三十日）上午十时由教厅备汽车若干辆送在河南体育场，集合训话。焦作工学院请愿团亦赶到参加。开会如议后，三大员相继均有致词，奖勉有加，众仍认为未具体答复请愿书各条，有叫最后答复者，大员于是再为解释，群众情绪乃定。会散后，游行示威，各自返校。请愿运动于此闭幕矣！

《豫北日报》关于焦作一二九学生运动 的报导（节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焦作工学院组织学生救国会

派代表牛葆德等昨晚过新
赴汴与省垣各校交换意见

本报讯：华北自高唱防共自治以来，举国人士，莫不发指，以为如此举动，实系趋于亡国途径，各方均积极反对。近几日来北平、上海等处，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誓死反对此伪组织，刻各处学生又组织学生救国会，以救危亡。焦作工学院学生以为我国垂亡，迫在眉睫，乃组织学生救国会，派代表牛葆德、高宪铨昨晚过新赴汴与省垣学校交换意见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豫学生声援平学生爱国运动

组全省学生救亡会工学院
代表与河大代表正商谈中

开封讯：日□冀东自治，察冀形成特区，平市学生鉴于国事日非，主权日益旁落，亡国可立而待，是以首起呼吁，绝对反对自治，与败坏国家土地与主权完整之组织。近日以来形势更见紧张，破年来学生运动之沉寂状况，其他粤汉津沪杭及其他各处学生，亦如风起云涌，与平市学生联成一气。前（十六日）焦作工

学院亦派学生代表牛葆德、高宪铤二人到汴与各校交换意见，进行声援。首先与河大代表裴鸿泽、鲁建越等接洽，双方意见一致，现该代表正与河大学生负责人进行各校联络功〔工〕作，俾组织河南全省学生救亡会，以作具体表示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今日赴京大请愿

焦作讯：本市工学院学生为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誓死反对华北伪组织，经全体学生大会决议，准于今日上午乘道清车转赴南京，向政府大请愿云。

※ ※ ※

焦作通讯：焦作工学院学生自治会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曾派代表赴汴与各校交换意见，闻该代表已返校，据代表谈：此次卸任赴汴，结果甚微，省城各校学生爱国热诚甚高，惟学生内部缺乏组织，以致爱国热心不易表现云。

※ ※ ※

又讯：本市焦作工学院学生自治会于本日（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假该院大礼堂开学生全体大会，讨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之有效办法，结果议决：（一）通电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二）电宋哲元保持抗日精神；（三）通电慰问北平受伤学生；（四）自本月二十三日，开始罢课；（五）于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假本市公园召集各校开会，并游行示威，以资唤起民众注意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焦工学生爱国运动 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

昨过新赴京大请愿本市各校召

开市民大会参加数千人游行示威 后赴车站欢送焦工请愿团

本埠讯：自华北伪自治组织演出以来，举国发指，平津各大学学生为保全国家领土，先后举行示威运动，誓死反对伪自治组织。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为响应平学生爱国运动，曾派代表牛葆德等赴汴与各校交换意见，返校后复组织赴京请愿团，于昨午十时全体乘道清车来新。出发时，焦市各学校学生均到站欢送，以表救国决心，并代转知各校，特为本市各校学生为援助请愿团及学生爱国运动计，召集临时会议，决议各校全体学生赴站迎送。该团下车后，以永兴栈上房作临时办公所，分配工作，出发宣传，分赴各校接洽。下午四时，假一小运动场召开市民大会，计到各学校及市民一万余人。会场秩序十分沉静，莫不义形于色，显出悲愤填胸，满腔热血情形。如仪开会后，由大会主席夏子修报告开会意义，继有焦工学院代表高宪谈讲演，旋高呼口号，即开始游行。计经小东街、大东街、西北大街、石榴园、中山街，全队长约二里许，沿途高呼口号。大队抵车站后，向平汉路要求乘车赴京请愿，结果圆满。四区专员闻讯后即派秘书张田民、科长何磐斋、新乡教育局长张慎修，至站劝留。该团以国势日非，不达救国目的不止，决不半途而返。秘书等以该团意志坚决，返署复命。至晚八时许，十一次车抵站，该团始乘车南下，而本市各校学生均在站欢送，欢呼之声不绝于耳。

※ ※ ※

焦作工学院学生请愿团赴京

焦作讯：工学院学生自治会，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曾派代表赴汴与各校交换意见及召集本市各校开会并游行示威，业造志本报。刻该自治会为贯彻始终达到救国目的起见，经大会决

议，组织全体学生请愿团赴京请愿。该团共一百四十余人，于昨日上午九时乘道清车赴新乡转车赴京。本市焦作中学、太行中学、扶轮小学、中福小学、同志小学、普济小学等学生数千人排队赴站欢送，军乐洋洋，欢呼之声振〔震〕动全市，并呼“誓死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汉奸”、“取消□□□□□□□□”等口号，空气顿形紧张，待车蠕蠕东开，各校学生始离站返校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焦扶轮小朋友为焦工请愿团募捐

钱数不多 足表爱国热心

焦作通讯：……因该校出发仓卒，川资不足，行装毫无，今日扶轮小学及各小学小朋友们，为爱国同情之所促使，均甚忧念，……钱数虽属不多，然代表爱国热心。……

※ ※ ※

又讯：焦工请愿团在焦过新备受欢迎欢送，早顺达徐州被教阻。该团爱国志坚，徒步东往至三铺车站，有徐州黄师长乘车前往，并有教部周秘书迎到力劝，方回徐州。该院教授捐洋派王教授前往追劝。闻黄周二人负责转达请愿意见，待有圆满答后即可返校。该团在徐暂住，全部一切用费，中福公司孙总工程师已电徐州经理处负责办理云。

一九三六年元月一日

焦中学生深入民众宣传抗日

焦作讯：本市焦作中学学生昨在车站、在学校劝止返校，业志报端。兹闻各校学生复于今日（三十一日）出发分队，沿道清线向民众宣传，俾民众对华北时局，得以深切之明了。

焦工学生请愿团昨返校

请愿各点当局准予采纳

焦作讯：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出发，赴京请愿。经新乡、郑州、开封、徐州等，极得社会人士及各地教界之同情。抵达徐州时，教育部以莘莘学子，远道跋涉，爱国热忱，至可亲慰，特派秘书前往温慰。蒋院长也以该生爱国情殷，特致电表示佩慰，并允采纳请愿各点。该生等认为满意，已于昨日（三十一日）全体返校云。

天津《大公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节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社开封二十三日电：今晨七时，汴垣学生两万余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慷慨激昂，并赴省府请愿。要求转达中央，援救北平受伤学生，通令各省保护学生正当爱国运动各点。至十二时始散，下午推派代表续开学生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开封二十六日下午九时发专电：汴学生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赴省府请愿，旋全体赴车站，请路局备车赴京，卧轨阻列车开行。上、下车均阻汴站，晚尚未解决。当局曾一再劝阻，均无效。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开封二十七日下午十时发专电：汴学生迄二十七日夜，仍在车站支帐炊食。省府曾三次派员劝导，无结果。秩序极佳，陇海车终日停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开封二十八日下午十时发专电，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大雪，

学生仍驻守车站。各界多馈物慰问。下午六时，党、政、学生代表商定两办法：（一）各校推代表二百人妥送至京。（二）代表启程后，余悉返校。陇海车尚未通，邮件均由汽车运来。学生露宿车站已两日夜，病者颇多。省府下午四时曾禁返校取物学生再出城，但未生效。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徐州二十九日下午七时发专电：蒋院长二十八日电留徐州焦作学生文有：“安心返校，届时推出代表来京，陈说救国大计，毋跋涉废学”语。各界二十九日午在二师部宴该团，充满爱国空气，定晚十二时登车返焦。教部秘书周淦以事已告段落，二十九日下午一时，偕由京到徐之教部所派科长徐逸樵、督学谢树英西上，处理汴学生卧轨请愿事。陇海交通能否恢复，在三君之行。

巴黎《救国时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 的报导

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

要讯 十二月三十日上海电：开封、徐州、郑州、信阳等地车站之学生已被军警驱走，京沪、平汉、津浦等路已通车。

※ ※ ※

十二月三十一日北平电：郑州学生占领车站，要求车辆赴京请愿。又讯：二十八日，郑州学生二千余人，举行反日示威。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

四日北平电：东方时报载，开封大中小各校学生反日救国之奋勇牺牲精神，使全城民众都大受感动。学生一万五千人，将各车站完全占领，坚持四日夜，不计饥寒，其爱国精神，着实难能可贵。开封学生提出要求：查办宋哲元，取消冀察政务局，取消秘密外交，武装抗日及发展民众抗日运动等项。

《救国先锋》报关于河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导(节录)

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

目前本市学生万余人，留站赴京请愿一节，当经中央派周、徐、解〔谢〕三氏前来，二十九日晚十时抵汴，下车后与各校代表晤谈，慰问一切，因时间已晚，改定三十日在体育场与全体同学训话。同学以大员虽到，未得答复，当夜仍苦守车站。迄三十日晨七时，全体同学由车站整队出发，向体育场集合。至则周、徐、解〔谢〕三氏轮流训语，语多警切，听者莫不感动。直至十一时，始行散会。各校游行后，旋即分途返校。校方布告四日开始寒假，同学有乘寒假离校者，莫不喜得深入乡间宣传云。

※ ※ ※

本市学生救国联合会鉴于今后救国途径，必须注重实际训练，充实个人，准备将来为国牺牲，近组织留省学生训练部，内分看护训练，军事训练二种。看护训练拟设在河大医学院，并聘请河大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及附属医院院长郭鑫斋二先生为导师。其教官则聘请医学院留校同学义任。军事训练教官，该会正向河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接洽选派中。受训地点将在河南体育场，惟现尚未确定。闻各校留校男女同学，报名参加者极为踊跃，不

日即可开始训练云。

本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建立救国运动理论，扩大宣传起见，拟出抗日半月刊一种，已推定河大、北仓、女师、高中、开师等校组织编辑委员会。河大任总编辑，现正积极筹备，决定于二月一日出版云。

本市学生联合救国会，近接南阳学生救国联合会电告，谓该地会务受无理压迫，无法进行等情，似此实属遏抑民气，破坏救国运动，本市学联会当即去电援助云。

※ ※ ※

本校同学奉蒋院长令，遵于本月三日选定赴京聆训代表六人，计一、鲁建越，二、郭质，三、裴鸿章，四、王雷，五、倪晖，六、刘国亮。当由校长圈定票数最多之前三名者为正式代表，其余为候补代表。闻该正式代表，定于本月十二日赴京出席听训云。

※ ※ ※

本团前于本省无线电广播电台接洽，约定每星期一、二、六等日由本团派员赴该台做救国广播宣传。嗣以假期关系，致延展日久，迄未举行。兹定于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九时派本团第一队队长魏郁女士前赴该台做首次讲演云。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

本校同学以蒋院长电召代表赴京聆训，并陈述对于国事之意见，仰见政府重视学生之至意，因于代表赴京之日特草拟两大建议案：

一为请求政府确定外交方针，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组织民族国际，完成民族革命案；一为请求政府指导组织全国大中学生

总会及各地分支会，厉行人才通知与训练，树立复兴民族之基本干部案（原文甚长均从略）。交代表携京面呈蒋院长。如蒙采纳施行，则于救国工作当不无少补云。

※ ※ ※

本团以在此寒假期间，为继续扩大宣传工作，以收到唤起民众，共同救国之目的计，除限定回家或他住之团员，务必就地从事宣传，并设法组织民众外，所有留校团员数十人，特组织旅行宣传队，拟分赴本市近郊及距离近之县市作扩大宣传。业于上星期五（十日）编成两队，赴离城二十里之太平岗、高楼、王墩、白塘、土孤坟、八里桥及大花园等村庄努力宣传。于清晨八时整队出发，直至下午五时余始行返校。每至一村，听众非常拥挤，且听后均感动异常，咸谓愿作杀敌之前驱云。

※ ※ ※

本市省立开封初级中学校寒假中留校学生数十人，鉴于欲挽救民族危亡，惟有充实自力，始可奏效。为应付当前大难计，特于目前自动组织留校生军事训练队，闻刻已组织成立，共编为一中队。拟先从事基本军事智〔知〕识之训练，再进而演习野战接敌等动作。自即日起，开始实施云。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本团团员刘凤章君，平日热心救国，深为同侪所钦佩。刘君于日前返家（舞阳县）后，为继续救国工作，以遂其爱国初衷起见，特依照本团决议案，发起组织“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集合该县留外返里同学，共同致力于救国工作。该会业于本月七日组织成立，并即依照各地学生救国会之意志，从事宣传

运动。本团昨接到刘君来函，报告该会之组织及近况甚详。兹摘录其大案如下：一、本会组织设主席团，下分秘书、会计、交际、宣传四股。会员分当然会员与特别会员，前者即在外埠求学者，后者即正在本县上学者。现有会员八十余人，仍在继续发展中。二、本会经费系临时募捐而来，现仅有经费四、五十元，其困难可以想见。三、本会工作：起初联合本县县立师范、县立中学、私立树人中学、县立一小等校同学，共同努力救国宣传工作，均得到圆满结果。即指示各校同学，从事扩大宣传，使深入穷乡僻壤，以收到绝大效果。刻正分队赴区、镇、乡、保，纠合民众讲解自卫之道，并于废立元旦举行游艺宣传大会，藉予民众以深刻之印象。将来拟从事组织民众，使成坚固之壁垒。惟现因经费拮据，至工作进行，诸多不便，盼本团在物质与精神诸方，均多加援助，云云。

※ ※ ※

本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前特委托本校医学院同学，组织看护训练班，以训练战时救护人才。闻本市各女校同学前往报名受训者，异常踊跃，业于前（二十）日开始上课，教室即在本校医学院云。

※ ※ ※

本团为扩大宣传，以收到唤起民众之实效起见，特与本市河南省广播电台商定：每星期二、六两日上午九时四十分至十时二十分，由本团派员赴该台作救国广播讲演。前已派遣本团第一队长魏郁女士及文书部长王万箱君等讲演数次。本周将派团员陈楚良君前去广播《中日战争的展望》一题。以后仍按期派员前去，以期达到终极之目的，至所有广播讲稿均将发表于本市《民国日报》之上云。

※ ※ ※

该会为灵通救国消息计，特发刊《学联情报》一种，用油印就。每周一期，每期八开新闻纸数页。闻其创刊号业于本月十八日出版云。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

本团旅行宣传队，以一般民众当此废历新年，类多闭（闲）暇，且迎神赛会，易于集合。为深入民众，以收到宣传最大效果计，此等良机实不可轻易放过。爰于本月一、二、三、四等日，乘本城近郊边村民众举行赛会之便，特派队前赴该村努力宣传，并化装表演（表演剧情见本期《抗日救国成功》一文）。对于日寇之凶恶狠毒，汉奸之无耻该杀，以及吾人应如何抗敌救国等，莫不形容尽至，曲极其妙。因使一般听众均感动万分，收效甚大云。

※ ※ ※

近来由于救国运动高潮之震撼，实施非常教育之声浪日益高涨。惟政府当局迄未拟订整个有体系之实施方案，诚乃一大憾事。本校当局及本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适应需要计，均自动拟订实施方案。闻学联会并决定函请各校于本月二十一起开始实施，否则一律罢课云。

※ ※ ※

本市学联会前聘请本校医学院同学主办之看护训练班，自元月二十日开课以来，进行异常顺利，报名受训学生共一百零五人。每次上课济济一堂，虽值阴历年关，风雪俱厉，犹不稍减。各教师均对国事素具抱负，授课精神极为热烈，讲解亦颇纯熟，

甚得一般学生之欢迎。又以密迹本校附属医院，各种仪器之观摩及实习均称便利。全部课程共分十门，预定三十一小时授完。已于本月四日下午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当即宣告结束。闻嗣后仍当依照原来计划继续办理，拟将全省妇女均行加以训练云。兹附录该班课程表于后：

课名	时数	教师姓名
解剖学	四小时	章祖鼎
生理学	四小时	汪美先
药理学	三小时	余之珩
消毒法	二小时	李东楷
绷带翻术	四小时	祝锡元
急救法	四小时	雷志荣
传染病	二小时	余之珩
手术前后之准备	二小时	王佐才
止血法	二小时	曲兆龄
看护日常工作	二小时	王雷
病房管理	二小时	于云芳

(于云芳为附属医院护士长)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本校生活指导委员会，为养成学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之特别知识与技能计，特组织一民众运动方略讲习班。期于专家指导之下，能于最短时间内，养成多数优良之民众运动人才。闻业自前日起开始报名，同学参加者甚为踊跃云。

《焦作工学院周刊》报导一则

一九三六年一月

本院学生为反对华北伪组织，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意见，曾于十二月十六日发表宣言以示愤慨，并派代表赴汴与省垣各校学生交换意见。二十三日本市各校学生开救国大会，继以游行，并推奉院全体学生赴京请愿，本院同人，劝阻无效，卒于二十四日上午十时登车南下。翌晨本院同人开会捐款，公推王蕴昌先生随往劝慰，行至开封因车阻滞留，得悉该团已经过新乡、郑州、开封等处，直抵徐州，沿途各校学生闻讯至站，欢迎欢送，极为热烈，高呼口号，悲壮激昂，无不感动。抵徐州适津浦露车到，露车令，不予开车，乃全体徒步南行至三铺站，经军政部派专员徐黄沛长、教育部派代表周秘书赶往劝阻，并将请愿意见专呈中央，学生始允返徐，静候复电，本院常务校董现任行政院翁秘书长至为关怀，曾电劝学生，促速返校。中福孙总工程师，亦电徐州中福经理刘季晨先生就近劝慰。驻徐邵专员及各界二十余团体当此冰天雪地之际，不畏艰苦，南下请愿，特别优待，慰勉有加。三十日接到中央复电，至为圆满，遂决定即日整队，乘车而归，尚望蕴昌先生于三十一日下午二时已全体返院矣。

(载《焦作工学院周刊》1936年1月第4卷第17、18期合刊)

为学生救国运动说几句话

穆文甫

中国就要这样糊里糊涂、不声不响的断送了吗？中国人心已全被征服，一点反抗意识也没有了吗？自五四以来，震动全世界的种种壮烈行动再不会发生了吗？不能，决不能！几千年伟大历史的教训，多少英雄烈士的感发，国内外一幕一幕革命斗争的活剧，在四万万人的心灵中，在一般青年国民活鲜鲜的血液中，决不能不留一点痕迹，不起一点作用。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自《塘沽协定》以来，充满全国的是郁闷、沉寂、麻痹、渺茫的哀感，绝望的叹息！分明是仇人，硬得讲亲善了；经济绝交的口号，须改为经济提携了。“谓他人父，谓他人昆”，求暂时安能（宁）而不可得。苏武、班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子孙，竟变成这样的可怜虫，这几乎使人不相信，使人疑惑在做梦了。

时局一天一天地恶化，困难一天一天地紧逼。冀东伪自治宣布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了，河北全省中小学的教科书眼看要改编了，北平的市民、学生、教员、官吏毫无保障地，一批一批地被敌人传讯逮捕。这个千年故都，这个全国文化的中心，这个几万热血青年民族精华所聚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眼看要于不知不觉中，要在最无耻的强奸民意的勾当中，轻轻断送在敌人之手。青年的心要炸了，热血沸腾了，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于是不顾一切暴力的威胁，冒着风雪，忍着饥饿，在敌人环伺中，在汉奸密布中，在大刀、棍棒、水龙残暴的挥杀驱逐中，拼命的奔突呼号，一群一群地倒在地上了，一群一群地拉入监狱了。他们

为的是什么？为民族、为国家、为四万万人的身家性命与人格。这样纯洁的牺牲，这样壮烈的争斗，把全国麻木的心灵震动了。五四运动复活了。现在学生救国运动弥漫各地，到处听见请愿示威的呼声。这至少使世界上知道我们的人心还没有死，我们还跳动着，抗争着。只要这点精神存在，我们的国是不会亡的。

然而，偏有人对这种运动诬蔑中伤。他们说这种运动是有人鼓动的。这班人脑子里中根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纯洁的行动、真诚的义气。他们拿自己度量旁人，觉得人人心中都怀有鬼胎。我们试想，假使不是困难到这样严重关头，假使不是使青年的热血再也按捺不住，谁有这种魔力能把全国多少万青年鼓动起来，使他们受偌大的牺牲，冒诺大艰险，以与各种暴力相搏战？须知青年不是那样容易受人利用的。假如谁能利用学生运动，那也只是因为他能抓住这种运动自然发展的趋势。不从这种运动的本身意义上去观察，而专从旁边掇拾些不相干的事情来诬蔑这种运动，这是一种极卑劣的心理。

又有人怕这种运动会激怒敌人，使国难更加严重。须知敌人企图征服全中国，那是他们既定的图（国）策。只要力量做得到，不管我们怎样委屈求全，他们也不肯放松一点的。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步步地退却，他们也就步步地进逼。最近几月中所发生的种种纠纷，有谁曾去激怒他们呢？事情是明白极了。敌人对我们，没有怜悯，没有宽容，除非拿出我们拼死的决心，加强我们反抗的力量，他们的野心稍敛，他们的侵略行动不会片刻踌躇的。

又有人以为学生救国能力不足，而徒掣政府之肘。这是不认识群众势力的话，任何贤明的政府，任何贤明的领袖，都需要群众的拥护，同时也需要群众的纠正和监督。假如群众一切不问，当局做对了，对你的；当局做错了，错你的。这样的政府会有什么力量？这样的领袖会有什么兴味呢？“惟予言而莫予违”，就

在君主专政时代也是亡国败家的先兆。所以自古圣帝明王，立谏官、开言路，鼓励大家说话，就是增厚自己的实力。世界列强，不管法西斯也好，苏维埃也好，所没有离开群众而可以有为的。学生是一种极精强的群众势力，他们以单纯的心理，真挚的情绪，凡一般中年人老年人瞻徇顾虑，不肯言不敢言，或不肯为不敢为者，他们都率直地坦白无私地发泄出来。他们实在是最好的诤友，在这样困难严重的时期尤其需要。轻学生如小儿，畏学生如蛇蝎，这种心理是最要不得的。

又有人说学生这种运动太荒废学业了。把学问弄好了，再救国不更有效吗？学生荒废学业，说来只有痛心。安安稳稳读书谁不愿意呢？无奈中国的学生竟没有这点福气。还记得五四运动时北京学生的罢课宣言上说：“学生等之所恃以求学者，此方寸地耳。今一日而三失望，方寸乱矣。”现在国家情势比五四时代更糟糕万倍。种种不祥的消息，刻刻向学生来袭击，叫他们怎么能安心读书呢？自然，学生的学业问题也值得考虑，国难不是三两天可以解除，学业不能长此牺牲的。关于这一层我要请全国教育家注意，我们现在处的是非常时代，就应该实行一种非常教育。从各方面看，这种救国运动的本身上，就含有教育价值。我们不可以就从这一点出发，另制定一种非常时期的教育方案吗？

学生诸君：你们的责任太重了，在你们周围伺隙而动的又太多了。为民族，为国家，你们要自爱自重，淬励其精神，紧密其组织，整齐其步伐，“勿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今后学生救国运动应走的路线

敌 悻

现在的国家，已到了千钧一发危急存亡的时候。拯危起死，当然是需要全体国民的同心合力，以共荷艰巨。但是现政府也许会“当局者迷”，普通一般老百姓也难免会“见不及此”。青年学生是智慧分子，是国家的中坚，也是民族的命脉。所以这个救国的重责，不用说应当由青年学生首先负担起来。

现在平津的学生早已起来做着救国的工作了，全国各地的学生也已在跟踪前进着。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这正是我们效忠国家的时候。救国运动，就是我们青年学生现在唯一应尽的天职！

过去，像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等时代，学生们也曾奔腾澎湃地做过热烈的救国运动。但是那时的救国运动，没有做实际的有效的工作，只是从消极方面做些贴标语、喊口号、游行、示威、罢课、请愿等不切实际的事情。所以结果虽然是给予了政府相当的震惊，唤起了人民些微弱的同情，但是终究没有使国家强盛起来，终究没有使民族逃脱了今日的危难！——过去的救国运动是失败了，过去的救国运动所走的路线是错误的。

同学们，前车之鉴，覆辙堪虞。现在我们又在做着救国的运动了。我们还能照着前人的足迹走去吗？时急矣，那能容我们一误再误！我们今后应走的路线，应当有个正当的目标，应当把握住绝对有效的办法。同学们再不要贻误时机了，再不要枉费心力！

今后我们应走怎么样的路线呢？这很有研讨的价值，在未出

发以前就需要我们慎重的考虑。我希望诸位同学能够慎之于始，切莫后悔于终。

今后我们应走的路线，我以为除掉在开始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宣传工作以外，积极方面尤要做些实际有效的东西。不过有一点我们要预先确切认定的，就是为争取国族的生存，为保全我们的人格，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绝对需要的。纵使战争的爆发，现在尚非其实〔时〕，但是我们应当向着战争的道上走去。这是我们应当认定的目标。

既然确定了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路线，就应当照着目标走去。我们的工作，就应当不违背我们既定的方针。所以我们应当在积极方面从事战时的工作，最低限度亦须马上做些战时的预备工作。

什么是战时的工作呢？这本来很多，不能一一枚举，现在单就最重要而为我们学生们所能做且适宜于做的列举数点如下：

1. 巩固后方工作——战争时巩固后方的重要，当已不庸赘言。所以如何使我们的后方巩固，关系整个国族的前途。我们今后即应努力向此方面做去，以收到实际救国的效果，至其具体工作的表现为：

- a. 严密民众组织，肃清卖国汉奸；
- b. 广布防空知识，减少敌人威力；
- c. 致力国货生产，断绝仇货来源。

2. 接济前线工作——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所以还无所谓接济前线，不过我们不可不妥为准备，以免临事仓皇。我以为下面几件工作，都是我们学生应当即刻做到的：

- a. 救护队的训练；
- b. 交通网的造成；
- c. 战时情报的组织；
- d. 民众武力的组织与领导；

c. 防毒知识的研究与传播。

上面所提出来的几点，不过是个大概的原则。至于实施的方案，现在因时间及篇幅的限制，留待以后再谈。总之，我们以后应走的路线，应当认清我们的目标，向着战争的道上走去。我们以后应采取的态度，应当改消极为积极，变空泛为实际。

最后还有一句话要奉劝同学们，就是：希望同学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下面这问题：“假若现在战争爆发了，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为学生救国运动进一言

庚 僧

华北将要继东北四省沦亡的时候，霹雳一声，北平的学生，十二月九日大举示威游行，振聋发聩的声威，惊醒了全国的青年学生，一致起来去作救国运动。这样纯洁的爱国运动，北平当局竟诬以别有背景，于十六日第二次示威时，竟指挥大刀队对徒手学生，作猛烈袭击，致演成“万刀齐下，血肉横飞”的空前屠杀惨案！真令人为我祖国前途痛哭。

现在，中华民族的命运已到最严重时期，危急万分，事实俱在，有目共睹。所以我们学生的救国运动，伟大的目的，已引起举国的同情。不过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必须进一步地共同严密组织起来，才能作我国家民族复兴的干城。因此请愿示威不过是一种开始所应采取的方法。我们还要有更有力量的办法。爱国的青年，要整齐步伐，共向康庄长远的大道迈进，不要永久徘徊于请愿示威的道路中间。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中华民族不死

少 松

中华民族不死！

中华民国不死！

看！北平成千万的热血忠魂，在声嘶力竭地喊叫了！在挺起胸膛，昂首脖颈，风掣电骤地向强敌进攻了。看！强敌的爪牙在扬起大刀，荷出枪炮，向他们施武了！啊！刀舞枪鸣，血肉横飞，看啊！他们一些儿不畏惧，一些儿不退缩，受伤者在微笑“我们胜利了！”细弱的声音，从他们焦赤的嘴边流出来，未伤者在狂叫，在高呼，在振臂前进，脸上沾满了血，挂满了泪，“我们胜利了！”“冲锋！”“前进！”是他们的歌。高歌吧！我们的先锋队！

看！开封的万数千青年，在游行了，在示威了，在赴京请愿了。车站已被他们占据，铁轨已被他们卧满。肚子饿了，他们不回去；身子冷了，他们不回来；一天没车了，他们不回去；两天没车，他们不回去；夜深了，就在天底下露宿；大雪下来了，他们不躲避；大风吹来了，他们不躲避。为国家，为民族，他们已经抱必死之决心了。

看！上海的学生——

看！武汉的学生——

看！天津的学生——

啊！全国的热血青年都一致奋起了，都一致走上沙场，准备为国家、为民族作最后的殊死战了！

同胞们，民族战争的钟声响了！响了！已经震破我们的耳鼓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的生死关头。看，我们的大好河山，已经被撕去东北一角，这华北半壁，又已入人掌握了。刽子手的刀刃，已经放上我们的脖颈。我们在这一息尚存之前，赶快醒觉起来，一致团结起来，认清我们的敌人，看清我们的危机。大家接起手，一齐向敌人进攻，用尽平生全力，拼个死活！全国的同胞们，一齐醒来，踏着战士们前哨的血迹，冲上去！冲上去！抱紧我们的旗子，使他们永远宣扬于天地之间！

啊！睡狮醒了！啊！睡狮！睡狮总会醒觉的，任你狼虫鼠辈在噬咬他，在搅扰他，任你是以为他在熟睡时候好欺侮，他总有忍耐不住的时候。咬他的腿，他不响；咬他的尾巴，他不响；咬到喉咙的时候，他总会忍不住地跳起来和鼠辈拼一死活的。无论他皮毛溃烂，无论他肢体残缺！

看！睡狮醒来了！看他这震山撼海的一吼吧！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大雪飞舞之下午于河大。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贡献给全国青年同学的几个意见

圣 子

一、青年在国难中要认清本身所占的地位

全国的青年们，现在我们要不要再做夸大的梦，再不要说：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众的人口，国家绝不至于灭亡的话了吧！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口尚不到一万万，救亡图存的责任，全在此不到一万万人的身上。我说这话大家一定有人会怀疑，中国现在人口为什么尚不到一万万？我可以向大家解释，就是说：纵使中国人的总数仍是四万万，但能挽救困难的人却不到一万万。这个小的数目，就是我们青年。

十五岁以下的人，所谓幼年人，是思想简单而容易错误，情感容易迁移，力量亦特别薄弱。所以在救国工作上，并不能生出大的力量。更向上说，四五十岁人，他们通身上的生理组织，已经发现了衰弱现象，做事犹豫，意志不坚决。至于耄耋牌的老年人，他们已失去了少壮人的本能，但在消费享受上，反在少壮人之上，贪求好得的心，却是在孔圣人彼戒之数。所以说在此困苦艰辛之下，来向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奋斗，以救中国的危亡，这一部工作则非我们青年来担负起不可。我们要以中坚自负，不要迟疑，要不顾一切地本着我们的使命去做。

二、同学们要承认以往行动的错误

同学们！我现在说我们已往的错误，并不是在感情上、宗旨上的错误，而是在行动过程中方式的错误。不错，我们的思想是纯洁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是须知道自己的力量是薄弱的。我们

应该知道要作一件事情，其目的在最后的成功。不怕我们思想是纯洁，行为是正当，假使没有十分成功希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轻易地做一次尝试的失败。我们且看过去的事迹，每一次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来侵略压迫的时候，虽经长久的奋斗以后，我们同学终还是处于失败的地位。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错误。其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力量过于薄弱，不应该作单独的行动。

同学们奋斗的失败，自然是我国教育上的一大牺牲，同时也是我们青年本身上一个最大的损失。今后我们奋斗的方式，要以领导的地位，来联合农、工、商、兵各界的同胞，作一个整个的团结，共同向我们的敌人奋斗。这一种奋斗的结果，决不会再象从前一样毫无收获的，一定能够带来我们中华民族无限健康的命运。

三、救国应照切实的方面做去

有一个老年人向我这样说：“每逢国难严重的时候，便听到你们的呼声，但不久之后，中国的国运就随着寂然无声而一天一天地衰败下去。”这几句话的里面，充分的表现出我们的弱点，亦就是我们不能照实际方面做去的证明。

现在我大胆向大家来说，呼口号，贴标语，此种工作只能引起他人的同情，但事实上并不能真实救国。我们现在高呼打倒殷汝耕，或许有人根本不识殷汝耕；我们现在高呼抵制日货，或许有人并不认识日货；甚至于在救国运动的匆忙中，还要去买日货。是否这种打倒能够真正打倒？是否这种抵制能够真正抵制？以上这两种事实，虽近于笑话，而却是不知切实做事人的真毛病。

归结的来说，宣传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就是实际工作亦应该由我们来做。凡做一件事，必须照实际上做去。宁可不要号哭而做事，绝不可仅号哭而不做事。

四、自己要相信自己

我说这一句话的原因，并不是大家自己不能相信自己，因为我受一个很大的刺激。这个刺激是含有十分的毒辣性、危险性的，几乎使我对我自己的行动发生怀疑、退缩，甚至于停止。但一刹那之后，我又很相信我自己的正确了。

在这国家存亡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冰天雪地中，不怕寒冷，不避危险，捧着一颗热烈而纯洁的心，舌敝唇焦，手胼足胝的做爱国运动，竟会有人说我们大家别有背景，含有复杂的分子在内，所以必须加以严厉的干涉，这是他们残杀同学们的唯一罪名。

这个污辱我们的罪名，力量确实不小，有许多同学因为这个缘故，对于这次的救国运动竟自行退出，他们的正义为恐怖危险所克服。

我们这一次的救国运动，除拥护中央，唤醒民众外，并不见有其它的运动，即使有复杂分子在国难中也不能拒绝其参加救国运动。由上面看来，我敢说：凡是参加这次救国运动的青年同学们，他们的行动是单纯的，心是洁白的。

这一个刺激的真正来源，可以找到的，是某种人在相当环境之下，已退出了中国人立场，来替第二个国家的人说话。这一次日本大举侵略华北，与它发生直接利害冲突的，是爱国的青年。因为有了这次学生的救国运动，它们在侵略计划的进程上，已得到了不少的阻碍和顾忌，所以由他们眼中看来，中国的青年学生是最危险的分子。至于说我们是有别的背景的人们，在事实上或者是因为他们本身先有了背景的缘故，反来说我们是有别的背景。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为了某种环境，某种条件，并不是良心上的话。

总而言之，我们这一次救国运动的结果，已引起了外人的同情，已唤醒了民众的注意。我们应该照着大家的期望，本身的责任，不避攻击，不顾危险，永远继续不断地向着我们救国的光明。

大道走去。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我们的要求

小 辛

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战争！

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为国家人格而战争！

我们要求全国同胞立即起来去督促政府尽它神圣的使命！

我们认为：只有战争才能阻止敌人贪得无厌的野心！只有战争才能消灭一切无耻汉奸的活动！只有战争才能打倒傀儡登台的鬼把戏！只有战争才能震起国魂，使全国上下，集合统一在一条战线上！毅然决然的抗战是救危存亡的唯一办法！

现在，和平业已完全绝望，东亚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纵再“百忍”而不求“一全”，但是，战争还是不能避免的。我们纵不参战，而我们的领土，将沦为战场，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动物，还有血，还有动物的本能，我们只有爆发为求生存的神圣战争了！我们为着和平，已经付予莫大的代价，但是，结果成绩在哪里？除去国土沦丧，国权损失，政府苦痛，人民苦痛之处，便是战争的日益可能！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还要说维持和平，这是怯懦！最可耻的怯懦！

现在，牺牲也到最后关头，我们领土已被人分割去四分之一，我们主权已被人破坏殆尽，不唯对外不能自由，就是对内也不能自由，这时候再不牺牲一切去换取民族生存，还等待什么！我们纵再驯如羔羊，也终不免寸刳而死。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偏安的局面，终是自杀政策，何况今日连欲图偏安也不可能呢！黄帝的子孙们！拿出最大的决心吧！牺牲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在这种情势之下，再说是牺牲非其时，这更是怯懦，更可耻的怯懦！

战争是需要准备的么？在平常时期，战争自然是需要准备的。可是当敌人的刀放在你的颈上的时候，你若不再应战，而侈言准备，这不是等于引颈受戮吗？还能说什么准备！现在正是这个时候了，我们还能等待准备么？准备，并不是一方面的，我们能准备，敌人也能准备。敌人的生产力，远超过我们，我们能准备一架飞机，敌人便能造成两架；我们能增加一尊大炮，敌人便会完成三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纵有准备，实际上同没有准备一样。并且从最近二十年的历史说来，敌人是绝不会给予我们以准备的机会的。他能随时随地利用汉奸的活动，来破坏我们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要真正地想从事准备，与其在战争以前着手，毋宁在战争进行中来做准备。所谓准备，最主要的，当然是在于完成我们的经济组织的完善，政治组织的健全，全体人民精神的焕发，物质生产力的骤增，生产物品的统制分配。凡关于这种种工作，在战争进行中，都比较不战争时来得容易而迅速。欧战中的法、德、英等国家，莫不是如此，英不是在战争中完成了他们多年所不能完成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要准备，要完成准备，也只有从事战争！战争，我们有把握么？诚然，我们的力量不充足，参与战争，是没有把握。不过纵战失败了，所受的处分，也不过是割地丧权而已。现在我们居然没有战争，没有战败，但所受的处分，已经是被人看作战败者了。所以，我们战争，纵然战败，所得结果，也不过和现在一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作战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考虑战争的结果，而来判断我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呢！

时候到了，我们来发动这战争的信号！

我们只有以铁制铁，以血洗血！

我们只有在战争中去寻取民族生存！

我们要求战争立即爆发，为求民族生存争国家人格的战争！
全国同胞，政府当局，勇敢地担负起这神圣的使命！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开 动 之 前

德 甫

国难严重，时机迫切，稍有国家观念的人，谁也知道这是最后的关头。

我们不能坐视，坐视足以自取灭亡。我们更不要空谈，空谈更可消除杀敌的勇气。爱国的志士们，都应各本所长，毫不怀疑地贡献出一番事业来。一腔热血的青年同学，我们要立到一条战线上。

救国是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业，要有长久的、周密的计划，才可有远大的射程。且绝对还有万分的普遍性，须使全民族都觉悟，都来干，才可生出猛大的威力。固然，已醒过来的人们，我们要把他组织起来，还在迷梦中的同胞们，唤醒的工作也是我们立刻要做的一桩大事。

（载《救国先锋》1939年1月8日）

所谓日本之绝对国防政策

麟

绝对国防政策，苏俄实首创之，然则苏俄有其实，而未尝有其名也。有名，自日本始。八年前，日本参谋本部发行《绝对国防》一书，吾人读之，始知有此名称。前此，实未闻之，且或世亦未之有也。

所谓绝对国防政策者，即以全世界为假想敌而制订之国防计划也。普通国家所拟订之国防计划，多以一国为假想敌，亦或将假想敌国之与国亦参加其列而同等视之，未有将举世各国尽视作敌国者也。苏俄初，以其思想体系与旧有之国家，绝然不同，遂全世界联合进攻，故制订绝对国防计划。是其国防计划乃系守势的，非攻势的，而其防守重心，亦在于其领土之内。然而日本之绝对国防，则异乎是。缘日本拟进行其征服亚洲称霸全球之野心，始以全世为其假想敌，而制订绝对国防计划。是其国防计划，乃系攻势的，而非守势的，故其重心，亦不必在其领土之内。兹将其政策要点介绍于下：

日本自知以区区岛国，物力缺乏，人力有限，云何以抗世界！故欲抗世界，必求在亚洲大陆上取得根据地，利用交通网，将大陆与岛国联成一气。原夫日本所占有之岛屿，北起千岛，南迄加罗林群岛，中间以日本本国及琉球、台湾充作联络，成为弓形，故有花彩列岛之称。此花彩列岛，对亚洲海岸，实呈封锁状态，因而人遂拟藉此等岛屿分布之地理上的优势造成亚洲之封锁线，复藉用大陆充作海岛之支持者。昔者，日本国策本有西进、

南下之争，而此等绝对国防，即系将二种政策融而为一，利用西进政策以保证南下，利用南下政策以保证西进，以完成其征服亚洲之目的。果能征服亚洲，则能征服世界，此日本绝对国防之基本原则也。

依日人之见，欲征服亚洲，必须首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首先必须征服东北四省，征服东北四省以后，便从事海陆交通网之建筑。一旦完成，再一举而下华北，再一举而取长江流域。及至彼时，纵引起中国抗战，国际干涉，而日人皆有恃而不恐，其进行步骤，可分条述之：

第一步，乘机占领中国东北四省。

第二步，在占领四省之后，便与中国提倡亲善，以图完成海陆交通网中之大循环线及小循环线。

所谓大循环线：自日本——朝鲜——清津——会宁——吉林——长春——四平街——洮南——通辽——赤峰——朝阳——承德——古北口——北平——郑州——海州——日本。

所谓小循环线：自日本——朝鲜——釜山——安东——沈阳——打虎山——山海关——天津——济南——青岛——日本。

在此大小循环线之间，并设有多数联络支线。如长春、沈阳之间，通辽、打虎山之间，朝阳、锦州之间，沧州、石家庄之间，彰德、济南之间。果真此等交通线完全完成，则在此区域内，所有人力物力，都入日人掌握之中。论人口约有二万万，论矿产，铁、煤、煤油等皆不缺乏，论农产，则麦、棉亦可敷用。日人据此，即可与世界对抗。所谓绝对国防政策，即系指此而言。故日人之绝对国防重心，实建设在我领土之内，且日人一俟交通网完成之后。

第三步，即实行一举而占领上述交通线所经过之土地。

第四步，则进取长江流域，用海陆军会师武汉。

第五步，取华南。

准上述之计划言之，则不唯平津为日人所欲夺得者，即我大河以南，若郑州，若开封，若徐州，日人亦图在最短时间，攫之而去也。

日人为己谋，不可谓不周且密矣！然则此等绝对国防计划为可恃乎？吾人摒却感情的、主观的推论，而就理智的、客观的分析言之，则知此种政策，实不可恃也。盖近代作战，乃系国力与国力之比较，不唯涉及物力，尤侧重人力；不唯涉及军队组织，尤侧重政治组织；不唯涉及经济结构，尤侧重社会阶级关系之演变。从军事上能获一时之胜利，终无以挽回本身之崩溃。德意志在欧战中所遭遇之命运，固昭昭也。以此史实，衡诸日本，则处处可以看出日本内在潜伏之危机：

第一，日本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充满对立，三井系与三菱系之战斗迄今愈演愈烈；

第二，日本政党与政党间政策亦极不一致，且政党与资本家之间，亦时有龃龉；

第三，日本军人一面极端右倾，反对政党；同时亦颇左倾，反对资本家。日本军人之法西斯运动，既主张结束政党政治而独裁，亦复主张没收大资本家财产，以救济贫民；

第四，军人与军人之间，亦复对立，不唯海军与陆军互争领导权，即少壮派对元老派亦多方攻击；

第五，军部主张与关东军主张时相趋异；北平驻军与天津驻军，步伐亦动不整齐；

第六，日本普通人民生活异常困苦，阶级悬殊太远，阶级斗争之说，风行全国，纵一再举行思想界上之肃反工作，但左倾思想之激进，仍无法制止；

第七，日本之政治组织，最为落伍，民主与君主，混而行之，内阁既不能统一百权，军人动辄跋扈，不唯内争时起，且常貽笑环宇。

纵观日本之经济结构，政治组织，阶级对立之情形，是人人可以断言：在战争中，日本必然由崩溃而幻灭。日本军人之威焰，固可以刺杀日本首相犬养毅，但不能压服日本之无产阶级，日本军人之胜利，固可以诱惑一般国民的同情，但终无以解除日本共产党之宣传。故当日本出兵沪上，出兵东三省时，军中时常发现反对战争，反对侵略，打破帝国主义之传单标语也。

知己知彼，始可言战。吾人之“芳邻”，外强中干之实况，吾人不可不知之。故吾人果有诉诸战争之决心，则吾人深信彼邦实未能操胜利之左券。

（载《救国先锋》1936年元月8日）

究竟是谁的过呢？

剑 御

朔风吹着，雪花飘着。万数千男女学生在冰天雪地中，忍着饥，挨着饿，在冰冷的月台上，和衣席地露宿了四天四夜！

学校罢课了！铁路交通断绝了！

当局者说：“学生好闹风潮；学生最希望不上课；学生扣留车辆阻碍交通。”

一切罪名都加在学生身上！

学生的血如沸水一般的热！不忍看着灿烂美丽的中国一块块被外人割去！不忍看着锦绣河山的土地一幅幅被外人涂改颜色！

学生不知荒废学业吗？不知火炉暖和吗？不知寝室舒服吗？……？……？为什么偏偏要在冰天雪地中忍着饥，挨着饿？在冰冷的月台上和衣席地露宿四天四夜？！

学生的血如沸水一般的热；学生是爱国的；为什么将罪名加在学生的身上？！

学校罢课了！铁路交通断绝了！

究竟是谁的过呢？

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8日）

救国与救火

光

三二个青年凑到一起，差不多国事是占谈话的准重心了。

中国人生来就较他国人为苦，比那些只谋解决衣、食、住、行的国民还多一层爱国的隐痛。说是过去的中国人不长进，不能把国家弄好，未尝不可；说是后生的中国人幸〔命〕运不佳，也行。

无论是悲观、乐观或迷观的人们，只要睡醒以后，想到中国的情况，多是把头摇摇。的确，中国国难，已到最后一步了。

失火式的中国国难，已经延展了将近百年。救国运动也如救火般地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形成许多异态。

自从一八四〇年中国为鸦片（鸦片战争）失火以后，一直迁延到最近的冀察之难尚延烧着。中国是什么样的富户，能肩起这百年的火灾？无怪堕落子弟汪精卫氏自叹为破落户了。

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国还是一所朱门之家，围着一大堆不知事的纨绔子弟。突然受到第一次的火灾，这一群少爷们吓得东奔西窜，张惶失措，眼张着望着火焰自然的萎灭下去。可是这种余烬尚潜伏着，待到另一个时期，火势又扩张起来。受到第一次火惊的子弟们，得着一次的教训，已经会鸣锣（喊口号）报警了，因此就形成“五四”的震动。此后，虽然有几次小火灾，都只得到鸣锣就自然的杀下去，所以在救火技能上没有进展。

“九一八”的大火灾到了。这一次是非常的灾难。中国子弟因为有了经验，都会做泼水工作了，但是杯水怎扑灭燎原之火？

从前邻人还来凑点忙，渐或代泼一担水；这次火势太大了，邻人都不敢靠近。只有中国子弟们汗流夹背地与火搏斗着。

本来自家失火要人家来做，就是一件靠不住的事。何况中国又这样常时失火呢？中国人也知道这次火不易救了，只好忍痛放弃了几所房屋，任它在那里暂时地烧。

中国人太不小心，墙那边火还烧着，墙这边一切易于燃烧的危险物还不把它扫除干净，不知事的纨绔子弟未免太可怜了。

冀察之事发生是中国现态中必然的程序，因为那些易于燃烧的危险物，引火性总是来得强。这一次冀察的火正是将要燎原的火势，终久有一天必定爆发。中国破落户的子弟们，因为受了数次火灾的训练，已能有先见之明，对这次的酝酿能预先加以注意了，这实是我们破落户子弟的进步。

破落户子弟现在已深深知道以田地生活来替代都市生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起家的。他们相信火焰终于是要衰灭的，等到相当时期他们依然可以在烧残的土地上筑成较他们的祖先所筑的更巍峨的宅第。

稼穡之艰已确立基础于破落户子弟的信念中了。这是最后一步，爱国运动似乎也以此时为一转变期。

从事农村运动的人们，总是十足的爱国志士。农业是最永久、最可靠的复兴工具。美、法、苏联，这些前途光明的国家，莫不视之为重要的建设。破落户的中国人，当然更要视之为急务了。

只有组织群众，才是救国的最有力的武器，在大众齐心协力努力下才能建立出新的国家。

一九三六、一、三、十四于汴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8日）

大家不要站在我们的圈子以外

钱 伯

在这狂风怒吼的的寒冬，北国地方是早映着雪景了。我们正持着镇静、退让态度，一再委曲求全的当儿，华北在××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之下，直接或间接地闹了不少的把戏。但这非常的屈辱，这强烈的刺激，唤醒不了这整个的民众。它仅掀动了中华民族一部分优秀分子的反应，一个伟大而强有力的对抗。这便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生所发动的大示威救亡运动。他（她）们这奋不顾身，只知有国家，为民族争自由，争最后生存机会的精神，感动了全中国的青年学生，都纷纷起来响应这慷慨悲壮的伟大运动。表面上现在似乎是销声匿迹了！实在不，决不，我们的运动才开始。今后有计划、有办法的工作尚多着，正在继续不断地进行呢！

从这次学运发生以来，〔就〕我们以外的人们对它的观察和评价〔而言〕，我们除了感谢一部分人们的同情外，其他的遭遇，只有使我们歔嘘叹息，欲哭无泪了。譬如说吧，北平的军警，他们本是老百姓拿血汗来供养着以捍卫国家的纠纠干城，他们忽略了自己的任务，奉了卖国奸贼的命令，〔而〕对学生施以木棒痛击，水龙扫射，大刀乱劈的暴行。彼存心卖国的奸贼，别具肺腑，故不具论。若云军警是为了“军人命令服从而出此”，那么当他们打杀学生时，临死的弱者，喊出了“中国人起来救中国！”旁观者也在不忍地叫出“警察，你为什么一定要打死学生呢？”然而他们气忿地回答是“妈的，什么中国不中国。”既割

去一个女同学的头发，又劈掉一个男同学的鼻子，他们胜利的微笑了：“看你还闹不闹？”事实胜于雄辩，这是铁证，谁还相信他们是格从命令呢？其次有些人们，耽心我们是五分钟的热忱，在那儿作壁上观，等着笑话看。有些官僚阶级者，干脆板起面孔，闷着一股气在恨着：“此风不可长”。也有人老是色盲，还在力竭声嘶地叫嚣“你们安分些吧！好好读书，勿作无谓的牺牲。”至于我们的劳苦群众、乡村农民，他们对于这些因为缺乏知识的关系，根本莫明其妙，也许正当作“街景”在看吧？还有新闻界，间或也错认了题目（虽然也许不是恶意的），而在掲載“学运”消息时，标题着“学潮”。

我们的热忱喷完了，我们的血泪洒尽！但是仍旧觉悟不了这整个处身危急的全部同胞。这是我们的责任未尽到，我们要奋勉，要加倍的努力，去担荷这未了的责任。同时，希望武装同志不要毫无理由的仇视我们。苟安旦夕的人们，应该认识现在，想到将来。官僚阶级也常检阅一下自己的行为。关心我们要“读书救国”的先生们，也谨此致谢。然而请问：“真要到改教科书那一天才许动吗？”众多的无知识同胞，他们有的是纯洁的良心，我们要去教育他〔们〕，至低限度要感化到每个人都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不要给仇人利用，汉奸利用，做到〔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典型的中华国民。好吧，大家赶快联合起来，不要站在我们的圈子以外，同心同德，一致团结，认清敌人，共御外侮吧！

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写于农院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8日）

列强在远东的争霸与中国

(广播稿)

魏 郝

诸位：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列强在远东的争霸与中国。

中国的外交，历来都没有一贯的政策，所以严格说起来，中国就没有外交。如果说是有的，那不过是一种被动的，非出自自主的外交。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在中国外交史料里，去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句话的正确，这不用我来一件件数说了。那么，为什么中国在这种国际斗争关系复杂的当中，还能够生存呢？要知道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回答，就是：中国的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是完全依靠列强在远东均势的力量所赐予的。因为这种均衡的势力，我们才能苟延残喘到现在。

我们知道，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后来，又发生了英法联军和中法战争，中国的门户可算完全打破了。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都达到了通商的目的。但是，这时候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还没有显现出勾心斗角的情势，因为当时他们进攻中国的目的，还仅仅在通商一件事上。可是，到了中日战争以后，情势就大大的改变了。因为中日战争的结果，也就是日本野心的日子〔益〕暴露。它夺取了我国的××、澎湖、台湾、××和辽东半岛。辽东半岛虽然因为德国、俄国、法国三国联合反对，不得不忍痛退还给我国，但是，从此以后，列强在我

国却形成了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局面。于是，德国强迫租借了胶州湾，俄国强迫租借了旅顺和大连，英国强迫租借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法国强迫租借了广州湾。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国差不多要成了非洲第二，被列强所瓜分了。幸而新兴的美国，在一九〇〇年，它用一种超然的地位出来向各帝国主义者提议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内容，在原则上是主张保全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这个时候，英、法、俄、日各帝国主义者，因为争夺我国的利益，相互间明争暗斗，猜忌得非常利害，为了要求一时的安息，所以这个提议就被各国赞同了。于是远东风云也就暂时平静起来。也就是说，我国所以能避免被瓜分的亡国危险，完全受赐于这个保全条约，并不是我国本身有了独立自保的能力的缘故。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5日）

※编者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9—11月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其实质是在承认各国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要求列强向美国开放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

最后关头？

或人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央政府因为不便牺牲的缘故，于是便专门在“外交”、“内政”方面作起文章来。谁知弱小民族的“外交”、“内政”做起来特别棘手，终于，“坐待富强”的迷梦又被炮声惊醒了。在这个当口，似乎是应当振一振臂膊“急起直追”的，但又谁敢担保不“一误，再误”，重温旧梦呢！象中国那样“稳扎稳打”的内政外交在世界上是独有无偶的。譬如敌军进占东三省的时候，中国所想到的不是积极的抵抗，而是“攘外必先安内”。据说这样不费一枪一弹的侵掠〔略〕，是连敌国的军阀们也不曾梦想到的。后来日本又进占热河，威逼平津，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变而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交涉抵抗的结果，是《塘沽协定》的成立，东四省实质的丧失。而日本并不象胡博士所想象的那样，彬彬知足，以为“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也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反之，却证明了“以地赐敌，地不尽，敌不厌”的真理。今年整个华北，甚至整个中国都陷于敌人威胁之下，想着总该做“最后的挣扎了。”但从政府传出来的口号，却依然是“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不错，最后关头，是确实还没有到哪（？）上海事变时，有人主张把政府迁往帕米尔去，现在敌人才杀到黄河岸边，离帕米尔还远着呢！这又忙什么？但是，华北的同胞们，你们怎么办呢？！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5日）

经验与教训

冠 五

时代的轮轴转到二十世纪的年头上，我们这东方老大古国，气数越过越坏。茫茫九万里，忽忽五千年。祖宗的基业，刚落到我们的肩上，眼看着沉沦萧条，马上就要同归于尽，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啊！

刺激必然会引起反应，既然我们感受到亡国的刺激，那么，救国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青年的知识分子——学生。他们感受的刺激最敏捷、最深刻，而引起的反应也最迅速、最热烈。近世的学生运动，自五四揭开了序幕，雄鸡一鸣，天下皆晓，轰轰烈烈地惊醒了青年的迷梦，使〔他们〕在蛰伏中警惕过来，挣脱了传统的桎梏，独立的负起他的时代使命；充塞着强烈的朝气，从黑暗中冲突出来，谋维护祖国的生存！进而至五卅，五三①，都是亡国刺激所引起的救国反应。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已被威胁到最后的阶段。学生救国运动于是益形尖锐化、扩大化和白热化。虽然不久便沉静下去，可是，这潜势力的发展，正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俱进，直到上年岁尾，华北伪自治的酝酿与成立，自然会使得东山再起，一发而不可遏止。这悲壮而伟大的救国运动，民族解放的怒潮，虽因“放假”、“听训”、稍见弛缓，不过我们相信国难一日没有解除，民族一日没有解放，它是继续开展的，不断高涨的。凡有血性的黄帝子孙，总该期望和庆祝它前途的光明和胜利！

①五三——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的“济南惨案”。事后激起全国青年和民众的反日浪潮。

这次运动，具有它的特殊严重性，不比过去任何的运动，因为它已成了最后一次的救国机会。这紧要的刹那间，稍纵即逝，我们该如何的珍重它、把握它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惩前所以毖后，我们为了这次机会的紧要，不得不从经验中求教训。换句话说，不得不检查过去历次救国运动失败的症结，而来决定此后进行的方针。据我个人所见，认为我们立刻需要改进下面四点：

（一）通戒事过情迁

当每次外侮的来临，我国的民气都是蓬蓬勃勃，激昂慷慨，非不可用，其奈事过情迁，不能支持恒久，昙花一现，都成了“一鼓”、“再衰”、“三竭”的现象。外人笑我们“只有五分钟的热度”，这是我们的耻辱，确也是我们的事实。以这断断续续，时有时无的民气，怎能和强敌的再接再厉的锋芒相抗衡呢？敌人明白我们的弱点，看穿我们的究竟，于是它便采取了一贯政策，或者一度紧张继至于一度和缓，使你能苟安片刻，把所有的热情、血性，消磨殆尽，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进攻；或者，根本就置之不理，任凭你呼号叫嚣，等到“五分钟”过后，依然是冰消瓦解。比方军训，当九一八的当儿，那是多么的紧张、热心、严格；及后，便慢慢地松懈、冷淡、马虎，事尚未过，其情已迁，我们将何以御侮？

这种“事过情迁”或“事久情迁”的懈怠力实在是救国运动的万恶之魔。它能吞没我国家民族于无形，比敌人的炮火还利害，我们该时时地严防它。这次救国运动，假使不能征服这恶魔，依然再蹈过去的覆辙，则“五分钟”过后，丧失了最后救国的机会，神州陆沉，便是万无（幸）免的。所以我们受了经验的教训，第一便须痛戒“事过情迁”的劣根性。

（二）谨防虎头蛇尾

这是由上一层连带而来的。我们因为一时情感的兴奋，恨不

得马上碎身粉骨，为国牺牲，常常把工作过分的扩张，责任过分的加重。可是，用力过猛，复难为继，反而会很迅速地萎缩下来，甚至使工作效能完全消失。那时虽心头还热，不甘“事过情迁”，还想拼命挣扎，无奈力量不逮，事与愿违，只得看着机会的错过，救国不成，反而误国了。

在情感奋昂之中，群众的目光，往往会只有三寸远，于是只看到一两面；喜欢铺张热闹，痛快〔淋漓〕。如此，救国运动的力量会扩张得非常之大，而事实上能力不够，结果必不免少数人吃力不讨好，多数人只知责难，不知努力，事情是半途而废，有名无实。这种虎头蛇尾的流弊，是过去救国运动不能圆满成功因素。此番是我们存亡成败的最后关头。我们必须谨防着，用理智来支配着情感，用实力来推动工作，切实地干我们的救亡任务，坚决地完成我们的救亡使命。

（三）努力本位向上

“读书便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这是九一八之后，时贤所唱的论调，诚然我们认为学生的本位，须要读书，读书是学生的最大任务。可是，书到不能读的时候，我们如何读法？敌人的锋焰，控制了我们的一切，还可以容忍我们安心的读书吗？主张读书救国论者，好象在南宋崖山流离的时候，赞成陆秀夫的高谈《大学》了。然则，我们便放弃读书不成？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救国是一种伟大的建设，建设必得要实力，自然须要读书求知识。“顽民百万，为之无民，”不读书又何能担当起救国的大任？所以比较允当的见解，还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老话。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求本位向上，充实我们的学力，一方面要担当起救国的责任，维护祖国的生存。没有了祖国，虽学术上有伟大的成就，最多也不过作犹太人的爱因斯坦。不切实读书，虽满腔热忱，奔走呼号，也御不住敌人的锋芒。

在以往的学生运动中，往往把救国这件工作专业化起来，救

国者成了专家。一个学生既救国，便抛开了书本，不能再做别事，结果，这般救国专家的全部努力仅仅博得“空言无补”四字而已，反而使国家人才消乏，事业荒废，教后来的救国者越感困难，而我们的国家常在艰危待救之中！这是何等的损失，又是何等的不幸！此番是我们救国的最后机会，我们该切实地纠正过去的错误，努力本位向上。

（四）誓死团结内部

这是一句老生长谈。可是，历次的学生救国运动都没有能办到，因而致于失败。国难之来，也就是因为全国对内不能团结的缘故。概括地说：救国运动无非以对外为动机，等到开始后，则渐渐地，或突变的改换方向，互相对垒，彼此分化，形成政府力量的抵消！以致同归于尽，整个的惨败。这是万分痛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相信：必得统一了我们的意志，集中了我们的力量，整齐了我们的步伐，精诚团结，同舟共济，然后才能战败我们的敌人，渡过我们的难关！全国上下，固然当本此做去，尤其是我热忱救国的知识青年，格外当作此种精神的表率。假设，在这次学生救国运动中，有人还没有除去对内不团结的劣性，依然有偏狭的义气之折，人我之见，名利之怀，这无疑是自杀，是叛国，是自取覆亡！所以我们要誓死对内团结。

以上所述，卑无高论，非常的肤浅幼稚。作者除了抱歉之外，只有具着十二万分的热忱期望这次救国运动，能在经验与教训中，求得光明和胜利！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和平呢？战争呢？

剑 御

谁都知道“和平”对于国家是很有益的！因为既不抛头颅，又不洒热血，这不是很好的计划吗？但是在二十世纪科学发达的时候，列强制造了许多战斗利器，准备着把你歼灭，不知龋足的狼虎，张牙舞爪地想吃你腔壳内的脏腑！“和平”吗？除非你不要性命！“战争”吗？在枪林弹雨之下，是要流血的呀！但是，为了争“生存”，为了救中国，我们要和敌人战争，要和狼虎奋斗！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

毅 武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文艺？无疑的是战争文艺！

虽然我们知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一战，杀人盈城”的战争的惨痛，同时我们也读过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等非战的上乘文艺作品，然而这些常战的作品都是为反对当时的内战及穷兵黩武而发的。可是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形怎样？失地丧权，敌入堂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瞬息间敌人能断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我们还能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陈后主吗？我们现在要高歌的是：“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蹴踏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我们现在要高呼的是：“还我河山，”唤回岳将军抗敌精神。我们所需要的是血、铁交织着的文艺。这文艺足以燃起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争生存，不屈不挠的自卫战争的火焰！

灵感敏捷的艺术家，我们睁眼看一看，现在的时代是不是腥血遍地，火焰四起的时代到了？豺狼咀嚼了我们国家的头颅（东四省），又来啮咬我们国家的咽喉（华北）了。不许我们呐喊，也不许我们动颤。毕竟我们的国家，还有未曾麻木的神经（青年学生）。这次学生救亡运动，北平一呼，全国响应，自北而南，出省至县，一致地主张抗敌作战。这广大的声浪惊醒了不少人的酣梦，他们的英勇姿态，他们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是多么的壮丽！这种可歌可泣的大事，是如何的值得钦佩与纪念！艺术家应

把握着这个伟大的时代。

目光敏锐的艺术家，我们要痛察现在的局势和将来所能形成的结如，偌大的中华民族，载有五千年光荣的历史，英武黄帝的子孙，就能这样的受人宰割，一声不响的让人把国家消灭，把民族淘汰了吗？如如我们要求生存，我们只有相信自己，振作起来，勇往直前，作民族最后生存的斗争。我们知道，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一味屈服示弱，终毕自己走入坟墓。文艺是时代的号角。那么，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就要立即擂起战鼓、吹动号音、呐喊着、奋勇地奔向战地的前线去，并且还要多带些引火的药物，好使埋伏着的地雷爆发。

多情善感的艺术家，我们回忆一下，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失了东北三省，及之又亡了热河，我们国家的领土就可以这样的一块一块地被人割完了吗？并且在宰割的时候，不叫我们呐喊，也不许我们呻吟，反而要强迫我们向他们媚笑。政府不是曾在这种威胁下颁布了所谓睦邻令吗？这些我们终久是不着声地忍耐了，万不得已地忍耐了！但是强盗怎会知足呢？敌人现在又来强夺我们的华北了。我们哪能再行忍受？我们大众的心爆发了，象炸弹似的，象火山似的，再也遏制不住了！现在我们让内心的抑郁，尽量的流露，象火焰般的向外倾吐。艺术家就要使这流露出来的抑郁，倾吐出来的毒气，凝结成神圣的、纯洁的战争文艺。

艺术家哟！请你们要认清现实，观察将来，勇敢地负起我们的伟大的使命，努力地创作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战争文艺吧！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抵 抗 与 自 救

陈楚良

际兹“强权即公理”之世，非战争无以自存，非抵抗无以自救。所谓国联盟约也，九国公约也，彼强者可以自订而自毁之。某国实为戎首，某国破坏和平，主持正义之机关，虽可藉空洞之议决，给以一纸之警告，彼横蛮无惮者，不特不稍戢其野心，反而促其积极行动。试问在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情况下，国人除干戈相见，而作“背城借一”之战外，彼勾心斗角竞逐权利之列强，有谁能仗义直言，冒牺牲流血之险，而为我脆弱无骨自暴自弃之民族抵抗外侮也？

或曰，我国今日，餽竭兵疲，准备未充，统一未成，内乱未息，若逞一时血气之勇，不比权量力，遽欲与天下莫强之日对垒作战，无异以卵击石，驱侏儒以斗巨无霸，乃自速灭亡之策；何若“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待异日奏沼吴之全功。呜呼！此种老成谋国之言，用于前此弱而未亡之中国则可，用于目前危而就亡之中国则不可；用以对付尚知公理之强邻则可，用以对付专逞横蛮之狡日则不可。所谓忍辱图强，誓雪国耻，而其结果，则耻积如山，每况愈下，众志成城，民心日死。继斯道而往，虽期以百年，亦复何济？

今日弱国自卫之战，非求胜而战，乃知其必败而战也。盖战而能苏已死之民心，战而后能作已颓之民气，战而后能恢复将灭未灭之民族精神。战虽必败，必丧失，必失地，必流血，至极人世之惨痛，然吾民族精神，得赖以不死，吾中华民族得赖以不亡

也。况我今者，国势虽弱，尚有广大之土地；国家虽贫，尚有丰富之物产；人民虽敝，尚有四万万男女之众；军备虽弛，而全国战士，数逾百万，世界任何国家无此之多也；每年军费，占国家岁出十分之九，世界任何政府军费比例无此之巨也；二十余年来，南征北伐，无日不在枪林弹雨之中，世界任何军队，无此悠久之战地实习也。苟不幸而交兵疆场，彼强者恐亦难操必胜之左券也。

且国家之存亡，以民族精神之存亡为断，而一时军事上之胜负无与焉！德意志于五年血战之余，兵尽力穷，含垢忍辱与列强订城下盟，任其宰割支配。然德人茹苦含辛，勇气百倍，内部益以团结，精神益以奋发。迄国社党首领希特勒氏执政，力谋撕毁凡尔赛和约，不两年间，大露头角；退出国联（一九三三年十月），宣言整军（一九三五年三月），重陷欧陆于恐怖中^①。然而德之国际地位，因以增高。①况吾国未受条约（虽有亦不如凡尔赛条约之苛刻）之束缚，未处德国之艰境。过去沪战一役，我十九路军竟以官兵两万余人，与暴日海陆空三军奋斗数旬，在我则尺土未失，在敌已大受惩创，精神胜于物质，事实已明告我。吾人何所惧而不战耶？

要之，今日局势，不战而屈，自杀之道也；战败而屈，死中求生之道也。战败而屈，表示吾人虽乏自卫之能力，而尚有自卫之意志，列强或可同情于我；不战而屈，列强将鄙我为无自卫之意志，无血性之民族。人而无意志，无血性，尚有何权力立足天壤？世界虽大，又谁复能与之同情哉？

是故吾人为得世界之同情，为振消沉之民气，不得不与强暴者决一死战，实行自卫之抵抗。诚能如是，则登高一呼，民气百倍，卜式①必为之毁家，终军②必为之请缨，少保③必为之饮

①作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法西斯势力的认识有错误。

血，梁玉必为之援桴④，纵属阇墙兄弟，自必共赋同仇，即彼顽固军阀，亦将风从敌忾。本血性之真，顺自然之势，我政府故无所用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丧”，战争是殆吾中华民族求生之唯一希望乎？《语》云：“国亡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愿吾当局，三复斯言，愿吾个人，三复斯言！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12日）

①卜式——西汉河南人。屡以家财捐助政府，被汉武帝任为中郎。

②终军——西汉济南人。因上书评论国事，受到汉武帝擢升。

③少保——这里指南宋民族英雄岳飞。

④梁玉必为之援桴——桴：鼓槌。言南宋女将梁红玉擂鼓助战的故事。

立刻实行“非常教育”

小 兵

现在已经是开学的时候了，也许有的已经上了课。在寒假中的日子，不管你是怎样用了它，只要你还有一点社会观念，而不是完全的自私，寒假前的学生运动你总该是参加了的，那一切总也该不会忘记。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为什么罢课？一而再的游行、示威、请愿？车站上苦斗的四昼夜，又为了什么？

有人说那是表现民气，这话也是对的。我们站在大众的方面，向政府表示我们的意见，要使各国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众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在去年的十二月一个月里，掀起了全国的学生运动。罢课的运动也几乎布满了全国。在车站上苦斗几夜的也大有人在。虽然大刀机关枪、水龙头在无情的砍射，但也没能使这运动停止。五花八门，民气总算表现得十足了。然而这些除了得到一些民众的同情外，还有什么？政府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吗？实行了我们的要求吗？帝国主义为了我们的民气，对我们停止侵略了吗？

事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单作一些表现民气的工作是不够用的。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有我们强硬的抵抗是不会停止的，政府“不到最后不牺牲”的主张也不会因民气而稍改变。或是把现在就当作最后，本来表现民气也不过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开始，而决非目的。我们还更要联合大众作些有效的工作，实行救亡的工作，我们的国家才可以得救！我们的学生运动才不致毫无意义！

但，救亡也不是纯恃一片热血可以救了的，还需要冷静的头

脑辨别是非，充分的知识来增加我们的救国力量。然而我们检查自己每天所学的，哪些是符合了这种需要？而且为了考试与考学，我们不得不费尽了脑力去死记些书中的句子，以致更重要的知识反而没有精力与时间去探讨。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完结了学生生活后又怎么样呢？一部分没有入力的青年，也只得失业，在学生时代拼命死记的一些东西，也并没有用它的地方（当然这还是以不亡国论）。在这情况下，有家产的当然还可平安度日，生活不能维持的青年，则只可铤而走险！过去已不知有多少青年在这里边埋葬了！现在有更多的青年正在走上这条死的路！

所以，“非常时期的教育”成了我们刻不容缓的要求！我们要救中国，我们必须具备救亡工作中应有的知识。政府要救中国，也必须培养能作救亡工作的人才！据回来赴京代表说，政府也已经想到了这一层，认为应付这非常时期的也只有“非常教育”。然而我希望“非常教育”不要等教育家们开几年的讨论会再实行，因为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并不要开几年的讨论会！我们热诚的要求掌教育权的教育家们，救救青年们！救救中国！立刻实行“非常教育”！

此外要声明的，我们并不要罢课，可是我们要求应付非常时期的知识，而且我们需要有时间去作救亡运动！去作抗日工作！但这是非实行“非常教育”而不可得到的。“非常教育”并不是写几篇文章，或打几个通电而可以实行的，还要大家一致努力，从奋斗中求得！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12日）

如何施行非常时期教育？

庆 僧

自九一八以来，我教育当局已在实行国难教育，如火如荼的军事训练，也曾亨通一时。可是到了现在，我们检查一下结果，真令人哭笑不得！因了国难更严重的关系，平津学校是被迫取消了军事训练，其它各地也仅具备了形式。除此以外，我们再也无法承认国难教育的效果。如今因北平学生首先发动的反对自治的运动，又一致的要求施行非常时期教育。政府这样的告诫我们，学校当局这样的鼓励我们，我们学生也在这样的呼喊。究竟这种风气是不是调协的？内容是不是一样的？颇有探讨的必要。

上面已经提到数年来国难教育的情形，政府所说的非常时期教育，也许就是将现在的课程加多，考试加严，免得学生有暇时去到大众队伍里宣传。这决不是杞忧。行政院的训令，不准学校内外有团体的组织，便可证明。虽然未指出何种组织，而不想叫学生自动的组织起来，是昭然若揭的。学校当局自不能和政令冲突，也必然以功课繁重，为符合非常时期教育，他们不过想教〔叫〕学生赶快回到课堂去，将学校纪律恢复起来。所以不惜高唱非常时期教育，其实他们以为教育久已是非常时期的，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国难教育和非常时期教育是不同的。

我们学生心目中的非常时期教育，和他们的是两样的。我们为求民族的解放，是想燃起民族斗争的火炬来。为着完成这种神圣的使命，不但我们学生须有战争的各种技术，而民众的训练，也是绝对不容忽略的。我们已经知道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的关头，

前面只有两途，不是屈服渐归于消灭，便是争求独立渐臻于强大。我们又已认清，争求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要全民族的一致武装，用全力去和敌人搏战，才能达到目的。

既有了上述的最终目标，任何工作都要适合它。我们不怕功课繁重，不怕考试严厉，而和战争无关的，同民族利益没有联系的，我们不愿浪费一秒钟的贵重光阴。学生本身的内容充实，固然重要，而使大众的利益和民族解放战争合在一起，切实地教导大众，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联合起来，一齐去抗敌救国，获得民族的解放，更是我们的责任。这丝毫不能推诿。这里仅说明非常时期教育的目的，已经满足此文的〔需〕要，至于教育内容的具体方案，则有待于大家的详细计划。

迫切的问题，就在这里。教育的内容，既然因了立场的不同，主张各异，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实行我们的非常时期教育呢？在以往的斗争过程中，谁也知道想达到某种目的，惟有努力地奋斗，任何的诉苦，或软求，都是没有效果的。因此这次学生决定的非常时期教育，须有详细的计划，严密的组织。学生联合救国会必须设立非常教育实施委员会，多请同情我们运动的学者作顾问，按照方案，强使各校添立临时课程；全校在军事管理下，成立健全的纠察队，检查少数的破坏者；次要的功课，尽量减少，以免学生因时间和精力关系，不能受整个的非常教育课程。如果同学咸有决心，用整个的力量去奋斗，是一定能如愿的。

其次非常时期教育，不仅要以中学以上学生为对象，更应极力使之普遍，能做到全国成年男女，都有战时的常识，才能完成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这种唤起民众的责任，学生应担起领导的重任，和社会人士合作，方能做到普遍化；和政府极力的接近，才能免去种种的阻碍。这是我们学生救亡运动的最重要工作，绝对不可稍事忽略。如果以为方案交给学校当局，便算尽了责任，恐怕非常时期教育，还是个空洞的口号，而方案不过是一个

〔张〕废纸罢了！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12日）

“是”与“不”

武

我国外交官，自鸦片战争以还，无法排解国难，纯凭着说“是”的法术，以致丧权条约屡见不一。往者不谈，专就九一八以后所办理的外交成绩来说。敌人说：“你们的东北四省给我们！”我们的外交官赶快地回答道：“是。”敌人说：“你们的平津不能驻军！”我们的外交官又赶快地答道：“是。”敌人说：“不要叫你们的人民因为看着东北四省给了我们心里难受，看见我们便哭丧着脸，真难看！叫他们见了我们笑！”我们的外交官很轻快地答复道：“是”，便商请政府下一道睦邻令，教大众都向敌人笑。现在敌人更进一步的占领华北，实行并吞中国。我们的外交官还在那里东奔西跑，希望和平解决。华北是我们的生命线，这次敌人的要求，无疑的是要我们的命。外交官！你们还不敢说一次“不”字吗？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12日）

在救国运动中我们应有的认识

华 郁

同学们，时代已紧迫到万分，目下已是我们死的关头，可是也是我们生的分线。在这生死分界线上的我们，若不甘自暴自弃的话，究应如何的自救图存啊？！高谈阔论，是名士派的勾当，终于无补救亡的实际。因为理论离开实践，便成了空谈。空谈能救国呀？这是我们谁也不敢相信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又要完全撇开了理论不管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实践离开了理论，便要趋于盲干。盲干只能取消我们的力量，很少得到效果的。可知空谈与盲干是我们所应当力加避忌的。这也是过去学生运动中所不可讳言的两大弱点。我们更要在理论与实践的辨证上，去把握现实，然后在正确的认识上，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向救亡图存的大道上迈进。这样以学生运动为前哨的民族解放运动，才可以蓬勃进展。这样的学生运动，才不致因摧折而中途夭亡。这是我们在救国运动中应有的第一点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相继沦亡，整个的华北又在敌人的鲸吞中。而“长期准备”的口号到现在仍然甚嚣尘上，支配着全国上下的心理。这完全是忽视了历史所付给我们的宝贵教训和社会科学的定则。固然华北是我们所应当积极有的，但不应当过去〔分〕重视武器的力量。因为事实曾经昭示我们，大众的力量才是真正力量，大众的力量可以胜于一切。“九·一八”的不抵抗而相继的失掉了四省；“一·二八”的死拼，终于保全了上海一隅。在敌人着着进攻中，我们知道长期的准备是不可能

的，那只能准备着十足的亡国条件。所以我们可以说：长期准备者若非卑怯怕死，便是有意来缓和我们大众的情绪，想来取消我们的解放运动的力量！敌人不让我们准备，然而敌人却在积极的准备。可见长期准备的迷梦是做不得的。只有弱小民族的铁和血，才可以产生真正的力量，这是“一·二八”的战役所告诉我们的。现在的义〔意〕亚战争，不也是在昭示着帝国主义者精锐的战器，已在弱小〔民〕族英勇的抗战前失却了效力吗？这是我们在救国运动中应有的第二点认识。

弱国无外交。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有强固的力量，才有运转自如的外交。否则，那怕亲善提携的呼声激透云霄，敌人的傀儡剧仍然是一幕一幕的在扮演着。“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时候，国联怪象主持正义似的，始而尚派遣调查团藉以表面应付，久而久之，便索性的禁若寒蝉，一音〔言〕不发。可知帝国主义的国际〔联〕，是无所谓正义的。这是我们大众所共同晓得的。可是因为近来国联要制裁以〔意〕大利的暴行，便有人大呼国联苏生了！国联抬头了！不知国联是英帝国主义的招牌，国联之制裁意大利，为的是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危及了他在非洲的利益，所以他才肯出力。所谓主持正义，哪有那么回事呢？果然虚假的面孔，终于遮不〔住〕狸狐的尾巴。在亚国〔洲〕民族的英勇抗战中，在黑衣军①狼狈败退的时期中，各个帝国主义者也都在发抖了！以此拥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帝国更其害怕，辗转打算的结果，不如来一个分赃式的和平方案，反正弱小民族是不敢叫他抬头的。虽然和平方案是失败了，但这足够证明英帝国本身矛盾的深刻化。禁油方案虽在试施中，但总是不着实际。这一方面表示着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日在展开着，无法解决；一方面又恐怕黑衣宰相②的政府倒台了，意大利的社会全发生变动，致坐使

①黑衣军。——这里指意大利法西斯军队。

②黑衣宰相——指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

弱小民族和殖民地的力量膨涨的无法收拾。这对于帝国的前途，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又在时时刻刻打算牺牲阿比西尼亚。可知帝国主义的国际，是无所谓正义的，正义的后边都有“利益”两字存在着。自己不争气，依靠他人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除去这种卑弱的苟安的心理，作自生的抗争。并应当以犀利的眼光，去观察国际间事情之演变，分析国内各社会层错综复杂的情形，藉以明瞭现实，认识现实，以为改造现实的张本，才不至扑朔迷离的莫知所适。这是我们在救亡运动中应有的第三点认识。

学生运动不过是民族运动的前哨，全民族的解放，需要全民族的力量。所以站在民族运动前线的我们——学生，要拿着历史所指示我们的宝贵教训（大众的力量可以制胜一切）去唤醒民众，组织民众，领导民众，发动全民族的抗争！这是我们在救亡运动中所应有的第四点认识。

学生运动中的领袖，往往会离开群众走到另一个路线上去。所以我们应时时刻刻的监视着他们，免得他们走错了道路。这是我们在救亡运动中应有的第五点认识。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16日）

实现非常教育应注意的几点

小 兵

应国家急时的需要，大家喊出了“实行非常教育”的呼声，这是必然的现象，确也是应当走的路之中的一条。这凡是不甘心作卖国的汉奸都会感觉到的。可是，虽然“实行非常教育”的呼声，高是高入了云霄，广是广到了全国，而事实上，实行非常教育的消息呢？确是渺茫得很！

如果不是自己健忘的话，由过去表现了的许多事实，就可以知道，无论要达到某种目的，而只期待或求别人来作，那简直是作梦！即如有人出来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挂出与我们的要求相符合的东西为招牌，来作些事情，只要我们的脑筋还没有昏迷，我们的良心还没丧尽，就可以知道，我们请求来的东西是什么？不仅与我们的理想相差太远，而且是正相反〔啊〕！所以要实现我们的目的，只有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干！

实现非常教育也正和其它的事情一样，非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干是不会成功的！过去的许多事情已经很显明的告诉我们，没有犹豫和期待的必要。犹豫和期待，只是毫无代价的牺牲了我们宝贵的时间。侵略者对于我们，飞快地进行着他们侵略计划，现在已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后机会了。我们不能在犹豫和期待中放过！凡是尚有热血的爱国同胞，都应当联合在一条战线上，不管你是士、农、工、商、兵，都无不是有力的战士！因为非常教育不单是学生的事，而实在更重要的是一般民众！

为了要达到实现我们非常教育的目的，我认为有几件事情，

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一、救国学联合会、救国会等的负责人员，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因为既然有许多人来组织救国会，你们被选为负责人，那救国会的事情，就不仅使你为了自己的良心必须去干，而且你应当想到，你负了更多人的使命而不能不干！成千上万人的要求，都在等待着你们去推进，你们好象是指挥者，成千上万的人正象是准备开到前线上的兵士，在等着战鼓的鸣声。所以对于我们大家所要求的非常教育，负责人应当讨论一个非常教育方案，以我们大家的力量来实现它，完成它！

二、欢迎其它各界爱国人士供〔贡〕献意见或实际参加——关于非常教育方案，如有人供〔贡〕献很好的意见，尽量地采纳，好意而合理的批评与指导，不妨尽量地接受，务使我们的非常教育更趋于完备。关于赞助或实际参加我们的工作，一概欢迎，因为非常教育不单是学生的事，我已经再三地说过了，救国运动是全民的运动。

三、联合已成立之救国团体——这是救国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实行非常教育，也还是少不了这个步骤，这倒并不是说非联合了已成立的救国团体，不能实行非常教育，而是要实现非常教育，对此问题必加注意。因为非常教育决不是上几次呈文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更大、更健全的团体的力量，自己来实现！

四、学校现有课程应彻底的改革——在现有课程中，是应当取消的，就彻底取消；应当改革的就立刻改革，使一切课程，对于现在及战时都有相当的用处。还有学校中过去一切与救亡运动无关的集会，应当立刻取消。因为那些无味的集会，会减低大家爱国的情绪，分散大家作救亡运动的精神与时间，其害正与无用的功课相等。

五、实行普及民众的非常教育——学校中改原来的教育为非

常教育，那不过是非常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实行普及民众的非常教育。然而这种教育如何实行呢？还是要各救国团体联合起来，自己去干！譬如学生可以分组在学校受教育（当然是非常的），另一组即可深入乡村，给民众一个受非常教育的机会，使民众知道为什么要爱国？怎么样去爱国？这样才可谈到全国总动员。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26日）

吾不知其可也！

大刀队

行政院明令禁止平市学联会的活动，我觉得小题大做，这又何必！热血的青年学生们，目睹国族的危亡，爱国是必然的反应；同时也正因为热血与青年的缘故。在情感作用的控制下，激烈的举动，自然是在所难免。聪明的政府，应该是善于领导他〔它〕，而不应当加以摧废与压迫！有人说平市学联会，为不良份子所操纵，图谋不轨，扰害治安。这话即使是可靠，但是我想，学生们总不致于象殷汝耕那样，能够割地自治，卖国求荣！殷汝耕妄称自治，割裂版图，我们没有见有谁能禁止他的活动？学生们热心救国，偶一不慎，就要受到了严格的制裁。子曰“倒行逆施，吾不知其可也！”

北平市现在是黑暗的世界。爱国的学生们，本来就没有丝毫的保障，汉奸和仇敌们，本来就随时都可以捕杀我们的同学。从今后他们（汉奸和仇敌）更有充分的口实了，更可以公然捕杀我们的同学了！慈悲的政府，替人家担当了罪恶！恭顺的政府，替人家送去了锁枷！北平的同学们，静静地接受屠戮与束缚吧！！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26日）

不要再蹈覆辙

小 兰

站在民族解放、争取自由平等战线的人们，你是否已经忘了你的责任？你最后目的是否已经得到？如今国家的“非常时期”，仍然是在“非常”的迈进着，甚而至于有更“非常”的趋势。这是值得我们更加注意的事，这会使我们更加寒心与战栗的。过去，最后的过去，当我们听到敌方的炮弹轰隆时，看到敌人的铁鸟翱翔在我们天空时，我们的血曾百度的沸腾着。我们挥着臂，怒浪的高呼着，忍饥受饿，任风吹雨打，跑到民间去宣传、去讲解。我们也曾在白雪纷飞下抗着寒气的袭击，忍着警察的木棒，流着血，洒着血，去卧轨，去请愿。无论是〔跪〕行乞怜也好，舍身殉难也好，这群绵羊儿们的一点意见，总是为国家的，为民族的，总希望我们的政府接受我们的意见。那也就不管我们作出被人认为是怎样下贱的可怜举动，我们不顾那汉奸的狞笑，不顾那高人雅士们视之为“尽是幼稚”的讥讽，不怕那水龙头的喷放，不怕那大砍刀的杀戮。我们曾鼓着热血，挥着拳头，张着血瓢似的嘴高呼，踏着红淋淋的死尸前进。我们的脑海除了救国的纯洁意念外，忘了一切。

结果，竟然有人竟丧心病狂，甘作败输，暗地里拱手把自己的肥土，割让去送给敌人，自愿为虎作伥，甘居傀儡，认敌作父，视亲若仇，这些都是明明的史实，谁也不能忘记的。

就为了有这悲残〔惨〕的记忆，我们应继续努力。那汉奸是逐渐的加大了声世〔势〕，那敌人是更加残酷的吞噬，得寸进

尺。他们饕餮的心是无穷尽的。现在我们的时代是在高压下更恶化的演进，暴风雨是会更凶猛的袭来。我们还听到那刀枪下伤害的人们的呻吟；我们还能看到在那古老的文化城里，仍有淙淙的血流。这里我们还需要走入民间，高呼、宣传、奋斗、牺牲，同农工合起手来，先杀汉奸，后灭敌人，以求最后的胜利，切记着，不要再踏五分钟热度的覆辙。

（载《救国先锋》1936年4月1日）

中日战争的展望

(广播词)

陈楚良

一、前言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的复杂，谁也不能否认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性，或者必然性。所以中日战争的发生，也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开端。近几年我们时当[常]听得人说，一九三六年，是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年。他们举出许多事实：海军条约于一九三五年届满；日本于一九三五年正式退出国联；太平洋委任统治诸岛于一九三五年交还；第二届华府会议于一九三五年开幕，满洲问题将被提出……他们以为，这许多难题集中起来，武装冲突将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就目前的情形而论，那种种问题，虽仍然藏伏着许多暗礁，可是还不如今日的意阿问题、华北问题有爆发世界大战的最大的可能性。又有人说，世界的危机实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理由是：一、美国的五年大海军计划须在一九三九年始能完成；二、英国新加坡的军港至一九三九年始克竣工；三、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须至一九三七年方能全部完成。总之，在理轮[论]上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或担保世界第二次大战不会发生。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大战会不会爆发的问题，而是战争如何爆发？何时爆发？以及何地爆发的问题。在这世界危机一天逼近一天的当儿，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觉悟和准备，去应付将来的难关。我们现在姑且假定这幕杀人

的大惨剧，将在远东扮演，说明白些，要在中国爆发，而这两个开场的主要角色又是中国与日本。兹特根据各方面的理论或事实，来推测将来战争发生前后的情形。

二、战争爆发的因素

a、日本西进政策之积极施行——日本帝国主义“粉身碎骨，亦所不辞”的决心，要去实行的她〔它〕的大陆政策，所以她〔它〕在远东不顾一切国际信义的(地)横冲直撞，强占满洲，爆发沪战，组织十足傀儡的满洲国，退出国联，撕毁九国公约等暴行。其目的无非在夺取我们中国整个的政治、经济权，以便独霸东西，征服世界。中国向来虽然是主和平的国家，可是为人逼得无路可走，为国家的存亡，为民族的生存，也不得不与人作那争自由平等的光荣战争了。

b、冀察问题——范围宽一点说，就是华北问题，亦即日本大陆政策之一部。我们由过去的事实，知道日本对中国决不会有善意的交接，决不会有不怀侵略野心的企图。她〔它〕的动作，她〔它〕的言谈，她〔它〕的一切，无不带〔着〕可怕的、吃人的气炎(焰)。去年的河北问题，华北酝酿的自治运动，香河民变，以及其它一切破坏我国主权的举动，可说已种下了战争的种子。日人天天在那里灌溉培养殷汝耕的独立自主，可说是那颗种子所开的花。将来究竟结什么果？那个果能否成熟？又看我们政府的应付如何，决心怎样。总之华北的危机，华北的纠纷，非诉之战争，不能得彻底的解决。战神已荷枪实弹地站在我们的四周，只要我们去燃点那个号炮，他们便一齐出动，开始厮杀。

c、内地反日运动——日本对付朝鲜的手段，早已施在我们的头上。它侵略的事实，一天利害一天。它既那样不停地侵略我们，凌辱我们，又怎能叫我们的同胞不反抗它，排斥他〔它〕？现在可说我们恨日、仇日的心理，已超过义和团仇视洋人之上。

愚笨的日本人，竟不知物理学的〔规〕律，“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大”。一旦到了那山穷水尽的时候，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我四万万同胞不得不一致起来，为我们的祖国、身家性命作“背城借一”的殊死战，求我们民族的生存，求我们子孙的自由。

三、中日军事国力的比较

在现代神秘的社会中，尤其是关于军事的理论和设备，即使化〔花〕了无数的金钱，使用大批的侦探，恐也难得到正确的结果。关于日本的军事设备，它虽有详细的统计，却未曾公布那正确的数字。说到我国，从来就缺乏详细的统计。所以现在的比较，也不过是一个大略的情形。兹将“军事国力”分为国家的团结力、经济力、军备三方面来说明比较。

a、国家的团结力——我们中国的团结力虽然不敢说十分巩固，但总比日本完全由军人干政的国情好的多。至于一个国家团结力的大小，要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怎样。但是诸种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否？那完全要看政府平时是否能保障人民的生活向上，及宣布战争的原因是否遵着人民的意志而行。反之就得到相反的结论。我们看一看日本的情形，不管是民政内阁、政友内阁、混合内阁，或者是非常时候的超党内阁，其所代表的利益，不过是三井、三菱、岩崎等几个有数的财阀而已。至于极大多数的小民们（工人、农人以及其他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却仅吃些三井等财阀的虎口中所漏的残渣，或竟是经常的饿饭。故日本内之团结力可想而知了。

b、经济力——一个国家经济力的厚薄，我们又可分工业、农业和国家财政三方面来说：就工业方面说，日本虽然比中国发达得多，但他煤铁的供给，甚感缺乏，并且重要的军需原料，如橡皮、镍、铅、煤油等，全赖外国供给。据某国密探调查，日本民间工厂，战时可作军需工厂，而现在已有组织者，八百个。试问这许多工厂战时的原料，岂不成极大的问题呢？就农业方面

说，我们中国满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供给。但日本每年之依靠于外国者计：

米——一百五十万担，大豆——四百五十万担，食盐——一五百万斤，小麦——五百五十万担，牛肉——十万头，豆粕（肥料用）——一百四十四万吨，木材——一千万石（以容积计），牛皮——二十万担，羊皮——七十九万担，棉花——五百二十万担。

由此可知日本农产物缺乏之程度了。就财政方面说，中国近年因天灾人祸的关系，和东〔四〕省关税物产的损失，使整个国家财的〔政〕已陷于穷苦的状况当中，但是仍未有发行大量公债。据去年十一月三日，孔财长发布以钞代现之宣言中有云：“……再历十八个月，国家预算，即可收支适合……”可知我财政，已一天一天向好转。至于日本方面，在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二十一亿余元中的预算，其中已包含七亿元的赤字公债。而人民捐税之担负已非常荷重，每年农村每家担负为五十元六角七分。城市每家达一百一十一元（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东京《朝日新闻》）。再依德国经济情况研究所的统计，日本国民所〔得〕的总和为一百一十八亿五千三百万元，即每人每年平均所得仅一百八十四元。（美国每人平均为一千三百六十六美金，一美金合我国二点四至三点四元；英国为八百六十九镑，一镑合我国十二至十六点八元）。可见日本那种贫苦的程度，只等于欧洲最贫弱的国家罗马尼亚。而日本政府的公债，在一九三四年已达七十六亿九千一百一十五万二千元，现在恐怕早已超过九十亿元以上了。所以我敢说，一旦战争发生，日本首先感到困难的就是财政问题吧？

c、军备——中国历年内政紊乱，战争延续，陆军数目，概无确切统计，据一般估量，约在二百万以上。其编制法，收全国分为四十八军，每军率两师，共九十六师（所谓二百万，系包括不属于正式编制者而言）。且有陆军大学、中央军校、炮兵学校、洛阳军分校等机关，或培养专门人材，或训练下级干部。但是海

空军的数量非常薄弱。前几年有人谓中国舰艇总吨数仅有三七五六〇，军用飞机数仅三百架，民用三十。军用正式飞航员七四六人，我想现在当然不止此数了。因为杭州有航空和防空学校，训练专门飞航人材，洛阳有航空分校，南昌有航空署，从事航空设备和训练。且海军部自民国十八年成立以来，即定有六年工作计划，以图扩充。自兵器方面，虽有汉阳、金陵、〔成〕都、广州、巩县、华阳等兵工厂，可以制造。惜乎许多其他的有名兵工厂，如成立最早之上海兵工厂，有山炮厂、野炮厂之山西兵工厂，造火药厂及械弹之德州兵工厂，皆停工有年，而规模宏大之汉阳兵工厂，又不幸早失。所以我们的军备，无论就哪方面说，比日本都差得太远了。就陆军说，日本增加的情形也很令人可怕，兹列表如下（单位千人）：

一九一三年	二六四
一九三〇年	三九〇
一九三三年	四九一点四

日本海军的力量，据最近海军杂志八卷二期和六期记载：

主力舰	九艘	二九八四〇〇吨
航空母舰	六艘	六八八七〇吨
甲级巡洋舰	十二艘	一二四一二〇吨
乙级巡洋舰	二十三艘	一二七三七五吨
驱逐舰	一百〇二艘	一二四〇二一吨
潜水艇	七十艘	八九五四二吨

日本空军的情形，据民〔国〕二十三年二月航空杂志所

载：

陆军航空队

各务原飞行第一联队	战斗中队二	侦察中队二
各务原飞行第二联队	战斗中队一	侦察中队一
八日市飞行第三联队	战斗中队二	

大刀洗飞行第四联队	战斗中队二	侦察中队二
立川飞行第五联队	战斗中队一	侦察中队二
平壤飞行〔第〕六联队	战斗中队一	侦察中队二
三方原飞行第七联队	爆击中队四	
屏東飞行第八联队	爆击中队一	侦察中队二
千叶汽球队		中队二

以上总计二十六中队。

空军教育机关分配地：所泽陆军飞行学校一，下志津陆军侦察飞行学校一，明野军队战斗学校一。

海军航空部队 霞浦七队 横须贺五队 佐世保二队 大村二队半 馆山三队 以上总计十九队半。

日本陆、海军航空机数：陆军约八百架，海军约六百架，共约一千四五百架。但据德国官方的估计，日本军用飞机总计为二〇五〇架（见航空半月刊二卷八期）。总之，日本空军的力量，早已不能示弱列强了。可知日本军备比中国强得多，但他的团结力及财力不如我国。

四、战时各国的态度

A、英国——英国现在是一个吃饱了的国家，他的殖民地遍世界，所以有日不落帝国的徽号。他最大的目的，就是保持现状，维护他商业的经济利益。不愿任何国家出来破坏均势，换句话说，不愿任何国家出来霸占他人的土地。所以日本在华一切的行为，英国早就表示不满。再者，日本帝国主义以生产费的低廉，汇兑的低廉，适合的品质，在世界市场上到处与英货斗争，将英货压倒排斥。所以英国无论在本国或外国的市场上，都时常感受日货的压迫。无怪乎英人一怒之下，连维持至三十年之久的日印商约宣布无效，以阻止日人的倾销政策。英、日市场的争夺战，一天利害一天，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又怎能免动干戈的危险？

他们彼此的经济利益冲突既这样急〔激烈〕，而中日战争爆发时，英国决不愿日本战胜中国而掌握整个中国的经济权，自然直接或间接援助中国，以抑制日本独霸的野心。

B、美国——美国在东亚并无侵夺领土的野心，只在保全她〔它〕商业的利益。但日本帝国主义之目的，即在独霸东亚，征服世界。与日本邻近的美国的菲律宾及夏威夷群岛，常常感受到极大的威胁。美国为保全自己的领土利益起见，不得不防范日本，压抑日本。美国要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日本偏要强占东三省；美国要中国门户开放，日本偏要唱亚洲门罗主义；美国要机会均等，日本偏要占特殊优势。这不是日本有意和美国作对吗？所以美国也不得不谋积极对付的手段。看〔它〕华府会议之召集，九国公约之订立，山东问题之解决……都是美国有意压抑日本，防止独霸。所以“九·一八”事变一发动，史汀生就发〔出〕不承认的宣言。如果中日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为维〔护〕其条约利益计，当然会给我以实力的或经济的援助。

C、苏俄——苏俄自革命后，即受各资本帝国主义的攻击，她〔它〕自己也知道赤化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得向和平的道路上走去，以保存自己的国家，徐图发展。从别方面说，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来，日本进攻苏联的态度，更一天利害一天。因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是以夺取西伯利亚为最后目的。所以日本强占满洲后，还认为“在未解决苏联问题以前，不能论及满洲乐土之建设。满洲问题是依据西伯利亚问题之解决而解决……”。赤塔、新西比尔、马〔乌〕拉尔山三地附近，是日人理想中第一、二、三段的中国防线。俄国目前虽是以和平为旨，每事对日表示让步（如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东京签字的中东铁路出让条约），但日俄的纠纷并不因此就解决了。他们还有三个困难的问题：第一、日俄国境纠纷，日本不但藉口满苏的境界不明问题向苏联挑战，而且还藉口满蒙境界问题，不断地指使傀儡国

向外蒙挑战。如最近之满蒙实力冲突。第二、北库页岛的煤油问题：在库页岛北部，日本曾向俄国租得采油权，现在该地出产的油量，占日本全部产油量之半。这是日本海军和空军的粮食。现在采油租期已满，当此积极备战时期，日本决不愿放弃这丰富的军事原料出产地。所以日本正准备以武力夺取这个油井。第三、北洋的渔业问题：日本因为竞争不过苏联的国营渔业，所以日本要求苏联废止竟卖制度，而成立统一的渔业组合机关。俄国究否允许日人的种种要求，还是大问题。从各方面看来，日俄战后，俄国就有复仇的决心与准备，因为自身力量及时间关系，还不敢向日本作挑战的举动。假如中日战争一起，俄国为保全领土及雪除国耻计，当然会给我以有效的〔援〕助。

D、其他——其他如德、法、意等国，对远东关系比较疏浅，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与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甚少。战时究袒谁？那是看他们当时的情形来决定了。不过就情理讲，他们决不会帮助日本，至多亦只有中立罢了。因为中国弱而日本强，强者攻击弱者，需不着他人的帮助，并且即使他们助日本战胜了中国，除了他们增多强敌的力量外，毫无其他好处。①

（载《救国先锋》1936年4月1日）

我们的呼声

占 芹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我方步步退让！北方各省又将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已实现了它的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要塞而“冀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河山，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地方，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文明古国将完全被征服，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隶了。

近几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以我们这样伟大民族，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的一切无理要求，不见抵抗的动作，致使我全国整个国民坐以待亡。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又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醉生梦死的过活，希望与日本合作，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某某部军队，某某部军队

立刻撤退；要求撤职某某军政长官，立刻照办；要求河北政府迁出天津，立刻搬到保定；要求封某某些报章杂志，某些报章杂志立刻被封禁；要求惩办某些人，某些人立刻被捕问罪。中国的一切主权似乎完全受日人的支配，这还成个国家吗？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冲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吗？算什么民族吗？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义〔意〕大利帝国主义英勇抗战，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对汉奸卖国军阀的真面目及日寇的侵略狡计，认识清楚了吧？

请快快团结起来！以御外侮！

当今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请各界的同胞们不要再唱自欺欺人的高调，消灭被〔彼〕此间一切一切政〔歧〕见，立刻抱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城觉悟，精诚团结，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胞们来一个总动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贡〕献专门技能，并用现有的武器去武装起来千百万民众，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个你死我活。就让我们饮弹而死，为祖国生存而死，为民族生存而死，为国家独立而死，为领土完整而死，为人权自由而死。这样的死者为抗争而死，比那奴隶式的不抵抗而生好多多矣！况且只要我们努力，“最后的胜利终归于我们”。同胞们！快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国家整个的生存中求个人的生存，不要因个人的生存忘记了整个国家的危亡，现在

需要的是个人来尽个人的国民大[天]职。

(载《救国先锋》1936年4月1日)

日本暴力政变与中国

毅 武

暴力政变，在蛮横的日本国度中数见不鲜。如滨口内阁的遇害，犬养毅内阁的狙击，然均未有此次事变演得凄惨。冈田内阁虽说幸〔幸〕免，齐〔斋〕藤以下数重臣皆同时遇害，可谓明治维新以来的空前政变。

我们观察屡次政变的原因，皆由于对华政策积极而起。如民政党之滨口内阁，对华政策为调协日、英、美三国间之相互关系，以处分中国，力求英美承认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以掌握东北经济特权，操纵中国整个经济。时当田中政策惨败之后，一般经济界及政论家对此政策极表赞同，唯野心派之军人则极力反对，阴谋暗算，滨口内阁卒被狙击而倒台，而继任内阁的则为政友会之犬养毅。东三省日本屯驻军实行暴动之时，杀我人民，占我领土，于是蛮横军人侵略气焰更高出万丈。在当时内阁虽决定对华交涉四项基础原则，而蛮横军人认为柔弱，遂使犬养毅继滨口之后而被刺。从此，政党慑于军人威焰下，再无人敢昌〔冒〕险阻〔组〕阁了。只有搬出海军大将齐〔斋〕藤来，未久而至二次海军大臣冈〔冈〕田内阁，其对华政策：（一）驱逐欧美在华经济势力，而操中国经济权；（二）引诱中国承认满洲国，以实现中日满共存共荣；（三）成立中日军事同盟。藉以取得在华军事屯驻及行动权，西攻苏联，以达其独霸东亚的目的。然此种政策，实为对我主权及领土作积极的夺取，而我则万难接受。然日本之蛮横军人，犹以为循外交轨途进行，迂曲寡效，遂致演成二月二

十六日的空前暴力政变。

经此次暴力政变，罔[冈]田虽得身免，而内阁因此击碎。出而收拾此种残局的，则为前外相广田弘毅。

广田初出组阁，大招军人之反对，几到流产。于不得已时发表意见谓：“扫除积弊，树立确固国策，阁员人选，不拘泥于过去地位及经济，凡认识真正时局而抱有一死抱国至诚之人，一致团结，努力施政，以期应付严重时局。”结果阁员人选商同军人同意，民政二党，仅各限二人，奴颜屈膝，拜服于军人之前，恭顺接受强度的国防计划，实行陆军国策。军事仰承军人鼻息，今后日本名为广田内阁，暗中实为军人主持。为避尝军人的炸弹计，广田只有作军人的傀儡。

广田组阁是如此的困难，再看他个人的出身及他平时对于国策的主张是如何？

广田弘毅自少及壮，由壮而老，即为一针对中国问题而生活，为推动国策中之最有力的一人。十七岁时，目击中日战争后中日议和于马关，即叹日本外交之软弱无能，而加入头山满领导之爱国团体，受爱国主义的熏陶。及长，考得外交官，又于林权助为驻华日使时，服务北平，熟研中国情形。一九一四年，日本乘欧战时对我提出二十一条草案，即出自广田之手。及后，出使苏俄，出任外相。广田对日本国家之贡献，无一非针对大陆政策之而推动，常劝谕其国民，则谓：“一切勿慌忙，只要坚持着慢慢地走，目标向着一步一步的迈进。人民应戒除空论，应该使一切能获得实际的效果”。

日本每次政变的原因，皆由于对华政策积极而起，而每次政变的结果，对华的侵略，又确能达到所预期的积极政策。因而我们的国难就一次比一次的严重，国土就一回又一回的削减。换言之，也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一段后一段的完成。这次狂妄的日本军人为迅速的求其大陆政策全部的实现，才酿成这次空前暴力政

变。结果我们认识得很清楚，使一位推进大陆政策最力的广田屈服于军人，上了军人们所开动的战车。今后使他不得不放弃平常所持的，“慢慢地走，一步一步地迈进”政策，而转向加速度地进行，走上积极的一途。值此我国如欲生存，犹欲避免战争，可能吗？

国人，国人！醒来！！

（载《救国先锋》1936年4月1日）

外交不是公开的

冰 若

星期五的下午，和一位朋友跑到车站，瞧着万三千热血纯洁的同学们，躺卧在露天下，心里乱七八糟的想着。三四十分钟后，自己偷偷地跑回来，经过中山市场，与不相识的测字先生谈起来了。他测“外交”二字，一定不会公开的。这样说：

外——夕加卜

夕——日落（人声寂寂时）

卜——问卦（探讨对方意见）

外 $\left\{ \begin{array}{l} \text{夕加卜} \\ \text{日落去问卦} \end{array} \right.$ （人声寂寂时，即应探讨对方意见。）

交——亠加父

亠——头——长辈

父——外交家之长辈（作孝子必顺长辈。）

交 $\left\{ \begin{array}{l} \text{亠加父} \\ \text{长一辈加外交家之长辈} \end{array} \right.$ 为外交者之长上辈
（做孝子，必顺心于长上辈。）

结论：

外交——外交家，于人声寂寂时，要秘密顺心长上辈之意见也。

故外交不等于外交公开。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5日)

一 句 半 句

真 杉

(一)有人说：“我们要长期抵抗！除非到最后关头，才可以牺牲。”但不知到什么时候，才是最后关头？

(二)地理教员：“我们一定要收复失地！”

学生：“哪一天？”

(三)国家关于“尊敬”的谈判比个人间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实行！

(四)言论自由常常被解释为“表明告诉别人的特权”，然而他是一个骗子，一个贼，并且是一个“all around”！

(五)多么可笑啊，当你在群众的中间捉汉奸的时候，许多最诚实的、有职业的××都疯狂了！

(六)假使有人能把条约撕得比希特勒来得还快一点，欧洲一定不会有人过问他。

(七)希特勒说：“欧洲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是不够作战用的。”我们希望他们不曾想到会延期！

(八)Il due劝告世界：“让意大利孤立！”当然，他对漫游的人，并没有这意思。

(九)意人的意志，在《Luia》一剧中表现着多么热诚！可是在最后一幕里，他自杀了！不管它，为什么我们的歌者这样的缺乏热诚？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疆 场 名 言

少 松

冯副委员长对兵士说：“天空老鸦多不多？”

兵士答：“多！”

“比天空飞机如何？”副委员长说。

兵士：“老鸦比飞机太多了！”

“老鸦屙屎曾几次屙到我们身上？”

“很少。”

“那么飞机丢炸弹更难丢到我们身上了。”

关麟征将军问：“弟兄们，敌人厉害，所凭恃的是什么？”

兵士答：“他们枪炮厉害，可以杀死我们许多人。”

“那么我们不怕死他还有什么办法！”

亚国某军事将领在战场宣称：“我们亚国纵使死得只余下最后一人，决不屈服于武力！然而敌人能够把我们杀的一人不剩吗？”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12日）

“开天窗”的朋友对话

杨乃逵

甲：我只要想起了欧战时期两位民族英雄，白里安和兴登堡，我就要很痛快地大哭一场。我哭的是这两位英雄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实在太伟大了。真可当中国的一句名言“老当益壮”。可是我国现在却缺乏这样的人。

乙：可不是，我们中国的“民族英雄”，虽然还是个中年人，然而他们热血已经是冷如北冰洋坚冰一样。干起国家的事来的话是“稳扎稳打”，真可当中国的一句名言“中年老诚”。

甲：华北已经实现了自治，内蒙又告独立，中国真的“牺牲还未到最后的关头”吗？

乙：等日本把华南、华中都拿去了，那我们“牺牲”才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呢！

甲：日本一面交涉，一面出军占了我们的塘沽和冀东，这“和平”还未到“绝望”的时间吗？

乙：等日本已经打到南京，我们的中央政府，迁至四川成都，那我们的“和平”才是到了“绝望”的时候！

甲：我真钦佩我们中国的大人先生们的“忍让美德”，真可算张公有百忍^①，大度能容，“宰相肚内能撑船”呀！

乙：可不是！他们不但是“宰相肚内能撑船”，就是日本的兵舰百艘驶到他们肚里去，然而他仍然是和没有事一样的！

甲：看起来中国不亡于“共匪”，也不亡于汉奸，是要亡在

^①百忍——旧时张姓多以“百忍”为堂名，喻其家族数代聚居，相安和睦。

他们这“中年老诚”人的手里了！

乙：他们未必都是长寿星，活百岁不死吗？说不定明天就要象外交家伍朝枢一样害脑充血病症，两个钟头请他们“寿终正寝”呢！

甲：哈！哈！哈！真是他们都“寿终正寝”了，那时我们这有热血、有勇气的青年都去当朝执政，握着军事大权，马上与日本作最后之拼命战，杀！杀！杀！流血！流血！牺牲！牺牲！

乙：你简直是患了神经病，白日见了鬼，在梦中说呓语，真入了幻想之魔了！

甲：哼！我是在说梦话吗？我是在幻想吗？恐怕理想有成为事实的一天吧！

乙：好了！不要纸上谈兵了吧！你还不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古话吗？不要多说这些“开天窗”的呀！这个年头儿，我们学生要“少说话，多做事”，还是去埋头“读书救国”吧！

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夜写于惠家胡同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26日）

泪 与 血

撒 旦

阳光很温暖，许多人在晒太阳。一个婴儿突然哭了，泪珠从眼角里挤出来，流到白嫩的小脸上，手舞着，脚也蹬着。我看他哭，觉得这样子极可爱。

有人说，哭泣是懦弱的显露。自然，象有些青年，为了眼见着荒淫无度的绅士太太小姐，他们要想挽回他们的心，激发他们的热情，就去组织哭泣团，屈下了双膝，用泪去哀求。但是绅士太太小姐们用一种蔑视的笑，昂然大步地走了！这样的泪，不但流得徒然，而且显示了懦弱，不可否认的，这泪流的可惜！

可是，婴儿的哭啼就不同。在他，哭啼正是反抗的表示，感觉到一点不舒服、不如意，他无法用言语来表白，用行动来反抗，他就只得哭啼、号叫。结果，他自然是胜利了，疼爱自己的妈妈会抱起自己来，给以抚爱和满足。真的，婴儿深知道这个。学孩子是最好的办法，这决没有一点如跪哭团的乞怜。他不但哭啼，而且手也舞，脚也蹬，他的哭啼中充满着一种愤怒之声。于是孩子的哭绝不是乞怜，是勇敢的抗争，是个值得钦佩的小英雄。我用诚心来赞美婴儿的哭啼！

成年人的悲哀是更大的，不满足是更多的，成年人需要一种武器来与一切不合理的压力抗争。这武器已经不再是泪、是乞怜和哀求，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孩子，我们的嘴会说话，我们有能力，有力气。如果我们仍然应用泪、哀求和妥协，那是最大的卑鄙。在婴儿面前，当羞愧至无地自容，我们的武器应当是血！用

血来抗争。高尔基说：“生活就是斗争！”他曾告诉我们，斗争的方法是“血战”，绝不是卑鄙乞怜的泪！

我们不能再流婴儿的泪，也不再流卑鄙乞怜的泪，因为泪是需要让它变成更多的血了！

泪，许是纯洁可爱，但成人的泪太懦弱！

血，也许鲜红得可怕，使人战栗，但是也更纯洁、更有绝大的力量，无一滴的血〔没〕有它的价值……

突然哭起来的孩子已经在好好〔妈妈〕的怀里睡着了，泪痕还印在嫩白的颊上，异常可爱！我的眼离不开他的脸，渐渐地我似乎看见这孩子长大了，已经不再有泪，那是血，看见他在流血，不，我看见更多的血，纯洁鲜红的血流冲洗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那里面有我自己的血，我笑了。

（载《救国先锋》1936年4月1日）

傻 和 聪 明

华北事变的时[候]，秦德纯先生曾发过牢骚，说“中国只有宋军长是大傻子，然我们愿做傻子到底”。不久，似[乎]宋、秦二位聪明起来了，不过我想两位未必愿和郑孝行[胥]、殷汝耕去作“聪明竞赛”。其实只有象亚国皇帝①那样的人，才真是聪明的人。

（载《救国先锋》1936年4月1日）

①亚国皇帝——指领导埃塞俄比亚人民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的塞拉西一世。

热度和紧箍咒

邹雨辰

据说“友邦”人在一、二十年前发现一条真理，那就是“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这条定理〔虽〕然没经过证明，可是中国人好象多数都默认。

糊里糊涂切〔地〕经过五三、五卅等等，记得也虽在大、中学生的屁股后头喊了几声，还记得喊过之后就忘了个无影无踪。自然人总是觉得自己最标准，更好拿自己标准去衡量人家。我也是这样，我的热度只有五分钟，总想着人家的热度也不会有六分。于是“友邦”人的定理，那时候简直比“诗云子曰”更能使我们相信。

然而人这东西也就怪，常常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当然上面是转弯子的话。真意思就是，现在我有点儿不敢相信那句久已相信了的金科玉律“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最初才起这个反叛念头的时候，只觉得这话听着有点别扭人。自“九一八”、“一二八”、长城各口和冀东战争以后，就明白这是中国民众的不自之冤。也是中国民众的羞辱。怎见得？下文为证：

东四省改姓，气得民众们疯狂了几个月，那不提。拿紧接着来的“一二八”事件说罢，记得民众的热度仿佛比政府的高些、长久些。各处农、工、商、学、兵象压抑得久了的一团怒火突然爆发似的，联合成一气，宣传募捐。上海本处更象没了魂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农人自然也罢种（因为是冬天）。

但是他们不是休了业站在旁边看笑话，也不是生活无聊去睡觉，尤其不是害了怕集团逃难到新疆、蒙古去，他们是自动地在尽他们微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民族战士。他们捐钱买食品，赠送衣服，甚至于听说前线寒冷寂寞的时候，竟有人制造、送丝棉背心和留声机。他们还组织义勇军、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实际协助军事工作。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能做童子军在后方服务，小姐做看护也并没有嫌卑贱。这一切是什么？这是热度，不是捣乱！

但是惭愧得很，中国民众那次并不只有五分钟。那些好[捣]乱的人，不仅在战事期内没有把热气透出，就在政府要人和友邦大员，碰遇盛着血红的香槟酒的酒杯以后，热度还是半点儿不退。除奸团、抗日救国会、仇货检查会到处布满，反抗的情绪和言论到处流动。也许这股子热气太利害，熏得“友邦”人士头痛眼花了吧。于是他们把孙大圣的金箍借来向人们头上一套，念起紧箍咒，将我们的热气箍到自己肚子里去，不许冒出来半点儿啊！“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原来是镶有一道金箍的！假使这热度有六分，就得箍一下，有个七八十来分，自然是弥天大[罪]，枪毙、杀头、砍肉块，于是只好五分。

不幸得很，这次学生运动的前后，证明连这五分钟热度也不大准有。只准静着心，冷着血，等着“友邦”把我们的土地一块一块抢走的时候，嘻皮笑脸地三鞠躬说声：费心，费心！劳驾，劳驾！

朋友，可别当是玩笑。前几天北平各校开学，教育当局的严厉办法，总见着吧，小心哪！

倘使一个不小心，透出点热气，想和那个金箍碰碰，好犯瞎邦令几章几条，有例可寻，不折不扣，一年零两个月徒刑，不得上诉。

“友邦”的紧箍咒越念越熟，我们的热度也越闷越高，我不

相信这热度不能冲破一切。

二月七日

(载《救国先锋》1936年4月1日)

杂文一束①

一、聪明人和笨人

朔风在尽情地吼，大雪在恣意地飞。在这冷气砭骨的寒夜中，当然啦，聪明的人，是甜蜜地安睡〔在〕热床暖被中，把要事尽可付托于梦醒后的明日。然而被人认为笨的一些人，在这凛冽的寒夜中，去坚硬地呈着呆气，露宿于郊外的铁轨上，燃烧沸腾的血，将冰雪融化，呼出狂热的气，与寒风对流。他们忘记了个人生命的宝贵，只知道争取民族生存的光荣。不过二十世纪是斗智的时代，呆笨的人是会淘汰的，但是在呈着矛盾现象的中国，想振起中国民族的精神，究竟需要聪明人呢？还是需要笨人呢？

二、喝彩

在风雪刀剑严逼之下，勇敢的士卒，挺起了精神，去前敌偵探。看！明晃的大刀挥舞着，听！唧唧的机枪在放射着，谁说前线无战事！

一般人只在默默地喝彩——确有阿比西尼亚精神！

三、正反

喜峰口一战，宋哲元名扬世界，一跃而为民族英雄。北平妥协，宋哲元反甘作傀儡，忙坏了史家，还需重新评价。

①标题为编者所加。

四、我与敌

我与敌，不两立。不是敌人的枪弹洞穿我肉躯，便是我们的白刃饱餐敌人的鲜血；不是我驱逐敌人出境，便是敌人灭亡我们国家！

猫头鹰是不晓得和平的，它只知畏惧力量；

饥的狼是不晓得满足的，它只知畏惧力量；

敌人的凶恶，忘恩负义，过于猫头鹰；敌人的**饕餮**，贪而无厌甚于**饥饿**的狼；我们对他，只有下最大决心，用全民族的力量，作最后的决战！

五、求救

甲：“我实在被人欺侮了！求你救救我！”

乙：“你既愿意被人欺侮，我怎能答应你的要求？”

甲：“我已被人锁着咽喉，再向你求救！”

乙：“你自己不能忍受暂时的牺牲痛苦，任何人也不代你将枷锁解除。”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至1月8日）

救亡运动的序幕

杨仲和

——没有夸张，没有掩饰，这里是赤裸裸的史实——

汉奸们的手腕逃不脱青年的锐眼。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掀起了全国各地救亡运动的怒潮。青年们要拿鲜血洗净过去一切“不抵抗”、“长期抵抗”……的耻辱，要作起狮般的怒吼唤醒在沉梦中的人们，要拿他们的头颅换取大众的利益——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利；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他们不惜一切巨大的牺牲——他们开始从课堂里跑出来！

伟大的斗争啊！

在开封，这古老沉寂的沙都里所展开的是多少触目惊心的一幅图画！

十二月二十三号的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开封高中的后门冲出了六百多个纯洁的灵魂——他们经过了一夜的奋斗挣扎，他们经过了许多秘密的会议，他们组织了勇敢的前冲队与纠察队，他们为了有人监视而在床底下抄罢课宣言，他们为了等候黎明而整夜没有合眼——他们喊着最热烈、最惊心的口号，在整齐严肃的步伐中奔向前路。

他们的出发，为的是要引起全市学生的响应。他们经过女师、一中、水专、现代而到达了河大！一路上，他们得到了热烈的同情与响应。从河大出来时，接到了高中便衣队所散发的宣言的学校便陆续加入大队了。鼓楼街上，尘影里同时有不同服装不同

性别的青年。但他们都有同一的心！伟大的“心”之结合啊！

脸也没有洗，饭也没有吃，游行请愿归来后，战士们满是尘土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学联会的成立更加强了救亡的力量！

但一天，两天，中央政府的答复还没有消息。学联会派代表探问，所得的答复是“安心读书”，但“书”再不能“安心”地“读”下去了。二十六日的上午，又来了第二次请愿——请愿的目的是要求路局拨车赴京。省政府推说无权干涉路局，于是一万人的大队便浩浩荡荡往车站去了。

从上午到夜晚，开车仍没有希望。虽然请愿团也扣了两列火车，但那太不够用了，它还装不完我们整个的十分之一。在夜色苍茫中，在灰暗的电灯之下，我们开始在车站露宿了。寒风和冰冷的水门汀地丝毫不能减低我们热烈的情绪。大家挤在一块儿，第一夜便这样过去了。

一天，两天，三天，……时间毫不留情地溜过去。任它北风吹，雪花飘，但我们仍坚持着“全体赴京”的主张。慰劳品象潮似的涌进了车站，象山似地堆积在车站。为了小学生的慰劳和各界的关心，我们曾经流了悲壮的眼泪——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这哭并没有丝毫畏怯的意味。

纠察队，都能担负起他们的责任。秩序，可贵的秩序，试问哪一点不是他们的成绩？

最后，中央的大员来了，他们负责地答复了我们的要求，他们并负责地保证，在敌人与我们之间的斗争马上就要到来！于是四昼夜车站露宿的生活便告结束了！

可宝贵的、可纪念的四昼夜车站露宿的生活啊！它将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不过是我们救亡运动的开始，伟大的斗争还不得不期待诸将来！在此次运动的过程之中，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经验——这些在课本上是永远找不到的。我们要运用这种智慧，这种经验，在救亡运动上尽一番更大的努力。

在开封的学生救亡运动中，高中是发起者；在高中的学生运动中，三年级尤其站在领导者的地位。希望三年级的每一位同学，看了这篇拙作以后，都能深深领会到过去学生救亡运动的伟大而更努力去创造那光明的未来。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追记

（ | 《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冰天雪地的四昼夜

张志公

“九一八”、“一二八”的创痛，在我们的心头还没有模糊，虽然我们知道求知的不二的法门，可是，谁能抑住他心潮的波动？谁又能抹杀他的宝贵热情？学生运动，就在这种热情之流露下爆发了。它在国内博得了各界的同情，对世界也曾告诉了“中国人还有热血，中国人还有生气！”在开封，不客气地说，省立高中要算是领导者。冰天雪地之下，坚持四昼夜的精神，回想起来，是愤慨，还是鼓舞！？

（选自《开封高中第九届毕业同学纪念册》）

赠 言

毛健子

在这么一个年头（一九三六）的初夏，你们竟自在这“古老”而且“危急”的国度内一个沙漠城市里，结束了你们求知生活里一段最重要的历程。这是多么可喜！同时又是多么可虑的哟！喜的是你们在这“赤日炎炎”之下，还能够安然渡过了你们高中阶段的生活；虑的是你们当离开高中以后，究竟应该怎样去实践你们理想中的使命。风云紧急的太平洋，在这老早就有很多政治预言家整天喊着的大时代，果然是掀起那吞天浴日的巨浪，来袭击我们这神明华胄几千来所依为生息的赤县神州。悠久而且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真是“千钧一发”，危急到了最后关头。这是你们在举行毕业式典礼时所遭遇的时代！知识阶级的任务，就是以先知先觉的资格，积极努力，唤醒民众，站在时代的最前线，做一番轰轰烈烈的救亡工作。过去的一切，固然自有它外来与内在的客观原因，致成现在严重的国难。可是在这非常时期里，知识阶级的救亡工作，虽然也不无相当的业绩，然而只是表面上的热情运动，并没有脚踏实地的实际工作。这点不能不希望在这百尺竿头上还要更进一步。好了，你们毕业了，民族救亡的阵线上，又加上一批生力军。你们以后无论是继续学术的探讨，或者是到社会上去服务，总要把握着时代的伟大性！要认清你们应走的路线！要强化你们的民族意识！具“坚忍弘毅”志气，去完成那“任重而道远”的伟大使命！日后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鲜血换来的新中国实现了，你们从新打开你们的同学录看着数

着：某也是民族的英雄，某也是死难的烈士，某也是新中国的创造者！把我们这一本一九三六年河南开封高中毕业纪念册，成功了新历史最重要的史料，这样，这个小小册子才可以永存而不朽！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

（选自《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文章（节录）

我们在“九一八”发生后的第二年入学。那时，“伪国”已成立，“淞沪”、“塘沽”等等协定都已订定，中日的关系好象很缓和。我们就在这假和平的幕幔之下，受着教导者严厉的督责，很安心地读了一年书。在第一年告毕的那个暑假，我们在烈日光线之下受了三个星期很严格的军训。虽然大家受了不少罪，但是我们的体魄都因之粗健起来。入二年级之始，即闹着什么“河北事件”。我们的国难加重了，我们的训练（学业的和体格的）亦随之更加严格起来。结果，同学们对我们的“友邦”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我们的知识也充实了许多。

入了三年级，“友邦”又和我们闹着什么“华北”问题。占我国三分之一土地的华北，险些儿于当时飞到他人的怀抱里。我们虽然安分，虽然爱读书，但我们热烈的心灵再亦捺不下去了。于是，我们一跃而起。作了一次声震中外的爱国运动。它是我们入学以来的第一声，亦是我们三年终结的“毕业式”。

（青愚匪：《回忆过去思想将来》）

※ ※ ※

迩来社会险恶，魔鬼当道。赠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索链日益紧，桎梏日益重。年月如驶，时代更新，如无百折不挠之勇气，必为环境所征服；若无苦干硬干之精神，必为旋涡所卷入。何况吾辈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使命重

大，勿容踌躇。国亡无日，间不容发。中国之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裔鞭撻之惨酷，惟吾少年当之；将来如称霸宇宙，主盟地球，则指挥盼顾之尊荣，亦惟吾辈享之。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正是吾侪利用之机，显示身手之时，且怀定“鞭打四夷，挽救祖国，直抵黄龙，痛饮敌血”之宗旨，为神圣自由而挣扎，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势功，挟山超海之志气，作一番轰轰烈烈，万世不磨之伟业，流芳百代，千古不朽。

（齐树理：《临别前为同学诸君进一言》）

※ ※ ※

一九三五年的腊月，怕我们都还记得。我们打伙儿，罢课，游行，请愿，卧轨，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四天四夜的餐风露宿究竟为了什么？一切，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要牢牢地、永远地记忆着啊！我们那纯洁侧坦的热情，能愿它就那样白白地断送死地吗？要知道，现在的汉奸，未尝不是以前的爱国青年。社会是污浊的，青年是洁白的，我们一天与社会接近一天，倘若一时粗心，就会为那醒臭的一切所熏染坏的，这样你的一生便完了。

（毅民：《别》）

※ ※ ※

不知不觉中，三年的时光偷偷地渡了去。在这三年之内，世界、国家、个人都经过了不小的风波。看啊！这风波所侵蚀的遗痕全是血淋淋的，使人不忍正视，甚至也不能思忆。我们受了这时代的巨潮的激荡，曾一度挺起胸脯、趾高气扬地迈步前进，也曾一度志丧气馁地向后退缩，发乎被旋涡卷到海底。幸而我们算有毅力，有勇气，经过千辛万苦与恶势奋斗，与障碍力挣扎。半途中得到许多伴友，志同道合，协力同心，互相劝慰，往同一的

目标前进，勇猛地前进。

在前进的过程中曾遇到许多障碍，这障碍全赖同伴的合力才能解决的，用合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高呼、呐喊，希望得到更多的同志，再多的人士的同情，一致地努力，一致地奋斗。

据经验丰富、学识高深、眼光敏锐的人们的观测，在不久的将来，要有不可遏止的洪流携带着澎湃的巨波，向我们袭击，我们若不竭力充实我们的力量，巩固我们的防线，一定是这巨波下的牺牲者。不错，我们早已觉悟，早已看到目前的危机，谁也知道这危机不是一人二人单独能应付下来的，那么更需要我们团结，坚固的团结。然而不幸得很，恰在此时告终了我们人生的一段落。虽不是走到了十字街头，却临到了三叉路口，相处多时的同伴要从此告别各向一方了。天哪！这时谁忍别离？谁肯让无情的洪流个别的侵袭？过了相当的时日，不知道都漂流到哪儿去。或许有机会再见，或许这就是永远的别离。那么除非人死有灵，不是无缘个个再会了吗？！

同伴们！不要为此而失望，为此而颓丧，我们有坚决不移的志气，不屈不挠的精神，虽各一方，目的——救中国，救人类——始终是相同的，仍然要取相当的联系，站在同一的战线上向我们的敌人进攻，向我们所受的恶势奋斗。只要过去目前的一天，只要不沉没在将来的洪流里，我相信终究有再见的机会。那时候携手谈欢，道起往事，不更痛快吗？同伴！不要烦闷，不要游移，要苦干，要硬干，干！干干干！……向前干！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云峰：《自励》）

《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年级史·班史》

(节录)

一九三三年暑假后，四六二百四十个青年昂着胸脯走进这学校。

一九三六年暑假，一百三十二个青年佝偻着走出这学校。

这里演出了一幕壮烈的戏剧：有惨凄的布景，有幽怨的音乐，有慷慨的悲歌，有狂情的欢笑，有低弱的啜泣，有高腔的朗吟，为探索自然的真理而奋发，为阐明社会的真理而奋发，为战退残忍的溃灭幽灵，为求泼泼跃跃的“生”，为求泼泼跃跃而又丰溢的“生”。每一个“生活剧”的演员，每一个社会的战士，都咬紧着牙关，皱着眉头，忍受环境的鞭扑，赤足踏在荆棘上。沉重的脚步走出一段一段时间路程，在“用力拉啊，用力拉啊”的《船夫曲》之锤铁般声中，迈过一个年关，两个年关，三个年关。

第三年这时间有力地把我们推出学校大门，我们扭头向后看，走过的道路上摆着一张“体力与精神”、污汗与鲜血配成的一张暗灰色透出艳红的历史画。

先不要看这历史画吧，去看看创造这历史画的主人的脸，哪一张不是被环境压榨枯黄？

昂着胸脯走进这学校，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中国抛弃了东四省，订了淞沪协定，在委曲之下得到暂时的安定，

民众救国的自由为政府的明令所剥夺。消声沉气，国家未亡，人民已被逼至死灭前夕！一部分人有意地或无意地做了忠实汉奸，于是压制知识分子向社会原理之探索，而驱着他们到消极的冷板的、不迫切被需要的自然知识之前，淹没他们的爱国热情，吹冷他们的救亡热血，而完成其卖国任务。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当了“新生”。纵然我们可敬可爱的先生们，竭尽心力去指导去教授，我们仍难与“现实”接近。这真是值得痛惜的事情：自知识的一个大部门逐出追求真理的青年！

那是国难时期，又遭了一场洪水灾，国既不国，家亦不家。不管这些，你得演几何，演三角，检英文生字，摸化学药品……然而每人脑中都发生疑问：研究自然科学是救国之道吗？可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把这问题提出，若提出，我们将受……

……

青年不愿把他们束缚于教室里的狭隘知识，而献身于广大文化之海。我们需要各种知识来充实我们的头脑。经过第一个暑假期内三星期军训后，尤其使我们感到知识的需要。受军训是为了救国家、救民族，但受军训是否可以达到此目的，与军事知识是不是救国的最好手段，这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而最好的救国方法是什么，当然很需要回答。

……“九一八”与“一二八”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我们为着国家而奋斗。社会的环境给我们的痛苦太深了，我们为着生活而奋斗。为生活与为国家，我们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与健全的体魄。这样，有两年的感受与挣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救国运动爆发了（关于这斗争，有专文在后）。此处，我们可以抽象地表白一下：为国家为生活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一个人决不能为别人所了解，除非他在行动上有充分的表白。就在这救国运动中，我们充分表白了我们自己的纯洁。

救国运动作了第五学期的结束。第六学期一开始，救国意识更推进了一层：徒呼口号不能救国，要求知，求知识是为的斗争，所以不是消极，更不是麻醉。

在这种为救国与求知的奋力中，我们昂着的胸脯为重负所压下。但，这里边却蕴藏着更热烈的火焰啊！

（姚肇平：《一九三六年毕业年级史》）

※ ※ ※

去年，开封学生的悲壮的、伟大的救亡运动，固然是我们高中掀起的；而鼓动我沉寂的高中的，我们班的那份热烈而实干的精神，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我们班的救国会代表简直成了学联的中心人物。

（祁东海：《普乙班班史》）

※ ※ ※

三年来，国难随着我们的学业日趋严重。我们有澎湃沸腾的爱国热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意识。我们负有救国家救民族的重任。我们不能坐视着祖国沦亡，也不忍我无辜同胞日处于敌人铁蹄蹂躏之下，更不愿少数的失意军阀政客及丧心病狂的汉奸将祖国拱手奉献给敌人。于是会有在高中学生领导之下的去冬的全开封市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天寒地裂之时，毅然卧轨车站，餐风露宿而挣扎四昼夜。这种动天地而感鬼神的爱国精诚，昭告给全世界的人类：中华民族的血还是热的，他终要从风雨飘摇的危势中解放出来。

……我们看一看日趋严重的国难及水深火热中待救的同胞，该知道今后我们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我们应挺起我们的胸膛，踏定我们的脚跟。我们不要苟安偷生，更不要污染了我们的纯洁的心灵，但愿来日我们都是民族解放的英雄。

(陈明育：《普丙班班史》)

※ ※ ※

这或许是不幸吧？正在我们钻研苦读的当中，华北的风云紧急了，什么五省自治，什么冀东独立等等吓人听闻的消息，如雪片飞来似的一个一个传到我们耳鼓里。严重的困难已是再不能容许我们读书了。“读书便是救国”这句话，在我们已觉得这是骗人的口号，于是我们一齐地逃出了课堂图书馆而走上了救国运动的途径，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冬，同着全市的同学卧轨四昼夜，震醒了在睡梦中的全国同胞。

(张盛润 熊绍曾：《商乙班班史》)

《开封高中第九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文章

(节录)

潜涛读书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结束于同年六月。虽然生存的时间很短，但却是我们在校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幕。

……现在我们读书的组织就是将来战士的结合。困难的原因表面看来是因为军阀官僚的卖国求荣，而实际则由于我们缺乏坚强的组织。我们都是“各扫门前雪”，都是“独善其身”，何怪人家笑我们“一盘散沙”？我们要想解除困难，复兴民族，一切的“提携”、“亲善”、“不抵抗”、“利用机会”都是不合实际的妄想，都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只有“抗敌”这一条路才是有效的方策……

我们以为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在这是一个黑暗污浊的环境中，“真理”早已被恶势力的铁手压入地底深处了。明明的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官吏压迫百姓；明明的弱小民族必英勇抗敌方有出路，穷苦百姓非罢免官吏不能解除痛苦，而反动的人却要向敌人退让，缓和斗争，向民众压制，拦截斗争……

同时我们又深深的感到自己只是象茫茫大海中潜藏着的一滴水珠，幼稚而薄弱，时时有被狂风暴雨摧毁淹没的危险，然而我却期望这滴水将来能成为汹涌的浪滔、滚滚的洪流！“潜涛”的意义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真理埋没的黑暗时代终于要被真理再现的光明时代所克服。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也是我们向前努力的目标。

“潜涛”的会员起初只有十余人，后来增至十五人。大家原来

的目的只是读书，一贯的态度也只是“读书”。在组织完备后，又敦请嵇文甫先生、马子任先生、高基亭先生作我们的指导师，指导我们怎样研究怎样写作。

我们读书的方法是睁开眼睛站在街头，把握着时代认清楚环境的“看”、“写”；我们读书的精神一方面是“研究”，一方面是“批判”；我们读书的步骤一方面是“理论”一方面是“实践”。

……检讨国内外时势，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中心自然是如何推动民族抗战的问题。我们希望政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希望政府用种种方法“唤起民众”；我们希望政府放弃“不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以及“长期抵抗”、“经济提携”的失败政策，而实行强硬外交，我们希望停止“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立即领导全体国民武装收复失地。

(《潜涛读书会的前前后后》)

※ ※ ※

大家还记得吧！一九三五之冬，华北的风云掀动了每个青年热血的浪潮；敌人的辱逼，鼓起了每个人的心旌。在大地的每个角落里，都充满着愤火和怒焰！很明白，为着延续资本主义的片刻的富丽的喘息〔吸〕，帝国主义者群不能不惨暴地在它们的利爪间吮尽弱小者群的最后的一滴鲜红的血！可是这种高度的压榨，会必然地锻炼出被压迫者群的彻底的醒悟和无情的反击。我们看，埃及和中国的学生运动不正是这种悲壮的意识 的 鲜 明 表 示 吗？

自文化故都的北平举起了神圣的烽火（一二·一六）以后，暗示出每颗心的屈辱的激波，喊出了每颗心的沉痛的怒嘶！打破了那依赖的等待和敷衍的幻影，撒开了那坚毅的激抗的契机！人们都在想着：“我们为什么仍旧匍伏在敌人的铁蹄之下？不是人类吗？”

这燎原的狂焰，象流行症一样抓住了社会每个集团的心灵！它刺激着人的咽头，挥动起人的臂膊。大家还记得吧！在这样死寂的汴城里，在那般冰雪森凛的车站上，我们也曾吮尽了自己的喉音，倾洒过悲愤的酸泪。为着什么？还不是为着刺激敌人的贪暴的血睛！还不是为着撕破罩着大众的无耻的鼓子！

……自卧轨以后，每个人对于现实环境都觉得十二分的苦闷与焦虑，心中充满了要说的话和苦衷。本刊的发起人等，为要打开当时同学间沉寂了好久的空气，特辟一条明朗的途经，遂纠合十数个旨趣相投的同窗，从事于《海啸》的组织。

……

在第四学期开始没几天，便有这么一个壁刊《海啸》的诞生，而于一九三六年该学期三月二十日，我们的创刊号就出现了！……由于大家的热诚抚育，自三月二十日迄六月八日止，共计十二期。她每周都是很丰满的过活着，并没有感到贫乏。她的内容包括有小品文、新诗、论文和小说，尤其是国际问题的检讨论文，要占全刊的三分之二。自第五期以后，编辑室为感到需要，于是特辟一栏“一周评论”，来选择每周间的稍微重大的问题，加以解析。所以我们所论的着重点，可以说是国际问题。

这种趋向，当然是合乎处在如此扑朔迷离的环境下的青年的要求。麻木不仁的大众，睡在鼓里，对于国土主权的沦丧，那里会得知道，就连我辈知识分子不有时一样莫明其妙吗？我们知道，自己是负有唤起大众的责任。自己还不晓得，拿什么去唤起大众？所以为要完完善善地成就我们的使命，仅在运动上（实践上）不能使我们的使命完美的成就，而必须在运动之余，更积极地对于现实作一番彻底认识的工作，来充实我们应付它的手段和策略！……

虽然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制造着大战的因素，流涎渴望于不久的掠夺所获得的梦想中，而弱小者的些微的冲击，并非对其绝

无关系。我们回想着，敌人的血淋淋的兽爪，不终于因为大众的怒吼和学生的示威稍稍地迟缓一点吗？但代替华北特殊化的发生，仍有所谓冀察政委会的成立。这表示敌人无论如何不会轻易撒开咀边的肥肉的，而且事实已证实中国目前最大的需要，是积极的抗敌手段和步骤。事实已在告诉我们，往日那种虚幻的依赖是十足的自杀的念头，这种上等的国策若果仍旧沿用着，我们相信，××铁蹄将践踏至汉中、云梦，以至海南！事实逼着我们放弃那种只有理论，不去实践的一切空想说教！

……

当她的第二期将要编成的时候，学校（岂只开封高中一校）发生了不幸的意外——L等三位同学不幸被捕。那是一个来复一的甫夜，L君等在手枪的勒逼下，衣襟不全的被推上汽车，拉到一个不知其处的地方。威风凛凛的便衣队，竖起大拇指，以“上面的命令”为公文（捕证），可逮任何学校的青年。忠实慈祥的鲁教育厅长以“中央的密令”，遣出了满身汗水的我们去探询消息的代表。这是公民的保障和自由（说这话，当然是根据蒋院长在三中全会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人民本有保障和自由，不论在集会、出版……”）最高的表示吧？这是上面爱民如子的官长最赤诚的表示吧？

同学在最不能容忍的情况下，开始罢课了。社中的重要干事，好几位都在代表团里作着紧急的工作，于是“国际知识”算是无形的停顿了……

同学间，呈现出一种恐怖的气氛。它窒息了人们的呼吸。当局者的目光，锋芒如电地向学生们扫视着；他们的脸孔变得铁一样的青而幽暗，在怯懦的学子的眼前是露出百般的诱胁。面前的境况在告诉学生：“你们有什么值得活动的？有什么言论要发表！”保障和自由连一屑的残渣都飞散了，（我们因为听过鲁教育司厅长曾说过“连我自己也没有保障啊！”的话，所以才敢这

样说！)…：

(《涛啸的一生》)

北大社会学教授许德珩氏之谈话

王劲（记述）

二月六日（星期四）是北大开课的第一天。同学们从东斋、西斋、三院、新宿舍，象数条小的河流一样，爬过雪地汇集到第一院来。

各样的货色，运到各个部门里去制造。在二层楼二五七号，坐下七位听讲的学生。这一课是“社会本质论”。各人都或坐或站地守着自己的沉默。突然，讲台上出现了精神焕发的许先生，他诚挚而急迫的问：

“呵、呵……人不多。开学的第一天，我来看一看，你们，有什么要问不？问什么？啥？下堂好不好？以后我未必能再来上课……”

“什么？不再上课，请你谈一谈吧！”一位同学惊疑地问。

“嘿！非常时期，学生们再不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了，环境也不允许！时局〔急〕转直下，灭亡就在目前，痛楚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亲自尝到了。今天是第一天，我们还可以说几句话。以后，我们的讲台旁边将有别人的监视！唉！现在，我们只有自动的起来救亡，再不能等待，依靠别人。

哈！我说句实话，现在绝不是你们坐在教室里听讲的时候，什么《印度哲学》、《佛经》……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不是单指这个，这一类的东西对于目前的危亡实无用的。唉，四年来，九一八以后实是麻醉的教育，加重理科科目，取消文学院，减少政治经济的钟点……总之，我们大学生们更不该再读死书了！我

们要认识！认识现实社会！世界大势的变化，帝国主义之矛盾，弱小民族之抬头，以至中国现在的地位、环境、出路……我们要获得了正确的认识，再进一步组织起来，惟有组织才能生出力量！这是，我〔们〕就要干！只有干，才是我们唯一的生路。四年来，那些谎话，什么‘准备’！空头支票！事实告诉我们，到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只有干起来！动！只有行动才能得到真正的效果。

嘿！你们这次的举动，很好，很好！这一方面在行动中更证实了指示了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同时在学生运动的本身也得到了可贵的教训。这教训不是在课堂里所能得到的。一二九你们那样英勇的行动，受到残酷的压迫，可是这正给你们以教训。一二一六便有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宣传队第一次在示威中出现了。同时，事先布置得周到而严密，事变中的沉〔着〕，坚固的集团的抵抗力量，这些更是每一种历史斗争中最要的条件——组织上的进步。

南下宣传，是更实际的行动。在艰苦的进行中，给同学们以斗争的经验，同时指出了深入民间的学运的前途。进步的坚定的分子必然走入民间，和广大的民众联合起来，发生领导与联系的作用。

有不少的人说，学生运动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实际，这些话全是混帐的说法。象胡适一流的学者的无耻的欺骗的说教。事实上所谓没有收获那便正是收获。它有它的历史意义，它有它的现实收获！这些，都是卖国的汉奸们所惧怕的东西，所以他们是不会承认的，更要加以抹杀、曲解，更可恶可卑鄙的陷害。

喂！同学们，现在不是坐在教室里听讲的时候了！应该到现实社会，到战场上去！”

说到这里，许先生又拿起了皮包，准备走的样子，接着又紧迫地询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们要问？……”

“请把最近华北政局的变化具体的报告一下，并估量它的前途。”他不自禁的发问。

“华北近况，我，无须说，也不好说。哼，说也没有关系，这是人人所知道的，××会议，××原则，哈哈！从前是人家抢夺，现在，也许是所谓送！反正……就眼前的显著的事实：冀察财政，只说关、盐两项，一万万四千八百万的收入，已经截留。只冀东伪组织提去一千二百万。这还有什么呢？华北铁道，无论大小站，每站住××宪兵三人，现在已经实行，飞机场，军营在积极筑造，一切实权已入人手。不见每天在街上纵横驰驱的×军的铁甲车么，已经深入内地……这些零零星星我们不必说了。据传说二月底以前，将有明白的结果。几天，几天了！×国就在眼前！

前天，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开会，我到那里，人很复杂。有一位新闻记者，是王揖唐的秘书。据他说，某国人要求他做华北傀儡，他不承认。他说，他还要作中国人！他的人格我们不管，可见连冀察政委会的人物也到不能容忍的时候了！其他吴佩孚、段祺瑞，老军阀们也不愿作此最后卖主，以遗臭千古！但是，我恐怕终究要有这种人物的。这人是谁，没有关系，可是必然的事情终会来。哪些人卖国，哪些人救国，正确理论的推断是不会错的。

再说一遍，现在不是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时候，我们要参加到整个救亡运动中去！

总之，无论到那里，学生们要永远站在救亡第一线上。逃，躲，到内地去偷安苟活自然不是办法；去当卖国军阀的走狗，更是要至死反对的。反×反封建，反×反汉奸……这是站在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生存斗争的第一要义。

也许，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课》！啊！今天是刚刚开学呢？我们仿佛应该说几句吉利话，不过……唔，我们下堂吧！”

闪一闪悲怆而兴奋的眼睛，许先生很快地抢步走出。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26日）

在风雪的车站上

小 兵

哨声响了，是河大特别军训的集合哨。许多人从模糊的梦中醒来，睁开疲乏的双眼，跑到队长的前面集合。象一队将要赴战场的兵士，没有思索，也没有犹豫。队长发命令了，“跑步！”

——哒！——哒！声音是那么的整齐，庄严！队长喊着“一二三四”，更宏大的“一二三四”，从队员们的口中一致地冲了出来。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了，增加了学生装的高中生，也添上了童子军装的初中生。声音复成了更宏大，步伐更显得整齐。

在这情形之下，没有人能再睡得着。然而，他（她）们在站台的角落里，候车室里，以及车厢里，寂寞地坐着或是躺着，并不互相谈论什么，只静静地听着这声音。这声音深深地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又启示了新的希望与新的生命力！

电灯早已熄了，天呈现出一种深灰色。车站的外面成了临时的会操所（原来停洋车的所在），无数的人头有规律地晃动着。当这一个大操停止的时候，接着便是升旗礼。时间是在六点钟，天还在模糊中，旗在人民问事处的院子里。大家从手电的光亮里看着它飘向天空去。升旗礼的口号是：

“打倒汉奸！”“打倒残杀学生的凶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中华民国万岁！”“中国青年学生万岁！”

雪花飘了起来。大概是七点钟，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在雪片的飞舞里，早点是一样的，两个馒头，一片咸菜。站着岗，交通

队城里、车站来往的奔跑着，偶尔也有一队回学校去，我是从学校到车站来。雪遮盖了他们，看不出衣服的颜色。

“今日是慰劳日！”有人发出这样的叫声，真的，今天来慰劳的团体特别多，差不多各界的团体都来了。有的送食物，有的送药品或金钱。区长训练班绝食一日，小学生废早餐买食物慰劳。这些人的慰劳也不知引出了多少人的伤心泪！尤其是身上堆满雪的小学生，整队抬着食物到车站来，触电般地湿润了每个人的眼睛，慰劳者与被慰劳者哭成了一片。

黄昏时，露宿的帐篷、布满席棚，在一阵繁忙的工作后，大致已经就绪。由城内冒着雪到车站来了校长、先生们。河大讲座胡石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带来了幅同情与慈祥的脸，对同学们讲话。青年们围坐在四周，仰着头注视着那副慈祥的脸，希望在那里能得到些什么。胡先生告诉我们，他今天和到车站上的情形，有这样出乎意料的严整秩序，而且在雪地里的精神，使他相信中国民众是可以够得上与敌人一战了，青年们爱国的热诚，的确是高过一切的，有许多青年为忧国而自杀……胡先生只说到这里，泪已流出了眼外。多少同学已哭得抬不起头来。有的想尽力忍着眼中的泪不流下来，把它向肚子里去。胡先生最后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作有价值的牺牲，一方面派代表南下请愿，一方面大家可以回校，不要冻坏了身体。

话谈完了，大家泪也收住了，谁也不愿离车站，回到天国似的学校。虽然在站是如此的冷，冷的风，冷的雪，冷的馒头，一切都是冰一般的冷。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一万多个青年火样热烈的心已经能够温暖这一切了。

有些太年轻的同学也在受冻受饿。慰劳者的同情话（等）这一切都使他（她）们感动得流泪，可是他（她）们仍是绝对的不回去。是的，不能毫无结果的回去，要坚持等待着中央派代表答复所要求的一切。

“饭来了，各班长集合发饭！”这是大队长的声音。我们一看，真的，那里来了一挑正冒着热气的汤、一大包馒头、一包咸菜。一会儿功夫，每人已分到了一份食物，只有喝汤成问题，因为碗太少了，不能同时喝，只好慢慢地轮流。

电灯亮了，天空没有一颗星。雪是早停了，尖锐的风却异常刺人。慰劳的人们不会再来了，一切都沉寂了，黑暗吞没了一切。

许多人被日间的操劳所困迫，这时已失掉了知觉。唯隐约中不时地听到口令，“立正！”“敬礼！”的声音随着脚步渐渐地远去。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写于车站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8日）

母 与 子

毅 武

“国强！你给我回去，不能到南京去”。国强的母亲从人丛中一把拉住了国强，声色俱厉地说。国强的姐姐立在一旁。

国强转过头来，毫不惊慌地说：“母亲！我想到你得信后，一定要来阻止我往南京请愿！然而啊！我心中久所抑郁的话，现在要爆燃了，非去说出不可，我再也没有能力来抑止了。”

“你有什么话告诉我好啦。”

“母亲！你可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简直不成国家了，土地一天一天地丧失，国权一天一天地削减，东北四省被敌人强占了，华北又在那里摆弄傀儡。长此以往，我们所住的地方，也会受夷人的统治。等到那时当了亡国奴，母亲啊，我心中抑郁的话永无吐出的日子了。母亲！恳求你，你让我去说，说出我们的和平已到最底的限度，我们立即要做最后的牺牲。”

“国强！你太年轻了。”

“母亲！就因为我年轻，担负救国的责任也就特别的重大。”

“救国是大家的事，缺少了你一个有什么？”

“这真是莫大的错误。母亲！既然承认救国是大家的事，现在就要共同担负起来，决不应该某一个人放弃责任。”国强有些振愤了。

“孩子，你一个人又能多添若干的力量呢？”

“母亲，你不必计算这些，我们现在只知道用头颅换回我们的失地，用热血维护我们的国权。”国强动怒了。

“儿啊！我就有你自己！”说着落下泪来。

“母亲！你要明白，我愿为国牺牲，争取民族的生存，我决不愿等待着当了亡国奴，被敌人来给我杀死。母亲！你如果真正爱我的话，希望你对我放心，只要争得民族的生存，我们的兄弟无数。”国强被感动似的又苦口哀求着说。

“儿啊！你说的我明白了，还是你不去好。”

“母亲！这次你简直的是多虑。实告诉你，出征还在后边。我生在这个严重的时代中，只有准备着为国家为民族做最后的牺牲。至于母亲你所希望我的一切，只有待诸将来好啦。”国强再不能忍耐了，一挣扎转入大队中去了。

“国强……国强……”国强的母亲大声哭唤着。国强转入大队中再不回头。

“母亲！国强请了愿还回来的，咱们回去吧。”

国强的姐姐扶持着她泪流纵横的母亲，慢慢地离开队伍。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一 页 日 记

诚

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北平的学生登高一呼，瞬间已弥漫了全国。当然，这飞沙围绕古城中的青年，也不甘让人！

自省垣学生自动游行请愿，共同议决“罢课待复”，今天已是全市罢课的第三日了。

罢课以后，本校就有宣传队的组织。今天我也成了宣传队中的一个队员。我们的一队上午八时开始向曹门出发。到曹门外，便由队长分配地点，三五一组，分别聚众演讲。曹门外的大街上，大半是进城做买卖的乡下佬，手提肩挑，行色匆忙，要想聚集多少人来听讲，很是不易，惟有在饭铺茶棚聚集几位休息用餐的乡下佬和街上的游民。最多能聚集一二十人也够满意了，但是一二十人也是稀有的。

我们的宣传大纲是：讲述华北的危机、汉奸的可杀、亡国的痛苦和北平当局惨杀爱国学生的情况。那些听众多半是乡下佬、游民、玩童或商人，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国家观念，没有丝毫的时代常识。讲演太困难了，说一个“汉奸”、“团结”，他们都不解其义。什么“国家”、“民族”、“帝国主义”，更莫明其妙。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得拿张家欺侮李家的寻常事件，来比喻日本欺侮中国；或拿土匪的抢掠，来比日人的抢掠；或拿邻居来比喻华北的丧失。

我们讲演词，大致是这样：

现在我们受外人的欺侮太甚了，譬如一个村上，张家欺侮李家

太甚的时候，不但侵占了李家的住宅田园，而且任意残杀其子弟，奸淫其妇女。假如李族的人，不积极反抗，拼命反抗，而仍低首下心，谄颜是受，邻家一定骂李族的人都是“没出息的奴隶”！倘若李族要与张〔家〕拼命了，而李家的“不肖子孙”不但不参加与张家拼命，而且残害本族的人，或与张家通报消息，以博张家的笑颜。你们想想：这种不肖子孙，在李家看来不比张家还可杀吗？所以李家要复仇要抵抗，必须先把它们不肖子孙活埋起来，然后才可以对外。

家族与家族间，尚且如此。而现在，敌人欺侮我国比张家欺侮李家还厉害百倍。五年前夺去了东北四省，枪杀了无数同胞。近来更积极图占我们的北京〔平〕、天津，在河北任意捕人，强占铁道，更使我们汉族的“不肖子孙”殷汝耕叛离中央，使北平当局组织什么“冀察政委会”，以便达到并吞华北数省的野心。这种侮辱，我们还能忍受吗？我们都是有血气的人，不甘作“没出息的奴隶”。我们应当雪我们的耻辱，应当去活埋我们的“不肖子孙”——汉奸。

从前有句俗话，“做谁的民都纳粮”。就是说谁来我随谁，与本身的利害无关。可是现在与从前不同了，现在敌人要占我们的土地，第一要刮尽了我们的财产，供他们的生存，灭尽了我们的子孙，将这个广大丰富的田园，永久做他们的生殖地。所以国家灭亡，不但吃饭发生了问题，我们将来永久没子孙在世了！

大家都知道土匪是可怕的，倘若有土匪发现，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扑灭他，抵御他。要知道土匪虏了我们的兄弟，我们可用金钱赎回；掠了我们的财产，我还可用劳力挣得来，但是国家亡了，我们都成了被绑的虏囚，千万金也赎不回你的自由，终身供他们做牛马来驱使，以后他们便更要灭我们的子孙。

在黄河沿岸的人，都知道黄河决口的厉害，淹没了田庐，使人无家可归，逃难无所。当黄水的来临，大家必定打起伙来（团

结)拼命筑堤。可是国家灭亡，就象四万万同胞同在黄水中一样，无处可逃，无处拯救，并且永远在水中没有出头的日子。我们的子孙将一个个淹在“黄水中”丧于鱼腹了！

这种比土匪、黄水还厉害百倍的大祸——亡国，将要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还能坐以待毙吗？我们应赶快打起伙来（团结）与我们的敌人拼命一场，把“通匪”、“决堤”的“不肖子孙”——汉奸活埋起来。这种拼命，便是“筑寨防匪”、“筑堤防水”的唯一的办法。

“河北亡了，河南还可苟安，等到来到河南再与他们拼吧！”

父老当中或者这样想，其实错了。我再说一个比喻：

住在东门的人们，看见城西门起了大火，为了懒睡的缘故，为求苟安的缘故自慰地说“火远着哩，不要紧，睡吧！”可是，呼呼的西风，吹得火星冲天漫地，放火的人再不断地“抱薪助势”，“添油引火”，瞬间烧到城中。城东还是安然地说：“远着哩，老天保佑我，决不会烧了我们的。不要紧，睡吧！”可是，火势越来越大了，邻居的房子已经起了火，方才慢慢地拿起救火机去救火。这时火焰冲天，人已烧死了大半，自己的房子着了，老少妻子也无法逃脱，自身性命不保，如何能救得这火！倘若西门起火的时候，东门的人也都打起伙来，一面驱逐“抱薪助势”的坏蛋，一面用最利的救火机去救火，不是很易扑灭的吗？还能烧了满城，还能烧了自己吗？

现在，我国的大火灾（敌人的侵略），早已烧尽了东北四省，正燃着河北，察哈尔，……我们的“不肖子孙”，一面惨杀救火的同胞，一面积薪添油，生风助威，来加速烧尽中华民国！诸位父老！河北是我们的邻居，业经被烧大半了。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早已望着了火[焰]，闻着了腥气，我们还能安睡，还忍安睡吗？还能说“远着哩，不要紧，睡吧！”的话吗？我们的

大祸要来临了，学生的喊叫，就是高呼救火的人，我们希望人人
大声疾呼：“快来共同扑灭这冲天漫地的火〔焰〕，铲除妨害救
火，生风助势的汉奸！”

这时，我们的喉咙喊嘶了，眼眶里满积着泪球。听众们个个
紧绷面孔，咬着牙关，握着拳头，态度严肃起来，似乎有些感
动，由感动而表示出动怒的模样。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民，谁都不怕，只要能齐
心！”

“八月十五杀鞑子，不约而同，谁不知我们的厉害！”

“官家只要教〔叫〕老百姓与他打，谁不肯！”

“无论官不官，官服民不服，大家打起来和他拼。”

从群众中迸出这几句论调，我们得了不少的安慰，同时又向
他们说：

“望大家回去逢人便讲，大家打起来和敌人拼啊。”

说完，我们就转向别处，再来集合听众，作第二次的讲演。
接续讲了十余处，抬头看见太阳偏西，才想到回校用午餐。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5日）

他是疯了

庚 僧

自从北平学生掀起了翻天大浪的救亡运动以后，各地学生如触电似地群起响应。寂静得如死水一样的汴城，也惊起了滔天巨波。先是请愿，后来，大家知道这次大事变决不是请愿所能有效的，又一致的示威宣传，想在沙漠中种下各种荆棘的种子，等暴风雨来到，或者也许能生出不少的有刺的毒花来。这种毒花，不但能刺醒睡着的同胞们，说不定也将强暴者的铁蹄刺得流血，将侵略者无厌的心刺得破裂！！大家都是紧张的工作着，这里面的华永，更格外地加油，更努力地做他认为最伟大最光荣的救国运动。

车站上拥挤着一万多的理智动物，火车上插着各式各样的招魂旗。华永心里在微笑，在很恬静的状态下，梦想着未来的光明。他以为赴京虽是办不到，这种齐一的步趋，这种无上的精神，总可把古老的汴城，扭转到少壮的时代，把失去的汉族民魂唤了回来。大风有意的怒号着，雪片翩翩地飞舞着，也不知是威吓这堆热血沸腾的群众，也不知是帮助他们以冲锋的勇气。这时的华永异常兴奋，在这零下数度的冰天雪地里，仍感到全身热力向四外放射，放射出无数的光辉！他祷告风婆雪神，更施出神威！刮净了世间黑灰，盖遍了大地的污迹。并且更明白地显现出车站中的大无畏的正气，好惊醒这昏迷久睡的雄狮。

继续几夜几天的坚持，大家都在讨论着大员的到来。华永感到方向是转错了，但也只好同他人一样地等着。果然，大员专车

到忤了，态度是那么的同情诚恳，措词是那么的圆滑好听，而内容是些什么呢？华永有些异样了，虽然大街上有不少的宣传队，他在向民众讲演时，觉得孤独了，觉得力量渺小了！听众问他为何不同敌人大拼一场。他说我们是准备着，但也要等政府预备妥。他说这违心话时，更感到欺哄民众的惨痛，因为他本不相信预备的。他知道预备，敌人是比我们快，跑在我们前面，哪还允我们等待？他在一天奔跑得疲倦回校时，好发些激烈的演词，又好独自无声的沉思，精神病的头衔，很自然地给他加上。

新年到处在奖赏，平津屠杀学生的得力军警，也得到了各种肉和菜的颁赐。敌人更在海的另一边，大宴侵我有功的将士。南海之滨也在抄袭着平津的把戏，雷厉风行地举行戒严，刀枪齐施地残杀爱国青年。应城的警察，也想学大人们，居然也打伤了几个热烈作救国的运动的学生……这种种消息，已经把华永搅乱得食不饱睡不安，精神病更加厉害，又陡的放了假，各人匆忙的返家。有些人在忙碌着筹备选代表赴京听训，救国运动就此似已告了结束。更刺伤了他被人称为精神病的脑筋。他整天讲救国应该有常久的奋斗，不应在未达到最终目的前，便自满足而甘休，常疯狂般地大叫大呼，大家应一致地促成战争，然而他已由精神病又被称为疯狂了，谁又听他的苦诉与高呼？！

华永自己也承认疯狂了，见人便说战争是救国的唯一途径，任何求饶的和平的媚词谄语都是甘心作奴婢的人们才能说出口的。他愿国人学德国的狂妄，不顾一切地撕去枷锁！他愿国人如黑人的疯狂，男女老少齐赴沙场！他更愿国人牺牲数千万的生命，去击碎敌人的大亚洲主义的迷梦！他更想以二万万方里上的一切，去填平无底的怒涛正盛的太平洋，好让黄炎子孙在上驰骋，这种狂大的愿望，仅得到一个“真的疯了”的好评。

有些人在叹气，华永尚不失为有热血的青年，可惜他是疯了！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一 封 信

朋友们：

我很惭愧！近来不常告诉你们故都为民族求生存的青年学生们的消息。这不但使渴望着知道许多兴奋事情的朋友们着急，恐怕正在受着苛待的战士们，尤其感到压迫得窒息难忍。现在让我将平津各校爱国的学生，月来遭受的无理压迫与残酷待遇，作一个简单的报告吧！

谁都不能否认，在去年十二月九日平津青年们发动出来的救亡爱国运动，不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危机关头而发出来的自救的呼声。由于“一二一六”的掀动了全国的大示威，更证明了这九万的学生们救亡意志的坚决与热诚。这不但使日本帝国主义〔震〕惊，并且还使汉奸们惧怕！于是水龙头、大刀、皮鞭、〔枪〕弹、〔监〕禁和苦刑都大运用起来，可是青年们的热血始终在沸腾着，那一切都不足稍缓抗敌运动的前进，而且更由理论而进到实践的道上。我们看：

一月三日，平津五、六百的青年民族先锋，深入乡间二十余天，作宣传亡国惨痛的工作。这又使敌人恐惶了，汉奸们为其主子（帝国主义）的欢心，于是又加其清道夫的毒辣手段，向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施其最无耻的阴谋与残害。

最初是天津北洋同学遭受无理的残害与非法的逮捕，四、五百的军警于深夜包围学校，任意抓〔捕〕坦白爱国青年。在这种沉痛的场合下，北洋全体同学于不能忍受的激愤中，在寒冷于零下的深夜内，由梦中〔惊〕醒单衣起来〔夺〕回了他们的无故被捕的同学。血与泪的挣扎中，他们是最先受汉奸走狗们的虐待的

一群！

接着是北平河北高中的爱国同学之遭难。此外中山中学、东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也和北洋一样地遭受了检举与残害。师范大学为参加救亡而被非法逮捕的同学，到现在还不予以释放。前几天在大雪纷飞中，西郊的清华大学于深夜之际，被数百军警武装包围了！囚车布满了周围，大批的“爱国犯”便被剥去了自由。而且平常讲话较为公正一点的教授，也被拘留起来。

亡国惨祸就要临到的目前，我们还身受着奴隶的教育，还没有爱国的自由。在救亡抗敌的呼声中，便发生了师生的不和，少数的教授们不惜尽其诬害人的能事，来扑灭燃烧起来〔的〕救亡火焰。于是平津学联便由于这样一个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的杨立奎教授毁灭了，并且他还在敌人有系统的阴谋惨害指导下，兴起空前的“爱国犯大狱”来！可是故都青年学生们的血已被爱国的火燃烧起来，无论什么也不能扑灭它！他们早已忘记了个人的利害，不惜牺牲自己为求整个民族生存与解放。显然的，他们是在那里再接再厉地与恶势力搏战。

希望各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英勇地起来！共同与一切恶势力抗。

劲寄自故都

（载《救国先锋》1936年4月1日）

一种伟大的力

——为开封学生运动而作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

幼 若

看，一支火箭，划破长空，
嗖嗖地，作着有声的飞行！

遍地燃起了狼烟，

——满天通红！

眼中冒火三尺，
愤怒钻入每人的毛孔！

一阵警钟，
夹着急急的哨鸣！

后操场上集合了

七百精灵。

愤怒的心，

紧张的面孔，

眼中爆出火星，

天空嵌着几个冷的鬼眼，

闪闪！

淡淡的月光，给剪下

一排排瘦长的黑影。

巍巍的校门，吐出了
一条黑龙，
连珠般地，它发出
炸弹的吼声，
这吼声果然神奇非凡，
立刻唤起了全市的青年。
手牵着手，心贴近心，
一万个人，共戴着一个灵魂！
黑压压地，
围在省府门前，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我们才作这次大请愿！
得到的答复，倒还圆满，
“大家的精神很可佩服，
在最近，一定给中央
传达大家的意见，”
(临去还丢下一个笑脸！)
真诚，坦白是青年的心，
我们那知其中的阴险！
于是带着感激，
回到了天天居住的校园。
一天、二天……
消息不见。
为了目的没有达到，
我们又来了二次的请愿。
街中密布着
军警的铁网，
他们骄傲地，

拿着警棍，
光晃晃，还有带刺刀的枪！
但那只能使人眼红，
 那能压着我们的勇气。
我们不怕死
何得以死相惧！
冲过了重重的警网，
 我们达到了目的地。
丝毫没有动摇，
 我们的意志，
虽然我们受伤了一员战士！

这次，他们的答复
 大大地改变，
(前次的语言，一半飞上了天！)
“你们应该好好地读书，
不该这样的混乱，
军事、外交，中央有一定的方案，
 秘而不宣”。
当然，这答复我们不心甘！
三万只眼瞪着一个脸！
摆一摆身，
那黑龙进入了车站。
车厢内，铁道旁，月台上……
站满了男女青年一万三千！

我们象发了疯，
整整一天脚不曾停，

从星光隐去，到星光再现，
我们只啃了二个冷硬的馒头，
喝了半碗冰凉的稀饭！

老天一定瞎了眼，
飘了雪花满天，
身子象跌入了冰窟，
万里春风越过了山海关！

在车站，这样地过了四夜四天，
中央飘来了一位大员，
他说：“中央已有了准备，
不久要将失地收还，
大家报国的机会尽多，
何必拘于眼前”

这样，这样……

就算是结果园满，
我们就应该放下了责任，
卸下了重担？

不！不！

这不过是民族救亡的序幕，
将来，我们还要揭开
更大的场面！

（选自《一九三七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请 愿

菽 原

(一九三七年三月)

诗 序

带毒刺的朔风，
呼哄……呼哄……
自东北
转向南方吹！

眼看暴风就要吹毁了大地，
浮云却还假装着镇定！
板着面孔说向地上的小草，
你们镇静呀，镇静！镇静！

镇定，镇定，
狂风越了长城！
蜂拥，蜂拥，
狂风毁了察东！
一边退，
一边进，
风须已经伸到了华中！

(一)

这一天黎明，
轻雾弥漫着长空；
一阵阵铃声，在操场
聚集了一群矇矇的黑影。

他们都是穿着短装，
他们严肃整齐似将出征！
脚步混乱中一人登上了高台，
可是他们都看不见他的面孔。

“啊，诸位，中国现在……已到……”
台上那个青年哽住了喉咙，
“吸吸吸”接着一片凄凉的呜咽。
朦胧盖着哭声，哭声倦着北风……

都市的早晨充满了荒凉凄情，
惨白的马路好象一条冻冰。
北风挟着履声狂摇着街树！
黄沙抱着枯叶飞转于太空。

一身黑衣鬼头鬼脑的
那些十字街头的路警，
对着这一队匆忙的学生
闪着只莫明其妙的眼睛！

这一群不知疲倦的青年，

点着了全城的学生！
他们都是怒火熊熊，
在这冷清的街上游行。

虽然有警察和军队的层层拦阻，
但是怎个消灭他们爱国的热诚！
他们不怕刀，不怕枪，
更何惧那水龙！

他们好象一江怒涛，
注贯于这苍老的古城！
浩浩涌涌，浩浩涌涌，
激荡着不平，奋怒、热诚……

他们传单的飞散，
犹如秋树枯叶的飘零！
他们的呼声如雷，
要想唤醒同胞冲出囚笼！

人行道上，
看人塞住了交通，
都同样鼓荡着：
惊讶，
奋怒，
嘲讽……
……

(二)

他们不停地流，

他们不停地流，
他们在省政府门前，
积成个滔滔的水潭！

他们警告并且恳求，
那前面失了知觉的岩石，
叫他鼓着勇气抵御那北风，
不使这一朵灿烂的中华摧残，坠地……

他们说他们有的是勇气，
他们说他们有的是热诚；
他们说只要你肯下一个命令，
一身是胆的我们情愿攻打前锋！

那顽固的岩石不作答应，
高傲地向下吹了一股腥风！
“国事不应过问！你们这些学生！
最要紧的还是用功！用功！用功！”

这一句文饰的“用功”，
燃着了他们的怒火！
用头颅“碰喳！碰喳！”地击那岩石发声！
无奈那岩石更加不睬，
因为有泰山（？）在做后台！

他们没有满足他们的希望，
便去找那泰岱叫他抵抗，
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

把无限的快乐，
归还给主席，科长！

(三)

天空没有皎洁的明月和闪烁的亮星，
天上有的是黑暗，地上有的是北风，
老天凄凄地在上洒着泪珠，
泪珠被寒冷铸成了洁白的泪冰。

雪神孱弱地在半空飘零，
狂风呼呼地各处杀凌！
有的流泪，有的同情，
对着那些车站的学生！

他们照亮那荒凉的车站
用他们的心灯！
他们抵御那刺骨的朔风
用他们的热诚！
他们为的是去找那泰岱的主峰，
保护那灿烂的中华不使它凋零！

谁说那沿路的铁牛不听调动？
它现在服首贴耳地听从它的主人，
主人不叫他驮去这些请愿的学生，
为的怕他们在路途受冷（？）（好个苦心！）
所以才不惜把他们，
交给那冬天的北风！

他们有的爬在车上，
有的在地上扎营，
他们用他们的身体，
筑成了一座肉城！

目光炯炯地跑来了一个铁牛，
要想冲过，它哞哞地叫着吼声！
他们立刻拆了他们的肉城，
在铁轨上学起那王祥卧冰！

达不到目的不如身毁骨碎，
哭声动地犹如那荒野鸿鸣！
老天在上头悲悲凄凄地泪零！
大地在下面威威切切地呜咽！
谁说那铁兽无情，
它也感动于那悲壮的哭声！

全城的老幼多来安慰，
各以他们的钱、食相赠；
这般热心的青年
看见了这些父老，
不由地心痛如绞，
鼻酸涕零，
泪流如涌！……
尤其是当那些天真的小学学生
举着他们的小手，
喊着：“祝你们奋斗到底！
祝你们请愿成功！”……

尾 声

结果把热诚强推入“捣乱”的深坑，
将救亡的工作硬披上个罪名！
白雪霏霏地弥漫了大地，
长城哀哀在痛哭着华中……

……

（选自《一九三七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催 征 曲

刘微忱

塞外的黄沙已被鲜血湿透！
万里的山河已任敌人占有！
兄弟们，在那高阜草丛下的骷髅！
哪一堆不是我们的血和肉？！
哪一堆不是我们的足和手？！
是谁的飞机在我们头上追逐？
是谁的坦克在我们眼前奔骤？
我们难道生来就是被践踏的囚虏？
枪刀在颈上也就不许有一声怒吼！
看啊！那一颗颗惨死的头颅，
已向我们张开着期望复仇的口！
兄弟们！天纵然长，地纵然久，
我们痛心！我们疾首！
这惨酷的耻辱，我们怎能忍受！
起来吧！被践踏被压迫的朋友！
结紧我们的心，掣紧我们的肘，
驱走敌人，驱走敌人的走狗！
鲜血会渲染回来我们的版图。
死！为民族生存争取最后的自由！
生！在决死前且饮杯胜利的血酒。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5日）

悲 歌

刘徽忱

拔剑倚柱朔风起，
读书万卷何为耳？
千里河山一夜亡，
无人与国同生死！
养兵百万戍疆场，
抛戈背敌师南指。
懦弱无能倚国联，
空文一纸岂能全！
途穷贯使偷安计，
半壁膏腴任宰完！
着眼青天白日旗，
吾民孤苦有谁依？
沪淞烽火连三月，
第一雄关痛不归！
长城已牧胡儿马，
冀察边声又报危！
极目中华顿可怜，
不堪回首话从前！
求成竟割全台地，
酬款翻搜九府钱！
自此海防难设备，

强邻肆虐寇我边，
仓冥无计挽浩劫，
四万万人尚酣斲！
正是飘摇国难中，
无端倭贼寇山东，
明湖惨积千堆血，
交涉牵连尚未终！
迴思至此肝肠裂，
民非民兮国非国！
沙场几个是男儿？
肯为神州争气节。
仰天长啸气如虹，
挽弓欲射胡天月！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请你……

陈楚良

看啊！太平洋中的恶魔，张牙舞爪向大陆奔腾，占据了通州，又跑到北平。

听啊！东四省同胞呻吟的哀音，华北民众求救的呼声，哀声呼音一阵阵地打碎了我的心旌。

酣睡的人们哟！醒！醒！醒……

你，深居边塞的执政者啊！请速抱定守土的决心，不要再让那锦绣的山河分裂，陆沉！须知这才是守土边将的责任。

你，披坚执锐的战士啊！请不要在那文化城里，再演那残杀同胞的惨剧，转换你们的枪头吧，瞄准那矮的敌人。

你，贪官慕禄的汉奸啊！昙花一现的荣誉，值不得追求和留恋，须知将来历史上的荣辱，全在你们当前的一念。

你，高卧象牙塔中的文人啊！世界毕竟不是象你们吟咏那般的美丽，充满人间的弱者的悲哀，正待你们去记载与描绘。

你，沈〔沉〕醉花街柳巷中的放荡者啊！请不要再迷恋那少女的红唇，须抖擞起你勇猛的精神，燃烧起你爱国的热心。

你，穿红着绿的摩登少女啊！请不要再涂脂抹粉，漫歌升平，亡国的大难，已迫于我们的眉际，知否？你蔷薇梦中的佳人？

你，一切亲爱的人们哟！和平的帙卷已在强者的手中撕毁，赶快的起来荷枪实弹，前进，前进。

前进啊！前进啊！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争生存！

（载《救国先锋》1935年1月15日）

狂 歌

殺武

狐人穷凶！
狮醒怒号！
东亚的和平，
只有诉诸枪炮！
海涌波涛，
山崩咆哮！
太平洋上，
战之神在微笑。
看！
胜败属谁？
黄帝的子孙，
正要发挥——
发挥威武的精神，
不准在屈服求饶，
求饶便是不肖，
前进吧，前进吧，
莫教战之神讥消。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5日）

爱国的健儿

赵献仗

四周的环境一天天的紧逼，
朋友们，那容我们徬徨迟疑，
祖国五千年光荣的历史，
复兴的责任我们应当担起，
青年是民族国家的元气，
齐心的举动能生出伟大的力量。
准备着大难的来临，
我们要沉着的应敌。
有的是刚毅的勇气，
有的是共同的努力，
怕什么炮火连天，
怕什么肝脑涂地。
同胞们，我们要如兄如弟，
更要埋着头儿来互相鼓励，
不屈不挠的去收复失地，
那才是爱国健儿的伟大志气。

（载《救国先锋》1936年元月8日）

前 锋

徐冷冰

听，战鼓已经响彻了大地，
看，战神已经笼罩了四野，
敌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们的胸前，
我们还想求饶吗？
敌人的利刃已经刺进了我们的腹心！
我们还想苟安吗？
我们用不着迟疑犹豫，
我们用不着长吁短叹，
我们用不着痛哭流涕。
积雪虽能够浸透了我们的征衣，
寒风却吹不冻我们的热血。
我们的目的，救国、救国，
我们的武器，热血、热血，
我们的精神，贯彻、贯彻！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前 进 曲

(一九三六年一月)

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

咚！咚！咚！

战鼓在继续不断地响，
我们再也不能安居家乡！
大家荷起刀枪，齐赴战场。

冲！冲！冲！

冲锋的号声来自我们的先锋！
挺起心胸，冲破壁垒重重！
不挫强敌，誓不偷生！

我们为的是：

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光荣！

我们要的是：

铁血交织着的民族斗争！

让我们高呼：

最后的胜利，在我们的把握中！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朋友，相信我们的力量

幼 若

朋友，

我们是一座火山，

我们是一颗炸弹。

我们胸中蕴藏着十吨炸药，

我们口中喷出千尺烈焰。

我们一脚能踢翻了泰山，

我们抓住黄河，使它向西倒灌。

我们要睁大一双亮眼，一眼看到天边！

我们要紧握时代的扭环，使它来翻一个

转！

我们要用这伟大的力量，把中国，

造成理想的乐园。

我们要高举民族的火炬，使它把全国照

遍！

朋友，我们联紧手臂似铁，

记着，我们站在民族斗争的最前线！

（选自《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献 辞

腾 梅

进化之轮在加大速度的旋转，
“过去”已被遗弃在九霄外的云天。
朋友，请看啊！
那反动者的歼灭，
怯懦的哀怜，
意志薄弱者的落伍，
思想矛盾者的盘桓。
只有我们这伙儿呀！革命青年
是永站在国防的第一线。
而今后呀！更望你认清楚你的负担，
准备着你高尚的勇敢，
去参加历史的盛筵！

实在的，光阴似箭，
我们的毕业瞬在目前。
别了！我没有更好的临别赠言，
惟望你永抱着这壮烈的信念：
——“倭寇肥肉战士餐！”

（选自《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钱行小礼物

橡 皮

别了！朋友。
三年来欢欢喜喜的生活，
此后不再相见了。
但是，分离是必然的现象，
你们不要因此而悲伤。
社会虽然是黑暗的，
前途自有光明之使者向你们招手。
幸福之花开遍了满园，
荆棘之门必须你们动手去开。
前进呀！朋友！莫要回头。

劳动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你们不要轻视人类的苦力。
民族的解放必须由民族自力来完成，
中国的命运也必须决定于中国自身。
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不是为民族特权而斗争，
乃是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和抵抗一切侵略
的斗争。
朋友！爱国家，爱社会是你们的天职。

一切斗争的胜利都归于最后的努力者，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斗争的过程中——
要有宗教家的热情，
要有科学家的头脑，
要有革命家的行动，
要有英雄家的气魄。

将来的幸福是最大的幸福，
社会的幸福是最大的幸福，
记住！一九三六年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
别了！朋友，祝你们前途胜利。

（选自《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自 志

易立藏

神州莽莽气如烟，
愧守寒窗十二年。
投笔有心空自许，
请缨无路奈何天！
人归塞北传千古，
泪尽新亭入九泉。
任汝龙腾与虎跃，
能看秋月几回圆。

（选自《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念我故国沉沦

李继述

东半壁山河易色，
铁骑纵横。
叹什么马齿徒增，
美人迟暮！
心肝俱碎，
慷慨激昂。
宜早乘浪破风，
击中流之楫。
好壮士男儿，
切莫负此平生志气了。

（选自《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毕业同学纪念册》）

刺痛了我们的 心

白 霞

人类的历史整部便是战争，
公理是存在于胜否的争衡，
我们都有着铁一般的头颅，
但这头颅啊，不能屈服于敌人。

来呀，跑上前去啊，
兄弟们，将我们的枪炮瞄准敌人！
我们要在那儿去痛饮，
在那凶恶的倭贼的东瀛。

我们同胞流出的红血殷殷，
殷殷的红血啊，刺痛了我们的 心；
殷殷的红血啊，使我们永远记省——
记取着那凶暴的啊，凶暴的敌人！
我们同胞的尸体累累在横陈，
累累的尸体啊，刺痛了我们的 心；
累累的尸体啊，更使我们惊醒——

杀上前去吧，在敌人面前决不要留情！
战士们，举起我们的战旗前进，
战士们，吹出我们的战号前奔，
我们要用自身鲜红的热血，
洗尽中华民族一切的污痕！

（《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战 歌

少 松

听！锣鼓在鸣雷般震天价响，
看！炮火在闪电般明，
啊！号角的喊叫，
也自在鼓勇！

喂！兄弟们，
背起枪，佩起刀，挺起胸膛，
踏上征程！
冲上去，冲上去！

来，让我们的头颅权作炮弹，
抛过去，把敌人的战壕填平；
来，让我们的血权作洪水，
流过去，把黄海染红。

看啊！烟雾弥漫了天空，
地面上，一切都变成了迷迷糊糊〔蒙蒙〕，
只看见：
刀光和血花交映！

喂！兄弟们，
贡献出血和肉，

贡献出热和力，
啊！只有血和肉，
只有血和肉才可换取兄弟们的生命，
只有热和力才可换取中华民族的魂灵！
一九三六、一，于内黄一乡校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12日）

前 线 去

杨乃燧

快快儿涌上前线去吧！
祖国的男女健儿群众。
勇敢的战士们，犹豫什么？
光明在前面向你们招手！
屈服惯了的奴隶们胆怯什么？
想摆脱这桎梏的铁链吗？
也就在这刹那的时候！

看啊！血色的太阳旗，
已飘扬在北平的城头！
听啊！那凶残兽兵吼叫的声音，
已震破了我们的耳聾！
它马上就会杀死你的妻儿，
杀死你的父母！

杀上前线去，同胞们！
勇敢点，莫气馁！
最后的胜利，定在我们的手里。
将他——倭寇——殷殷的污血，
灌溉我们的田地。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写于惠家胡同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杀！杀 向 前 去 ！！！！

剑 御

谁说一九三六年是可怕的年头？——
纵使敌人已预备好了飞机、枪炮、子弹，
战云密布，准备着和我们开战！
然而我们不要心惊，我们不要胆寒！
我们有沸水一般的热血，
我们有赤红色的心肝。
你听！战鼓在响，
你听！战号在鸣。
那怕血染江河，
那怕肝脑涂地。
同胞们，大家一齐起来！
杀！杀向前去！

（载《救国先锋》1936年1月22日）

献给大众的歌词

凌天柱

矮奴野心大如天，
得寸进尺称[逞]野蛮。
琉球台湾澎湖岛，
一并割据不复还。
民四欧战日更残，
迫德勒让胶州湾；
二十一条伤心事，
旅顺大连租期延。
同胞莫忘十四年，
五月三十这一天，
枪杀同胞顾正红，
开枪射击我青年。
誓师北伐除国奸，
日军无故启衅端，
惨杀官吏蔡公时，
不堪回首五月三。
中华民国二十年，
韩人肇事万宝山，
矮奴挑拨加摧残，
侨胞血肉染朝鲜。

沈阳长春继被占，
生命财产损失完；
大好河山皆变色，
东北半壁丧主权。
今日华北又捣乱，
与我仇恨不共天；
热血青年同胞们，
这笔总帐快点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于农学院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26日）

抗日救国成功 (话剧)

毅 武

《救国先锋》编者志：此剧于本月二日由本团宣传队在边村民众大会中化装演出，因系临时借用戏台，故一切布景全无。可是数千观众，却感动异常，呼喊打倒日本之声音，高入霄汉。我们除了自愧技术未臻纯熟外，益感化装宣传，效果宏大。兹特为刊出，以备热心救国宣传者之参考。

人物：

汉奸——殷汝耕
日人——乌龟王八郎
朝鲜人——金复国
东北人——刘忠华
学生代表
农人代表
工人代表
商人代表
妇女代表
军人领袖
大众

时间：

在殷逆汝耕宣布伪组织以后的不久。

地点：

距伪组织不远的某埠，是汉奸、浪人出没的场所，同时也是抗日救国的最前线。

野景：

埠外山麓。一个小狐狸在捉弄着一个威震群兽的睡狮，用蹄踏着狮子的毛头，又张口用牙去咬狮子的咽喉。睡狮一气不响，狐狸认定这是一块肥肉，要细嚼烂咽地吃下去。出现于遥远的山坡上，很少有人看见。

幕开：

（是殷汝耕召开的市民大会，煽惑大家参加伪组织。此时朝鲜革命党人金复国、东北义士刘忠华以及各界的代表都参〔掺〕入大众内，立在台下，准备着乘机而动。）

汉奸：

今天，我请了一位日本老爷来和大家讲话，他的名子叫乌龟王八郎。他为人真好，不但他个人是如此，许多的日本老爷都是如此。我就是个实例，我如果不是日本老爷帮忙，作靠山，我哪里能够当得上冀东自治区的委员长？更哪有力量敢截扣路款盐税？发这样一笔大财！反正人生还不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讲什么史册留名，死后谁还知道？请你们现在都来归并我们自治区以内，靠着日本老爷过活。保许没有土匪的扰害和苛捐杂税的刮削。你们一定会安居乐业。好话不用多说，现在就请日本老爷乌龟王八郎来给我们训话。（日人向前说日语，汉奸作翻译）

日人：

诸位，追溯历史，我们都是同种的人们，关系非常密切。现在我们应当互助，亲善，提携。大日本帝国早就有这种主张，同时也在积极地努力以求实现。第一步我们要和朝鲜、台湾联合起来，第二步要和满州取得切实的合作，这两步都算实现了。第三步要和整个的贵国打成一片，不过这一步就比较困难，因为你们

贵国大众多不明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真意，进行也就不易。但是我们决不灰心，我们预备把第三步分区完成，把华北的鲁、晋、绥、冀、察等省组织一特别区，中日切实合作，进行日化教育。河南及沿海五省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江苏，以及长江流域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划作“中日友谊区”或“亲善区”。西北诸省如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应中日共同组织“绥靖区”，军队由我们指挥，一同剿共。至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我们大日本帝国暂认为是你们中央政府的势力范围，惟对日仍需表示十分诚意，听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意志。大致的计划是这样，如果能多得些象殷汝耕这样明理的奴才赞助，我们的进行也就迅速得多了。希望你们来赶快的参加察东自治区。把这个自治区扩大为五省三市，先完成这第三步中的特别组织工作。（在日人话未及说完的时候，朝鲜人已由台下登台了）

朝鲜人：

大中华民国的父老兄弟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听日人乌龟王八郎那一套话。他所谓“联合”、“亲善”、“提携”是亡国灭种的符咒。我们是亲身尝过的了。在日俄战后，我们朝鲜〔成〕了他们的保护国，合作、亲善、提携，才讲到一九一〇年，就把我们并吞了。灭了我们的国家，把我们朝鲜人看作牛马奴隶。他又恐怕我们反抗，搜没我们所有的兵器，十家之中只许公用一把切菜刀。它更进一步实行灭种的办法，成年人，他们任意的杀戮；小孩子，食以毒品，使之夭折。更加以无人道强迫限制，男女非到五十岁不能结婚。于是我们朝鲜人一年一年的锐减。如果这样下去，再过几十年后，世界上就没我们朝鲜人的踪迹了。我们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惨毒政策。虽然他们防备的很严，然而我们国内的人民，都要一致起来反抗。我们现在已秘密地成立了朝鲜共和国。我们誓死要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要从日本的铁蹄下，救出我们的同胞！我们唯一的希望，兄弟之邦的大中华民国的大众，不

要上了日本帝国主义所引诱的亡国道路。来！来和我们携手，打倒我们目前的共同敌人！（朝鲜革命党金复国话刚一停，东北义士刘忠华已出现在台上向大众说话了）

东北人：

亲爱的同胞们！我想不到会有和关内同胞见面的今天。我是从虎口，从火坑逃出来的人。所谓虎口、火坑，正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东北四省，自九一八以后，相继的被敌人强占了，居住那里的同胞，度着和朝鲜同志所报告的一样非人生活。敌人强迫我们说日语，学日文。谁说中国话，就割谁的舌头；写中国字，就要切手，说一句中华民国，就被砍头。所以现在我们生出的三岁小孩子（汉族的子孙）就也不会说汉语，识汉文了，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中华民族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存在。成年人一般不甘压迫的勇士，奋而组织义勇军，到处袭击日本的军队。义军跑到某个村庄，某村庄便□了！〔义军走后，必遭日军的〕大劫，不是用开花炮把村庄轰成一片焦土，就是来一个全村杀尽！东北的村庄遭同样惨害的，不知有几千几百！这就是日本所说的联合，也是汉奸所称道的剿匪。如此下去，我们东北的同胞不久就会被日本人杀尽！亲爱的同胞，你们还能视若无睹吗？你们还能听若罔闻吗？还忍心和敌人谈提携、亲善吗？（刘忠华用手拿出袋中手巾拭泪，大众发出长嘘）亲爱的同胞们！东北受难的同胞在向你们呼喊，呼喊请你们联合起来抗日。受难的同胞在向你们招手，招手向你们求救。自由的同胞，你们千万不要再听敌人和汉奸口中说出的亲善、提携，你们要赶紧联合起来，出师抗敌。那边现在尚有一部分实力在潜伏着，准备内应，不然，将来这一部分抗敌义军会被敌人消灭的。

日人：

（摇着头）他们这些亡国奴，还想反抗的！

汉奸：

（敲着日人的脸）不管他。（向着东北人）瞎叫！（猛的，一学生已由大众中跃上讲台）

学生：

各位同胞！各位同志！殷逆假自治之名（手指殷汝耕），认贼作父，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是汉奸！这位日人乌龟王八郎（手指日人）所说的大联合，正是他们帝国主义一贯的大陆政策，我们早就明白。他们是在积极地进行着，第一步亡朝鲜夺台湾。第二步强占我们的东北，现在已经都实现了。第三步就是要吞并我们整个的大中华民国！无论他鼓动什么自治区，什么亲善区，无论他讲什么互助、提携，那都是灭亡我们的法术，我们誓死不能承认！我们认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生路，唯有不屈不挠的抗敌自卫战争！我们大家要自己联合起来，实行对敌作战！我们对朝鲜同志的抗敌精神，表示十分的同情和钦佩！对东北受难的同胞，致无限的哀悼与惭愧！我们未亡的同胞，大家要立刻联合起来，去援救东北受难的同胞，协助朝鲜的革命，共同去打倒我们的敌人！

日人：

（用目瞪一瞪汉奸）

汉奸：

（汉奸转过脸来对学生示威）安心读书！再要胡闹便是反动！反动应该枪杀！（汉奸话未落音，各界代表陆续跳上讲台）

农界代表：

大家所讲的话，我们农人都明白了。总之乌龟王八蛋的日本鬼子，迟早想亡我们的国家，住我们的房屋，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如果再沉默下去，不久的将来会和东北同胞受同样的惨痛！可恨的是，现在贼入堂奥，我们平日纳税完粮所养的一般保国卫民的军人哪里去了？现在只看到敌人的气焰日张，汉奸乘机活动，

平日所养的军人，难道他们只会吸膏吮血吗？如果真是这样，军人们看着我们的土地一块一块地被人宰割，大众一批一批的被人屠杀，而自甘屈服求存，那么我们决意一致地断绝他的给养，自动的起来和敌人拼命。老实说，我们现在再也不能安心耕种了，除非是为了战争！

工界代表：

我们工人，日夜不息地工作，为的是我们国家的前程，求的是祖国兴盛，料不到近年来的国运会坏到这步田地！半壁江山沦亡，敌人还在不住地进展。我们制造出来的枪炮子弹，没人敢向敌人射击，我们还制造这些废物作什么？我们有强健的身体，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我们现在要自动拿着我们的炸弹，到战场上向敌人掷去！不然，除非有人代为向敌人射击。

商界代表：

各界同胞，我们现在受到敌人的威胁，再也不能容忍了，无无论政府怎样的和敌人谈“亲善”谈“经济提携”，我们是再也不能奉命了。敌人是工业国家，市场就在我国。我们现在要自动起来，向敌人经济绝交。我代表全国商人，敢向各界大众面前启[起]誓：自今以后再不贩卖日货。如违犯誓言，便是汉奸。我们商人相信，就这一种办法，足致敌人的死命。

妇女界代表：

我们妇女占四万万同胞的半数，国难严重如此，救国决不甘人后！刚才听到各界同胞激昂愤厉的言词，我们非常的钦佩！我们虽然是妇女，抗敌早具决心！愿荷枪实弹以赴疆场，也愿作英勇受伤的战士们的看护！

军人领袖：

各位同胞！各位同志！今天我们得悉各界同胞抗敌的意志，和各位同志的杀敌决心，我们十万分地欢喜与钦佩！我敢代表军人解释过去的一切，所以不敢声言抗敌的原因，怕的是各界同胞不

能齐心。现在聆悉了各界的意志，无疑地是奉到了全民族的抗敌命令。今后我们军人只有奉全民族的命令，做民族自卫的斗争，完成我们军人的天职！

大众：

欢迎！欢迎！（一阵雷鸣的掌声从台下直入云霄）
军人领袖：

农界同胞责问我们是对的。我们非常的惭愧，守土卫民是我们的责任。工界同胞的非难，我们也十分的接受。今后我们的枪口向外射击。希望你们为战争而能更加努力的生产！学界的见解尤为真确，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唯有用铁与血来卫护。商界同胞的主张和办法非常有力，如果能严格的执行，胜助我们十万精兵！在作战的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妇女的帮助！朝鲜的同志，来，来，我们握起手来（军人领袖向朝鲜革命党人金复国实行握手）。东北同胞来作我们的响导。统一我们的意志，整齐我们的步伐，集中我们的力量，杀向前去！驱逐敌人出境！！

日人：

（惊慌）殷……你说中国人好对付，现在……

汉奸：

（胆寒）啊……危险……不得了……

军人领袖：

（指挥全体民众）大家联合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唱起我们的歌，前进！

大众：

拥护！赞成！（高叫着）

军人领袖：

一、二、三！（高声喊）

大众：

（齐唱）打倒日本，（大众同时挥拳打日人，日人惊慌失

措) 打倒日本! (再打) 除汉奸 (大众同时挥拳打汉奸殷汝耕, 殷逆磕头求饶。) ! 除汉奸 (再打), 大家联合起来, 大家联合起来, 齐奋斗! 齐奋斗! (二段) 打倒日本, 打倒日本 (大众向前复打日人, 日人被打死, 倒卧地上), 除汉奸, 除汉奸 (大众复打汉奸, 汉奸亦被打死, 仰卧地上)! 抗日救国成功! 抗日救国成功! 齐欢唱! 齐欢唱!

(歌声悠扬中, 幕下)

一九三六年二月写于河大

(载《救国先锋》1936年2月12日)



开封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实

刘惟成

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北风凛冽中传到开封的时候，这个古城中的青年学生，一方面看到华北的垂危；又感到中国的政治竟是这样黑暗，的确再也不能宁静下去，每天报纸一来，已不象从前那样淡漠，而是在抢着看华北方面的消息报导，在宿舍里和课堂上或在散步时，到处都在谈论，真是血在沸腾，心在剧跳，有许多人简直梦寐不安。被鞭打的虽是北平爱国青年的身体，但也在鞭打着开封青年学生的心。

怎样才能把热情化为力量，去支援北平学生这一伟大的爱国行动呢？很多人在为这个问题而苦恼焦虑。因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河南最蛮横，蒋介石的忠实奴仆刘峙统治河南已达五年之久，开封除了少数规模小的私立初中外，其他主要的公私立中等学校，都在CC派和蓝衣社直接控制之下。各校校长不是CC系统就是蓝衣社系统。所谓训育主任和军事教官，更是两个系统在各校中半公开的代理人。他们怀疑到谁对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有所不满，谁就被视为左倾亲共，轻则开除，重则逮捕，一贯不准学生有任何的结社活动，各校都没有学生自治会，市学生联合会当然更不会有。在这种情况下，在学校里搞爱国的组织和活动，是困难的，如不组织并行动起来，如何去支援北平学生？又如何发挥开封学生的力量呢？在各学校中的反动家伙的严密监视下，纵有三、五个人联系在一起，挺身而出，又能起多大作用？再就当时各校的情况来说，具有一般救亡热忱，而

又同情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固然是大多数，可是在反动势力长期压制之下，其中还有不少怕惹祸遭灾。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读书就是救国”，游行请愿，无补于国事。但不论怎样，这时人们会感到开封是将要发生爱国请愿运动的，可是还处于密云欲雨的状况，而只要一阵疾风和一个划破云层的惊雷，暴风雨就会到来。青年人多么渴望着听到一声响雷啊！

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也有所感觉，且在预防事件的发生。全国各大城市支援一二九运动的请愿与游行正在进入高潮。反动派知道要把学生的爱国热情压制下去是不可能的。同时一味的压也不是办法，于是反动的党政头子们和各大中学校校长计议，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法，举行由官方导演的“开封市各校爱国大游行”。

记得是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那一天，开封各校学生在校长和训育主任的监护之下，都集合到龙亭后的运动场，先开会，后游行，反动派为了蒙哄青年，自己并不直接出面，硬拉了个在当时没有什么色彩的稽文甫教授出场讲话。稽在内心上是同情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自然也知道反动派硬拉他出来讲话的用心，他于是从历史上引述了东汉末和北宋末在国势垂危时太学生运动的情况和意义，最后言婉而意长地赞扬了学生运动。虽然这种讲话并不适合反动派的意图，但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会后游行中，也张贴了些标语，喊了些口号，诸如“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拥护政府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发奋图强，统一御侮”等等。为了应付场面，也有“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标语口号。游行既是官方导演的，也是反动派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企图通过这一措施来涣散开封青年学生的斗争意志，冲淡青年学生的救亡热情，更想以这个游行来熄灭开封学生真正的爱国运动。

游行以后，各校照常上课。反动派以为既让学生游行了，又

对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表示了同情和支援，学生再搞什么轨外的活动，那就是“闹事”，即使有少数人领着“雨”，也容易向一般学生“说服”，去进行阻挠。可是反动派的诡计终于蒙哄不了广大学生，多数同学也感到这种爱国游行不自由，真正的要求并未表达出来，要喊的口号也没喊出来。在当时全国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中，怎能安心上课呢？于是，开封高中的学生，在严密的酝酿和计议下，深夜中布置一个发动全城学生的爱国请愿运动。

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晚，开封高中的熄灯铃打过了，学生们按时入睡，训育人员和军事教官也在宿舍区巡视过了，校园是静悄悄的。到午夜时分，有些二、三年级的同学在黑暗中冒着严寒从寝室走了出来，陆续地集合在一个偏僻的教室内，先商量了一会，将请愿游行的组织工作和发动方式作了研究和决定，随后在昏暗的烛光下，写了些标语，经过两三个钟头的准备，才分头把各班的同学从睡梦中叫起来。因为各班都有热情而积极的同学做骨干，所以很快地就集合好了队伍，强开了学校大门，一路急行军，天还不亮，就从西城到了东城，闯进了河南大学，大声喊着“河大的同学快起来”，“老大哥同我们一起去请愿”，“支援北平同学的爱国运动”，“反对冀察自治”，“争取爱国自由”，“惩办屠杀学生的凶手宋哲元”等口号，喊声象紧急的号角一样，很多人掀开了被子就跑了出来。有人在钟塔前敲响了钟，各宿舍的人都出来了。河大集合了队伍，和开高同学接了头，两支队伍就又迅速的出了河大校门，穿大街，过小巷，先冲到北仓女中，接着到静宜女中、开封一中、开封女中、开封女师、开封一师、两河……。队伍象游龙一样，越走越长。一些偏远的学校，如黎明、艺师、尚志、明诚、中国、中州、嵩阳、建国等十几个私立中学，大队未来得及去发动，也自动闻讯而来。上午八点钟左右，全城大中学生一万多人，都集合在河南省政府门前的广场

和东西街头上，临时组成了全市学生联合会，推选了请愿代表，提出了几点要求：1、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2、惩办屠杀爱国学生的凶手宋哲元。3、停止屈辱外交，对日抗战。4、开放学生爱国运动……。

这时候，河南省政府的主席刚由刘峙换为商震，刘峙仍是绥靖主任，商震尚未就职视事，实际上河南的军政大权仍在刘峙掌握之中。这种新的请愿游行突然发生，反动派来不及防范，当一万多学生围集在门前的时候，仓促地由省政府的秘书长出来接见学生代表，他们一方面声称一定将学生的要求转述中央（南京政府），一方面劝告学生回校上课。请愿学生当然不理睬这种劝告，于是作出决议：自即日起罢课等待答复，罢课期间进行爱国宣传，如三天之内无切实回答，就全体到南京去请愿。

请愿的队伍回来以后，三十多个大中学校都开始罢课，并且立即展开了爱国宣传。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中学学生在进行街头宣传时遭到了警察的阻挠，并撕去宣传队伍的旗帜。西城各校学生群情激愤，于是有四个学校在二十六日的凌晨结队到河南大学（因市学联设在河大），要求学联进行抗议性的示威。学联研究的结果，认为次日就是答复的限期，接受四校的要求，决定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第二次的示威请愿，南京政府如无圆满答复，就全体开到车站去。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早，全市大中学校一万多人，又集合在河南省政府大门前的广场和街道上，喊着口号要求答复。那个秘书长出来对学联代表说：“中央尚无复电到来，抗日事体重大，希望大家相信政府，并体谅政府苦衷，回校复课……”在几年来被侵略的事实面前，在爱国热情激荡之下，谁会再相信这些鬼话，各校队伍中纷纷地喊着“到车站去卧轨”、“到南京去”。学联代表即大声宣布：“同学们，到车站去，到南京去”。马上万头攒动，一个巨大的洪流，向着车站奔去。

车站的月台上，空车厢里，道轨中间，到处是人流。反动派迫于当时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声势，对于公开用武力阻挠镇压是有顾虑的。于是想出两个卑鄙的办法：一个是封锁车站，禁止卖饮食的商贩到车站附近营业，使学生喝不到水，吃不到饭，企图饿散学生；一个是放出空气说，到南京去有危险，唆使城内的学生家长去寻儿找女，企图拉散请愿队伍。在寒风凛冽中奔走呼喊的学生们几乎一天没喝水吃东西了，当发觉反动派这种阴谋时，心情更是愤激，当即表示态度说：“饿我们，我们就绝食请愿！”正在商议和宣布决心的过程中，已有不少的家长进入站台，来的多半是老年人和妇女，有的是强迫子女回家，有的是哭泣哀求，被拉走的多是初中的一些同学，因而一些初中队伍已有些紊乱了。有些同学不愿回去，躲藏着不和家长见面，有的见了面却毅然说：“我不回去，没有国，家还能保得住”。这时，站台上寻的、躲的、拉的、挣的，确是扰嚷不堪。因之，各校代表来个紧急集议，车站的几个出入口由河大和开高的同学把守起来，不让拉人的家长进站。而各口都有成群的家长向里面挤，甚至还有少数的老太婆吵闹着非进去不行。既要阻拦，又要说服，把口的同学们忙得满头大汗。为了给家长们找学生见面和转送衣服物品，又把开封初中的童子军组成了服务队，只要不进来硬拉人，给家长们做什么事都可以。这样，经过几小时的“保卫战”，秩序才算逐渐地安定下来。

这一天，整天天色阴沉，入夜以后，北风更紧，使人感到好象没有穿棉衣服一样。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整天滴水未进，饥寒交迫，但爱国的热忱，战斗的激情，鼓舞着一万多青年。快到午夜了，各校组成了巡逻队轮流值班站岗，防备坏人和反动特务捣乱。这时天空开始飘雪花，大家又忙了一阵，把空车厢让给了女同学，把货车上搭的帆布撑起作帐幕，货仓里，候车棚里，都挤得满满的。有些同学把家里送来的被子拿了出来，让大家共

同暖脚，背靠背地一堆一堆地挤在一起，有的暖了一会让给别人，自己起来跳跳走走低御寒气。有的低声谈话，有的唱着歌子。总之，大家都睡不着，也不瞌睡，不觉得天就亮了。

反动派既饿不散拉不垮爱国的学生队伍，而封锁的办法又得不到许多家长、教师和社会人士的赞同。相反的，学生们在一天一夜的风雪严寒中忍饥露宿，却激起了开封居民的同情与关怀。于是反动当局不得不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午解除了对车站的封锁。接着，很多学校的教师和工炊人员，开始把饭食送到车站，很多家长也从家里送些馒头来，而首先发动慰问学生的是邮政工人、铁路工人，他们抬着点心，打着旗帜，喊着口号，到车站来慰问。这个消息一传开，带动了各工商团体、各学校、各机关、以至青年会的牧师，和由教师领着的各小学校的儿童，在二十八和二十九两天，连续不断地成群结队到了车站，由学联代表领着到各校集合处所慰问，慰问者与被慰问者相互喊着爱国的口号，拳头挥动，热泪盈眶。情景十分令人感动。

最令人感动的，是各小学校的儿童们冒着风雪来到车站，他们的脸蛋被风吹得通红，在雪花中扬起小手，喊着：“慰劳请愿的大哥哥大姐姐”，“你们请愿打日本，我们长大学你们”，“保护华北”，“保护祖国”。大哥哥大姐姐们一面笑着鼓掌欢迎，同时笑脸上流着感动的热泪。面对这些天真可爱的小天使，想到今天的河山破碎，国势垂危，有不少的人越想越心酸。为了避免哭出声来，就躲在一边。

又记得在二十九日的上午，有几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女传教士来慰问，她们走进站台，看见了请愿同学们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了两天的情景，越走越受感动，不禁一面走一面流着热泪，喃喃地禱念着：“他们是正义的，惩罚那不正义的魔鬼……。”

两天来，慰问的人群激励着请愿的人群，请愿的人群感动着慰问的人群，车站成了个热情浩荡的海洋。不愿作亡国奴的愿

望，团结了一切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们。这种宣传鼓动的力量是巨大的，甚至连反动当局所培训的区政人员训练班的学员，也自动的抬着大桶的稀饭来慰问学生。慰问变成了群众表示爱国意愿的行动，连一些反动人物们也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伪善地来进行慰问。例如当时的河大校长刘季洪、开高校长王芸青，以及各学校的校长和训育主任们，也都提着糕点到车站走了一趟。还有个河南大学的所谓讲座教授胡石青也到车站来了。胡石青以软化的办法来规劝学生回校。他来车站一见到河大同学，就泣不成声地说：“国家弄到如此地步，叫你们青年人在这里受罪，我们这一辈真是惭愧万分。但是，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呀！现在我老着脸皮劝你们回去，国家大事在车站上研究是解决不了的。”这一套婉转曲折的调子，的确有些动听，甚至有些同学也哭了起来，可是同学们仍然是坚决地表示：“不答复我们的要求，决不离开车站。”

开封的铁路交通，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夜晩，已经断绝三天三夜了，一万多人拥挤在车站，虽然有干馍和糕点充饥（开封城当时各商店的饼干和鸡蛋糕，已被慰劳者购买一空），而茶水却难于及时供应，加上几个日夜没有安眠，很多人眼睛红肿，口腔溃烂，嘴唇裂得出血，还有些人得了严重的冻疮，因此各校都有些人回去了，也有人回校睡了一觉再回来，而大多数的人仍然坚持在车站。

南京的蒋介石看到由北平燃烧起来的爱国请愿运动，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知道单纯用镇压的办法犹如火上浇油。于是一方面打电报给学生进行所谓慰勉，并派什么大员到各地面见学生，劝阻不要到南京。一方面又严令各省想各种办法负责平息当地的学生运动，尽速恢复交通。因此，河南省的所谓军政大员越发惶急了，责令各校行政头目威胁各校代表，说什么很多学生有病了，家长不愿意，交通断绝三天了，影响国计民生，你们如果不

劝告同学回校，将来一切由你们负责！另外又召见市学联代表，说是政府同意开车载送五百名学生代表到南京，其余同学则应全体回校。当时确有少数的学生代表经不住考验，向同学们传达这个消息，征求意见。但是，首先就遭到河南大学和开封高中同学们的反对，斥责他们软弱怕事，涣散人心，其他各校看到河大和开高的态度坚决，都表示在车站坚持到底。

反动派的花招既要不出什么结果，就让当时全省保安处长彭进之公开向学联代表威胁：“你们学生既是请愿爱国，现在反而阻止几列车国防器材不能运走，民运不能恢复，简直是和政府捣乱。你们不离开车站，派军队来，两个人挟一个也要把你们挟走”。

听到这个消息，车站上的气氛骤然紧张了，一些中等学校行政头目也在大肆活动，劝同学们避免发生流血事件。部分的学联代表显示了动摇，既不能站在群众面前组织领导战斗，也不敢劝同学离开车站。这时候，各校同学是以河大和开高的行动为转移的，这两校不走，别的学校就能稳住。在学联中的河大代表有的受了同学们的批评，指责他们被反动派压昏了头，不能据理力争，并且对他们说：“如果有些列车上是国防器材，我们可以让一条轨道任其开走，让我们到南京，客运也就马上可以恢复，我们是爱国请愿，加不上捣乱的罪名。政府如果要制造流血事件，我们愿意和北平爱国学生的血流在一起。”这一严正表示，坚定了请愿人群战斗的意志。

紧张的时刻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在半夜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南京蒋介石派出了所谓代表他的“大员”来开封慰问了，又听说焦作工学院的请愿同学被阻拦在徐州也回来了。在下两点左右，一列车从东面开到，上载有所谓蒋介石的三个代表和随从，有焦工同学，其余都是旅客。那三个代表（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徐逸襟），在月台上和同学们见了面，说了一套慰问话，最后说他们是带了个空口袋，一定要把同学们的要求和愿望带回南京，

说什么政府决不辜负大家的苦心，大家要爱惜身体，回校待命报国……。

这种空洞的答复，当然是满足不了请愿人群的要求，但是焦工的请愿代表回来了，证明南京是去不成了。一部分河大和开高的同学并已认识到所谓到“南京去请愿”，不过表示对蒋介石压迫抗日救亡运动的抗议，同时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教育和宣传。就当时的情况说，同学们在风雪中已经艰苦地撑持了三个日夜，在广大群众中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可以暂时回校了，有一些同学认为只听了听所谓蒋介石代表的空洞答复就收兵回城，未免结束得不大光彩，而且也不愿予蒋介石的代表以这种抬举，因此还想坚持下去，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也在所不惜。可是，这时有少数初中同学，在学校负责人千方百计的劝诱之下，已经离开车站了。当发觉了这种情况，河大同学马上组织了队伍在车站上游行了起来。大声疾呼着：“我们不接受这空洞的答复”，“我们不能离开车站”，“我们不能这样回去”。接着开高、黎明等校也游行奔呼，大部分学校同学仍留在车站未走，大家等待着反动派用武力来解散，而反动派却很狡猾，它不敢再在那种情况下冒犯众怒了。直到天已大亮了，一部分河大和开高等校的学联代表，与本校同学一块商议，冷静地考虑了眼前的情势，认为再坚持下去不已很经困难，于是两校带头领着请愿学生到龙亭后运动场集合开会后，才各自回校。反动派怕学生继续“闹事”，宣布期考也不考了，提前放了寒假。

开封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才算告一段落。全城学生在运动中增强了团结，提高了觉悟，丰富了斗争的经验，因之，结合着全国人民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运动，在一九三六年曾接连地向反动派开展了斗争。如寒假期间各校举行的下乡扩大宣传，开学后抗议逮捕学联代表的示威游行（游行时有一开高同学被军警刺伤胸部）。五月间河大一年级同学，

反对受军训的活动，以及后来在军事训练营中的罢操罢课，绥远抗战时大规模援绥抗日的募捐运动，开高全校抗议特务逮捕同学的罢课斗争……。总之，反动派对学生的分化、开除、逮捕事件层出不穷，而同学们此伏彼起的斗争也接连不断。一直到“七七”抗战爆发，才又转向上前线、到延安和深入农村宣传的高潮。

回忆河南大学一二九学生运动

王 雷

一九三五年我党“八一”宣言发表后，在全国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北平学生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个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在白色恐怖严重笼罩下的开封青年学生，一举冲破了反动当局的重重压制，举起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旗帜，高喊声援平津同学，反对不抵抗主义等爱国口号，上街游行，请愿卧轨，在省城开封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一个黑暗而寒冷的凌晨（三点钟左右），河南大学沉浸在黎明前的静谧中，忽然大声喧闹起来，有人喊“同学们，快起来集合！”“天亮前到开封师范操场集合，为声援平津同学，去省政府请愿。”医学院的同学又去叫醒其它学院的同学。不久，即整队出发去开师集合，继而向省政府进军。各校推派代表，进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院里。大队集结在外助威。省府人员不敢照面，各校当场决议把请愿书留下，建议全市罢课，听候对请愿的答复。向全体同学宣布后，大家一致同意罢课，然后各返原校，第一次请愿结束。

第二日，河大召开学生大会，报告第一次请愿的经过，传达

了各校代表公推河大代表为主席团，然后进行选举。当场选了三个人为代表，组成主席团：郭质（法学院）、裴鸿泽（文学院）、王雷（医学院）。

第三日，发动了第二次请愿。当场议定，如果省府不答复，即去南关火车站卧轨。大队到省府大门前，军警已布防，大门早已关闭。各校代表几次企图冲入，未获成功。在此情况下，只好把情况报告给全体同学。大家听后气愤异常，一致要求去卧轨。主席团宣布卧轨后，各校同学跑步去南关车站，沿途高呼口号，迅速占领了车站的建筑物和车辆。陇海路的交通就此中断。当天大雪纷飞，学生斗志昂扬，不顾寒冷和饥饿，不畏当局的压迫与威胁。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坚持了卧轨斗争，给国民党当局以有力的打击。

在卧轨期间，省府策动各校当局、社会团体和一些学生家长，以慰问为名到车站频繁活动，动员学生返校，军政当局对学生代表施加高压。国民党开封绥靖公署副官长胡某找我，说现有国防材料车通过，要学生让道。代表们严词拒绝。省府秘书长打电话给我，威胁说，如学生再不返校拿我是问等。爱国学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不怕威胁恫吓，坚持卧轨到底。南京政府终于派“大员”来答复请愿书中的问题。

在围绕是否返校听取中央“大员”答复的问题上，各校代表的意见有分歧，在代表会上无法统一。最后通过一个折衷决议，即愿返校者可返校，愿坚持留车站者可留站。结果当时大部分同学返校，少量留下的也陆续返校。第二天，在体育场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听中央大员的答复（我拒绝参加这次大会）。

接着，省府通知各校提前放寒假。各校代表会议要求回家的同学从事宣传活动，不回家的同学从事救亡活动。河大医学院同学开办了救护训练班，部分同学还编印了救亡刊物——《捍北》。

一九三六年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全国各大专院校的代表。河南大学推选二人，河南水专一人，共三人。河大在选举代表活动中，不少同学投票选我，有的同学传说，投票是形式，人选早定了，这次选举由军事教官和训导处主持。公布代表是郭质和裴鸿泽。

春季开学后，部分代表酝酿成立市学生联合会，继续开展救亡运动。约在三月，部分代表刚开会不久，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了会场，并非法宣布罪名，强行把几十个学生代表带到警察局拘留所。……结果还是被他们押走了。代表们高呼口号，进入拘留所。第二天，被押同学绝食。各校学生为了营救被捕同学，举行了全市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第三天（或第四天），省府主席商震在礼堂接见被捕代表。当我们进入礼堂时，各校校长已在场。他们分别拉本校代表坐在一块儿。不久，商震出来讲了几分钟的话，说什么读书救国，将代表交学校严加教育等。之后，即离场。学生对商震的话很不满意，但没有抗议的机会。各校校长在商震离开后，迅即拉代表离场返校。在返校途中，河大校长刘季洪还威胁我说：军政当局认为你是危险人物，要注意。各校代表集体被捕，集体恢复自由⁷。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敢对代表进行审问。

……

（据1968年7月王雷同志的谈话整理）

回忆开封一二九爱国运动

姚肇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东北的惨痛事件。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而蒋介石集团却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对外侮逆来顺受，对人民残酷镇压。学生的救亡运动暂时被压制下去了。接着，国民党政府为了麻痹青年的爱国斗志，宣扬“读书救国”的骗人口号，企图把青年学生引入歧途，禁锢在教室里。在三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教育界好象风平浪静，其实，惊雷正在无声处聚积着威力，待机爆发。

当时河南省会开封设有一所大学、一所专科学校和三十余所公、私立中学与师范，省立开封高中就是其中之一。开高教学设备比较好，教师几乎全是北大毕业生，学生程度比较整齐，在教育界颇有名气。全校十八个教学班，学生七、八百人。我于一九三三年考入该校，到一九三五年冬季已是普通科三年级学生了。学校当局秉承国民党政府旨意，强迫学生死读书，不问国事。我们课程繁重，作业很多，每天早晚三节自习时间，尚不够用，只得“开早车，开夜车”，为上大学而苦读。可是，日寇侵略日益加剧，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自治政府”，华北正在“特殊化”（这是沦陷的别名），报纸上不断开天窗，暗示着时局的恶化。平津一带危机，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我们大多数同学开始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眼光从XYZ转向祖国的大好河山。有的教师也在课堂上启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我回想起幼年在济南见到日本人欺辱我们同胞的情景，愈觉亡国奴的命运

即将临头，不禁毛骨悚然。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阅报室发现了一张记述北平学生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举行爱国示威，受到当局残酷镇压的传单。同学们争着看，我在外圈，挤不进、看不见，很着急。忽听有人喊：饭厅门口也有一张！我急忙往后院饭厅跑去。果然一张传单贴在墙上，一群人聚拢阅读。传单上记述反动军警开水龙、挥棍棒镇压爱国青年的情景后写道：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起来！红笔圈点，异常醒目，下面还画着一个大叹号。这张传单象一枚炸弹，炸破了学校的平静。同学们晚饭都没有吃好，到自习室坐定，相对默默无言。中学生平日活泼嬉笑的神气不见了，大家都在沉闷中思索：怎么办？

高高的钟楼上响起了晚自习的钟声。平日听到钟声我们就埋头学习起来，可是，这一次钟声单调地响着，失去了往日的权威，无人理睬。几十位同学坐在座位上如呆如痴，无人翻书。教师高基亭照例来点名，他看同学们规规矩矩坐着，却情绪反常，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这书还能读下去吗？”我的同桌杨仲和首先打破了沉默。他把课本一摔，说出了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在坐同学的回响。我说：“咱们要响应！可是怎么办呢？”大家七咀八舌商议后，决定先和全校各班串联。

串联非常顺利，三年级各班很快推举出代表。代表中柴军武、李腾蛟等都是所在班的核心鼓动者。一、二年级各班也闻风而起，积极活动起来，全校沸腾了。各班代表集会后，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游行并与省垣各学校联络，同时组成了交通队、纠察队。传单已来不及印刷，只好分到各班，大家动手抄写，短短的自习时间内，写成二千多份。

晚九点多钟，即将熄灯就寝，校长王芸青和教导主任李子平赶到学校，召集我们几位代表训话。他们二人虽为贯彻当局的不

抵抗政策而来，但在大敌当前之下，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没有硬性压制爱国活动的理由。王芸青说：国家大事，自有中央来管，青年还是读书为要。李子平说：越行动是危险的，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你们要考虑自己的后果。训话后，他们为躲避责任，就匆匆离校回家了。

经过校方一番“训示”，虽有个别人犹豫，但大多数同学不为所动，情绪高昂，继续进行游行示威的准备。可是，时已夜深，电灯熄了，自习室落锁。我们找到管事的那位诚实善良的校工，向他讲述了爱国道理后，开锁送电。夜半时，行动计划、请愿书、口号传单等备齐，分配了整队、带队等任务。正想睡一会儿，我猛然想起还缺少一幅举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横额大标语。这是要用一大块布制作的，但半夜里到哪去买布呢？军训中为了整齐划一，每人发有一条白布床单用来包裹五颜六色的被子。如今有了它真正的用场了。我把自己的床单撕下一幅，写上浓黑的大字：“学生爱国请愿游行”。至此，一切齐备了。

次日凌晨，天色朦胧，夜幕未除，各班同学都自动起床，齐集后操场。带队同学有柴军武、荆允中、卢德风、李金昌等。刘宗和同学作了简要的讲演后，天方大亮。我校东隔壁是开封师范学校的寝楼。我们对着那里齐呼口号，欢迎开师同学参加请愿游行。队伍出发时，发现大门上锁未启。校工说明钥匙被校长拿走。队伍即转向后院侧门。工友刘宾同情爱国学生精神，迅速启锁开了侧门。队伍出侧门，穿小巷，走上前营门大街。

行至开封女师墙外，我们高呼口号，欢迎他们参加游行。只看女师宿舍人影晃动，纷纷下楼。但大门被锁，她们出不来。双方隔着铁栅栏对呼一阵口号后，我们即离开女师，开往河南大学。途经开封初中门前，该校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上早操。事先，我校交通队已和他们联系，做好了准备，见我们到来，开封初中一千多学生象潮水一样涌出校门，加入游行，声势大增。市

区其它学校，经交通队联系已纷纷出动，奔向街头，一齐涌向河南大学。太阳升起，沿街商店、作坊、住户很多人出来观看，并向我们报以热烈鼓掌。

河南大学座落在城东北角铁塔附近。我们赶到时，他们尚未起床，校院空寂无人。我们齐呼：欢迎老大哥领导爱国运动！河大学生闻声起床，陆续加入游行队伍。从河大出来时，其它学校也赶到，整个游行队伍有一万数千人，威武雄壮，走上大街。全城男女老幼，拥满街道，爱国救亡的声威震撼着古城。

游行队伍到达省府门前，各校代表联合组成临时代表团，开高代表刘宗和，河大代表是王雷和郭质。省府站岗的士兵见此场面吓呆了，慌忙关闭大门。学生和市民云集省府门前广场和东西大街，万臂如林，口号震天。几经交涉后，学生代表进入省府，递交我们事先拟好的请愿书。请愿书要点是：一、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二、惩办残害爱国学生的罪魁祸首；三、停止屈辱外交，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四、开放学生爱国运动等。省府秘书长方其道出见学生。他替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辩护一番后，声称一定把我们的要求传达国民党中央，而后劝说学生回校复课。同学们对这样的搪塞当然不满意。各校代表当即决定罢课三天，以待南京答复。若三天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全体开往南京请愿。

罢课期间，我们纷纷走上街市，广泛宣传，同各校学生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二十六日，省垣三十余校一万多学生又集合在省府门前，二次请愿。大家情绪更加激昂，高呼口号，要求答复。省府代表方其道出面答复说：中央尚无复电到来，抗日事体关系重大，希望大家相信政府，体谅政府苦衷，回校复课，加紧军训云云。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面对危局，眼见日寇在继续侵略，汉奸仍然在卖国，谁还相信这番鬼话。这时，队伍中有人喊：到南京去！到车站去！一呼百应，群情激昂，学生群众蜂拥奔向南关火车站，占领车站，截断了东西交通大动脉陇海线，

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发起了出其不意的挑战。

候车室、站台、路轨上全涌满了学生。恰有一列东去的列车停在第三股道上，一部分同学当即迅速登车。代表们找站长交涉，站长躲避不见。铁路当局奉命阻挠，停发列车。同学们异常气愤，聚集车站，坚持要车南下。正在接受军训的初中同学，回去取来了军训用的帐篷，搭在铁轨上作住室，票房、站长室、候车室、空车皮住满了学生。事态越来越大，反动当局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声势未敢公开镇压，于是采取十分卑劣的手段：封锁车站，驱散车站附近卖饮食的商贩，企图以饥渴迫使我们离去，同时散布谣言说将要发生流血事件，唆使学生家长到车站寻儿找女。一时间，哭的喊的、拉的挣的、躲的劝的，车站上秩序混乱。我们的纠察队迅速出动，把守各入站口，婉言说服找人的家长，晓以爱国道理，排解纠纷。经过一个下午，稳定了情绪，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入夜，北风呼啸，天气寒冷，下起了小雪。同学们一天未进饮食，饥寒交迫。但爱国热情支持着大家，没有人叫苦。由开高、河大为主组成的纠察队站岗巡逻，维持秩序，保护同学，组织大家在车站过夜。

学生为爱国救亡而冒风雪，战严寒，忍饥饿的精神赢得了开封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关怀。当局迫于无奈，第二天上午解除了封锁。于是，各校教师、炊事人员、学生家长纷纷把饮食送到车站。邮电职工、铁路员工抬着面食、点心，打着旗帜，喊着口号前来慰问。接着全市各工商团体，各小学，连教会牧师也都来到车站慰问请愿学生。小学的儿童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小手，跑步奔向我们，冻得发紫的脸蛋上充满激昂和钦慕的神情，高喊着：你们请愿打日本，我们长大学你们！小弟弟小妹妹们的爱国热情象电流一样传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不禁使人热泪滚滚，泣不成声。基督教青年会的一群女牧师和修女来慰问，他们白衣素妆，口中喃喃为我们祝福：青年们是正义的，上帝会惩罚那些

邪恶的魔鬼……

经过三昼夜的斗争，倍受饥寒、疲困的折磨，一些年幼体弱的同学生病了。反动当局乘机对学生威吓。几个学校的校长对学生代表说：交通断绝三天，影响国计民生，很多学生病了……后果你们负责！省保安处长彭进之也亲见学生代表威胁说：你们使列车不能运送国防器材，破坏国防计划，若仍不离开车站，我就派军队来，两个挟一个也要把你们挟走！这些话传开，有少数人害怕，动摇，甚至悄悄离去。河大干训队一些人打着旗子在月台上呼叫：我们要回校，同学们回校复课！进行煽动。大多数同学不为所动，针锋相对，高呼：坚持到底。结果只有很少人离去。半夜，有消息说：南京已派出大员到开封来。几小时后，南京教育部督学谢树英等乘车到来。焦作工学院赴京请愿中途受阻的学生也同车抵汴。谢树英说：中央政府决不辜负大家的苦心，请同学爱惜身体，回校复课，待命报国。并说要开会传达抗战计划等哄骗学生。我们觉得坚持车站斗争数日，救亡宣传的影响很大，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去南京已不可能，即结束卧轨斗争，准备回校。

第二天，在城西北体育场举行了大会。谢树英等在大会上重弹“读书救国，准备抗战”的老调后草草收场。返校后，当局为瓦解救亡运动，宣布提前放了寒假。开封学生一二九爱国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忆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高中

柴成文

一九三三年我考入开封高中一年级丙班学习。国民党反动当局为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于一九三四年暑假，在开封高中组织学生进行了一个月的军训。我们广大学生是要求进步、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大家抵制军训，剃头时抵制剃头。曾因军训教官们在管理上蛮横不讲理，大闹了一场。这年的暑假军训是第一次，可能国民党当局也没有经验，所以闹来闹去他们也没有办法。同学们却经过斗争的考验，团结加强了，革命情绪逐渐高涨起来，各顾各埋头读书的状况有所改变。一九三四年的下半年到一九三五年的上半年，同时成立了几个“读书会”。首先成立的是“社会科学读书会”，接着我发起组织了“砥砺读书会”，以祝锡奇为首又发起“自然科学读书会”等组织。因为这时都是以读书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所以还得到校长王芸青等人的鼓励和支持。

一九三五年暑假前，由姚肇平发起举办了一期“暑假补习班”，专门为当年未考入高中的学生补习功课。上述三个读书会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不仅补习功课，而且经常讨论时事。大家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从我国东北到华北的步步侵略，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无比愤慨，爱国救亡的情绪越来越高。一九三五年秋末，汉奸殷汝耕又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使全国人民更加痛心疾首，同学们也更关心时局的变化了。教师中有个马子任先生常

讲一点对时局的看法，杜孟模先生虽不过多言表，却时常流露出悲愤的情绪和忧国的感情。

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通过来往的信件传入开封，由开封高中发起并立即形成了波及整个开封的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游行示威中，高中有几位同学被军警刺伤，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当时学生中的代表人物是姚肇平、李束带（李相宾）、杨仲和、张葆和、刘宗和等。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负责宣传工作。作为一个普通的高中学生，我们怀着一颗赤诚爱国的心，向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将邹韬奋《生活》杂志上的一些小资料抄下来，例如阿比西尼亚抗击意大利侵略军的报道，有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刻印散发，在校内校外广泛进行宣传。在开封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成立了开封市“学联”，我也是学联的成员之一。在学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卧轨请愿运动。最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派了一个什么“大员”讲了一通政府正在准备抗战、让学生回校一类的话，开封反动当局并采取提前放寒假的办法，结束了这次学生运动。而在学生方面，我们也考虑到卧轨已持续多日，再长了同学们的情绪会受挫折，所以也就同意随着“大员”的答复收场了。在整个上述活动期间，开封高中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头。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由于加强了和北平学生的来往，在开封扩大了新文字的运动，唱爱国歌曲的活动也逐渐展开。我们高三班的同学暑假考试后，即从开封高中毕业了。

一九三五年开封学生运动片断回忆

席国光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底我在开封上学，并参加了一九三五年底开封学生的卧轨斗争。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在开封的学生中引起了很大影响，广大同学对社会现状不满，抗日决心很大。一天凌晨，开封高中的同学通知我参加抗日游行。接到通知后，学生们一哄而起，因天很早，街上无人。我校学生队伍来到女师门口，我跑到该校学生会。学生会的人说，他们正在开会，也准备去。我向女师借了辆自行车，去河南大学联系。到河大后，他们也正在开会。随即我又到女高、黎明中学，他们的游行队伍也出来了。那天，全市约有一两万学生。后来，学生到省政府请愿，由河南大学出头，提出抗日要求，并要省主席刘峙出来答复。刘并未出来，而由省府秘书长方其道出来应付，胡乱说了些什么。学生提出立即抗日、要求民主、团结等主张，并限三天内答复。那天，学生们虽都未吃早饭，但由于被抗日的爱国心所激动，一直坚持到下午三点钟。在等待省政府答复所提要求的三天内，学生们都罢了课，到街上宣传，搞纠察。我当时是纠察队长，也去街上几次。

在罢课的第二天，天未亮，黎明中学学生到我们学校（开封高中）说，昨天宣传时，在街上受到警察的干涉，和警察干开了。我带上队伍出去，并到了河大。约八、九点钟才回来。第四天，同学们对省政府所提问题的答复期限已到，全市约有五、六万学生和群众来到省政府。省政府对学生们所提要求仍不答复。到

中午十二点钟左右，学生们即到开封火车站卧轨，要求到南京请愿。到了晚上，同学们中间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到南京去请愿，一是主张回校。那天气候寒冷，又下着雪，有一部分学生被劝了回去。我们是坚持到底了。大家在车站过了几个昼夜。后来，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来了人，说将学生的要求转告给政府，劝大家回去。这时学校又宣布提前放寒假，有些同学回去了，卧轨斗争也就结束了。

据我所知，开封当时没有党的组织。这次学生运动是自发的。因没党的领导，没达到什么结果。我和其他六七个同学都被学校开除了（未公开通知，只个别通知下学期不要来了）。这次斗争虽未深入下去，但起到了动员群众起来抗日的的作用，也带动了河南其他地方的学生。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

忆三十年代开封北仓女中学生运动

(节选)

赵新 曾克 曾兰

参加卧轨运动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日寇侵华更加疯狂，华北眼看要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平、津危在旦夕。全国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祖国的天空正在酝酿着雷雨风暴。

入冬后的一天，同学们纷纷议论：省立开封女中爆发学潮，罢课了。大家心里为之一动。不久又传来了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消息。图书馆门前的壁报栏内贴出了毕业同学牛文颖（燕京大学学生）从北平寄来的详细报道学生抗日请愿、与反动军警的大刀水龙作斗争的传单。课堂上，就象一锅尚压着盖子的滚水，再也静不下来了。大家渴望着冲破高压空气，有所行动。

十九或二十日夜間，高三班的陈端仪、张文杰（李源，已故）、李芸书、李英等同学发起，悄悄叫醒高三、高二班的七、八个同学，到厨房院里密议：北平学生已经起来了，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于是决定次日两、三个同学借故请假，到几个主要学校去联络。原来陈端仪有一个邻居叫王雷（王雨田，已故），是河南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发生后，王曾找她商谈如何发动开封

学生起来响应的问题。陈就找冯先生商量。他马上予以支持，要她找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商议，再扩大到高中几个班进行酝酿并和外校取得联系，争取由学生自治会出来领导。进行中的情况可随时来同他商量。第二天，由陈端仪、曾佩兰出去分头联络，同河南大学王雷、开封高中李腾蛟、姚肇平接上了头，曾佩兰到省立开封女中作了抗日救国及一二九运动的宣传。

从酝酿到发动只有两三天时间。二十三日，刚吃过早饭，陈端仪、张文杰、李芸书等人跑前跑后吹起哨子，一面大声喊着：“集合！集合！全体到操场集合！”大家一窝蜂似地拥向操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要求全国一致抗日！”

“欢迎北仓同学参加抗日请愿队伍！”

大门外几个学校的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在召唤。同学们群情激昂，迅速站好了队。校长和教职员闻声也来了，站在操场的台子前观看。几天来有几位教员已经表示过对北平学生的同情，这时，他们似乎正在用微笑鼓励我们，我们认为学校当局也默许了，很满意。学生自治会干事会的负责人高启民（高维进）同那几位召集人一同走上操场的台子，她宣布：“现在我们出发参加抗日游行和请愿，同学们同意不同意？”“同意！”大家雷鸣般高呼。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队伍出发后，冯先生很关心，就悄悄尾随在后。游行队伍愈来愈扩大了，最后来到省政府门前请愿。他就进入附近一家茶馆。后来他从队伍后面叫一个同学去找陈端仪到茶馆谈了情况。直到学生代表和省政府的谈判告一段落，各校队伍离去后，他才回校。运动中，他一直和几位领导运动的同学保持联系，关心着运动，给予必要的指导。

请愿后，成立了“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按照“学联”的

决议，各班公推陈端仪、赵新华、张文杰和李芸书为我校代表。二十四日，各校陆续罢课，开始了校内外的宣传活动。二十六日，全市大中学校再次到省政府门前请愿。前后共提出：政府应保护学生的爱国运动，学生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要求。省政府未予满意答复，激怒了同学们，当即整队赴南关火车站要求全体南下请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卧轨请愿运动。这时学生自治会组织少数同学编写救亡小报《北仓简讯》，借来了学校的油印机印刷，由高启民组织会骑自行车的同学发送。放寒假后还印发了最后一期。

万余名学生在车站坚持了四天，陇海路交通为之断绝。学生们一群群地挤满在候车室里、站台上、铁轨上，有的爬上了停开的车厢里。他们有的唱救亡歌曲，有的作演讲，有的讨论问题，个个心情激愤；夜里就地露宿。北仓的同学，包括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同学，除少数病号外，全都坚持到底，有个小同学的妈妈要接女儿回家，女儿坚决不肯，感动了妈妈，回家送了两条毡子来。学生的爱国行动博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工商各界和小学生都派代表到车站慰问，各学校送来了吃食、衣物。那几天特别寒冷，二十八日下起了鹅毛大雪，大家在雪中坚持，斗志更加昂扬。二十九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不得已，派来三位“大员”和学生谈判，学联才决定适可而止，停止卧轨，回校复课。当天下午，代表向同学们传达了学联的决议，动员同学回校。晚上正整队出发时，校长亲自带着两盏大纱灯来接我们了。

次日，全市学生在西北体育场集合，受南京“大员”接见。对于学生的要求，当然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复。大家意见纷纷，感到受政府欺骗了。

接着，自治会召开全校同学大会，由几位代表报告运动的经过。讲到前几天的斗争，激昂慷慨，讲到由车站回校时，她们竟痛哭失声了。原来二十九日晚上，曾佩兰等十几个同学认为南京

虽然派人来了，但不知其态度如何，不愿回去，在一辆空车皮中又坚持了一夜，加上学校打的两盏大纱灯，颇惹人注目，代表们就觉得最后没有把事情办好。她们向同学们检讨说：“不知道这些同学没有回来，没有考虑她们的意见，也没有料想到学校竟然打着大纱灯去接……”这实际上反映了同学们对政府答复的不满情绪。但大家对自己的代表还是非常拥护的。不久，一首打油诗传来，套用一首旧军歌的谱子，颇有讽刺的味道：

“整队齐赴车站，
立志南下请愿。
学生力量薄弱，
雪中卧轨四天。
大众慰劳，政府婉劝。
结果派来三位大员。
要求条件等于鸡蛋。”

当时我们尚不能深刻认识到这次运动在历史上的深远意义。然而，它象一声春雷，震撼了长期沉闷的中州大地，证明人民要求抗日的怒火，国民党反动派终究是压不住的。北仓女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参加了运动，坚持到底，经受了三十年代第一次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考验。它把火种撒在同学们的心田里。一些平日埋头用功的人也开始觉醒，许多同学已经燃烧起来的激情再也无法平静下去了。

组织起来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必然要发展到成立革命组织。

在北仓，“七七”事变以前，组织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 卧轨运动以前

这时主要是志趣相投的人三三两两在一起读书、议论，慢慢发展到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她们常常自然形成一个核心，在教室里、寝室里吸引更多的同学一起高谈阔论或互相教唱进步歌曲，有时把全班的空气都活跃起来了。

高中的曾佩兰、胡小祥、郑桂文、乔毓秀等，同罗绳武、柯仲平、楚图南几位老师接触较多，接受进步思想较早，她们于一九三四年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常常借来一些普罗小说、诗歌、版画之类的书在一起阅读，有时还借给其他同学。又自发出了一份壁报，取名《五只手》（表示由五个人创办），它的小编辑组，就秘密地设在后院旧煤仓内。报头是模拟苏联国旗镰刀斧头图案加上持工具、农具和笔的五只手举向天空。内容也是颇为左倾的。篇幅大小和各班定期的壁报一样，都贴在一块儿，学校没要明确禁止，只是当个别怕事的同学把它撕下来送到校长那里后，他才把曾、胡等叫到教务处训斥了几句，叫我们好好读书，不要分心，也就罢了。过几天，我们照样出，他也睁只眼闭只眼。后来五人中有两个毕业，一人转学，才自行停止。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做法是很幼稚的。

(二) 一九三六年上学期

这时出现的小组织和小集体有下面几种：

1. 秘密的小组织

卧轨运动期间，张文杰、陈端仪、李芸书、李英、赵新华和开封高中的代表李腾蛟、姚肇平，经过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小组织。曾在陈端仪家里聚会，交换学习社会科学理论和在各自学校开展进步活动的意见，还请冯素陶先生出席指导过。这是最早的一个秘密组织。但开学以后，联系渐渐稀少

了。

卧轨以后冯先生返沪度寒假时，交给赵新华两本书，一本是华岗著的《中国大革命史》，一本是大革命时期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出版又经国民党青年部翻印的小册子《小组的应用》（都是从罗绳武先生留下的书堆中找出来的）。寒假中，赵同曾、晓兰、张文杰一同秘密阅读，经过学习，对“共产党”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讨论中，她们曾提出“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什么又叫做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等问题，准备开学后请冯先生给予讲解。在《小组的应用》的启发下，经新华提议，三人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自己起名叫“共产主义小组”。

开学后，进步同学中增加了一批生力军——省立开封女中闹学潮被开除的十来位同学全部转入北仓了。开封女中这次学潮，是在当局无理撤换了开明校长鲁鸿瑾女士之后，又逮捕和逼走进步教员，封闭图书馆进步书刊及因无新教员接替致长期部分停课引起的。新任反动校长朱纪章采取高压手段，开除了为首的十一位同学，还有几十个同学被勒令退学。北仓女中校长马戟武同情学生，多方奔走要收留她们。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教育厅同意被开除和退学的全部同学转入北仓。插入高三班的有陆冬年（陆斐文）、樊淑俊（樊西曼，已故）、张惠如（张乃一）、周昆明（周磊）、安守静等，高二班的有赵家英（赵烽）、王小慧、孟宪莘、郭兰奇（郭磊，已故）、王文英、樊镜秋（林枫）等，高一班的有郑经文等。陆冬年是该校学生会主席，这次学潮的带头人。转入北仓后，她同河南大学杨巴生（杨伯笙）、开封女师的赵玉亭、马秀真也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小组织。在这个小组的指导下，她在北仓成立了世界语学习组，并参加了本班的秘密读书会。

2. 新文字和世界语组织

卧轨运动以前，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宣传新文字的文章。我们

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为了有利于工农劳苦大众学习文化知识，接受革命道理，提高觉悟，求得解放，必须改革方块字，走拉丁化的道路。寒假期间（一九三六年初），高二班的赵新华同杜启远、杜慧远（杜凌远）、曾毓兰等商议后，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字学习会。有二十余人参加，除高二班的外，还有高一班的高启民，初中班的阎庆楣（杨蔚）、鲁静云（徐振亚）、金璘（楚凡）、宋甲科（宋克）、宋甲修等。这时，印刷救亡小报的油印机尚未交还，就用它印了一份新文字小报，寄给回家度假的同学们和想到的熟人。高启民及这些初中同学同时参加了河南大学王雷等办的寒假救护训练班。开学后，同学们更加活跃了，新文字学习会很快发展到四、五十人，小报继续出，内容更丰富了。

高三班的陆冬年等，在开封女中时参加过进步教师开办的世界语学习班，已达到能读书写信的水平。这时，她们吸收本班部分同学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学习组织。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开展和国外的通信工作，还教过外班的同学们。本学期末她们毕业后，这项活动没有继续下去。

3. 公开和秘密的读书会

这一学期开学以后，在冯先生引导下，高三、高二、初三等班又都成立了以进步学生为核心的读书会，学习社会科学书籍。高三、高二两个班的读书会有时还穿插着在一起学习。高一班的高启民、郑经文等也参加了。学习过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如讨论过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不经过资本主义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等问题。作为陪衬，高二班还成立了英语自学组织，一直坚持到毕业。初中班以介绍普罗文学为主，读了《母亲》、《屠场》、《毁灭》、《野性的呼声》、《八月的乡村》等，以后也陆续学习了一些通俗社会科学书刊，如《读书生活》、《大众哲学》、《柳湜文选》、《街头讲话》、《社会发展史》、

《黑白小丛书》等。有的同学，还请了徐述直老师给予指导，审阅学习心得。

这学期刚开学时，曾晓兰、张文杰、李焕生三人经冯素陶介绍，考入了洛阳和平小学幼稚园作“艺友”（校长是陶行知的学生，按陶先生所提倡的“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在幼稚园中培养幼稚教师，称作“艺友”，每月发给每个艺友津贴费六元）。她们三人寄给北仓同学的信（信中谈到新文字学习会的事情并提到了老师冯素陶）及罗绳武先生从上海寄给赵新华谈新文字的信，都被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查获，冯素陶、赵新华、曾晓兰同时被省党部传讯。经审讯，三人均咬定北仓的新文字学习会是学生在寒假中自己成立的，学习材料是开封的书店里卖的，冯这时已回沪度假，与他无关，口供一致，经马校长邀请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开封高中校长王芸青一同找省党部书记长刘不同说情作保，将冯释放，赵、曾也先后获释。据知刘不同后来跟CC闹翻，脱离CC出国留学，回国后在南京某大学任教，曾反蒋反内战，主张和平，解放后参加民革，在西北大学当教授。这件事给单纯幼稚的我们上了一课，知道应注意隐蔽，不能太露锋芒，以避免反动当局的迫害。从此，新文字学习会暂停活动，高二班的读书会减少了活动，其中的骨干分子又成立了秘密读书会。曾、张、李三人暑假均返汴复学。

4. 其他小集体

虽未形成组织，却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在一起进行各种活动的，也略举一二。

高二班的宋静初，酷爱读进步书籍，常常自己到书店去买，还借给同学们看，成了班上进步书刊的一个来源。她和李彩珠（李路严）特别要好，两人常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无话不谈。这里顺便穿插一下学校后院小井院的故事。学校后院，是学生盥洗的地方。它的东北角又有一个小井院，隔壁紧靠一个僻

卷。开学不久，同学们在井院玩，听到有拷打人的声音，就有意在那里唱歌喧闹。那里正关押着卧轨运动时开封高中的一位代表。他听到了北仓同学的歌声，就把一张写着“我是开封高中×××”的纸条，包着小石子扔了过来。开封学联曾传达南京“大员”答应不得逮捕参加运动的学生及其代表这个条件。现在谎言揭穿了，我们知道这些反动派竟然在事后抓人了。有些好奇的同学曾转到那条街上，还有人沿着东南边的院墙爬到井院的房顶上悄悄查看过。不了解真情的同学间竟然流传起“×××在练飞檐走壁”的神奇说法了。三月间冯先生被传讯，宋静初、李彩珠二人见他几天没有上课，心中疑虑不安，就到井院唱歌，冯先生被释放后，曾对宋说：“静初呀，我就被关在学校的隔壁，听到你们的歌声了。”

高一班的党夏峰、王麦秀、申毓秀、王文英等，也渐渐形成了一个集体。她们天真活泼，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校内各种活动。到了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她们听说省立开封高中在又一次请愿中一位叫李毓英的同学被军警刺伤，就到医院去看望他。相识之后，思想比较接近，成了朋友，常有来往。同时，她们也和那个学校的其他进步同学有来往。双十二事变，她们第二天就从这些朋友那里知道了。

初三、初二班里，这样的小集体也有一些，如初三班的鲁静云、宋甲科、宋甲修、金璘、杨金花、李助男等，初二班的赵其芬（丁汾）、张建钊、谷秀珍、大个王文英等，或因参加了新文字学习会，或受父、兄影响，都追求进步，常三三两两在一起读进步书刊，谈论时事。

（三）一九三六年夏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

一九三六年暑假，陈端仪、张文杰、李芸书、李英、陆冬年、樊淑俊、张惠如、周昆明等北仓女中进步活动的一大批骨干

毕业了。原高二班的秘密读书会继续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在杜启远家和王小慧家开过几次会。开学后又吸收了孙步新，她是高中毕业后暂时留校工作的。

这时大家觉得只搞读书会，极少数人关起门来学习已经不够了。她们在想：今后的道路已明确，就是要革命，但是具体如何搞法呢？冯素陶先生也在考虑：全国形势在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入人心；北仓女中经过几年的启蒙教育，又经过卧轨运动的锻炼，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进步分子；北平、上海学生和文化界的进步活动开展得很好，可以借鉴，现在是引导她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了。

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新华和晓兰在冯先生那里，谈起了这个问题，新华说：“原来那几个人（指她和端仪、李腾蛟等人那个小组织）只是在一起谈谈，后来见面不多，没有起什么作用。我总觉得闷在学校中不是办法。怎样才能冲出学校这个小圈子，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呢？”冯先生说：“革命是长期的事业，需要很多人艰苦细致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团结他们，逐渐启发他们的觉悟，点点滴滴地积蓄力量。学校就是很好的阵地，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来作，不一定非马上离开学校或到校外去干。但要把学校工作做好，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说着，他随手拿起笔和纸来，在中间画了一个圆圈，周围用线条连着放射出一圈小圆圈，每个小圆圈的周围又放射出一圈更小的圆圈，指着说：“你们看，就象这个样子，把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逐步发展，把零星分散的力量聚集成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我们心里顿觉亮堂了。我们汇报了秘密读书会的情况后，他说：“你们读书会的同学都很好，可以作为基础。不过要注意，现在国民党当局很反动，什么CC、复兴社，这些特务组织到处在活动。要特别注意保密。要分头酝酿，一个个地吸收。”他还说他不便出面，只好由赵新华和曾晓兰二人同他联系。

作为一个革命组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章程，如什么人才能加入，对成员的要求，作哪些工作等。在他深入浅出的阐述下，几条简明的章程拟出来了。第一条是“宗旨”，大意是：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广大同学开展进步和抗日救亡活动，远大目标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措辞比较含蓄。经过分头酝酿、谈话，秘密读书会的成员，除孙步新已离校外，全部参加，即：赵新华、杜启远、杜慧远、赵家英、孟宪莘、王小慧、郭兰奇（以上高三班）、曾曦兰、高启民、郑经文、申毓秀（以上高二班）。由于没有给它起名子，后来有的成员把它和原来的秘密读书会混淆起来了。其实，它是一个和读书会性质不同的以进行革命活动为目的的秘密组织。

至于组织内部，那时我们还不懂得“组织”、“宣传”这样的分工，就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公推赵新华和杜启远为负责人；赵家英多管“动”的方面的工作，意思是筹划和组织公开的群众性的活动，多方联络同学，扩大影响；曾曦兰多管“静”的方法的工作，意思是了解进步同学的思想情况，筹划吸收新成员，安排学习，秘密接头等。主要的工作都是全体研究，个别的事分别碰头。我们经常秘密集会（一般每月二次）谈国内外形势和各种消息，如何进行活动，如何发现、接近和帮助有进步要求的同学，谁能够发展，有哪些好读物，如何借来传阅；个人学习心得，将来的志愿等。要谈的话真是多得很，总觉得每次都是匆匆忙忙，许多话来不及说似的。大家特别注意保密，就是原来很要好的同学，也绝不吐露一点组织的情况给她们。

很快又传来了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消息。秋天已经考入河南大学的张文杰来校谈在北仓成立“民先”的事，由新华和启远接谈的。

原来刚放暑假时，有周伟成等三位同志从北平来到开封，与陆冬年、杨巴生取得联系，研究在开封成立“民先”的问题。陆

冬年曾约陈端仪、张文杰、杜启远等平日比较了解的同学在端仪家同他们见了一面，一般地交换了思想观点，并一起唱了《国际歌》；因事先没有酝酿，这次没有把准备在开封成立“民先”的事谈出来，而陆冬年急着到北平去考学，来不及和北仓的同学再次详谈，就请杨巴生以后通过张文杰、张惠如（二人均准备投考河南大学）到北仓去建立“民先”组织。

文杰这次来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后在北平成立的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现在开封已经有了，希望北仓也尽快成立起来。”我们研究的结果：“民先”马上成立，我们全部加入，但我们原来的组织仍然存在，以后先吸收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入“民先”，觉悟更高革命要求更强热的，再吸收到“我们这个组织”中来；“民先”的活动，由“我们这个组织”来领导。所以要这样作，是由于“民先”的性质及其在全国和开封的组织情况尚不够了解，同时设想今后“民先”发展的人数将会多起来，保留这个核心组织作为领导是必要的。

截至一九三七年暑假，即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组织”又发展了王文英（高三）、高启民、刘玉兰、张建之（以上高二），达到十四人（抗战初期这十四人全都参加了共产党）。

“民先”又发展了党夏峰（高三）、鲁静云、宋甲科、宋甲修、金璘（以上初三）、张建招（张剑钊）、赵其芬（以上初二）等（大部在抗战初期参加共产党），共达二十余人。

留在我心中的一颗火种

——回忆开封学生卧轨请愿的前前后后

高维进

(一)

一二九运动发生的那年，我只十五岁，刚从开封北仓女中初中毕业，继续考入北仓女中的高中。北仓女中虽然是我的母校，但高中同学大半是新的，教员也全是新的。在初中时，我虽然爱读进步文艺作品和爱看进步电影，但总的说还是偏爱数理化，而且特别崇拜居里夫人，立志研究科学，向往将来当个发明家。高中开课后，国文教员冯素陶先生的第一堂课就使我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士不顾自己为人类取火种的故事。同时说苦难的中国多么需要普罗米修士的献身精神，启发我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认真想想在国难当头的今天，怎样学习，怎样生活？当时，正是国民党政府何应钦和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不久，华北五省的汉奸酝酿着搞“华北自治”。汉奸殷汝耕正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人民面临着象东北人民一样做亡国奴的命运。冯素陶老师的话打开了同学们的心扉，我们要象普罗米修士那样不惜牺牲自己，去为人类取得幸福的火种。这一年，进步电影《桃李劫》在开封上演，“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看吧，一年年国土在沦丧，我们是要战，还是降……”的歌声在校园中回响着。从此，我开始关心时事，关心形势了。

(二)

不久，北平学生十二月九日请愿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的消息传到了开封。有的同学也相继收到亲友从北平寄来的信件和传单、油印刊物等。一天下午，平时出墙报的木板上，贴出了一份北平寄来的传单，详细报道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游行请愿示威遭到反动军警残酷镇压的情形。本来那几天同学们风闻一二九的消息后，就议论纷纷，读过墙报上的传单更激起同学们的愤慨。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行动？”“北平同学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送掉华北不就该着咱这儿了。我们还能安心读书吗？”“我们也请愿去！”同学们越说情绪就越激昂。谁也没有心思温习功课了。

次日早晨，大概就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刚吃过早饭，向教室走。这时响起了嘟、嘟、嘟的哨声，许多人往操场跑，有人还喊着“快到大操场去集合”。我们急忙往大操场跑去。只见操场篱笆外的大街上，有一队男学生正高声唱着歌，一会儿又响起口号声。“支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对镇压北平学生！”“欢迎北仓同学参加请愿游行！”我们一面听着，一面整理队伍。学生会负责人站到靠北墙的水泥方台上向大家说：“同学们都知道，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我们为声援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到省政府去请愿，现在征求大家意见，我们学校同学去不去参加？”同学们齐声回答“去，去！”有人马上喊起口号来，“反对镇压学生运动！”“打倒汉奸卖国贼！”“要求严惩杀人凶手！”队伍迅速出了校门，学生会负责人边走边说，不愿去可以不去。我回头看看，留下来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向省政府进发了。

我们的队伍到了省政府门前，广场上已站满了人。我估摸开

封的大中学校都到齐了，总有上万的人。虽然已是冬天，我们这些文弱的女学生个个走得满身大汗，兴奋得脸面通红。不久，听说各校要派代表进去找省主席交涉。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会是由每班两个代表组成的。我是我们班的代表，鲁静云是另一班的代表，而起领导作用的是高年级的代表李芸书、张文杰、陈端仪、赵新华、杜启远等人，对校外活动多是她们参加。北仓的两个代表和其他学校代表一起到省政府里去了。等了许久，代表回来说我们提出三项条件：要求政府保护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严惩屠杀北平学生的凶手；要求抚恤死难的爱国同学的亲属。当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省主席派保安处长彭进之接待了学生代表，他答应将学生意见转呈政府，要学生安心上课……。请愿要求已为政府接受，于是同学们便相继离开省政府。在回校时我们的队伍从省政府门前出发，经省政府街、老府门到相国寺街、鼓楼街等热闹的道路举行了示威游行。我们一路上又喊口号又唱歌，站在路旁围观的群众，对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无不发出赞许的感叹。我们游行经过的街道，虽然布满了军警，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从二十四日起，全市各学校陆续罢课。同学们都在议论这几天的局势。有的学校发通电，有的学校散发传单，北仓的代表又出去开会了，回来说各校代表成立了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当时开封的最高学府是河南大学。女校有开封女师、开封女中、北仓女中、静宜女中等，男校有开封高中、黎明中学和一些私立高中，共有三十余所。学联由河南大学的代表领头主持。

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后经过两天酝酿，决定于二十六日发动全市大中學生再次去省政府请愿。这次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省府同意学生派代表到南京找行政院长蒋介石请愿。学生们聚集在省府门前，代表进省府交涉。省府秘书长方其道答复代表说省府无此权限。这一下激怒了同学们。忽然间，省府广场上响起了震耳的喊

声：“我们直接到南京政府请愿去！”“到火车站去，坐火车上南京！”“到火车站去”，“到火车站去！”随着喊声，各学校不约而同地整队离开省府，向南关火车站行进。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大街，又形成了游行示威的局面。

到了南关火车站，代表们先去找站长交涉，要求派车辆送学生南下请愿。站长答应向铁道部请示。这时，正值东去的客货车尚未开出，许多同学登上车去，有的坐在铁轨上，有的躺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开动。下午三时又一趟从洛阳开来的快车进站，又有一部分同学抢登上车。到站的火车开不出，以后再没有车进站，陇海路断绝了交通。

车站的候车室内、月台上，路轨上都挤满了学生。男同学一堆，女同学一伙，基本上以学校、班级为单位。省府派人来和学生代表商谈，没有答应代表们提出的“派十三个代表去南京”的要求。代表们说不同意派代表去南京，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住在这里等。这时，天已渐渐暗了下来，阴沉沉地象是要下雪。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又激动，又新奇，既不觉得饿，又不觉得累。有个同学的妈妈得知消息赶来车站，要女儿回家。她女儿说无论如何不做逃兵。她妈妈拗不过她，又同情同学们的爱国行为，回去后就送了两条毯子来。别的家长也有送毯子来的，也有送大衣来的。有的学校还在路轨上搭起帐篷来过夜。就这样，为期四昼夜的开封学生卧轨请愿的壮举开始了。

近万名学生们熙熙攘攘，有进有出，把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为了防止坏人捣乱，各校同学还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在车站里同学中有的在讲演，有的在唱歌，“轰，轰，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我们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革命歌声此起彼伏，大家情绪十分热烈，却又秩序井然。

二十七日，河南省政府派秘书长方其道到车站和学生代表商

谈，他劝学生回校。学生代表提出如不许学生们去南京，则要求南京政府直接派代表来听取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否则绝不返校。二十八日，学生代表又向来劝慰的民政厅长方为策等提出“欢迎蒋院长（即蒋介石）来汴答复”，否则绝不返校。

天气越来越冷了，虽然学校每天送来吃的，有些家长也送来菜食，社会各界也来慰问，学校的老师们更常到车站看望同学们。但毕竟因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有些同学开始生病了。二十八日晚，飘起雪花来，忽然听说南京政府派人来了，要同学们让出一股车道以便火车进站，起初同学们还以为什么中央大员来了，后来才知道来人是教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叫周淦。他只了解了一下情况并未答复同学什么问题就走了。二十九日南京政府又派来两个人，一个叫谢树英，另一个叫徐逸樵，他们说代表中央来慰问学生的，凡有爱国意见，当转呈中央解答，只要同学回校，条件都可商量。北仓的代表回来和同学们商量，说南京已派人来答复条件。我们卧轨请愿四天，对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扩大了宣传影响，这是我们取得的胜利。现在各校都要陆续回去了。我们马校长就要来接同学们，希望大家顾全大局先回学校去。夜间，马戟武校长打着灯笼来接我们，于是在李芸书、赵新华等带领下我们回学校去了。这样断绝了四天的陇海路交通才恢复了。

回校后，同学们编了歌，记述这次斗争：

整队齐赴车站，立志南下请愿。
学生力量薄弱，雪里卧轨四天。
大众慰劳，政府挽劝，
结果派来三位大员，
要求条件，等于鸡蛋。

(三)

“要求条件，等于鸡蛋。”这只说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国民党政府是绝不会改变他“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投降政策的。但是另一方面开封学生四天的卧轨请愿，也象一颗火种，深深地埋在青年人的心中，激发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了千万青年的觉醒，使他们从埋头读书不问国事转而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北仓女中也从此开始成为一所革命思想十分活跃的学校。

同学们回校后，学校就宣布提前放寒假。寒假期间，我们住在学校的以及家在开封的同学们，办了一个《北仓简讯》和别的学校的同学交流对形势的看法及开展学生救亡活动的情况。我负责油印和分送，也学着写点短文。这时河南大学代表王雷在河大医学院办起“救护训练班”，讲授战地救护包扎技术，有四、五十人参加，我和北仓不少同学也参加了学习。这个训练班学习救护技术只是其一，依我看，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团结爱国同学，使他们在卧轨请愿之后，有更明确的抗日救亡的目标。

寒假期中，在赵新华、杜启远等发起下，我们成立了“新文字研究会”，学习拉丁化新文字，还学习世界语，作为团结进步同学的组织。开学后，以这些同学为中心，成立了一个“读书会”，秘密阅读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书籍和讨论形势。最初有十几个人，经常在陈端仪家中集会。老的同学毕业了，新的成员又参加进来，先后吸收了三十多人，后来这些同学大多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北仓女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我是第一批被吸收入党的。在以后两个月中，北仓女中又发展了二十几个党员，多为原来读书会的成员。不久这些同学都参加到抗日战争的各种活动中去。我也到了改编为新四军的红色游击队去参加抗日

宣传工作。正象我们那一代许多青年的成长道路一样，以一二九运动为转折，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

开封女中学生运动回忆

徐邦敬

一九三四年，我刚刚踏入开封女中（现开封二十五中）初中一年级，就不断听到反动政府逮捕进步教师的事。先是逮捕教导主任陶次如，接连是语文教师李伯言、外语教师田济川和一位东北籍的数学教师王仲之等。这些教师教课好，启发学生的正义感，宣传抗日爱国的道理，深受同学们的爱戴。还时常听说夜间有坏人“查夜巡逻”，逮捕夜间出来贴标语的人。还说图书馆的进步书籍是禁书，谁要看了也有赤色分子的嫌疑。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在当时是各个学校的形势，学生不准说抗日，没有爱国的权利。反动当局大放“教育爱国”的毒素，“学生只有读书才是本分”。

一九三五年秋季，反动教育厅撤换了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鲁鸿瑾，派去了反动的朱纪章为校长（后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逃台湾）。原有教师被捕的，被捕，被迫离校的，离校，一时学校混乱。记得在一天夜里，训育主任王一安（女）要走，我们围追到操场通往大门的路上，苦苦挽留。她说：“不要再留了，我不得不离校，否则就会象陶次如老师一样。”当时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悲愤填胸。第二天，学生自治会就领导全校（同学）赶校长，罢课。当时与我们学潮相呼应的有开封初中。反动当局派出了许多宪兵包围学校，使（学校）与外界断绝消息，断绝支援。四、五天后，（当局）用解散学校、开除学生、撤换教师等高压手段对付正义爱国的学生。一个月后，学校又开了学。

开学不久，一二九运动发展到开封。全市学生在开封学联领导下，疾风暴雨似地投入到请愿示威爱国运动中去。是什么时间已记不准了。大约是十二月廿三左右，这天一大早，学生自治会通知各班集合，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当局出兵抗日，如不答应就南下到南京请愿。我们因为刚闹过学潮，学生受过一次锻炼，就一齐冲出学校大门，直奔省府门前。在省府门前集合的有各公、私立学校约一万余人。在学生队伍四周有宪警包围，个个手持长枪，装上刺刀，并架有机枪。我们一直等到中午十二时左右，省府派一代表出来答复。大家对答复异常不满，已经耐不住内心的激情，学联号召大家：到南京请愿去！于是，八路纵队涌向车站。到车站后，站长已逃之夭夭，什么人都见不到。铁路上停着即将开走的列车，我们就坐在站台上等候，大家酝酿到南京请愿的事情，也等着学联的安排。这时，有的学生家长赶来，给学生送食物，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有的家长嘱咐一路要小心，大同学要帮助小同学等等。当时我们就看到各校的学生代表和河南大学、第一高中等大同学来往奔走，安排索车事宜。有的大同学就向我们小同学讲演，宣传抗日爱国，青年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北危机，要亡国灭种，我们哪能安心读书！真使人感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大家深受感动，人人摩拳擦掌，你看我，我看你，表示一定要到南京去的决心。不久，我们接到命令，都坐到车厢里，喜欢得跳起来，认为真的要 去南京了。但等到天已黑了，路灯亮了，车还是没有开。同学们在焦急猜测，探听消息。起初是要大家耐心等待，后来就传来了我们永不下车厢，斗争到底，不达胜利，决不罢休的声音。阴沉的天空越发黑起来，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雪，大气异常寒冷。同学们坚持在车站。

开封工、农、兵、学、商各界响应支持学生斗争，捐献衣食，慰问学生。小学生组织了慰问团，手持小旗前来慰问，给我

们很大鼓舞，坚持在车箱里坐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头上，据说从南京派来了一位大员，但不敢在车站与学生见面。当局用大卡车把学生载到华北运动场，听“大员”胡说一阵。大家临时编了一首讽刺的歌，大意是：学生爱国，齐赴车站，挽救危亡，南京请愿。南京派来一位大员，胡拉乱扯，等于鸡蛋！同学们满腹牢骚地回到学校。

开封卧轨运动后，还不断发生请愿、示威、游行。有一次，我们在省府门前绝食一天。还有一次举行请愿示威，军警得到消息，街上戒严，不准通行，割断联络。开封高中的同学到学院门接我们，受到军警阻拦，发生冲突搏斗，有同学被军警刺刀刺伤，发生流血事件。象这样的请愿事件很多，每次都有学生被捕。到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当局更加反动，禁止学生购买阅读进步书刊。如生活周刊，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均被列为禁书，时常受到校方查禁。有时是夜晚突然搜查，连书中夹的纸片也都检查。学校越是高压统治，禁锢思想，学生们的爱国烈火烧得就越高。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学生，心里渐渐都种上了对反动当局仇恨的种子。

忆许昌一二九学生运动

郭晓棠

许昌，处在河南省的中部，是京汉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我到了许昌通过秀琴（齐欣）同志（她先在那里县立女子小学校当教员）与那里的革命同志和进步朋友建立了联系。贺仲莲、郭洁民和路岩岭等几位同志，那时在许昌创办了一所私立灞陵中学，贺任这个中学校长（注：一说校长是其父贺升平），郭、路在这个中学担任教员。这年夏天，由这几位同志介绍，我到许昌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教书。

从这时候起，我们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活动。以郭（注：指郭晓棠）、路等人为核心首先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拟定了工作纲领和计划，经常在灞陵中学集会研究开展工作的情况和办法。同时，以社会科学研究会为核心，经常地集合要求进步的教师举行时事座谈会，并通过它在学生中间开展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和进步的革命文化活动。在学生中成立了读书会、新文字推行小组和世界语学习小组等等。短短的时间内，就在许昌城里几个中小学校，主要是私立灞陵中学、县立师范、县立女师、县立女小、石固小学（距县城四十五里）等学校里，开展起来了进步的革命活动，许多要求进步爱国的中小学教师和同学，都表现得非常活跃积极。那时候，抗日爱国和进步的文化读物（当时国内文化界进步的书刊杂志出版很多）在各校教师和学生中间流传颇广（这是读书会的重要工作）。我们在各校利用课外时间，教学生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语，一时新文字成了我们秘

密活动的重要通信工具。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这个文件在分析了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之后，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号召：“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这个宣言发表不久，我们就收到这个文件的全文了。那时候，我从海参威订了一份《拥护新文字报》（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左右，林伯渠和吴玉章同志在苏联远东海参威地区的中国工人中间，为了消灭文盲进行过这种工作，并且创办了这个报纸），在这个报纸上，就用拉丁化新文字发表了《八一宣言》的全文。我收到这个报纸后，就把拉丁化新文字的《八一宣言》翻译成汉文印刷出来，散发到群众中去，并且在口头上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和鼓动（同时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也在报上得到反映）。这对于我们后来的抗日救亡活动起了及时的指导作用。

当时，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对于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为了维护我党的正确理论观点和反驳一些错误的乃至反动的理论观点，由肖×同志用问答式的体裁写了一篇关于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文章，连续地刊登在《许昌日报》上。同时，为了公开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王大明同志（当时在县立师范当教员）也在《许昌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她的《牛屋文谈》一文。那时候，在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关于大众语文运动的讨论哩。

※ ※ ※

由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不抵抗

政策的结果，到了一九三五年，整个中华民族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月间，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了什么“广田三原则”；六月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在华北取消一切抗日运动；十一月间，日本在冀东成立所谓“防共自治政府”，并且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求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五省脱离中国；同时，南京反动政府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这样严重的新攻势，就是企图要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地处中原的河南人民已经处于国防前线了，处在京汉铁路线上的许昌人民，对于国家民族危亡的感觉更加敏锐。所以北京学生发动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伟大的反日反汉奸反投降的爱国正义斗争，就立即得到许昌人民，特别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于是，许昌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这次许昌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虽然是在北京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发动起来的，但也是在过去几个月日常的群众性的革命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灞陵中学的师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力量。在教师方面，通过进步教师的时事座谈会去进行宣传发动；在学生方面，通过各校读书会，特别是灞陵中学读书会到各学校和工厂联络活动。在这方面，灞陵中学学生栗元恒（栗在山）和吴思温（吴剑）等同志做的工作最多。除了灞中、县师、县女师和县女小等校都有我们的同志，在发动学生群众方面比较有把握外，而当时的省立第四中学和私立进德中学两校，是在复兴社反动分子校长曹某和何某的控制下，进行工作最为困难。同时，我们又通过教育局和县立师范校长，在地方绅士中间也进行了一些工作，争取社会舆论方面更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在运动发动过程中，我们准备了宣言、传单、标语和旗帜等等许多宣传品。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在十二月下旬的一天，首先以灤县中学师生为主导，与男师、女师、女小等校师生汇合，举行请愿游行示威。大队先到省立第四中学和私立进德中学门前集合呼喊，要求两校师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这两校反动当局竟然关闭校门，制止学生出校。游行队伍中有的同学就把反对法西斯反动教育的标语和砖头捆在一起向校内扔去。这样，在内外呼应夹攻之下，终于冲进了这两个学校，接出一大部分同学参加了爱国游行队伍（这两校在同一条街上斜对门）。然后，整顿游行队伍向第五行政区专署齐头并进，请愿示威。我们已料到，反动政府对待爱国人民的请愿示威，除了讲几句空洞含混的话，决不会给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以任何现实和真正的东西。我们的游行示威，最重要的是唤起人民大众，揭露反动政府。这支以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走遍了大街小巷，沿途散发宣言传单，张贴标语，街头集会，慷慨演说，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反对华北自治”，“驱逐日寇出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等，许多市民纷纷自动加入示威游行队伍。到了西关英美烟草公司附近，在游行大队的一片欢呼声中，又迎接了一大批工人弟兄参加了抗日爱国示威游行的行列。

在这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动过程中，在群众面前也暴露了当地某些人物的真正面目，暴露了反动统治者和爱国人民的矛盾，反动派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以及土著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及其买办的矛盾。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面前，我们利用这些矛盾发动起来了这次抗日救亡运动。由复兴社分子控制下的省立第四中学和进德中学两校当局，对这次爱国运动抱着敌视、制止和破坏的态度。和国民党县党部有关系的两个师范学校的校长（蒋某和张某），这时却采取中立和同情的态度，不过他们是代表着许昌地方士绅的同情和支持，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不够，他们还提出了要同时反对英美帝国主义者对许昌烟区进行经济掠夺和

压榨烟区民众的问题。我们对他们所提出的这类要求，根据党的抗日统战策略，当时采取了不置可否态度，但是，我们主要集中的宣传目标，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的当前民族危机这一严重任务，并且收到了很大成效。

游行示威后，没有几天的功夫，复兴社反动分子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他们散布谣言，说这次学生运动有“政治背景”。他们的根据，就是我们发的《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宣言》里有这么一个口号，“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断定这次运动有政治目的和背景。于是反动派就集中目标攻击灞陵中学，我们暂时处于守势，几个可能暴露的同志采取了隐蔽、转移工作措施。

※ ※ ※ ※

这次爱国运动，虽然暴露了我们的一些力量，但是却使党的革命影响获得空前的扩大，党的抗日政策深入人心。一九三六年初，党的北方局派沈东平同志来河南工作，首先到了许昌。我们接上关系，把上述情况向他汇报后，立即做出如下的重要决定：第一、撤退几位暴露了的同志，其中有两位调往北京工作。于是灞中的郭同志，女师的肖同志，男师的王同志和女小的陈同志等相继离开了许昌。这样，目标缩小了，可以麻痹敌人，同时掩护了别的同志继续留下工作。第二、利用寒假期间，抽调和介绍别地的同志和朋友来填补几位离许同志留下来的空缺。于是王（定南）、董（震寰）二人就到了灞陵中学，周×、左×二人就到了县立师范。这样就使许昌各校学生运动继续坚持了下去。第三、党把自己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农村。在这期间，我带领沈东平同志到豫北去交接沁阳、济源和孟县等几个县我党的工作；同时沈东平、路岩岭和栗元恒等同志到西华县农村开辟工作。在西华通过胡晓初等同志的关系，我党继续不断地派许多同志去那里工作（一般是乡村小学教员为掩护），最初是通过统一战线的关

系，利用当地实力派的掩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开展一般农村工作和武装工作，逐步地建立起一个隐蔽的农村武装根据地。从一九三六年初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以许昌和西华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特别是在“七七事变”以后的形势下，那里的群众运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动，建立了各阶层抗日的群众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三千余人，于是就成为我党领导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运动的一个重要力量了。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的战斗序列，其中许多人来自许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队伍，而领导这个地区工作和这支武装的沈东平同志却不幸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睢县马路口与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流血捐躯的先烈们英名永存！

一二九运动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写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

（郭青洲整理）

发动烟农 示威请愿

——忆一二九运动在许昌

吴 剑

北京、开封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传到许昌，许昌的爱国学生立即响应。当时，我正在许昌私立灞陵中学初中三年级上学，有幸参加了这一革命怒潮，在游行队伍中负责联络工作，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许昌有省立第四中学、县立男子师范、县立女子师范、私立进德中学，还有第一小学、回教小学、女子小学、中山小学，城外有个农林高中以及我们灞陵中学。

多数学校里都有一定数量的进步分子，少数学校里还有共产党员。男师的蒋介石，是热心爱国抗日的校长，女师、女小里有党员。我们的校长是贺升平，老同盟会员，当地有威望的绅士。其子贺仲莲是该校的教务主任，在北大上学时入党，学校是以他父亲的名义办起来的。所聘教员，多是思想进步的年青人，其中也有党员。国文教员郭洁民、美术教员路岩岭、理化教员王定南是党员，冯若舟（郭洁民之妻）、曹乐生、郭秀杰（曹之妻）是进步教师。他们早就通过“读书会”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秘密宣传教育。

当收到一二九运动的通电后，灞中的党员和进步老师很快就研究好了开展游行请愿行动计划。有一天郭洁民老师找到我和栗元恒（现名栗在山）同学，他给俺俩布置了出去活动的任务。我们按郭老师的要求，先到省立四中和进德中学。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很反动，四中校长是中统特务，进德校长是专员公署秘书长，他们对学生统治得很严。我利用运动员的身分和同学接触，经过一天

的工作，把大部分同学都组织起来了。然后又到男、女师范，女小和中山小学，和他们的进步老师取得联系，传达了郭老师交待的游行计划。回校以后，郭洁民又叫我们两个去西关发动卖烟叶的烟农，要求三天完成任务。

我俩去到西关，烟农的确不少，排了几里路长的队。有赶车拉车的，有挑的背的和抬的，摩肩接踵，一眼望不到头。我们先向在外面排队的烟农了解情况，他们都等好多天了，还有等个把月的。很多人烟叶卖了钱也就吃光了，甚而有的还不够吃的。他们满腹怨气，恨透了英美烟草公司。收烟是在公司的院子里，分批往里进，几分钟开一次门。为了知道里边的情况，我们混在烟农中进到院里，里边和外边一样，也是一行一行的长队。烟叶摆得很整齐，外国人一份份的定级划价，他们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准你讨价还价。你若嫌价低，他一抬手就把烟捆给扔多远。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烟民们受够了帝国主义的欺凌。我们向他们一宣传，大家的情绪就被鼓动起来了。趁机会把他们编成组，每组找个领头的，叫他们等着参加学生的游行。第三天上午就向郭老师汇报了情况，他非常满意。

我们虽然三天三夜没合眼，可是，当得知第二天就要行动时，顾不得休息，就又投入了游行前的准备工作。

学校领导已安排好了，游行时校务主任贺仲莲和郭洁民、曹乐生组成指挥组，跟在队伍的后边，分派我负责前后的联络工作。为了不使人注意，还找人给我化了妆，脸上抹上黄颜色，太阳穴上贴着红边黑心的膏药，戴个红疙瘩瓜皮帽，穿件打了补丁的黑袍子，拖着一双破棉鞋，很像穷苦的生病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游行队伍从我们学校出发，大家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呼着口号，涌上了街头。出门先向西，通过北大街，就到了考棚街。省立第四中学和

进德中学都在这条街上，这两个学校的校当局早有准备，他们事先布置人堵住学校的大门，并且上了锁。我们一进考棚街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就往外冲，坏家伙们手拿木棍、皮鞭向学生劈面乱打。临危不惧的学生，在愤怒和焦急中，高呼着“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向外冲啊”，边喊边冲，不少学生被打伤，有的越墙而出。两个学校只冲出来几十个人。游行队伍继续向西，走了不远，男子师范的队伍过来了，我们一起转向南大街。不大一会，就又与女子师范、中山小学、第一小学、女子小学、回教小学的队伍汇合了。汇合后从东到西在城里转了个圈后，出南门向西，越过铁路向英美烟草公司那里去了。我们一到，事先组织好的烟民，跟着就加入了行列。这时，人力车夫、搬运工人、店员、居民等，看到这场面也纷纷投入到示威的洪流中来。

示威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约有一万多人，学生顶多两三千人。沿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讨伐叛逆殷汝耕”、“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声声不断，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中午后才又转到城西门，进西门又在城里转了将近一圈，从南北大街口向北就到了专员公署。专员公署的大院子里容不下这么多人，后面的就停在大街上，我们派出代表进去和专员谈判。

在严寒的朔风中，歌声四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枪口对外，齐步向前！……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慷慨嘹亮的歌声，进一步激起了学生们的战斗豪情。歌声

未停，嘹亮的口号声又激荡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反对内战，一致抗日！”

“释放北平被捕学生！”

这雄壮激昂的口号，显示着中华民族在觉醒，抗日救亡意志不可摧！表现了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已深入人心。

我们的代表进去半小时没有回音，我给后边回报后，又派了人，连派了四批人进去，都没有出来。天色已渐渐暗下来，差不多快六点了，气候也越发寒冷了。大家都还没有吃午饭，但队伍的情绪却仍然很高涨，继续坚持着。救亡歌曲此起彼伏。一、二年级的小学生的家长来送饭，他们说“不答复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是不吃饭！”

又待一会，代表们出来了，专员公署的专员徐亚屏没敢出来，他派了代表。他那个代表对我们请愿书上提出的八个条件，一般的都答复了，只有“释放一切政治犯”这条没答复。指挥组的同志认为这一条他们难以答复，所以没有强求。至此，大家商量，以为目的已经达到，为了有利于下次的斗争，那天的游行示威到夜幕将要降临时就胜利结束了。第二天准备再继续搞下来，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当次日正在集合时，忽然有一个同学跑来报告：“不好，他们包围上来了。”接着听到了枪声，人们顾不上商量，就都跑出来了，因而，这天没有搞起来。

晚上我和叶秉芳同学住在一起。半夜，忽听有人敲门说：“快起来，你们赶快离开，他们集合人来抓你们哩”，说完就走了。我拉起叶秉芳穿着背心和短裤，把棉衣夹在腋下冒雪出门就跑。刚跑出学校，他们就围上来了，我们赶紧向城东南角跑，找了个好上的地方，爬上城墙，遂而顺着城墙滑到城外，涉水越过城河，急不择路，从野地里向东一气跑了几十里路，走到叶秉芳

的村庄，他就回家了。我在一个亲戚家住了四天，第五天回到城里，听学校领导说，事情被应付过去了，大家都安然无恙。

许昌这次一二九运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受到了很大鼓舞和启发。

(李超整理)

许昌灞陵中学学生运动回忆

栗在山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残遭镇压的消息传到许昌后，激起了许昌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慨。

为了声援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许昌地下党员、灞陵中学代理校长贺仲莲、教务主任郭洁民、教员路岩岭、女师教员郭晓棠、女小教员陈秀琴、乡师教员周之焕等，领导许昌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这次运动先从灞陵中学发起，因为这个学校的党团员较多。男师和女师的党团员也都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然而，省立四中和进德中学的情况就不同了，一个学校的校长是中统，一个学校的校长是老法（法西斯），他们限制学生的政治活动，不准青年参加游行。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各校游行队伍涌向街头。我们灞陵中学的队伍，首先到了进德中学门口，从里面接出来一部分学生，然后一块向省立四中挺进。这时乡师、女师、女小还有其它小学的学生也赶到了，唯独省立四中的学生没有出来。经了解，原来是他们的校长曹少华把校门锁住了。一些学生在气愤之下，从西边翻墙跳进去，把校门砸开，让里边的学生冲出来，加入了游行行列。往前走没多远，男师的学生从西北方向汇合而来，形成了强大的阵势。当时我是学校的青年委员，在队伍里来往指挥。游行队伍经南大街出城转向火车站时，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铁

路工人踊跃参加了我们的游行队伍，声势越来越大，同学们的情绪也更加激昂。从火车站折向西北英美烟公司的方向，英美烟公司的工人都不约而同自动参加游行，气势更加雄壮。从英美烟公司沿铁路两侧行进到西门，进城转向许昌专员公署请愿。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冀东伪自治政府”、“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大街小巷的群众兴高彩烈地出来观看助威，有的还加入队伍参加游行。

走到许昌专署，我们派出代表请愿。专员徐亚屏没敢露面，派人接见了学生代表。代表们向他提出了六项要求：一、保障救国运动自由；二、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绝对自由；三、没收日货和汉奸企业财产；四、惩办屠杀北平学生的凶犯；五、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六、反对“何梅协定”，反对殷汝耕的“伪自治政府”，反对成立“华北五省防共自治政府”，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代表们还特别提出国民政府应迅速确定抗日大计，挽救民族危亡。那个人当众答应了学生的大部分要求，游行请愿取得了胜利。至此这一天的活动告一段落。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河南日报》第二版登载了许昌学生游行的消息。

(李超整理)

南下请愿记略

——我对焦作响应一二九运动实况的回忆

冯维华

一九三五年，我在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读书。

一二九运动在焦作开展得比较早、比较快，范围比较大，是有它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的。焦作是我的第二故乡，早年我父亲在道清铁路局任职，我的小学、中学、大学生涯，都是在焦作渡过的。焦作~~的~~煤矿职工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榨，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精神十分坚强。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一九二三年道清铁路的同情罢工，一九二五年焦作煤矿的反帝罢工，一九二七年前后当地农民的武装暴动，都在广大群众中影响极大。我的父辈、我的老师常给我讲这些故事。当时，焦作工学院是河南有影响的大学之一，加以有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所以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一二九运动前，学校就有学生自治会组织。一九三五年秋季，高宪铤和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正、副主席。这时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面对这种形势，每一个有志的中华儿女都不会甘心屈辱，都会奋起反抗。民众的这种情绪，犹如久积的干柴，一遇火种，即会熊熊燃烧。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六千余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消息传到焦作，群情激愤。我们自治会很快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组织

学生救国会，委派高宪铤担任救国会主席，并联络河南大学等校，筹备组织“河南全省学生救亡会”。

焦作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得到了广大受压迫的工农群众及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的。

首先是我们学校的领导。校长张清琰（解放后任全国煤矿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对我们极表同情，暗中发给我们每人三元路费，资助我们南下请愿。其次是铁路员工和沿途的青年学生。不论是在焦作，还是在新乡、郑州、开封，铁路员工和青年学生都对我们深表同情，极力支持。在焦作上车时，值班工人把我们同学分成小组，分别带领上车，这样既能表示车票已经查验，又便于迅速上车。在新乡、郑州，一方面有请愿团同学积极利用转车时间，召集当地学生、群众集会讲演，呼吁举国上下反对投降、反对卖国、团结抗日；一方面当局极力反对学生南下，并给学生上车设置障碍，而车站职工却千方百计为我们提供便利。在郑州，如果不是铁路职工支持及社会舆论给当局的压力，我们就无法登上开往徐州的快车。在开封，我们请愿团的车未停稳，省立开封中等数所学校几百名学生早已迎候在月台上，向请愿团表示敬意，并送上大批食品，慰问请愿团。

特别是三铺火车站职工的支持，使我们更为钦佩。在徐州，国民党当局停发车辆，企图阻止我们前进，我们决定徒步南下。从下午四点开始，全体学生冒着寒风和雨雪，沿津浦铁路手拉手、肩并肩，在茫茫黑夜中踏着铁路的枕木，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因为路滑，行走艰难，到三铺车站，虽然只走了二十六公里，却已是午夜十二点左右了。同学们外面衣服已被雨雪淋湿，内衣也被汗水浸透，不少人腿肿脚胀，有人还发高烧，但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叫苦，决心继续前进。但是客观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暂作休整，决定在三铺火车站暂停。

三铺是个小车站，附近农民也不过十来户人家。当我们叫开

他们的大门时，请愿团的爱国行动深深感动了他们。在站长的带动下，纷纷把我们请进家门，烧火做饭，让学生取暖、烤干湿衣。站长从自己家里拿出两袋白面为学生做饭。其他人家也都有啥拿啥，全力支援。站长还给我们提供情况说：“天明七点钟，将有一列快车通过，你们可以采取行动。”

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对焦工学生请愿团的爱国行动也是支持的。如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孙越琦先生等。甚至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表面上也表示支持。如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黄杰也对学生说：“同学们的行动，我完全支持。我如果不抗日，同学们可以枪毙我。”当然，黄杰的话是违心讲的，是对学生的欺骗，是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由高压变安抚的两面手段。但也说明，抗日的洪流是不可抗拒的。

当时抗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中国不会亡，斗争最后是一定能胜利的。我们中国人民真不愧为伟大的人民。

高亮铤是我的同窗好友，他很精干、机智，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解放以后，没有再见到他。

请愿团返回焦作时，学校已放寒假。连续的奔波，使同学们都很疲劳，于是我们决定回家过年休息。春节一过，大部分同学又回校组成小分队，顺着道清铁路，到沿线乡镇农村广为宣传，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省的发展，焦作广大青年学生行动得是比较早的。请愿团冲破阻力，到达徐州以南的三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难能可贵。我们经受了这一场革命实践的锻炼和教育，增长了才干，这是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同时，我们的行动也大大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

（张炳坤整理）

请愿抗日 奋起救国

——回忆一二九运动在焦作

杨力生

我是河北保定人。一九三四年秋从保定考入私立焦作工学院。当时，学院的专业设置仅有采矿冶金、土木工程两个系，学生一百多人，我在采矿冶金系学习。

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焦作后，我们学生出自爱国之情，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残暴行径非常气愤。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全市各学校和社会各界人士在焦作中山公园（现在的老广场）召开了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我当时是扛大旗的，走在最前列。会议还决定由焦作工学院学生组成“请愿团”，并公推学生自治会主席高宪铨任团长，代表焦作各校学生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卖国，反对冀东伪组织。

我们焦作工学院学生请愿团成立后立即出发，首先到新乡，在车站附近向群众宣传反帝爱国，宣传一二九运动，又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游行。连夜到郑州，在郑州扶轮中学又开了会。随即又赶到开封，在车站向几个学校的学生讲演后，又乘车东到了徐州。徐州警备司令黄杰阻拦我们南下，对我们说：“奉上级命令，请愿学生一律不得南下，定要返回原校，安心学习。所有运输车辆，一律停开。”我们听了非常气愤，交涉不成，就决定徒步去南京请愿。这一天下午出发，半夜走到一个小站，因为下着小雪，又没吃晚饭，连饿带冻，不少学生都走不动了，只好暂时

在这个小站休息。天亮时，从徐州方向开来一列火车，我们集体卧轨拦阻，准备乘车继续南下。不料，列车停下后，拒不再开，我们坚持卧轨也不让路。双方僵持到第二天早上，又从徐州开来一些部队，为首的代表给我们讲了许多好话，请我们坐车先回徐州商量，待请示上峰后，开专车送我们去南京。我们回到徐州，同学们又分别到工厂学校进行宣传。后来，听说在南京请愿的北平、天津学生已离开南京，返回学校，一二九运动高潮已过，再去南京意义也不大，我们就由徐州折返焦作。路过开封、郑州时，我们又向当地学生介绍了这次请愿的经过和收获。十二月底我们回到焦作，请愿活动基本结束。

洛阳学生在一二九爱国运动中

仲平 振山

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

消息传到洛阳后，洛阳各校师生立即行动起来，响应和声援北平学生。在洛中，新任校长周勤学（即周筱沛）亲自给学生念报，宣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爱国精神；又分别到各班讲述“五四”运动和她亲身参加过的“三·一八”爱国运动的情况，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拯救我们苦难的祖国。

洛阳师范学校素有革命传统。但当时的校长极端反动，他利用反动组织忠义会压得全校学生抬不起头。进步同学王和（即王仲平）与党金柱等发动全校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促成全城学生游行示威。决定由党金柱和李相乾任总指挥，王和和罗昭武搞宣传，书写张贴标语，起草宣言（未印发）。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洛师学生党金柱等在西关与明德、农林和复旦等校代表集会。忠义会学生前来破坏，双方掷石互击。最后党金柱等进步同学团结一致，把他们赶走了。下午，党金柱率领洛师学生游行队伍由营林街出发，经老集奔往吴家街与洛中会合。并派代表约会洛职、明德、农林、复旦和河洛等校爱国学生，都到北大街集合。一路张贴标语，呼喊口号：“打倒殷汝耕！”“取消冀东傀儡政权！”“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游行队伍经过吴家街洛中门口时，侯得会等同学已在校门外迎接，周校长眼含热

泪说：“去吧，救国！”全体同学呼喊着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奔往北门。

这天彤云密布，北风呼叫，洛阳街头一片阴沉萧瑟的气氛。游行队伍到了北关，学生们又喊着“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等口号，潮水般地涌向火车站。车站进口有军警把守着，不准同学们进站。学生总指挥党金柱等向军警晓明大义：“国难当头，我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到南京请愿抗日。”军警说：“我们是执行上级命令。”“不叫我们往南京请愿，你想当亡国奴？”军警虽理屈词穷，却硬是武力阻拦。双方相持不下，争吵得很激烈。

一些熟悉地情的同学，暗约五、六人，一批一批地转到车站进口处东面的小门，绕进车站。为了麻痹军警，党金柱等继续在原地与军警据理争辩，后边的同学大多已绕道东面小门进站占领铁轨。军警见学生人数少了，得意地说：“看，你们的人都快走完了，还闹啥哩！”“好，我们也走！”同学们一股脑奔向东面的小门。站长这时惊慌地跑来对军警说：“学生们卧轨，火车不能进站了。”李相乾从站内跟在站长后面说：“站长，请给我们挂车，去南京请愿抗日。”军警们往站内一看，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所有铁轨上都爬满了学生，还有人站在货车上喊口号：“到南京请愿抗日！”军警逼学生站起来出站，学生们不怕风吹严寒，稳稳地坐在冰冷的铁轨上，毫不理会。气得军警头子垂首顿足而又无可奈何地来回走动。

忽然有人喊：“祝绍周来了！”这个洛阳军分校校长、巩洛警备司令一改平日的凶相，微笑着站在卸货台上，招呼同学们站起来。平日派往各校搞军训的下级军官，也分别哄骗同学们离开车站。祝绍周说：“……我知道同学们爱国。但是抗日必须做长期准备，我打电报给委员长（指蒋介石），转达同学们的爱国要求……。”平时受军训时，每当提到“蒋委员长”就有立正习惯

的学生，这时也把这种“规矩”抛在脑后，一致呼喊“进京请愿”的口号。学生们呼口号的声浪淹没了祝的讲话。祝又狡猾地对同学们说：“我也赞成你们进京，可是总不能大家都去，要选出代表来。现在先回学校选出代表再说。”同时，他又许愿说：“我陪你们的代表一道进京。……”

天真的青年学生，没有识破祝的骗局，抱着幻想，排队离站回校。有些同学还在路上商量着代表选哪些人合适。洛中的周校长在北门口接住了同学们，她对大家说：“这只是个开头，担子很重，道路长远，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肩负的重任。”

忠义会组织在洛师散布“读书救国论”和“长期准备论”，以欺骗配合高压，来平息学生运动。二十九日，二百来个洛师学生前往西北运动场与其他学校会合，“社会名流”陈大白等在途中哄骗，警察拦阻，并鸣枪威胁，逼迫各校学生解散。营林街上布满便衣，限制学生行动。各校的所谓“选代表”一筹莫展，“进京请愿”更是无望。但是一二九精神——这漫长黑夜中的响雷闪电，预示着洛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中的洛阳中学

傅大章

省立洛阳中学，原分男女生两个部。男生部住北门，女生部住西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消息传到这里，大家非常气愤。男生部同学连夜集会，成立了学生会，选举侯德会和我为代表，决定由我找女生部同学联系，并串联洛阳各校，进行游行示威和请愿，反对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支持北平同学的抗日进步主张。当时，女生部同学，在获悉一二九学运的消息后，也是义愤填膺，并进行了组织。在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我到女生部找到了王云屏（即王伯彦，她当时被推为女生部代表）同学，商量分头到洛阳各校串联活动，准备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当时我们这些活动，是在地下党吴芝圃（即吴遂之）关怀、支持下进行的。几天后，洛阳各校学生进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并到西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找祝绍周请愿，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联合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祝绍周当时是洛阳警备司令，他重复了蒋介石的陈词滥调，我们轰了他。各校学生又到火车站进行卧轨，要求南下请愿。这时祝绍周着了慌，派军校学生手持带刺刀的步枪，跟随着我们，进行威胁。同学们一路上做这些军校学生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有些军校学生私下赞成我们的举动，只是跟随着我们，不会给我们什么为难。祝绍周这一着没有多大效用。

到火车站后，我们横卧在钢轨上，阻止火车通行。祝绍周派人开着火车头，一步步逼向我们，企图撵我们离开钢轨。同学们

呼着口号，要火车司机不要跟国民党这么干，火车司机只是表面上应付了一下，就把火车头停在同学们附近。同学们一天都没有吃东西，直到天快黑时才陆续散去。这时，我们又打算在洛阳各学校串联，成立洛阳市学联，准备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洛阳国民党当局看到形势不妙，便在学生中活动，准备操纵成立洛阳市学联，妄图控制和平息洛阳市学生运动。他们利用洛阳师范几个追随他们的学生到各校串联，并着手筹备工作。这时我们洛阳中学严正声明，坚决不参加洛阳师范成立的所谓“洛阳市学联”，并散发了很多传单（有些传单是我们学校中的党员老师写的）。不久，各校就提前放了寒假。

一九三六年春开学后，各校学生运动有些消沉。这时，我们为了推动洛阳学生运动，在男生部进行串联（此时我被举为总代表），并找王云屏同学商量，征得大多数同学同意，在洛阳举行了无限期总罢课。这一行动立即得到校长周筱沛的赞成和支持，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六年放暑假。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于洛阳中学同学旗帜鲜明地进行救亡斗争，赢得了社会上许多人对洛阳中学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则到处造谣，对我们进行威胁，甚至散发传单，说洛阳中学是为了配合红军东渡要举行暴动，搞得满城风雨。

在这种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地下党员吴芝圃等时时关心和指导我们的斗争，我们的女校长周筱沛，对于洛中同学的成长进步，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她平时上纪念周课时，经常讲些抗日形势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道理，并始终如一地支持我们的游行、罢课、请愿活动。她利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对国民党当局诬蔑、威胁我们的卑鄙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回忆洛阳中学的一二九运动

王云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洛阳，并立即产生了反响。

我们洛中一院（即女生部）的同学，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在校长室发现了北平学生寄给我们的宣传品，内容是呼吁我们起来，要求政府抗日，惩办冀东汉奸。我们当即派马淑英同学把这些宣传品送到二院（男生部），原来二院的同学也已收到类似的宣传品，正在积极酝酿起来进行斗争，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并推选付大章、侯得会同学进行联络工作。大家会议后，决定组织全体同学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当时的洛中校长周勤学（即周筱沛）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我们发动起事的时候，她正在开封，我们就把准备游行请愿的事通过电话转告了她，她接话后立即赶回洛阳，对我们的想法表示支持和关怀，嘱咐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发生不测。当时，我校教员中已有共产党员，进步教师也很多，他们都从中做了许多工作，但更主要的是形势所趋，人心所向，广大学生抗日救国的热血在沸腾。

经过几天时间的酝酿准备，二十八日上午，洛中、洛师、复旦、河洛、明德等校的三千多学生同到城西北隅运动场集合。学生到齐后，领队及各校代表主持开会，布置游行序列，然后排成四路纵队向西工进发，一路高呼口号经西工广场到达火车站，要求乘车去南京请愿。学生们冲到火车轨道上，火车三番五次鸣

笛，要向学生开过来，但司机看到学生稳坐铁轨，不动声色，不得不减慢了速度，最后终于停了下来。后来，反动当局派人接见学生，他们采用欺骗的花招对学生的举动表示同情，哄骗学生回校，学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结束了一天的示威活动，各自返回了学校。

另外，当学生在洛阳城内集合游行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恐万状，他们派洛阳军分校的学员全副武装上街维持秩序。这些武装人员打着“指导学生运动”、“保护学生运动”的横幅，枪上刺刀，在学生队伍两旁数米散开，名曰“保护”，实为恐吓。直到学生队伍解散后他们才离去。

这次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洛阳的声势之大是我记忆中仅有的。这次运动，对于鼓舞人们坚决抗日，反对卖国妥协，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一二九运动中的郑州扶轮中学

金紫光

郑州扶轮中学是一九二九年建立的。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反动派在学校公开活动，发展复兴社等特务组织。我们的地下党也在学校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启发学生觉悟。

蒋冯阎大战时，我在扶轮中学上初中。“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热情高涨，纷纷报名要到东北去抗日，当局不让去，在学校搞军训。后校长换成了周志平，此人很反动，在学校搞法西斯教育。党组织不断领导学生搞学潮，赶走了姓周的。国民党铁道部又派了周情威，后又换成吴健，但学生运动一直没断过。在这个时期，我受哥哥李志良（共产党员）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活动，把扶轮学校当做交通站，给党组织送情报，不断有党的干部过往。学校当局为避免学生闹学潮，把学生会改为艺术委员会，意即只搞艺术，不搞政治。我任总干事，搞唱歌演剧，仍然趁机宣传革命。

郑州响应一二九运动在河南来说是比较早的。我们有不少同学在北平上大学，他们经常告诉我们一些情况，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联系更加频繁。记得一个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同学来到郑州，给我们讲了北平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经过，同学们听了议论纷纷，表示一定要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声援北平学生。我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演讲，游行示威，并立即发快邮代电，通告全国，要求政府抗日。电稿是我拟的，大意是：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课桌了，我们不当亡国奴，要罢课罢市，声援北平学生。大约

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们扶轮中学以进步学生为骨干，组织示威队伍去专员公署、地方法院等处请愿，沿途我们呼口号，唱歌曲。不少市民出来观看，其他几所中学的学生队伍也不断加入游行队伍。特别是一些小学生，最小的八、九岁，在老师的带领下，踏着没脚深的积雪，举着小旗子，高呼抗日口号，场面十分动人。当时了解到，小学二年级以上全都参加了游行。在专员公署，我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专员说答应转告政府，让我们回去安心学习，说国事自有国家办等等，将我们搪塞走了完事。事后，他们通过家长和老师向我们施加压力，不让我们闹事，想瓦解我们。一部分学生消极了，认为政府不会听我们的，还是埋头读书为好。否则，将来考不上大学咋办？此时，学生中的复兴社和CC派、政学系的人也四下活动，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这时，共产党员张怀章（志运）暗中经常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鼓励我们坚持斗争。不久，当局与学校勾结，提前放寒假，将学生解散。寒假回来后，在当局、家长、功课的压力下，我们没能再组织起来。

郑州车站卧轨记

张 璋

我是焦作人，从小学到初中都在焦作中学读书。当时焦作党组织较活跃，我在焦作中学的六个学期中有五个学期闹了学潮。一九三四年春考入该校高中班。一九三五年春，我们因不满教务主任（军统特务）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教育（大搞军事训练），就发动学生闹学潮，因事先有人泄密而没有成功。学校当局把我们三个学生会的负责人全部开除。当时我无路可走，在郑州中正中学的几个老乡通融下，转入该校就读。因没有转学证明，仍然上二年级。进入中正中学后，我和贺崇升坐一个桌，他是被安阳中学开除后转到这里的。该校是一个私立学校，思想非常保守。因我刚从外地转来，与郑州地下党没有联系，上半年老老实实读了半年书。

一九三五年，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我们的思想又开始波动起来。一二九以前（可能是十月份左右）贺崇升因特务追捕被迫离校。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开展工作呢？我们班里的几个进步同学采取措施，把班里的领导权抓到手里，我们班参加校学生自治会的三名代表都是我们的人。学生会主席是高二的一个学生。

北平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之后，我和学校里的进步同学积极行动起来，分别到郑州各校联络，准备组织全市中学生到南京请愿。大约是十二月三十日左右，全市七个学校的学生（没有扶轮同学参加）在车站集中，都坐或躺在铁路上，要求到南京去。到了半夜时分，郑州专员公署专员也赶到现场，对同学们进行劝

阻。半夜里，学生会主席突然决定不再卧轨，要把同学撤回学校，在学生中引起了波动。我们高三的几个同学不甘这样罢休，我跳到一块高台上讲演了一番，大意是同学们不要被专员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应该坚持到底。实在不愿坚持斗争的可以回去等等。稳定了同学们的情绪，大部分同学坚持了下来，只有几十个人离开。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焦作工学院赴京请愿团回焦作路过郑州（约有两车厢人）。因我是焦作来郑州的，就去找熟人打听他们去南京的情况。他们说：现在就全国来说，一二九运动已经收了，开封也收了。听了他们的介绍，我们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也收。于是，就把同学们集合起来，我给大家介绍了全国的情况和开封的情况，并讲了我们的打算，队伍就解散了。回校后的第二天，学校出了布告，宣布提前放寒假。

（吴阿林 史崇岭整理）

淮阳一二九运动亲历记

张希丞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淮阳。淮师首先起事，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我担任主席，李世英为副主席。我们分别串联了省立三中、淮阳简易师范、豫东中学、成达中学等校师生，很快就成立了全城的抗日救国会，推选我为主席，各校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为委员，地址设在简易师范。

准备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国民党专署把负责筹备工作的李世英、郝玉岚抓走，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我们立即串联组织学生，第二天冒雪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约有一千多人。游行开始前，我在会上讲了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还记得：“天再冷，影响不了我们抗日救国的热情；雪再凉，没有日本鬼子的屠刀搁在我们脖子上凉；反动派的镇压，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接着，游行开始。当时成达中学的反动校长不让学生参加游行，我们强行打开该校大门，迎接他们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大家汇成一股洪流，涌向国民党专员公署。在专署门口喊口号、静坐、请愿，迫使专署放出了被捕学生，争得了抗日爱国的自由。各校学生敲锣打鼓，凯旋归校。

（王纪友 王兴明整理）

营救学生代表

——忆淮阳的一二九运动

高 峰

一二九运动时，我是淮阳豫东中学的学生，亲自参加了这个运动。头一天国民党专署扣留了学生代表，没收了传单、旗帜和印章。豫东中学学生当晚就串联各班，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营救学生代表。

第二天，空中飘着雪花，豫东中学、二师、女师、三中的学生涌上街头，马路两旁的围观者人山人海。沿途我们高呼“打倒汉奸殷汝耕”等口号，途经成达中学门口，里面没有动静，有的学生便用茶炉子里的煤锥撬开大门，有的爬上墙头……，校长于伯龙吓得从后门跑进专署，狗腿子于四藏在女生的床底下。成达中学的师生出来汇合，经吉庆街、东坊子街，来到国民党专员公署。专员如临大敌，派出一连人的武装进行威吓。同学们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呼口号、唱歌，向士兵进行宣传。这时，从里面出来个官气十足的人，用威胁的口气问道：“你们学生游行是经哪个政府批准的？”二师的队伍中站出来一位同学反问他：“孙中山闹革命是哪个政府批准的？！”问得那家伙张口结舌，答不出所以然来，灰溜溜地返回去了。学生们互相鼓励，有的问：“冷不冷？”“不冷！”“怕不怕？”“不怕！”有的脱下大衣给穿得较薄的同学披上。同学们从天亮开始，一直持坚到下午两点钟，国民党专署才让教育科长高越千出来答复，释放了被扣押的学生，归还了传单、旗帜和印章。

斗争胜利后，同学们才整队归校，围观的群众伸出拇指称赞说：“学生真不简单，真枪真刀都不害怕。”

（王纪友 任新广整理）

信阳一二九学生运动回忆录

(节 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女师开始活跃，有几次学校操场上、同学的课桌里、书里发现了落有“中共豫南支部”的传单，我的书里就曾夹过一张。学校命令上交。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中，男生部发起，通知我们参加卧轨，以便南下请愿。当时全校出动，警察出来阻拦，县党部也来劝阻，同学们一直在铁轨上坐了一天，中午没吃饭，晚上才回来。

(黄茗)

※ ※ ※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时，学生（主要是三师的学生）要求到南京请愿，国民党不允，车站上有很多警察，学生去的很多，站台上、车上都有学生。火车开动了，学生一下子都卧在铁轨上。在车站搞了一整天，到吃晚饭时，在车站吃的饭，不知是哪送去的饭。晚上，县党部的（或是县政府）人讲话，说：你们先回去，你们的愿望向中央传达。天黑了才回学校去。

我当时在县立初中上学，我也去参加了。

(汤瑞卜)

※ ※ ※

一二九学生运动波及信阳，这天，信阳市的所有学校（公私立中小学）教职工全部整队到了火车站，把南来北往的火车全部都阻滞在车站内。全市的工、农、兵、学、商一齐参加了这次救亡活动。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商店市民用竹箩筐抬着烧饼、夹着牛肉，送来热开水，慰问这些参加救亡的学生。我是第一次感到各界民众团结起来的无比力量。

（王直民）

※ ※ ※

我是一九三四年秋考上信阳二女师高级师范的，在校读了一年半，于一九三六年春转入开封北仓女中高二班。

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我校继开封学生运动之后，才开始游行，提出抗日的口号，并在火车站卧轨。当时我也参加了游行和卧轨。记得南北开来的火车都停在火车站，不能开动。站上很多学生，一直呆了一天，到下午六时左右，学校当局宣布放寒假，于是也未期终考试，第二天学生就纷纷回家了。

杨仲和是开封高中的学生，他在开封也参加了卧轨，他来信师是来看我的，他是我的表哥。当时他不是共产党员，我校的同学们知道他来自开封，便请他向同学们讲讲开封学生运动情况。他便在学生们组织的会议上讲了开封运动情况。因我当时是个普通学生，但也有抗日热情，所以也跟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运动。

（乔璐）

※ ※ ※

我是一九三五年暑假考入信阳三师的。

信阳的一二九运动是在得到北平的消息后发动起来的，比北平要晚些。

信阳的运动，开始是信师三年级的学生发动起来的。发动起来后，开始搞游行。游行中，信师走前边，女师、县中、义光中学都参加了。游行的声势很大。我们是从信师出发，经过中山路、大同路、火车站，从火车站到东关，游行队伍走到大同路时，街道两旁站了很多群众看。当时喊的口号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游行后的第二天，组织到南京请愿，学生都到火车站。火车一到，先由三年级的学生上车，后来分班上车。当时，司机对学生的行动是支持的，不叫开车就不开了。在车站拦车的中间，从北边来的学生路过信阳，看到信阳的学生运动搞得不错，很称赞。在火车站一天，后来县长和校长赵邦俊骗学生，说，你们先回去，你们的要求可以往上转达。

（李治平）

※ ※ ※

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是在广播上听到的，在报纸上也看到这个消息。学生一看到日本侵略我国的消息，异常气愤，真是义愤填膺。我当时是信师二年级的学生。

信阳的运动是信师发动起来的。信师当时是信阳的最高学府，叫“大学堂”。开始学生们搞游行、宣传，学生到大街、街口宣传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信师、女师、义光（有高中部）、县中、豫南中学都参加了游行。游行中，打着小旗，呼着口号，口号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游行进行一两天。当时信阳驻军是梁冠英的部队，他们也出来阻拦，说：你们快回去，抗日这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由国家作主，你们也作不了主。学生驳斥说：“国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学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说得他们哑口无言。当时没有发生镇压学生的事。

游行以后，信师和女师都把校门关了，不让学生出来。第三天的早上，天快亮的时候，信师的学生首先冲了出来，到女师，信师的学生从女师院墙上翻进去把大门打开，喊：同学们快出来呀！女师的学生早就急着想来，大门一开，学生一下子涌出了学校。信师的学生走在前面，女师的跟在后面，到了火车站，县中、义光、豫南中学的学生都去了，有一两千人。到火车站是要求到南京请愿。学生一到车站，车站上、天桥上都是人，把车站布满了。交通不通了，火车进不了站，车站里的车也开不出去。当时县政府、县党部的人出来调停，与派去的人谈判。学生说，我们要到南京请愿，要求上前线打日本。县政府的人说，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要求，我们给南京拍电报。学生们不听他们的，双方相持不下。当时商界的人士支持学生的行动，商务会的组织给学生送饭。驻军和警察到车站去劝阻学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在老师中有几个支持学生运动的，有姓孟的（孟秀亭）、姓丛的、姓郎的、黄绵中、邹曦民，他们出来组织学生。这几个老师在放寒假的时候被县政府扣起来了。说是请他们去，去后不让出来了。我们还去看过他们。

（王南生）

※ ※ ※

一二九运动时，我在豫南中学读书。在这之前，我们学生中就经常谈论抗日的事。

一二九运动时，教导主任周性初告诉我说，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当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设在信师。事前开了哪些会我说不清。豫南中学的运动是共产党员涂忠恕领导的。当时的活动，学校都参加了。到车站卧轨我也参加了。参加的学生很多，

豫中一百五十人左右，县中三百人，师范一千多人，小学一千多人。

(涂璠业)

※ ※ ※

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大约十天左右的时候，从北平来了宣传团（或叫别的什么名字），宣传团的几个女学生住在女师胡同的一个小旅馆里。他们来的男生可能住在信师男生部。他们来后，到各个班联系鼓动，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我记得在女生部没有开大会动员（我当时在信师女生部上高二年级）。当时，我们不上课了，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刻印传单，写标语，我们忙得几夜没睡。标语、传单的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做亡国奴”之类的。

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的有信师男生部、女生部、县中，还有小学生和市民。游行搞了两天，头一天人多一些，不断有游行的。组织游行的就是信师。游行是从信师出发，经大同路，到火车站，走民权路南下，到南关，各回学校了。游行后一两天，组织了请愿，到火车站拦车、卧轨，这也是信师、女师组织的。开始时，县政府软化学生，叫学生回去，一面又威胁学生，说这样搞下去会引起大的流血事件。在车站卧轨时，各校的学生由各校送饭。

运动中，信阳没有引起大的冲突，当时军队也监视，但没有出大的事。学校当时对学生的行动也没有干涉，有的老师还给出主意。

(刘任远)

※ ※ ※

北平市发起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上海、天津，全国

风起云涌纷纷响应，卧轨请愿要求南京蒋介石政府抗日。信阳是哪一天？记不清。我那时在信阳县立中学刚上初中二年级。一天，吃过早饭，只听打钟集合，学生自动集合到教学楼后边的操场上，有人宣布：“我们全体同学要参加今天的卧轨请愿活动。”县中是三年级某同学领队，到达火车站，信阳师范、二女师的同学早到了。火车一列列开进信阳车站，就被学生拥上列车扣下来，司机下车走了，我也上过两列火车。在站台上，见有少数信师同学佩戴着红袖章，一位年龄较大的、我不认识的男同学，也给我一个红袖章，让戴上。到三点左右，车站上列车停满了，一趟车也没开出去。听说，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火车站派代表，邀请学生代表谈判，谈判结果是：政府把学生的要求一定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抗日是正当的，但学生不要派代表去南京了。将近黄昏，信师同学先走了，其他同学也都离开车站回家了。

发起这次运动是信师同学，因早饭后是他们来通知县立中学的。

（陈立）

回忆商丘学生爱国游行

赵寅宾 李铁林 李绍棠等

北京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商丘，商丘中学的学生再也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一触即发了。

在运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赵寅宾等人。他们向学校当局提出，我们不能面对国家危亡之际而置若罔闻。我们要响应一二九运动，罢课，游行示威，到朱集卧轨，坐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以实际行动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求荣，反对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华北……

学校当局原先不同意，后来看到同学们情绪激昂，不可遏止的劲头，被迫同意了。

未游行前，各校由学生救亡团体组织学生进行各种准备：油印了很多小传单，每人自制一面小旗，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殷汝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并组织了交通联络、救护、指挥等机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寒风刺骨。商丘中学、归德中学、县立师范等校学生都提前吃过早饭，在约定地点集合，到会的学生比参加任何会都齐全。他们排着队在城内主要街道上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卖国贼殷汝耕”、“要求抗日，共同对敌”、“学生要救亡，不当亡国奴”、“要求专员朱玖莹打日本”、“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口号，街上贴满了标语。

游行队伍聚集在专署门前，宏亮的口号声迫使专员朱玖莹出来接见请愿学生。

集会上，首先由赵寅宾同学讲话，他说，同学们！大家都知道，我国的东北远在一九三一年就被日本吞了。眼下，日本得寸进尺，有人又与日本订立了亡国条约。成立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下去，华北就又成了第二个东北了。我们河南地处中原，与河北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亡国奴的命运很快就落到我们头上了。大家都知道一句古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要走出课堂，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一天不允许，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斗争！专员不允许我们救亡，我们就到开封请愿去，到南京请愿去！同学们！团结起来，举起拳头，喊起口号，和全国兄弟学校一样，担起抗日救亡的担子，站在全国人民的前面，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枪，不怕炮，冲向前去！……紧接着其他同学也讲了话。

专员花言巧语，企图哄骗学生中止游行示威，但这位专员徒劳了。同学们毅然决然地迈开坚强的步伐前进。

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向朱集车站进发。从城里到车站，沿途十五、六里，冰天雪地，大雪纷飞，但没人退缩，没有人掉队。

到了朱集，学生们派人与车站交涉车辆，准备全体坐车到南京请愿。火车站站长出面“劝阻”，商丘中学校长也跟来劝同学们返校，但有谁能管了他们呢？车站挤满了群众，他们被学生的正义行动深深感动了。有的跟着游行，一起喊口号，有的帮助维持秩序。有些老人看到这些学生，不畏严寒风雪来游行示威，感动得老泪纵横。直到天色很晚，同学们才返回学校。

民权县师范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

焦萃五

一九三五年年底，民权师范学生积极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抗日宣传等活动。

当时，我在开封统计人员训练班学习已经结业，正在等待分配工作。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河大的代瑞先交给我几张《告全国同胞书》，说他要回兰考，让我回民权发动学生起来响应。当晚我即回到民权师范学校，先和冯景亭、焦璞元说明情况，他俩分别找来了胡维藩、刘汉起、王占彬、牛清臣等十来名同学，我先谈了开封学生运动的情况，冯景亭宣读了《告全国同胞书》。顿时士气高涨，当场研究决定：1. 通电北平学生，坚决作他们的后盾；2. 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大力宣传妥协就等于卖国；3. 强烈要求政府和日本绝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4. 慰问开封卧轨学生，采取与开封学生一致的行动等。

次日早晨，我又返回开封。

民权师范的学生经过各班串联，决定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举行全校游行示威。这天上午，由于学校当局的阻拦，学生未能走出校门。下午，部分同学冲上大街，进行游行和演讲。晚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又秘密聚会研究，组成六个演讲小组，分赴野岗、内黄、龙塘、孙六、林七、王桥等集镇开展宣传工作。同时，同学们还捐献了三百多个鸡蛋，推选出冯景亭、胡维藩、焦璞元、刘汉超等代表赴汴慰问卧轨同学。慰问的代表，因交通中断搭不上火车，就抬着鸡蛋，顺着铁路步行一百多里，送到了开

封车站。梁雨田老师这时也到了开封，在南关迎接民权师范的学生代表，把鸡蛋分送给开高、开师、河大等校的同学们。这些鸡蛋从百里之外送到开封，表达了民权师范同学的爱国热诚，鼓舞了开封卧轨请愿学生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信心。

十二月底，学校提前放了寒假，同学们各自返家，运动就此结束。

风雪卧轨四昼夜

——一二九运动在开封

于书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来，河南省会开封的万余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自发串联、集会请愿、游行宣传，坚持卧轨四个昼夜，在一二九运动史上，增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酝酿和发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消息，是通过在北平求学的原北仓女中、开封高中等校学生的书信传入开封的。十二月十九日，北仓女中学生将该校毕业生牛文颖从北平寄来的一二九运动报道张贴在壁报栏内，立即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关注。当天下午，学生自治会和监察会召开联席大会，通电慰问北平学生，电称：“天津大公报转北平各校同学鉴：连日得悉救国运动，横遭摧残，凡有血气，同深愤慨，誓竭绵薄，用作后盾，特此慰问。北仓女中全体同学叩皓”^①

开封高中、河南大学等校也有不少同学酝酿，要对北平学生表示声援。同日，三十多校的校长也在开封女师开会，为反对华北自治和有效地控制学生爱国运动，决定二十一日举行一次集会游行。并对集会的议程和游行路线都做了详尽的安排。

十二月二十一日，开封市中等以上四十多所学校的一万二千

^①《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0日。

多人，按照校方的组织，在河南体育场集会。首由大会主席、河大校长刘季洪报告开会意义，继有知名人士嵇文甫教授讲演，他以东汉和北宋的大学生运动作比，鼓励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会后列队沿午朝门、老府门、省府街、寺后街、鼓楼街、东大街进行了游行。^①

次日，各校仍然秩序井然地上课。爱国学生有一种被压抑的感觉。于是在晚饭前，开高有人就将北平学生邮寄的一二九详细报道和标语口号，分别贴在阅报室内和饭厅门口，同学们的爱国情感又一次被推向高潮。晚自习时，李腾蛟、姚肇平、杨仲和、柴军武、刘宗和等同学在一起讨论，决定串联各校学生次日到省府请愿游行，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同时议定：一、各班代表鼓动所在班一致行动；二、确定游行队伍编队和带队人员，依照平时军训编制；三、分头抄写传单；四、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组织交通队（或便衣队）负责联络其它学校。会后，分头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中。

学校当局察觉后，校长王芸青、教导主任李子平把平时较活跃的姚肇平、李腾蛟等同学叫到校长办公室，进行劝阻和威吓，接着又称病，连夜躲回家去，并把锁大门的钥匙带走，唯恐与他们有什么牵连。对此，绝大多数同学的情绪并未受到影响，准备工作照常进行。熄灯后，有不少同学用床单蒙住床沿，趴在床下点着蜡烛抄写传单。直到凌晨，各项准备工作才基本就绪。

二、第一次请愿和罢课

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开高的学生穿上统一的蓝棉制服，腰束武装带在操场集合，公推擅长演讲的刘宗和给大家做了动员。正准备出发时，派往各校联络的交通队返回，告诉大门反锁，几个同学马上到后院找看守西侧门的校工，请他打开西侧门。此时，一墙之隔的开封师范已打罢起床钟，他们对开高学生的爱国

^①《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2日。

热情报以热烈掌声，但由于校长田恩沛平时对学生控制很严，当时没人能出来参加。

西侧门打开后，六百多名爱国学生争先恐后地涌出。他们途经开封女师、省立开封初中、水利专门学校和现代中学，队伍不断扩大。开封初中时值在操场举行升旗仪式，经开高同学呼喊后，一千多名同学马上汇入游行行列。^①

当开高、初中等校学生进入河大校园时，河大的多数同学尚未起床。小同学们高呼口号，要求老大哥参加和领导爱国请愿游行。有的同学敲响了校钟，河大的同学们闻讯后立即起床，集合了约三百人的队伍（其中一百多名军事干训队队员），加入了游行行列。从河大出来后，经过北仓女中，转至开师、女师，队伍越来越大。这时开高派往各校联络的交通队也起了很大作用，除上述学校外，计有济汴、两河、私立高中、黎明、明诚、静宜、嵩阳、开中、强豫、建国、大华、大河、任时、职业等三十余校的一万三千多名学生，参加了这次请愿行动。

九点钟左右，队伍集合在省府门口，守门的士兵将大门关闭，各校学生推举王雷（王雨田，河大）、郭质（郭品三，河大）、刘宗和（开高）为总代表向省府递交请愿书。刘峙委保安处长彭进之代接，请愿书是代表们站在街头上草就的，其主要内容为：“请求答复五项：（1）请转呈中央明令严惩北平屠杀学生之凶手并保障以后永不发生同样事件；（2）请中央积极抗日；（3）请转呈中央保护学生正当爱国运动；（4）请转呈中央抚恤死亡学生；（5）请转呈中央公开宣布外交方针。”

彭进之向代表们保证五条全部接受，由刘主席（刘峙）转电中央，并劝同学们返校后继续上课，免误学业等。同学们遂离省府游行，经相国寺后街、鼓楼街、南土街、北土街、西大街、中

^①杨仲和：《救亡运动的序幕》。

山路等处，然后各归其校。

是日下午，各校推举代表在开高第三教学楼召开开封市学生代表大会，组成学生救国联合会，参加者计有王雷、郭质、裴鸿泽、李腾蛟、刘宗和、姚肇平、李钟英、杨秀兰、赵新华、张文杰、邢海然、刘维垣等各校代表三十余人。当时决议代表大会以各校为单位组织，每校推举两位代表参加。“并推选主席学校为河大，秘书学校为高中，每日开常会一次。代表大会下产生执委会，并于昨（二十三日）成立，内分七部：一、总务部开封师范；二、宣传部开女师；三、组织部省立水专；四、情报部济汴中学；五、交际部北仓女中；六、检查部开封初中；七、会计部开封女中”^①同时会议决定自次日起，各部实行工作，具体规定三条：一、实行罢课，如在停课期间有学校复课者，执委会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制裁；二、停课期间，同学们一律不准离校；三、中央政府延不答复或答复认为不够满意时，一面派代表南下请愿，一面准备第二次游行。^②

自二十四日起，全市实行罢课。罢课期间，各校都组织十几个宣传队，每队二十余人，手执白旗，向市民和四郊附近农民宣传罢课原因和抗战救亡的意义。^③“有纠察交通等队维持秩序，并检查娱乐场所，编印《救国》情报，披露其每日工作。”^④同时散发一些彩色小标语，以扩大影响。

三、第二次请愿和卧轨斗争

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三十八校的一万三千多名学生，根据开封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的决议，整队集合在省府门口进行第二次请愿。要求省府拨车皮送同学们赴南京，直接向国民

^{①②}《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4日。

^③《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5日。

^④《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八）25-7。

党中央政府请愿。学联派王雷等三人为总代表求见刘峙。刘不敢出面，委秘书长方其道代见。方氏声称：中央尚无复电到来，省府无此权限。抗日事体重大，希望同学们相信政府，体谅政府苦衷，返校读书以期救国。随后，他又到省府外面，把这个意思向全体学生复述一遍。这种空洞的答复，激怒了爱国青年学生，许多同学异口同声地高呼：到车站去！到南京去！学联代表当即研究决定，整队向火车站进发。当时前锋队伍已到车站，殿后仍在省府门口，整个中山大街挤满了爱国学生，沿途高呼口号，震动了工、商、市民等各界人士。

当时，车站的候车室里，南北月台和铁路道轨上，到处都挤满了爱国学生。此时站内还停有一列空车皮，所有的车厢都被同学们占领，车站管理人员奉命摘掉了车头，下午二时半，汴洛段四次快车到站，立即被同学们登占。铁道部门遂命郑州东下，徐州西上的火车，无论快慢，一律停留在韩庄、罗王之间，陇海铁路为之中断。

河南省当局对车站实行戒严，赶走附近的商贩，想借此将学生困饿驱散。又传言去南京危险，唆使学生家长到车站拉人。不少家长进入车站后，哭泣哀求或是威胁强令，秩序一度显得紊乱。学联代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河大、开高等学校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把守入口，婉言劝回寻儿找女的家长们，秩序很快稳定下来，被拉走的只是极个别学生，大多数同学态度仍很坚决。当时《河南民报》的一则消息说：“记者亲见某位同学，为其老母手挽，竟挥之不顾而去，且言：国之不存，家尚何有，团体行动，不能听母命也。”^①学联主席王雷对记者表示，同学们“南下晋京请愿，只知一心救国，事前并无计划，一切均未考虑，只有国家没有个人，受冻挨饿，俱所甘心，前途圆满与否，成败利钝固非所计也。”^②

^{①②}《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7日。

为了达到晋京请愿目的，开师、初中等校的同学将军训所发的帐篷搬到车站，有些同学带上灶具，准备长期安营扎寨。省府派方其道等人到车站和学联代表进行协商，由于没有答复送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的要求，同学们决心留在车站过夜。晚九点钟，学联召开代表会，决定“一、河南大学、省立高中、省职业学校、嵩阳中学、水利专校等，决自今晨（二十七日）徒步晋京请愿。二、其余各校或系女生，或系幼令仍候车晋京。”①入夜，同学们互相关心、照顾，让女同学挤在车厢或候车室里，小同学住在帐篷内，而河大、开高、水专和黎明等校年令稍大一点的同学，就拥挤在一起，或坐或卧在铁轨之上及其周围过夜。各校都组织有巡逻队轮流值班，以防坏人乘机捣乱。

次日上午八时，河南省当局被迫取消戒严令，各校学生在学联领导下，有的高唱救亡歌曲，有的进行爱国讲演，情绪更加高昂。

二十八日凌晨三时，鸣号早起，举行升旗仪式，纪律如同在校，七点钟后，天气骤变，大雪纷飞，无法蔽雪的同学，只好迎雪而立，用来回走动、蹦蹦跳跳的办法驱寒。青年学生这种爱国举动，得到了社会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邮电工人、铁路工人呼着口号往车站送食品；工商界人士和省府职员带着糕点和罐头赴车站慰问；河大医学院派出救护队驻站候诊……。省立、县立小学的数千名学生，在老师率领下，抬着大批食品到车站慰问，沿途高呼：“拥护爱国运动！打倒汉奸卖国贼！爱国同学万岁！”②“小朋友呼口号时至为兴奋，举手高呼，双足同时跃起，大有怒狮狂吼气概。”③每至一处，车站的同学们都含泪回呼“小弟弟万岁！”卫生事务所的三位女医生，把大批药品送往车站，当看到爱国学生卧冰立雪的情景起，感动得泪流满面，同

①《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7日。

②③《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9日。

学们都同声痛哭，其情甚为悲壮。

各界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河南省当局不得不做些姿态，先后派省府秘书长方其道，省府委员齐真如、常志箴，保安副处长萧洒，教育厅秘书长郑竹虚等人前往慰问。各校校长每天也都象走马灯似地来往于车站和学校之间。他们的主要用意，当然仍是为了哄骗同学们返校复课。

到二十八日为止，同学们已坚持卧轨三天。地冻天寒的气候，加上茶水供应困难，不少同学相继病倒。河南省当局害怕事情闹大难以收场，就责令各校校长对学联代表进行威胁，说是交通已经中断三天，影响国计民生。若执意不肯返校，一切后果由同学们承担。省保安处长彭进之进而公开威胁学联代表说：你们学生既然是请愿爱国，为什么阻止火车运送国防器材，破坏国防计划？如果你们执意不肯离开车站，我就派军队来，两个挟一个也要把你们都挟走。此时个别学联代表动摇，学生中间也发生了分化。河大军事干训队的部分队员在车站月台上高呼：我们要回校复课！同学们都应该回校复课！与此同时，更多的同学自动集合成队，高举“河南省开封市学生救国联合会请愿团”的横额条幅，针锋相对地表示要坚持到底的决心，稳定了同学们的情绪。最后，离开车站的学生只是极少数。

二十九日天气转晴。同学们履行学联代表和省府达成的协议，让出一股道，恢复了交通。同学们的爱国壮举，不仅在开封三十多万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在省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大北社的一则通讯说：“本市各校学生万三千余人，为援助平津学生爱国运动，打倒伪自治组织，露宿车站三昼夜，候车晋京请愿，在冰天雪地里，受尽寒苦，不但引起本市各界之同情，而全国各界实均为之泪垂。豫南许昌新闻界，亦因同学爱国热情可亲，竟于昨（二十九日）徒步由许抵汴，到达车站，慰劳爱国万余同学云。”

夜九时左右，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派谢树英（督学）、徐逸樵（科长）、周淦（秘书）及其随员抵汴。赴京请愿被阻在徐州的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同学也同车到达。三个“中央大员”在车站和学生见了面，由谢树英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表示一番慰问和赞扬，宣称政府不会辜负大家苦心，同学们应该珍惜身体，回校待命报国等等。当同学们坚定地表示没有答复决不返校时，他又谎称有些话涉及国家机密，车站人杂不宜多讲，让同学们翌日到河南体育场集会等待答复。学联代表估计次日也只是个空洞的答复，但考虑到许多同学已经病倒，焦作工学院请愿团被阻返回，去南京请愿恐不可能，况且南京代表已到开封，扩大爱国影响的目的已经达到，为了保存力量，以利于下次斗争，就同意了谢树英的提议。当时还草拟了一个请愿书，主要内容是：“一、惩办宋哲元。二、解放民众运动。三、维护学生爱国运动。四、抚恤北平死难学生。五、补助北平受伤学生医药费。六、取消伪自治组织。七、以武力维护我国领土及主权之完整。八、确定外交方针及武力抵抗之国策。九、公开外交。”决议后，私立高中等十一所学校散去，而河大、开高等二十余校仍留在车站，开封初中等校，撤掉帐篷露宿，表示和全体学生同甘共苦。

三十日上午十时，省教育厅备车将河大、开高、初中等二十余校的同学和焦作工学院的的同学送往河南体育场。按议程进行开会，谢树英也对请愿书进行了答复，表示可以将各项条件带回南京。同学们听后认为不够圆满，要求再为具体答复各条。谢、徐、周他们除按照同学们的要求逐条又进行答复外，还对同学们一再劝慰和奖勉，同学们才整队游行示威，各自返回学校。国民党当局害怕学生继续“闹事”，取消了该学期的期考，提前放了寒假。开封市青年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就此暂时告一段落。

四、一二九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继北平一二九运动之后，在全国响应一二九运动的城市和地区中，开封的规模，仅次于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市，占有重要的地位。

开封爱国学生开展卧轨请愿斗争时，党组织被破坏后尚未恢复，参与领导和发起运动的几个主要骨干当时均非党、团员，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开封，由于我党长期在河南大学、开高开师、北仓女中等校的活动，已奠定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王雷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和地下党负责人郭宾庆有所接触。柴军武等在开高先后发起有“语文研究会”和“砥砺读书会”等组织，阅读进步书籍，探索救国道路。因此，确切地说，开封青年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是在我党思想影响下的一次爱国学生所组织和领导的救亡运动。

开封学生的卧轨请愿斗争，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扩大了抗日宣传的影响，促进了救亡运动的展开。经过这次斗争的洗礼，坚定了同学们的抗日意志，不少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的前线，同时，也为我们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如领导或参加卧轨斗争的骨干朱闻昭、张文杰等次年便筹备和领导了开封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王雷、柴军武、席国光等许多同学不久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成长为党的负责干部。

首先发难 冲锋在前

——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高中

张海岑

一九三五年，开封高中学生组织和发动了开封市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一九三六年开封高中同学毕业纪念册》中这样写道：“在开封的学生救亡运动中，高中是发起者，在高中的学生运动中，三年级尤其站在领导者的地位。”

开封高中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该校学生均有反映。“九一八”事变后，开高学生又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积极要求抗日。所有这些都为开高学生发动开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当一九三五年民族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在开封首先由开高学生发起并组织了全市学生的爱国请愿运动。

(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各校校长组织的开封游行结束后，开高有的同学提出疑问：“为什么这次集会游行只字不提抗日救国呢？”当天晚自习时，开封高中三年级学生便三三两两互相交谈起来。姚肇平、柴军武、卢德凤、李束带等同学都提出再次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和请愿的建议，得到多数同学的支持。

(二)

姚肇平、柴军武等同学商定要再次举行游行、请愿后，二十

二日全校同学在三年级同学的串联下活跃起来。恰在这时，开高多处出现了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的传单，同学们争相传看，并互相询问“怎么办？”白天学生照常上课，课后，班际之间、年级之间便互相交谈串联。到晚自习时，各班分别推选代表商定二十三日举行游行和请愿。为了把运动搞得扎实些，作了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各班代表要立即动员本班学生一致行动；确定游行时队伍行列和带队人，队伍按军事训练编制办；动手书写抗日救国传单；组织交通队，骑自行车分别到外校进行联系，鼓动全市学生一致行动。同学们的这些活动学校当局是很注意的，于是便对学生的行动采取监视、劝阻和威胁的办法进行干涉。晚自习时，除了指使训育员高基亭亲自点名检查学生外，还指使各科教师都到自习室去，名为辅导，实为监视。各班代表们在自习室不能自由讨论，就到厕所里去商量。有一些同学在自习室里，表面上是在埋头看书做作业，实际上是用课本遮着暗写游行示威传单。有的同学还故意向老师提出疑难问题，以牵制教师，便于多数同学进行示威的准备工作。下自习后，军事教官对学生寝室逐个检查，监督学生就寝。熄灯后，很多同学都趴在床底下，用床单蒙着床沿，点上蜡烛，在小凳子上刻印书写传单、告全市同胞书等，一夜间就写出了两三千张。学校当局除了监视学生的行动外，校长王芸青、教务主任李子平等，还把几位负责筹备游行工作的三年级同学叫到校长办公室去，劝同学们说：国家大事自有中央去管，学生还是读书为上。王还说：明天若只有开高一个学校游行，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你们也要考虑自己的后果。当夜，王芸青、李子平便在深夜离校回家了，临走还把大门反锁上。

经过紧张的准备，十二月二十三日晨，尚未打起床铃，就布置了纠察队，由赵宪崇、姚肇平为队长，刘金艇、席国光等为副队长。按预先的部署集合于后院操场上，没有喧哗声，只有脚步声和整队的口令声。各年级同学按平时军训编制排好队，各班有

中队长、各年级有大队长，负责喊口令并指挥行进秩序。同学们都穿着统一的蓝色棉制军训服，腰束皮带，腿扎裹腿，个个雄纠纠、气昂昂，把写好的传单塞在制服口袋里，整装待发。校方利用平时很受同学们尊重的武秋生老师出面劝阻也未奏效。同学们公推二年级的刘宗和向大家作了鼓动性的讲话和宣传。姚肇平、李腾蛟等同学也先后发了言。正当列队出发时，交通队的同学跑来说学校前大门锁着，校长把钥匙拿走了。同学们就找到校工李彬把后院操场西侧门打开了。

开高学生游行队伍沿前营门大街向东行进，一路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我们不能做亡国奴”、“我们要抗日救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等口号。八百多名学生的游行队伍，四人一排，步伐整齐，纪律严明，口号响亮。当开高学生队伍行进到新街口时，和女师学生相对呼了一阵口号，因女师铁门紧锁，学生未能立即出来。到开封一初中门口时，开高队伍暂停一下，一方面齐声呼喊“欢迎一初中同学参加游行示威”！另一方面即派交通队与之联系。开封一初中学生千余人，很快就整好了队伍汇入开高学生队伍中来。这时高中队伍立即将四行变成两行，一初中学生也排成两行，两校同学排成四行，沿着北土街、北道门，一路呼喊抗日救国的口号，奔向河南大学。当开高、开初中学生队伍进入河大时，天已大亮。开高、开初中学生即在校院中呼喊：“欢迎老大哥带领我们游行请愿”；“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等口号。河大很快集合了二、三百名学生，加入了游行队伍。在折回时，路过北仓女中，北仓学生也参加了游行队伍的行列。沿着北土街、古楼街、寺后街，直奔省政府广场。这时开高派往各校联络的交通队，也起了很大作用。各校学生都纷纷列队涌上街头，参加了游行示威的队伍，在上午十时左右，省垣的大、中学校学生一万多人聚集到省府广场。

这时各校代表集合在一起组成请愿临时代表团。主要由开高

学生代表刘宗和、开封一初中学生代表陈良术、朱光先和河大学生代表王雷、郭质等人组成。代表团向省政府提出请愿要求。几经交涉之后，省府保安处长彭进之不得已才出来接见请愿的学生群众。彭站在临时搭的台子上向学生讲话。讲话的要点是：抗日需要准备，中央自有既定国策，要学生回校上课。经代表商量，决定罢课三天等候答复。否则，即奔赴南京请愿。这个决定是由河大代表王雷宣布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罢课期间，开封高中学生做了三件事：第一，一些同学走向街头，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扩大罢课影响；第二，一些学生到外校串联，加强校际团结；第三，各校学生代表在开封高中集合，经过讨论成立了开封市学联。开高柴军武、姚肇平、李腾蛟等选为学联委员。

(三)

在罢课的三天中，省府对学生抗日救国的要求根本没有答复的消息，传闻的却是省府要镇压学生。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开封市学联又进行紧急商议，决定次日再次请愿。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全市学生齐集省府门前广场，高呼口号，强烈要求省府答复学生抗日救国的要求。省府秘书长方其道出来接见学生。他说：“抗日事体关系重大，希望同学们相信政府，体谅政府苦衷，回校上课……”。这种腔调，激怒了爱国学生，万余人便浩浩荡荡奔向开封火车站。

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开高、开封一初中、河大等校学生在开封火车站卧轨斗争四天三夜。在这期间，开封一初中学生王阮青、王锡珍、赵修业（赵紫阳）、胡守德（胡炜）、赵春珊等几位同学编印了刊物《火炬》，以鼓舞学生们的斗志。

各校学生返校后，反动当局为了防止学校再次掀起爱国运动，便利用提前放寒假的办法将学生遣散。开封高中一向重视考

试，这次也取消了。为了使学生爱国运动得到深入发展，开封高中学生会号召全体学生趁寒假之机，到乡村继续开展宣传活动，将开封学生爱国运动的种子撒到河南各地，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四)

一二九运动在开封继续发展。一九三六年三月某日，市学联在开封女师（老府门）开会，研究抗日救国问题，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包围，各校代表共十七人全部被捕。

第二天，开封高中学生为营救学联代表，发起了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当开高学生游行队伍来到女中门口时，女中学生聚集在门口正待出门。但女中校门为一小胡同，胡同口被一警察堵住，学生无法出来。开高学生立即组织接应。开始三年级学生在前方冲，不奏效，便把二年级学生调到前边，这次来势凶猛，一下就冲开了。女中学生高呼着口号冲出来，加入了游行队伍。但是普二甲班学生李毓英被警察刺伤了胸部，顿时倒了下去，血流不止。学生们十分气愤，与警察撕打了一阵。后李毓英被送入河南省立医院，查明肺叶被刺中。以后几天，开封报纸便每天公布李的体温、脉搏、血压等情况。伤好之后，开高学生高举着“欢迎开高李毓英同学伤愈返校”的横幅标语，将李接回学校。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的一天晚上，刘宗和召集开高各班学生代表开会，讨论进一步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的问题。会后到深夜，刘宗和、马伯黄、张纯亮等被逮捕入狱，当局要刘宗和等交待共产党活动事实。刘宗和坚决不承认，并向审讯官抗议道：“平时师长们教导我们要爱国家、爱民族，要有勇敢坚毅、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我们一有爱国爱民的表示和行动，政府就把我们抓起来，说我们是共产党，这究竟是为什么？”理直气壮，使审讯官无言答对。不久，这些学生被释放出狱。

铁塔脚下的救亡浪潮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大学

侯作谦 于书敏

北平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与日寇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古城开封河南大学的学生，组织和领导开封市大、中学校万余爱国学生，一致罢课游行，冒雪卧轨请愿，震惊了国民党南京当局。他们成立救国宣传团，奔赴全省各地城乡，点燃了千里中原的救亡烈火。在河南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中，起着骨干和表率的作用。

座落在铁塔脚下的河南大学，是当时河南省唯一的综合性大学。该校师生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一九三五年，在华北危急的形势下，河南大学学生目睹国土日丧、亡国在即，于十二月九日，向全国各界发表通电，表示“急起直追，誓反此自治运动，力争奋斗，籍促彼奸人反省。”要求“国政当局、地方长官，早决方针，速定大计，”“注重领土完整，维护主权统一。”①

北平爱国学生游行示威遭到当局残酷镇压的消息传入河南大学后，立即在同学中间引起巨大震动，群情激愤，舆论大哗。饭余课间，同学们互相交换意见，抒发对北平当局的愤慨。十二月十八日，河南大学发表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文称：“国难日极，民族日危。学生等志切救亡，谨揭誓言，吁请全国：

（一）、援助平市学生爱国运动；（二）、反对假自治破坏统一；（三）、消灭一切汉奸；（四）实力收复失地。”②同时，

河大与开封高中、水专、北仓女中等校互相串联，传播消息，酝酿支援北平爱国学生斗争。

同日，河南大学当局看到一场学生运动势在必发，就委派教务长孙德中、秘书主任沈子善、训育主任张金镒、军训主任陆建唐等人，试图控制学生运动，“俾依正规进行。”③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河大校长刘季洪出面，组织了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集会游行。这次游行集会仅反对华北自治，不触及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苟安政策，引起了河大和全市各校学生的强烈不满。

十二月二十三日黎明，开封高中等校的学生排队闯入河大，高喊“河大的同学快起来！”“欢迎老大哥领导爱国运动！”河大同学闻讯后迅速起床，很快就集合了近三百人，汇入请愿队伍的洪流，直奔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由于开高学生交通队事前的串联，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陆续加入，三十多校的万余学生，齐集省政府门前请愿。

河南大学的王雷（王雨田）、郭质（郭品三）和开高的刘宗和三人，被举为开封市请愿学生的总代表，代表全市同学向当局递交请愿书。他们三人当即站在街头草拟了请愿书，其主要内容是：“一、呈请中央电慰北平同学。二、呈请中央外交公开，以免学生精神苦闷。三、呈请中央严厉制裁宋哲元。四、呈请中央提倡学生爱国运动。五、呈请中央取消华北伪组织。”此后，同学们离开省府，沿老府门、省府街、相国寺后街、南、北土街、东大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游行，高呼口号，声势甚为雄壮。

是日下午，各校推举代表在开封高中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决议成立开封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们“推定主席学校为河大，秘书学校为开封高中，每月开常会一次。代表大会下产生执行委员会。”自此，河南大学、开封高中等校，以开封市学联的名义，领导全市学生的爱国运动。学联会当即确定约法三章：一、全市实行罢课，如在停课时有任何学校复课者，由执委会采取有

效办法制裁。二、在停课期中，各同学不得离校。三、中央延不答复或答复认为不满意时，一面派代表南下请愿，一面准备第二次游行。⑤

根据开封市学联的决议，河南大学学生进行罢课宣传。他们组成十余支宣传队，在潘世锡的带领下深入街道和郊区进行救亡宣传。有一位河大学生在《一页日记》中记载：“罢课以后，本校就有宣传队的组织，今天我也成了宣传队的一个队员。我们的一队上午八时开始向曹门出发，到曹门外便由队长分配地点，三、五一组，分别聚众讲演。……我们的宣传大纲是：讲述华北的危机，汉奸的可杀，亡国的痛苦和北平当局惨杀爱国学生的情况。”⑥同学们还手执小旗，散发彩色小标语，以“恢复五四运动的大无畏精神！”等口号相互激励。

在罢课期间，河南大学救国会加紧工作，于二十四日上午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下午又举行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全体动员结队或个别向城乡民众讲述华北自治与救国御侮等问题。为了保证街头宣传工作正常进行，河大同学组成纠察、交通等队，维持秩序，检查娱乐场所。河大学生刘国亮、蔡亚东受救国会委托主编《救国情报》，报导其每日工作，扩大爱国宣传。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三十八校的万三千名学生，整队集合在省府门口。学联会委派王雷等三人要求答复请愿条件。省府秘书长方其道声称中央尚无复电，省府无权答复。被激怒了的爱国学生，齐赴车站卧轨索车，中断了陇海路的交通。以河大、开高等校为领导核心的开封爱国学生，在风雪中坚持四昼夜，高压不屈，冻馁不计，餐风宿霜，卧冰立雪，感动了士、农、工、商各界，得到他们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河大医学院教授朱德明、生明和同学刘凤岗、汪美先、雷志荣、王佐才、余志珩等，经建议院长同意，成立救护队驻站候诊，组织慰问团到站慰问。

在坚持卧轨的四个昼夜中，河大学生始终起着骨干和掌握斗

争策略的作用。反动当局也深知河大学生在同学们中间的影响，就威逼河大代表返校复课，企图分裂学生，涣散卧轨同学的斗志。省府秘书长方其道打电话威胁王雷说：如果不把卧轨学生劝返回校，就拿他是问。保安处长彭进之也恫吓学生代表，说是卧轨中断交通运输，影响国计民生，后果要由同学们自负。面对高压，同学们没有畏惧、没有退缩。王雷对记者表示：“只有国家，没有个人，受冻挨饿，俱所甘心。”⑦表达了全市学生矢志救国，不惜任何牺牲的共同心声。

车站上万余学生召集大会，一致通过组成代表团，由河大的三名代表“王雷、郭质、裴鸿泽等担任一切交涉工作。”⑧他们三人既要负责组织同学们的请愿斗争、接待各界人士的慰问和答复新闻记者的提问，又要应付当局的种种压力，往往日夜目不交睫，奔波操劳，加之隆冬的气候，风雪露宿，最后竟病倒在车站。

河大学生在斗争中表现坚决，毫不退让。十二月二十九日，省府副官长胡伯翰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卧轨学生，要和同学们签订协议，声言“妥送”代表晋京。河大代表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始终没有在协定上签字。当日晚，教育部所派“大员”到汴，婉劝同学们离开车站。河大等校学生仍然坚持到次日，并拒绝参加在河南体育场召集的所谓“大员”答复请愿条件大会。

三六年一月四日，各校按照教育厅指令取消了期终考试，提前放假，并宣布寒假期间，学生不许留校，企图分散学生力量，利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扑灭救亡烈焰。然而，河大同学却针锋相对，利用寒假的机会，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救亡活动。有的留校宣传，有的分赴全省城乡，推动民众救亡。

一月一日，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主办的《救国先锋》报问世。教授孙德中、胡石青、邵次公、嵇文甫、高亨等捐资相助。创刊号上刊载了《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宣言》，号召全国同胞，“能够和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共同负起

救国的重任，为我国家、民族争取最后的生存！”^⑨嵇文甫为该报撰写了《为学生救国运动说几句话》一文，盛赞学生爱国运动，驳斥诬蔑学生的种种流言蜚语。该报作为河南一二九运动的喉舌，在其存在的三个月^⑩时间里，就先后发表了四十余篇政论文章，讴歌学生爱国运动，剖析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苟安政策；用鲜明的观点，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断言其“必然由崩溃而幻灭，”鼓舞人民战胜侵略者的信心。为了唤起全民族团结抗战，这些文章还总结以往学生运动的教训，鼓励青年学生必须深入民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奋斗，决心长期抗战，准备付出较大的民族牺牲，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河南大学以《救国先锋》为阵地，对“抗战文艺”和“非常教育”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救亡文艺作品，为后来实施战时教育和战时文艺创作，作了有益的尝试。

河大学生在救亡的实践中，思想不断得到升华，逐步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寒假中，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联合北仓女中学生，在开封东郊边村等地化装演出了自编活报剧《抗日救国成功》等剧目。他们还派出魏郁、王建榆、陈楚良等学生代表定期到电台举行广播讲座，占领舆论阵地。^⑪另一部分同学组织旅行宣传团，奔赴全省各地，领导当地的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成立留外学生救国会等救亡团体，组织多种形式的爱国宣传，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河大医学院的同学接受开封市学联的委托，筹办了看护训练班，训练战时救护人才。王雷、章祖鼎、汪美先等卧轨运动中的骨干分子，都在看护班担任教员。通过河南大学等校的活动，把开封学生爱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六年上半年，南京政府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控制和镇压，先后颁布了《教育部纠叁第八九七号令》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开封卧轨运动中的骨干，有的被校方

开除，有的被警方传讯，还有的身陷囹圄，但爱国的赤心是压抑不住的。四月二十日，开封市学联召集各校学生开会，筹备成立河南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向各地学生救国会发出通知，准备把全省的救亡运动推向深入。当局发现后，“经令飭省公安局严加取缔，并令各校妥为劝导，”下令全省各地“遇有此项通知，立即焚毁，并阻止学生来省集会。”^⑫次日，学联组织全市学生，向教育厅请愿，沿途散发传单，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南京当局。四月二十二日，学联代表在县党部再次集会，准备发动全市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对学生的镇压。省府闻讯，出动军警和特务包围会场，将王雷等二十四名代表全部拘押。这种无耻的行径，引起全体同学的义愤，被捕代表集体绝食抗议，河大、开高、北仓、女中等校学生互相串联，并于翌日集合一千多人赴省府请愿。省主席商震被迫出见请愿学生，释放了全部被捕代表。

三六年下半年以后，河南大学学生继续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顶住当局的种种压力，带领开封学生为争取爱国自由而不懈努力。夏天，河大一年级学生在军训营罢课罢操，围攻军训教官，反对强迫军训。为了加强同工人的联系，河大学生在校内办起工人夜校，共同研讨时事，探求救国道路。秋天，同学们多次集会游行，声援绥远抗战，并为前线将士募捐。十月，鲁迅先生逝世后，河大师生在内衣上佩带黑纱，参加了纪念鲁迅的秘密集会。十一月，爱国“七君子”被捕，河大学生示威抗议，声讨国民党政府迫害爱国人士。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河大学生和全市学生游行庆祝，声援张、杨。年底，北平“民先”总部派人到达开封，在河大发展胡德龙、邓拓等人加入“民先”，建立组织。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河南大学的许多同学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他们组成了“时事研究会”、“三三学社”、“西北研究会”等秘密团体，团结进步同学，加强同我们党的联系。在

党的领导下，大批同学走上革命道路，为民族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注释：

①《河南日报》1935年12月10日。

②③《河南日报》1935年12月19日。

④⑤《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4日。

⑥《救国先锋》1936年1月15日。

⑦⑧《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7日。

⑨《救国先锋》1936年1月1日。

⑩《救国先锋》报现在发现的仅有1936年1月1日至4月1日间出版的七期。

⑪《救国先锋》载有派同学到电台讲演的消息和广播讲话稿。

⑫《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收录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致中央民众训练部电报》。

气壮中原

——一二九运动在许昌

中共许昌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日本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强烈呼声风驰电掣般波及全国。古城许昌的灞陵中学、县立男子师范等校的青年学生和等待卖烟的广大烟农、工人一起，在许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遂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向国民党当局许昌行政公署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华北自治，在广袤的豫中平原上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

(一)

许昌曾是曹魏古都，这里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且土地肥沃，物质丰富，交通便利，是驰名中外的烤烟集中产区。同时，我党早在这里建立了组织，工作甚为活跃。自从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前后起，不论是二次北伐之中，还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许昌一带的工运、农运和白区工作都较有成绩，先后是中共豫中特委、许昌中心县委和河南省工委的所在地，曾一度成为全省党的领导中心。党播下的革命火种有深厚的根基。

一九三三年暑期，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北大哲学系学生贺仲莲因组织参加东北义勇军失败而回到许昌家乡，以其父贺升平同盟会员的社会名望创办私立灞陵中学，并以此为阵地，集结进

步力量，积极进行党的工作。这时，许昌教育界党的力量已相当发展。部分学校里已聚集了一些党员和进步教师，学生中也涌现出一部分积极分子。如灞陵中学的郭清民、路岩岭、栗元恒（现名栗在山）、曹乐生、郭秀杰，县立男子师范的蒋介石、王大明（现名柳林）、赵世明、师芳馨、郑国贤、张霖枝、谢国仁、王海卿、韩秀峰，县立女子师范的郭晓棠，女子小学的冯若舟、陈秀琴（现名齐欣）等等。党组织把各校的进步师生联系起来，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拟定了具体的工作纲领和计划，并以社会科学研究会为核心，组织学生读书会，新文字推行小组，世界语学习小组。他们还从上海等地订购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之类的小册子及《大众生活》、《妇女生活》、《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永生》等杂志，通过时事座谈会等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经常向进步教师和青少年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革命文化教育，启发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同时，他们还在许昌《新民日报》上开辟社会科学知识园地，撰写文章，传播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之后，郭晓棠等便从海参崴出版的《拥护新文字报》上得到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宣言全文。他们译成汉语印刷出来，在群众中广为散发宣传。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党这些伟大号召和口号，很快为广大青年和工农大众所知晓接受。所有这些，都为许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北平大中学校进步师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两次发动爱国斗争的消息传来，千里中原引起巨大反响。省城开封四十余校的爱国学生起来响应，举行游行示威，卧轨请愿，带动

了全省各地爱国运动的迅猛发展。

许昌在一二九爆发之后即收到了北平学联发表的宣传大纲，其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在正确的认识和行动中”。根据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势，郭晓棠、路岩岭、郭洁民、贺仲莲、蒋介石等共同商量决定，以灞陵中学、县立男师为骨干，组织许昌各校的青少年学生和烟农、工人，迅速举行游行示威，向国民党许昌专署请愿，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

当时许昌还有省立第四中学、私立进德中学、县立女子师范、第一小学、回教小学、中山小学，城外几里远还有农林高中等十几所学校。灞陵中学的国文教师郭洁民向在该校半工半读的栗元恒和三年级学生吴思温讲了当时的形势和北平、开封等地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布置了向许昌各校串联发动，准备示威游行的任务。栗是青年团员，吴思温是党员还是学校的长跑运动员，曾参加过省里的田径运动会，和许昌各校的运动员都很熟识。他俩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先去省立四中和进德中学活动。省立四中校长曹少华是中统特务；进德中学校长何国暹，是许昌专员公署的秘书长。这两个学校紧紧控制在反动当局手里。吴思温、栗元恒进校后先和运动员取得联系，其后通过运动员鼓动学生。经过一天的努力，这两所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发动起来了，积极准备参加游行示威。第二天，吴、栗二人又到中山小学和女子小学，这里都有进步力量，所以很快取得了联系，统一了行动的步调，县立男师和女师党的工作基础好，他们已经按照事前的布置做好了准备。这样，经过短短几天的串联，许昌城内的学校都已充分发动起来，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出动游行。

为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党组织决定联系当地的工人、烟农和学生一起游行示威。于是，郭洁民又派吴思温、栗元恒到西关英美烟公司去动员正在那里卖烟的烟农组织起来，参加反帝反投降的斗争。此时，在这里卖烟的人特别多，大小车

辆，肩挑手提，一眼望不到边。烟农苦于卖烟难，有的已来许昌一个多月，仍在排队等候。数久寒冬，挨饿受冻，烟农不堪其苦，再加旷日持久，即使卖了烟，不少的人卖的烟价还不足饭钱。广大烟农早已充满了对不顾他们死活的外国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吴思温、栗元恒在他们中间展开宣传，用切身事例揭露侵略者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同时，还用日本鬼子霸占我国东北三省，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等事实，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发烟农的爱国热情。经过两天的宣传，烟农的情绪也被鼓动起来了，他们三五个人成为一个小组，由一个人领头，准备参加学生的游行。

在发动学生、烟农的同时，郭晓棠起草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宣言》，各校准备了许多标语、传单和旗帜。为使游行示威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贺仲莲、郭洁民、曹乐生三人组成了游行指挥组，跟随在队伍后半部，并决定栗元恒做灞陵中学的指挥员，吴思温做整个游行队伍的联络员，加强先头队伍和指挥组之间的联系。游行的前一天夜晚，郭晓棠在女师召开了各学校参加的小型会议，对次日的游行作了进一步安排。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许，按照预先部署，许昌各校师生一起出动游行。灞陵中学的师生们心情十分激动，走出校门，排开整齐的队形，迈着雄健的步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涌向街头，队伍出校先向西走，穿过北大街到了考棚街。省立第四中学和私立进德中学都在这条街上，距专员公署仅有几十米远。因一二九风潮波及全国，两个学校当局早有戒备，事先堵住了学校大门，禁止学生外出。游行队伍一到，有的同学就把反对法西斯反动教育的标语和砖头捆在一起向校内扔去，并呼唤同学们快出来参加游行。一些学生翻墙跳进省立四中，帮助他们冲破阻拦。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听到了嘹亮的救亡歌声和口号声，心情急切，拼力弄开门锁往外跑，守门的坏家伙用木棍、皮鞭劈面乱打，

赤手空拳的学生临危不惧，在愤怒和焦急中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学友们高喊“往外冲啊！”就这样冲出了校门。他们不顾被打伤的疼痛，立即加入了游行队伍。

参加游行的学校和师生越来越多，游行队伍的士气更加高涨。他们气昂昂往西走了不远，便与男师学生队伍汇合，转向南北大街向南行进时，女子师范、中山小学、第一小学、女子小学、回教小学也按规定的时间先后在这里等候，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同学们散发着红绿传单，张贴各色标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冀东伪自治政权！”“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沿城内各街示威。这时，倍受奴役和压迫的市民、店员、工商业者也纷纷走上街头，童叟妇孺皆有，很多人当即热情参加游行示威，有的还制作了标语牌和小旗。

队伍在城内游了几条街后，又沿南大街出南门往西，经过火车站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许昌铁路工人亦踊跃前来参加游行。然后向西北英美烟公司方向走去。队伍一到英美烟公司，事先组织好的烟农争相加入游行。这样，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约有万余人，其中教师、学生约有二、三千人，其余大都是烟农、工人、市民、店员等。学生最有声势，连连呼喊口号，高唱救亡歌曲：“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慷慨有力的歌词，奔放激昂的旋律，发人深省，催人泪下。同学们的心和中华民族的危亡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国难当头，政局腐败，整个华北之大，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难道我们这中原腹地就能摆脱沦亡的命运吗？要救国，要抗日，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誓死不做亡国奴，这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发自心底的强烈呼声。

游行队伍从南关到西关一带约转到中午，过午后又从西门进城，再游大街小巷。然后，到衙前街国民党许昌专员公署请愿。专员公署的院子很大，但仍容不下整个游行队伍，后边的人只好都站在南北大街上。指挥组派出代表，拿着请愿书，与专员公署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请愿书上写有：保障救国运动自由；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绝对自由；没收日货和汉奸企业财产；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等要求。

时值隆冬，北风呼呼地刮着，大家的爱国热情依然是那样的高涨，接连不断的救亡歌声在专员公署的上空荡漾。“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谈判的代表进去约半个小时后不见回音，也不见有什么动静，指挥组就又派人进去，这样一连派了四批人仍无人出来报告消息。大家的心情非常焦急。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已近六点钟了，风越刮越大，气温也越来越低，同学们还没有吃午饭，但大家全不在意，仍然坚持着。尤其是低年级的小同学，当不少家长给送来饭时，他们却说：

“不答复我们的条件，就是不吃饭。”

过了一会儿，代表们都出来了，专员徐亚屏没敢公开露面，只派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当众答复了请愿书上所提的部分条件。

“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条件没有答复。当时，所谓政治犯就是被作为共产党抓起来的人。这一条他们是难以答复的。指挥组的同志经过冷静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尽管没有达到全部要求，但从整个情况来看，集会游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再者，参加游行的人，尤其是小同学一整天都没有吃饭了，为了有利于下次的斗争，决定当天的游行到此结束。

回校后，指挥组决定次日再次游行，继续进行斗争，并预定集合地点在城隍庙。但次日上午正在集合时，警备队向城隍庙

包围过来，并鸣枪威胁。同学们在急忙中纷纷冲了出去，队伍四散，游行计划未能实现。

形势突然变化，使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受到严重影响。当天夜里，当局便开始搜捕活跃学生。接着，省当局、专员公署便出动警察、特务和一些复兴社分子侦察这次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并把瀟陵中学和县立男师作为重点目标。党组织马上采取措施，巧妙地设法周旋，使当局妄图逮捕活跃学生的阴谋未能得逞。通过游行示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悉，所拥护，深入人心。

(三)

一二九爱国运动，在许昌附近各县，同样引起强烈反响。

舞阳在外地求学的进步学生，在一九三五年的寒假陆续返回县城，组成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学生会。他们向各学校和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同时组织文艺话剧宣传队，演出抗日节目，启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并发动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国运动。还在县教育局出版的小报上增设副刊，宣传抗日爱国运动。

长葛县在十二月末，经学生抗日联合会组织串联，县中数百名学生在校院操场集会声援北平学生，会后游行示威。市高等小学师生在城隍庙集会，校长高玉杰向到会者讲演一二九爱国运动。城西石固镇小学也进行了同样活动。

漯河励行中学得知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国文教员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后，罢课声援不能实现，便立即拍发两份快邮代电，一致北平学联，声援其斗争；一致南京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九三六年春学校来了共产党员，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八一宣言”，唤起人们的觉醒，燃起抗日的火焰。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发展“民先”队员，建立了“民先”组织。使这里的抗日

爱国运动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后来“民先”组织发展到西华乡间。

(四)

一九三六年初，北方局派沈东平同志来到许昌工作，带来了我们党关于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引向纵深发展的指示。他根据同志们汇报的情况，立即作出如下决定：首先，撤退几位暴露了的同志，其中有两位送北平工作，后又有五位到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国民师范学校受训，继而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这样缩小了目标，掩护别的同志继续留下工作。第二，利用寒假机会，抽调、介绍外地同志和朋友来许昌工作，保持党的力量，坚持各校党的工作。第三，把工作注意力转向农村。沈东平、路延岭、栗元恒、吴思温等到西华开辟农村工作，逐步建立起一个隐蔽的农村武装据点。

所有这些，都是许昌爱国青年学生运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保卫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煤城燃起救亡烈火

——一二九运动在焦作

张炳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联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屈辱卖国的严重危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组织和领导北平大、中学校爱国学生，于十二月九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得到全国大、中城市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焦作以工学院学生为主，率先组织“请愿团”，冲破重重阻力，奔赴南京请愿，一路经新乡、郑州、开封、徐州、三铺等地，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宣传团结抗日，组织卧轨斗争。煤城燃起了熊熊的救亡烈火。

焦作为豫北重镇，也是我国早期较大的产煤基地。十九世纪末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到此。中福煤矿公司和道清铁路管理局当时均设在焦作。这里产业工人集中，市场繁荣，教育事业发达。一九三五年，全市有小学十数所、中学两所，还有大学一所，即焦作工学院。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十分关注这里的工人和学生运动。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地把党的指示、进步书刊传播到这里，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组织秘密团体等。学生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平、津等大城市的高等院校有密切联系，因而学生思想活跃，关心国事，要求进步，积极寻求真理。他们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进步戏剧，动员群众不买日货，组织商人不卖日货。学生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

到街头、工厂、矿山、农村宣传抗日。有一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许多观众声泪俱下，和演员共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口号，广大群众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涨。

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焦作后，早已压抑在焦作学生胸中的抗日怒火顿时燃烧起来。焦工学生经过酝酿，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对北平学生惨遭当局大刀、水龙镇压极表同情，当即成立“学生救国会”，推派学生自治会主席高宪钺到汴与各校交换意见，进行声援。首先与河大代表裴鸿泽、鲁建越等接洽，双方意见一致，并联络全省学生，准备成立河南全省学生救亡会。

二十二日上午，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会在该校大礼堂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五项决议：

(1) 通电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2) 电宋哲元保持抗日精神；

(3) 通电慰问北平受伤学生；

(4) 自本月二十三日开始罢课；

(5) 于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假本市公园召集全市各学校学生开会，并游行示威，以资唤起民众之觉醒。

二十三日晨，焦作工学院、焦作中学、太行中学以及扶轮、中福、普济、明德等小学学生共数千人，还有铁路、煤矿工人、市民等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迎着刺骨的北风，踏着冰冻的土地，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高举大旗，挥舞标语，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山公园（现老广场）开会。焦作工学院学生轮番上台，痛陈日军肆意侵略我国，华北危急的局势；讲述北平学生不甘屈辱的爱国行动。会上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

于耳。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成立“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同时决定由焦作工学院学生代表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并通过请愿条件八条：

- “（1）全体总动员，一致抗日；
- （2）请求政府取消冀东伪组织；
- （3）要求保障学生之爱国运动；
- （4）请求政府惩罚此次惨杀北平爱国青年之凶犯；
- （5）请求政府保持领土与主权完整；
- （6）请求政府公布对外交涉；
- （7）请求政府明令讨伐股逆汝耕；
- （8）请求政府解放言论与集会、结社之自由”①。

焦作工学院当时设有采煤冶金、土木工程两系。共有学生一百五十七人，除有病和须在校坚持联系工作人员外，一百四十四名学生全部参加了请愿团，一致推选高宪铨为团长、冯维华为副团长。该团下设：纠察股，负责维持纪律；交际股，负责交涉车辆及联系；文书股，负责起草宣言和来往文电，还有会计股、事务股等。请愿团首先发表了告民众书。根据回忆，“告民众书”的中心内容是：同胞们，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中原重地，日寇迫使我们中国覆巢的痛苦，当不能忍受，爱国之心，护国之志，更不会后人，我们请愿的目的，就是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

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对学生的爱国热忱甚为同情，在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琦先生的默许下，给请愿团同学每人发三元钱路费，支持请愿团南下。

焦作学生的爱国行动。深深感动了各界群众。在焦作火车站职工的同情和支持下，十二月二十四日焦作所有中、小学学生数千人，迎着凛冽的寒风，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奏军乐，敲锣打

①《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5日第二版。

鼓，兴高彩烈地把焦作工学院南下请愿团全体成员送到车站。各界群众早已等候在月台上，在如雷的欢呼声和口号声中，请愿团学生登上列车，洒着热泪，挥手与欢送群众告别，开始请愿报国的征程。

中午车抵新乡，请愿团在车站附近的永兴客栈稍事休息后，即组成数支宣传队，分赴学校、街道、工厂宣传一二九运动。新乡各界群众奔走相告，当天下午在新乡运动场，召开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大会。团长高宪铤发表了团结抗日的讲话后，万余群众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小东街、大东街、西北大街、石榴园、中山街，回到新乡火车站。此时，国民党河南省第四专员公署派秘书张田民、教育局长张慎修等赶到火车站，阻止请愿团南下。请愿团学生正告他们：“不达目的，决不半途而废。”晚八点，在新乡铁路员工支持下，在学生热烈欢呼声中，请愿团全体同学乘车南下。

二十四日晚，请愿团到达郑州。二十四日上午，在郑州扶轮中学召开会议，郑州中等以上学校参加，请愿团同学讲演一二九运动，希望大家团结抗日，获得郑州学生的热烈欢迎。请愿团学生高唱当时最流行的救亡歌曲——《毕业歌》。讲演期间，国民党河南省第一专员公署专员阮藩侪，前来阻止学生南下，遭到请愿团斥责。下午两点，陇海路开往徐州方面的七十四次列车抵达郑州，在郑州铁路工人支持下，请愿团学生顺利上车。郑州学生自动购买食品相送，请愿团学生满载郑州同学的深情厚意。继续向南京进发。

下午五时，请愿团所乘列车到达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据报载：“事前并有省立高中、女师、两河、东岳等学校数百人在车站整队等候。”车一停稳，立即拥向车前，对请愿团爱国之举，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送上大批食品慰问。当即由“省立高中学生张葆和代表致欢迎之意。当有工学院高宪铤、任藻辰二人演讲，表示谢意，并致鼓励之词。据任君语记者，该团此行请愿，

目的正如该团告民众书所云：“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车上车下，在一片“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中，请愿团同学挥手告别开封学生继续东进。

焦作工学院学生请愿团的爱国行动，早已惊动了南京国民党当局。蒋介石下令徐州警备司令黄杰进行劝阻。车抵徐州，黄杰亲赴车站，对请愿团学生说：“国家年耗巨资，办学校、聘教员，意在培植人才，学生自应奋发读书，不可干予国事……”。学生据理反驳：“现在是虎狼入窝，国无宁日，我们已无安放一张平静书桌之地……”双方僵持斗争至下午三点，黄杰无法说服学生，就武力威胁说：“你们不下来，列车就停止运行！”请愿团对黄杰的威胁极为气愤，但考虑到列车上还有大量旅客，不能耽误其他旅客行程，就毅然决定下车，徒步去南京请愿。

二十六日下午四点，请愿团全体学生心情格外激愤，冒着弥漫的雨雪，刺骨的寒风，沿着津浦铁路徒步南行。入夜，天空漆黑，同学们手拉着手，继续疾走，在风雪交加中，同学们外衣被雨雪淋透，内衣被汗水浸湿，有人发高烧，有人腿肿脚胀，艰难困苦在考验着他们。但是共同的信念，坚强的决心鼓舞着他们，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前进，听不到一声怨言，看不见一人掉队。一直走到半夜以后，请愿团的队伍才辗转到了津浦铁路三铺车站。三铺是一个小站，全部职工和附近农民不足十户人家。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深深感动了他们。站长从自家拿出两袋白面，为学生做饭。在站长的带动下，大家纷纷打开家门，拿出食品衣物，为学生烧火做饭，烘烤衣服。三铺车站职工的支援，真是“雪里送炭”，更加鼓舞了请愿团的同学们，一致认为：中国有这样的人民，我们民族是有希望的！

下一步如何行动，请愿团研究认为，经过几天连续奋战，大家均未得休息，部分同学穿戴单薄，更没有经过如此严峻的考验。现在是寒冷、饥饿，疲困交相侵袭，有人已经染病，队伍亟

需休整。决定当晚在三铺车站宿营。大家围坐在候车室内，背靠背，头对头，虽然又冷又累，但集体的友爱关怀，像火一样温暖着每个人的心坎。

二十七日凌晨三点多钟，三铺车站站长告诉请愿团，“天亮后，将有一列快车开往南京，你们可以采取行动。”请愿团立即将同学分编成组，轮流卧轨。不久，徐州警备司令黄杰的代表，乘车先到三铺，向请愿团说：“七点多钟的快车，是国际列车，同学们如不让通过，将影响国际信誉，快车过后，我仍留在这里，一定帮助大家晋京请愿。”同学们为照顾国际影响，即撤离卧轨人员。快车进站后，车减缓行驶，快出站时，黄杰的代表突然扒上车厢，扬长而去。同学们气愤至极，立即重新卧轨。津浦铁路交通随之中断。当天下午，国民党政府派教育部秘书周淦来到三铺，一面鼓励请愿团的爱国热情，同时希望请愿团回徐州协商。请愿团经过考虑，认为同学们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精神体力均需休整，坚持留在三铺亦非上策，乃于二十八日乘车回徐州。

请愿团在徐州，一面分组深入社会各阶层广泛宣传团结抗日，一面与教育部代表和徐州警备司令黄杰谈判。对方出示蒋介石的电报，大意：对学生请愿的“爱国热忱，曷胜佩慰。”但“万勿跋涉道途，荒废学业。”“务须即日安心返校。”①黄杰还亲自与同学们讲：“我黄杰与同学们一样，是努力抗日的，如黄某不抗日时，人人随时可将我打死。”此时，国民党又派教育部督学谢树英、科长徐逸樵到徐州，要请愿团返回开封，与河大、开高等学校学生共同商量解决。

二十九日下午，请愿团全体同学和国民党政府“要员”同车回开封。

到达开封时，在车站月台上，谢树英对开封、焦作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扬和慰问。并宣称政府决不辜负大家，希望同学

①《河南日报》1935年12月29日第二版。

珍惜身体，回校待命报国。次日又在河南体育场讲话，对河南学联提出的条件，表示带回南京，并一再对学生进行劝慰。河南学联和焦工请愿团认为：响应一二九运动，扩大抗日爱国宣传的目的已经达到。南京代表已到开封，再去南京请愿恐不可能。决定斗争暂告一段落，乃整队游行示威。

十二月三十日，焦工请愿团乘车从开封返回。途经郑州时又向郑州卧轨请愿的学生，报告了焦工学生请愿的经过和结果，全体同学于三十一日安全返回焦作工学院。

焦作工学院学生请愿团在南下请愿，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启迪了工农群众的爱国热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推动了河南的学生运动。同时，不少有志青年，通过这次实践，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更加自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例如陈获罗、高宪铤、李何林、杨立生、冯维华等，还有焦作中学学生张璋、高向明、王鹏华等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参加了“民先”，先后奔赴抗日前线或革命圣地延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二九运动在郑州

共青团郑州市委

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行动，在郑州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郑州几所主要学校的学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十二月中旬，北平学生代表王××（郑州扶轮中学毕业生）回到郑州扶轮中学。扶轮中学的大部分学生和中南中学的中小学生共三、四百人，在大礼堂听王讲述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景后，议论纷纷，表示要马上行动起来，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

扶轮中学艺术委员会的总干事靳思杰和委员何德生、陈谦络在一块商量，决定恢复扶轮中学学生会，靳思杰是负责人之一，并联络郑州各校学生会组织，筹备成立郑州学生联合会。十二月十九日，郑州各校的学生负责人在扶轮中学召开了预备会。参加的学校有扶轮中学、中正中学、中原中学、明新中学、扶轮一小、二小、省立高等职业学校等。《郑州日报》的记者也到了会。会议宣布成立了“郑州学生联合会”，靳思杰是负责人之一。与会代表决定立即发出快邮代电，通告全国，要求政府抗日。电文由靳思杰拟定，经大家讨论补充后拍发。会后即向全市及郑县各中小学发出通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抗日，与会代表各自返校，积极组织。扶轮中学学生会还派了一些学生到各校联络，帮助做组织工作。

十二月二十八日，天气阴冷，飘着雪花。各学校学生从学校集会出发，上午九时左右来到陇海体育场集中（即当时陇海花园

内)，然后整队向市区行进。学生们手执白色标语旗，呼喊着重“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盗窃民意”、“撤销华北协定和一切与日本签定的卖国条约”、“惩办宋哲元”、“收复华北”等口号。许多工人、居民都纷纷出来观看，有些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途中，又有几所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有一些八、九岁的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踏着积雪，举着小旗子，高呼抗日口号，场面十分动人。一些商人还送来了许多面包、馒头，散发给学生们。

游行队伍从专员公署、地方法院、日本领事馆等地经过。反动当局慌了手脚，派出数十名特务和保安队，一边警戒，一边迫令学生回校。但学生们已作好了自卫的准备，组成了四百余人的纠察队，手持木棍担任保卫。游行队伍经过三马路的日本领事馆门前，特务头子尚滋干、梁子宾亲自带了保安队把守在那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保镖。但是学生们早有准备，派出了纠察队监视着他们。保安队眼见学生人多势众，未敢动武。愤怒的游行队伍勇敢地冲破了保安队的防线，几千名学生集结在日本领事馆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激愤的同学用砖石砸烂了日本领事馆的门窗。

雪下得越来越大，学生们的斗争热情也越来越高涨。十点多钟，队伍进入了火车站。学生并排坐在积雪的铁道上。靳思杰等几位代表去找铁路当局谈判，要求到南京去请愿。学生们忍饥受冻坚持卧轨，直到下午三点多钟，铁路当局回话说，你们的要求已转告了政府，政府答复你们的抗日要求，你们回去吧！学生们离开车站各自返校。

十二月三十日，以郑州中正中学的学生为骨干，再次发动了卧轨请愿斗争。中正中学的进步学生张璋、范迎粹等联络了中南中学、中原中学、明新中学、师范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七校学生四、五百人于三十日夜晩到车站集中，都坐在或躺在铁路上，要求拨车晋京请愿。郑州专员公署的专员也赶到了现场，对学生

进行“规劝”。中正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突热决定不卧轨了，要把队伍撤走，在学生中引起了波动。张璋挺身而出，跳到高处讲演，希望同学们不要被专员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要坚持斗争到底，从而稳定了情绪。除一、二十人离开外，大部分学生都坚持下来。卧轨斗争坚持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天蒙蒙亮，焦作工学院赴京请愿团被阻返校，乘车到达郑州站。郑州学生得知去南京已不可能，开封学生也已结束卧轨斗争。当即商议停止卧轨，离站回校，准备用新的方式开展救亡运动。

声震楚豫

——一二九运动在信阳

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办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反对日本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爱国运动。信阳的青年学生也积极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

(一)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开封的进步学生到了信阳。他们首先在信阳师范进行串联发动。信阳师范分为男生部（即原来的三师，现十三小学）、女生部（即二女师，现军分区西院），有学生近千人。当时，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十分活跃，他们公开出面进行发动组织工作，一些进步教师如孟秀亭、郎经武、邹夕明、黄绵中等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同情和支持，暗中给学生自治会出主意、订计谋。在此期间，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各班学生忙于写标语、刻印传单、制作小标语旗。同时，学生自治会还派人到豫南中学、县中、信阳义光中学等校进行串联发动，协调行动。短短几天的工作，各校学生很快被组织了起来。

(二)

十二月二十五日，信师的学生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领导下，手执小旗，以班为单位，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街头。豫南

中学、信阳县中、义光中学的学生也陆续走出校门，跟在信师的后面。游行从中山路开始，经过大同路直抵火车站，后向东、南下经过民权路，到东关。在游行过程中，各校、各班都有人领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声此起彼伏。游行队伍经过繁华的大同路、车站附近时，市民群众纷纷拥立街道两旁，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鼓励和支持。游行之后，信阳师范还成立了宣传组，到街道、路口和繁华地段开展宣传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动员民众投入到抗日救亡中来。

接着，信阳师范学生会决定二十六日组织学生向车站索车到南京请愿，要求到前方去，抵抗日本侵略者。还决定通知其他中学的学生一同到车站，以壮声威。

学生组织游行示威，学校当局未加干涉。但当学校了解到学生准备要到南京请愿以后，却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二十五日晚，信师将男生部和女生部的大门紧闭，不让学生出入。学生的爱国之心是锁不住的。二十六日早，天将破晓，信师男生部的学生首先冲出校门，涌向女生部院墙外。接着，一群身强力壮的学生越墙而过，砸开大门，并齐声高喊：“同学门快出来呀！”女生在校院内因出不了大门，早已心急如焚。男同学的呼唤声，使她们欢喜若狂，一齐冲出校门，同男生一道高呼口号向车站奔去。与此同时，学生会分头到豫南中学、县中、义光中学通知学生集会前往东站。上午八点多钟，所有中学和部分小学（如信师附小、女师附小）的二千多名学生都集中到了火车站，与车站交涉索车到南京请愿，未获允许。在信师学生会负责人号召下，学生涌进了东站。霎那间，月台上、列车上和道轨上都站满了学生，车站的建筑物和列车上贴满了各色抗日标语。学生进站后，负责维持秩序的信师学生，佩戴袖章，来回组织调动学生拦车。不少

学生坐在道轨上，阻挡机车开出。经过学生的卧轨拦截，南来北往的列车驶进车站就瘫痪在道轨上。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车站已停满了列车，有的列车进不了站，停止在站外。平汉铁路交通中断。

学生的爱国行动影响教育了市民群众，激发了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因而也投入到运动中来，其中商界尤为突出。学生卧轨索车，坚持了一天，信阳师范的学生伙房送去的饭菜，仅能解决部分人的吃饭问题，多数学生都是空腹坚持斗争。当商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动员饮食业的商贩、店铺为学生送饭，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在商会的动员下，烧饼、油条、熟肉、糊辣汤、开水源源不断地送进了车站。商界的支持，进一步鼓舞了学生的斗争情绪，坚定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学生的行动，使信阳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一方面力促各校对学生做说服工作，不使事态扩大，一方面派出大批警察，加强警戒。二十六日这天，学生在车站卧轨索车致使交通中断，他们更是坐卧不安。于是派出了大批警察和军人到车站，妄图阻挠学生的行动。他们一到车站就威胁说：“你们这样下去要引起大的流血事件的”。学生对这些威吓的话置之不理。他们看硬的不行，又使出软的一套，说：“你们是学生，要好好读书，抗日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由国家作主，你们也作不了主。”学生反驳说：“国家受他人欺侮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还学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相持到傍晚，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的委员出来调停，他们协同各校负责人与学生代表谈判。在他们肯定了学生的行动是正当的，并答应把学生的要求电告南京以后，经学生代表做工作，直到晚上，他们才逐渐撤离车站，返回了学校。

(三)

信阳的青年学生在二二九运动中的游行示威和卧轨索车行

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信阳县城人民首次向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斗争的群众运动,在这场斗争中,青年学生的满腔爱国热情给信阳县城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民先”组织在信阳的建立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信师一大批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男女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和抗日根据地。

(胡宏智 执笔)

浩歌壮睢州

中共睢县县委党史办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个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声援。

十二月二十一日后，在北平、开封读书的王鸿均（北大）、袁爱芳（河南开封省立女中）等十余名学生相继回到家乡睢县。他们与早期共产党员、睢县第一小学美术教师郭景尧和进步教师李备吾、张功夫（敬甫）、县民众教育馆长兼睢县中学数学教师李省三等联系，宣传鼓动，介绍北平、开封学生运动盛况。他们积极筹划，商定以睢县中学、睢县师范、睢师附小和睢县第一小学为中心，发起游行示威，唤起群众，声援学生爱国斗争。十二月二十二日在睢县中学召开了教师、学生代表会议，到会二十余人。其中有教师代表：郭景尧（共产党员）、李省三、李备吾、任秉衡（晓天）、姜勉三（一小校长）、付香亭（附小教导主任）等；学生代表杨肅鼎、周位杰、李如琛、付永平等。李省三讲了话，他说北平学生游行示威，开封青年通电请愿，我们不能坐而视之……。郭景尧老师在会上介绍了《八一宣言》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大家纷纷议论，一致表示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开封学生爱国运动。会议决定：一、学校停课，举行游行示威，作好游行前的准备；二、建立“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指挥部”，推举李省三为指挥长，杨肅鼎为付指挥长，明确了各校负责人：睢县中学李省三，睢县师范李备吾，睢县一

小姜勉三、郭景尧；睢师附小付香亭（致薰），统一指挥，各负专责；三、规定了游行的纪律、路线、口号、队列；四、书写标语；五、游行队伍集合的时间、地点；六、选举了带队总指挥阎英甫（一小体育教师），口号指挥人杨薰鼎。会后立即分头行动。

翌日，李省三、李备吾、张功夫分别在县中、县师、附小召集全体师生大会，宣传鼓动。陈述日寇侵犯华北，中原危急，山河破碎，人民遭殃的惨痛局势；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介绍北京、开封学生游行示威情况；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号召爱国师生，举行示威游行。各校爱国师生积极行动，有的写标语，有的制旗子，有的组织编队，有的排练歌曲，有的练习口号，忙到深夜不息，情绪高昂。

二十四日凌晨，街上，学校院内早已挤满了手举三角旗的学生，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游行队伍在第一小学集合出发。前面红旗招展，双人举着横标，写着醒目的大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标语牌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乐队紧跟旗后，军号齐鸣，锣鼓喧天；接着是手持童子军棒，身着童子军服的童子军，雄纠纠气昂昂，迈着整齐的步伐，后面是游行大队，学生、市民、商人……举着彩旗，浩浩荡荡，形成一股爱国的人流。抗日歌声，此起彼伏，四处回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汉奸殷汝耕”，“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口号震撼人心。街道两侧，早已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睢州古城，沸腾起来了。

当天，朔风凛冽，冷气袭人。队伍顶着寒风，沿东西大街，途经县衙，直奔东关，接着环城半周至南关，穿南北大街，途中市民和乡下进城的群众纷纷加入。在十字街头，李省三登上一张桌子演讲，发誓：“宁愿战场死，不做亡国奴”。听众掌声如雷，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可耻，抗日光荣”。此

后，队伍经西大街，径至西关结束。

城关游行后，指挥部决定：将示威游行向城郊发展，向农村深入。由李省三、李备吾带领县中、县师、附小三百多名师生，到城北董店、铁佛寺、付路咀；城南朝古庙、白庙和城西刘庄、尚屯。由郭景尧、姜勉三、张功夫等老师带领一小三百多名学生到城东尤吉屯、马吉营等地。十数日内，两队方园奔走二百华里，途经三十余村，演讲二十多处，听众不下万人。他们还带有留声机（当时在农村是很稀奇的东西），每到一处，先放唱片，召揽群众，然后讲演、说唱，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农民结合在一起，汇成爱国运动的洪流。

睢县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有领导有计划开展的，持续数十日，直到期终，这样期末考完试就放了寒假。寒假期间，师生们各回家乡，继续爱国救亡的宣传活动。

一九三六年春开学后，抗日爱国教育深入到正常的课内外活动之中。一小张功夫老师，通过课堂教学，结合教材向学生讲述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的故事；讲解赵登宇、李延禄抗日杀敌的英勇事迹；介绍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等；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渔光曲》、《拉犁歌》等救亡歌曲。

睢县一小还组织了“读书会”，有组织地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孔己己》、《祥林嫂》；肖军著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美术教师郭景尧（共产党员），自买纸张、水彩、画笔，带领学生写墙标、出画刊、编壁报，长期坚持救亡宣传。一小进步教师在党的领导下经常持久地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不少师生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睢县一小成为睢县革命的重要阵地。

睢县中学学生周位杰、任秀生、刘树棠、付永平等在李省

三、郭景尧（一九三六年开学调往县中）的指导下，结成小组，各显其能，写、画、抄、贴，日夜奋战，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坚持数月不懈。爱国师生们在假日、课外还到市场、各商号查日货、斗奸商，发现日货当众销毁，社会影响很大。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睢县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的领导下，开展得轰轰烈烈，锻炼了青年学生，唤醒了广大群众，在睢县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睢县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奠定了基础。

（刘瑞祥整理）

开封一二九运动的喉舌

——《救国先锋》报

王作鑫

为了加强宣传，交流情况，扩大影响，鼓动全民族的抗战，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封学生非常注意宣传工作。他们一方面从河南广播电台争得播音权，进行抗日救亡讲演；一方面还自行办起了《救国情报》、《北仑简讯》、《救国先锋》、《抗日》、《捍北》、《学联情报》等救亡报刊。在这些报刊中，规模大、影响远、印刷精美、发行时间较长的是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主办的《救国先锋》报。

《救国先锋》报诞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当时正值开封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时期。一九三五年底，河南学生的卧轨请愿运动使得京汉、陇海、津浦等主要铁路干线的交通一度中断。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企图将学生运动的烈火就地扑灭。他们先是授意各校校长禁止学生出外闹事，接着命令各校提前放寒假，以涣散学生组织。就是在这个时候，河南大学学生为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成立了学生救国宣传团，并在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多方努力，集资办起了《救国先锋》报。河南大学教授孙德中、胡石青、邵次公、嵇文甫、高晋生等都曾捐款资助。

《救国先锋》报四开四版铅印发行。开始每周出一期，辟有“军息”、“前哨”、“号角”、“呐喊”、“短兵”等专栏。

除了通讯报导之外，主要撰稿人有嵇文甫、戾僧、毅武、小兵、圣予、少松等。自第五期，该报改为不定期发行。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一至七期，时间止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现就所能见到的七期，将《救国先锋》报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为学生运动大声疾呼

一二九学生运动由北平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对于这场运动，国民党政府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立场出发，视为危害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攻击它是“有人蓄意煽动的”。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救国先锋》报刊登了大量文章，论述学生运动对于拯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意义，呼吁全体学生及一切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督促政府起来抗日。创刊号头版头条以激烈的语言发表了学生救国宣传团的斗争宣言。河南大学进步教授嵇文甫在创刊号上发表《为学生救国运动说几句话》一文，为学生运动正名疾呼。该文旗帜鲜明的批驳了种种诬蔑学生运动的荒谬论调。同期发表的圣予的《贡献给全国同学的几个意见》从青年在国家所占的地位、对以往学生运动的总结以及学生要有自信等方面论述了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应走的道路。文章鼓励大家要以中坚自负，不要迟疑，要不顾一切地本着青年的使命做去。要“不避攻击，不顾危险，永远继续不断地向着我们救国的光明大道走去。”此外还有《为学生救国运动进一言》（戾僧）、《大家不要站在我们的圈子以外》（钱伯）、《学生救亡运动》（竞）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勉励大家同心同德，一致团结，认清敌人，奋战到底。这些文章，对于振奋学生们的斗争精神，将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对中日战争的分析 and 展望

《救国先锋》报从一开始就连续发表文章，分析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和存在的野心，预测中日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导致战争和侵略战争必败的必然结果。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我们的要求》（小卒）、《国难和民族复兴的基本概念》（戾僧）、《所谓日本之绝对国防政策》（麟）、《列强在远东的争霸与中国》（魏郁）、《在救国运动中我们应有的认识》（华郁）和《中日战争的展望》（陈楚良，未完）等篇。

其中，《所谓日本之绝对国防政策》一文指出了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并较为准确地预测到其侵华步骤。并就日本国内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军人与军人之间，侵略军各部之间，普通人民与统治阶层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纵观日本之经济结构、政治组织、阶级对立之情形，是人人可以断言：在战争中，日本必然由崩溃而幻灭”。“吾人果有诉诸战争之决心，则吾人深信彼邦无能操胜利之左券。”《中日战争的展望》更从战争爆发的因素、中日两国军事国力的比较和战时各国将持的态度等方面作了分析论证，说明中日战争之不可避免，我国如起来抗日，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有利的因素。《我们的要求》一文则开门见山，直接要求政府为争取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而进行战争，认为只有毅然决然地起来抗日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办法，一切忍让、等待都是不允许的。

这些对局势的分析，对战争的认识，对于鼓动抗战，奋力救亡，坚定中华民族的必胜信念，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三、呼吁全民族的抗战

《救国先锋》报的全民抗战思想是非常明确的。首先表述这一思想的是圣予在第一期上发表的《贡献给全国同学的几个意

见》。该文指出：“我们且看过去的事迹，每一次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来侵略压迫的时候，虽经长久的奋斗以后，我们同学终还是处于失败的地位。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错误。其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力量过于薄弱。不应该作单独的行动。……今后我们奋斗的方式，要以领导的地位，来联合农、工、商、兵各界的同胞，做一个整个的团结，共同向我们的敌人奋斗。”同期发表的少松的《中华民族不死》则大声疾呼全同胞赶快觉醒起来，一致团结起来，认清我们的敌人，看明我们的危机，大家接起手，一齐向敌人进攻。此后，署名“竞”的《救国与救火》、华郁的《在救国运动中我们应有的认识》更分别指出：“只有组织群众才是救国的最有力的武器，在大众齐心努力下才能建立出新的国家。”“大众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大众的力量可以胜于一切……学生运动不过是民族运动的前哨，全民族的解放需要全民族的力量。所以，站在全民族运动前线的我们——学生，要拿着历史所指示我们的宝贵教训去唤醒民众，组织民众，领导民众，发动全民族的抗争。”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出版的第七期上，又发表了小兰的《不要再蹈覆辙》和占芹的《我们的呼声》。小兰的文章主张学生要走入民间，高呼，宣传，奋斗，牺牲，同农工合起手来，先杀汉奸，后灭敌人，以求最后的胜利。”占芹则进一步指出：“当今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请各界的同胞们不要再唱自欺欺人的高调，消灭彼此间一切一切的政歧，立刻抱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精诚团结，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胞们来一个总动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并用现有的武器去武装千百万民众，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个你死我活。”

《救国先锋》报的这种思想认识已从单纯的学生救亡中发展出来，而把眼光转向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四、倡导实行非常教育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实行非常时期的非常教育，是稽文甫教授在《为学生救国运动说几句话》中首先提出来的。这个建议立刻受到全体爱国学生的支持和拥护。学生们在校内校外都在谈论着这一问题。国民政府要求学生不要一味救亡而荒废学业，禁止学生走出校门进行活动。学生们就借此机会提出，上课可以，但要改革那种于当前救国无补的教育内容，实行非常教育。寒假结束，第二学期开学后，《救国先锋》报同时刊登了《立刻实行非常教育》（小兵）和《如何实行非常教育》（戾僧）两篇文章，说明非常时期的教育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要求，我们要救中国，我们必须具备救亡的知识。政府要救中国，也必须培养能做救亡工作的人才。他们要求“掌握着教育权的教育家们，救救青年们！救救中国！立刻实行‘非常教育’。”但是，国民党政府却接过非常教育的口号，要加重课程，从严考试，加强纪律管制，以此表示“非常”，迫使学生们自动放弃社会活动。对此，戾僧在文章中专门强调指出：“我们学生们心目中的非常教育和他们是两样的。我们要求民族的解放，是想燃起民族斗争的火炬来，为着完成这种神圣的使命，不但我们学生须有战争的各种技术，而民众的训练，也是绝对不容忽略的。”“我们不怕功课繁重，不怕考试严厉，而和战争无关的，同民族利益没有联系的，我们不愿浪费一秒钟的贵重光阴。”他主张非常时期的教育要有详细的计划、严密的组织，学生联合救国会必须设立非常教育实施委员会，多请同情我们运动的学者作顾问，按照方案，强使各校添立临时课程，减少次要课程，保证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接受非常教育。同时，他还认为，非常教育不仅要以中学以上学生为对象，更要普及到全国的成年男女，使他们都具有战时的知识，以完成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半月之后，小兵又

发表了《实现非常教育应注意的几点》，进一步提出拟定非常教育方案的紧迫性，重申对学校课程应进行彻底改革，使一切课程对于现在及战时都有相当的用处。

经过一番讨论和学生们的努力奋斗，开封市学联和河南大学终于拟定了非常教育方案，并于二月下旬在开封大、中学校开始实施，办起了以军事训练、战地救护和民众运动方略等为内容的讲习班。

五、倡导和实践抗日文艺的创作

倡导抗日文艺，战争文艺，呼吁中国的文艺家吹响时代的号角，用抗战的文艺来促使民族的觉醒，激励人们一致共同抗日，是《救国先锋》报的又一思想倾向。为此，报纸不仅发表了毅武的论文《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而且还发表了许多作品，反映抗日文艺创作的实践。这些实践作品主要有话剧《抗日救国成功》（毅武）、诗作《刺痛了我们的心》（白霞）、《狂歌》（毅武）、《催征曲》、《悲歌》（刘微忱）、《前线去》（杨乃燧）、《献给大众的歌词》（凌天柱）、《杀！杀向前去》（剑御）等。这些作品，都充满着感人的力量，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总之，《救国先锋》报作为学生运动的喉舌，它是完全服从于抗日救亡的斗争需要，站在国家、民族的正义立场上进行宣传工作的。尽管它的个别篇章仍不免存在着错误的观点，但总的主体是健康的，是活泼大胆的，进步的。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大事记要

一九三五年

八月一日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

秋

许昌灞陵中学等校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阅读进步书刊，座谈时事，启发抗日救国热情。

开封女中学生罢课，围逐勾结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教师的校长朱纪章。当局闻讯立即出动军警包围学校，镇压学生。事后，十多名进步学生被校方除名。

许昌县立女子师范教师、中共地下党员郭晓棠等从海参崴出版的《拥护新文字报》上得到《八一宣言》全文。他们即译成汉语印刷，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散发。

十一月

河南省立开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年级学生发起“小学生爱国书信运动”，致信全国各地小学生，宣传抗日救国。

十二月九日

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游行示威。

河南大学学生发出通电，声讨汉奸殷汝耕“倡乱冀东”，反对华北自治，呼吁“注重领土完整，维护主权统一”。

十二月中旬

河南水利专科学校学生通电南京政府及各省政府，要求保护爱国学生，严厉制裁汉奸。

十二月十六日

北平各校学生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并举行群众大会。

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声援北平爱国学生，组织学生救国会。当晚派代表到开封，与河南大学等校学生联络，商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和组织河南全省学生救亡会等事宜。

十二月十八日，河南大学学生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十二月十九日

开封北仓女中学生自治会和监察会召开联席会议，致电天津《大公报》转北平各校慰问学生，表示“竭尽绵薄，暂作后盾”。

开封大、中学校三十多校校长为应付势在必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开封女师开会，决定二十一日组织有控制的各校师生的集会和游行。

郑州各校学生会负责人在扶轮中学开会，成立“郑州市学生联合会”，并发出快邮代电，要求政府抗日。

十二月二十日

开封高中以全体教职员生名义，接连发出五封电报，呼吁声援和慰问北平学生，声讨北平当局的罪恶行径。

省立洛阳初级中学校全体学生发表《为反对华北伪组织及援

助各地学生自动救国运动告全国同胞书》。

十二月二十一日

开封四十余所大、中学校教职员生一万二千多人在各校校长组织下，于河南体育场集会反对华北伪自治。

十二月二十二日

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五项决议，决定为援助北平学生运动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

开封高中学生积极准备，串联开封各校，拟于次日请愿游行，声援北平学生。

汲县十九所学校的三千多学生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北平学生斗争。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由开封高中学生发起，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一万三千余人，齐集省府门口请愿，向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递交请愿书，并沿主要街道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下午，开封市三十余校代表在开高开会，组成“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及其办事机构，公推河南大学学生王雷为学联主席。会议决定即日起各校罢课，等待当局答复请愿条件。若三日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将再次示威游行，并赴南京请愿。

焦作大、中、小学校和矿工、市民三千余人在市公园集会。大会通过成立了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发表抗日宣言，决定由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代表全市学生到南京请愿，并通过八项请愿条件。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十二月二十四日

开封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在街头和四郊农村宣传抗日救亡。

学联合会编印《救国情报》，指导每日工作。

焦作工学院请愿团一百四十余人出发南下请愿。途经新乡时，组成数支宣传队，分赴学校、街道宣传。

新乡举行工、商、市民、学生各界大会，声援北平学生。会后，沿主要街道示威游行。

十二月二十五日

许昌各校师生和烟农、工人、市民、店员万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

郑州市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扶轮中学集会，声援北平学生爱国斗争。

信阳各校学生在信阳师范学生串联发动下举行示威游行。

安阳召开学生联合会，议定二十八日各校赴城乡演讲抗日，宣传救亡。同时拟定翌年元月假民众大会场表演戏曲，以期唤起民众。

焦作工学院南下请愿团途经郑州、开封，受到郑、汴学生的热烈迎送和铁路员工的热情帮助。

开封市各校学生继续罢课宣传。学联合会紧急开会，议定次日再次游行请愿。

十二月二十六日

开封全市三十八所学校学生一万三千余人再次集合省府门前请愿，要求拨车晋京。省府不允。学生高呼口号，涌向南关，占领车站。陇海路交通为之中断。国民党省政府当局对开封车站实行戒严。

焦作工学院赴京请愿团在徐州被阻。请愿团全体同学沿津浦线徒步南行，当晚露宿三铺车站。

信阳各校学生数千人在车站卧轨拦车，要求晋京请愿。平汉

线交通中断。

商丘各校学生两千余人集会游行，并冒雪步行十多里到火车站卧轨索车，要求南下请愿。

汲县学联会领导县城十四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

十二月二十七日

开封学生露宿车站，忍饥受冻，坚持卧轨斗争，迫使省府当局取消了戒严令。

焦作工学院南下请愿团学生在三铺车站卧轨拦车，津浦线交通中断。

淮阳各校学生千余人，在淮阳县学生抗日救国会领导下，冒风雪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淮阳专署逮捕学生。游行队伍和群众在专署门前，坚持斗争达八个小时。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交还了救国会的旗帜、图章和传单。

民权师范学生冲上大街示威游行，并分赴各乡镇进行救亡宣传。他们还派代表徒步赴开封，慰问卧轨同学。

十二月二十八日

开封学生卧冰立雪，占领车站，坚持卧轨斗争。开封邮电、铁路工人，新闻、教育、工商等各界人士散发传单、发表文告，支持爱国学生，并派人到车站慰问，捐赠食品。河大医学院组成医疗队到车站为卧轨学生诊治疾病。

洛阳各校学生千余人集会、游行示威，并到西工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请愿，旋往车站卧轨，要求乘车赴京请愿。

蒋介石致电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劝慰学生返校，并派员赴徐州劝阻，声称南京戒严。请愿团不得已自三铺返回徐州。该团在徐州停留期间，深入各界进行救亡宣传。

安阳各校学生分组到城乡宣传，动员民众起来救亡。

郑州各校学生和工人、市民冒风雪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冲破军警阻拦到日本领事馆前高呼抗日口号，并砸破了日领事馆门窗。

长葛学联会决定各校罢课，进行抗日游行。

十二月二十九日

开封学生坚持在车站，卧轨斗争已四天三夜，各界群众不断到车站慰问。

许昌新闻界人士徒步到达开封，慰问请愿学生。

洛阳师范等校学生再次赴西北运动场集会，途中受军警阻挡，冲散了学生队伍。

南京教育部派督学谢树英等三人抵开封，焦作工学院请愿团随车返回。开封学联代表与南京代表谈判后，决定撤离车站。

十二月三十日

郑州中正中学等七校学生到火车站卧轨，要求南下请愿。

开封各校学生，到河南体育场集会。听取了南京代表的答复后，分别返校，结束了卧轨斗争。

焦作工学院请愿团返校途经郑州，讲述了南下经过后，郑州卧轨同学返校。

焦作扶轮小学小朋友为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募捐。

十二月三十一日

焦工赴京请愿团返回学校，并和焦作中学学生分队出发，沿道清铁路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

一九三六年

一月一日

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主办的《救国先锋》报创刊。创刊

号刊载了《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宣言》。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在该报发表了《为学生救国运动说几句话》一文。

一月四日

河南省府当局通令各学校一律提前放寒假，妄图以此瓦解学生运动。

一月七日

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决定组织“旅行宣传团”分赴全省各地，组织民众，宣传救亡。

舞阳县回乡学生组成“舞阳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并发了通电。

一月×日

南阳学生救国运动受到当局无理压迫，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抗议。

开封市学联会成立“留省学生训练部”，组织留校学生分别进行军事训练和学习战地救护知识。

开封市学联会决定编印《抗日》半月刊，推定河大、北仓、女师、开高、开师等校组成编辑委员会，由河大负责总编。

一月九日

河南大学、焦作工学院、河南水专等大专院校选派“赴京聆训”代表。

一月十日

河南大学留校学生组成两支宣传队分赴开封近郊村镇巡回宣传。

一月十五日

省立开封初级中学寒假留校学生自动组成军事训练队，实施

军训。

河南大学学生上书蒋介石，提出两大建议案：要求政府确定外交方针，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组织民族国际；要求政府同意成立全国大中学生总会及各地分会。

一月十八日

开封市学联合会主办的《学联情报》（周刊）出版。

一月中旬

河南大学学生救国宣传团派代表定期到台发表抗日救亡讲演。

一月二十日

开封市学联合会委托河大医学院同学举办的救护训练班开学，同时还编印了救亡刊物《捍北》。

一月下旬

河南大学和北仓女中学生利用春节赛会之便，到开封郊区化装宣传，出演自编话剧《抗日救国成功》。

一月

开封北仓女中学生创办救亡刊物《北仓简讯》。

郑县地下党员王永泉在县城西街开设简易书店，销售进步刊物，宣传一二九运动。

全省各地学生纷纷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

二月一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宣告成立。

二月上旬

开封市学联合会和河南大学拟定了非常教育方案，且函请各校

于二月二十一日起实施，否则一律罢课。

二月二十一日

开封市各校自动实施非常教育。

二月下旬

河南大学组织“民众运动方略讲习班”，学习开展民众运动知识。

春

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沈东平到许昌恢复和发展河南党组织。

北京大学学生、民先队员闵毓华、马志廉到漯河励行中学任教，和进步教师一起指导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救亡活动。

四月二十一日

开封市学联组织学生到省府教育厅请愿要求批准成立河南省学生救国联合会。

四月二十二日

开封学联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商讨成立河南省学生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推动救亡工作。军警和特务包围会场，将到会代表二十四人全部逮捕拘押。各校学生示威抗议。被捕代表开展绝食斗争。当局被迫释放了全体代表。

五月

河南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军训营”罢操、罢课，反对当局强迫军训。

六月

许昌各校学生集会游行，并捣毁了“官膏店”，焚烧鸦片

七月

沈东平、郭晓棠、董汝琴等在许昌建立了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

夏

河南籍的北平民先队员返乡度假。魏伯、刘清源等人在开封发展民先组织。

吴芝圃、郭晓棠、曲乃生等在洛阳组织“国防教育社”，在各校学生中开展救亡活动。

十月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建封建立组织。邓拓任队部负责人。鲁迅先生逝世，河南各地学校师生普遍举行悼念活动。

十一月

全省各地学校师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和募捐，支援绥远抗战。焦作工学院派代表到绥远前线慰劳爱国将士。

开封和各地普遍开展营救“七君子”出狱的运动，抗议当局迫害爱国志士。

漯河励行中学教师、民先队员闵毓华发展一部分学生加入民先，并建立了漯河民先组织。

十二月

“西安事变”发生后，开封、洛阳、郑州等地学生游行庆祝，支持张、杨。当局威逼学生表态拥蒋，声讨张、杨，遭到爱国学生拒绝。

年末至翌年春

洛阳、新乡、许昌、郑州、商丘、长葛等地相继建立了“民先”组织。



河南大学当局派员控制学生运动

河大昨派教务长孙德中、秘书长沈子善、训育主任张金鉴、军训主任陆建唐，指导学生爱国运动，俾依正规进行云。

(载《河南日报》1935年12月19日)

蒋介石致开封请愿学生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诸君滞留车站，已历昼夜，爱国情深，甚为感动。兹派徐科长、谢督学前来慰问，望迅即返校。国事诚极严重，然中央必负责匡救，以慰国人。

(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12月30日)

蒋介石致焦作工学院请愿团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铜山黄师长杰周秘书 滄转河南焦作工学院学生公鉴：

诸君请愿各点，均已聆悉，爱国热诚，曷胜佩慰。政府前已电令各校推定代表来京谈话，并宣示外交方针，以期同心努力，同赴国难。盼遵照前令，届时推定代表来京，万勿跋涉道途，荒废学业，使国家个人皆蒙损失。此电到时，务须即日安心返校，以负厚望，至深系盼。

蒋中正院俭

(载《焦作工学院周刊》1936年1月第四卷第17、18期合刊)

焦作工学院学生南下请愿期间

有关方面的往来电报

(1935年)

▲焦作工学院呈开封省政府主席刘峙电

……钧鉴：

本院全体学生因国事赴京请愿，院长事前因公赴平，同人制止无效，刻已登车，谨此电陈。

焦作工学院叩敬

十二月二十四日

▼焦作工学院呈南京教育部电

……钧鉴：

焦作各校学生因国事开会游行，并推本院全体学生赴京请愿。事前院长因公赴平，同人制止无效，当即分电省政府及新乡专员，现闻已过汴至徐，昨推王蕴三教授追往劝阻，特此电呈。

焦作工学院叩宥

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蕴三致焦作工学院电

……开封学生拟赴京，车均停，弟因此。蕴。

十二月二十六日

▲南京教育部致焦作工学院电

……宥电悉。据查该院来京学生现停车徐州，务希会同教职员，即时前往劝阻，立返原校，南京已施行戒严，并闻。教育部宥。

十二月二十六日

▲张清涟致铜山焦作工学院学生请愿团电

……蕴三先生有晚携百元追往劝慰，因车停阻汴，顷奉部宥电，京已戒严，飭劝回校，望速回。涟沁。

十二月二十七日

▲张清涟呈教育部电

……钧鉴：

宥电祗悉，王教授因车停阻汴，职昨返焦，即设法前往。张清涟叩沁。

十二月二十七日

▲焦作工学院教职员会致该院学生请愿团电

……诸君辛劳可念，前推蕴三教授，携款追往劝慰，刻中央定期召集开会，各地准备参加，希速回计议。

焦工教职员会俭

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清涟致行政院翁秘书长电

……钧鉴：

本院学生赴京请愿，先由同人竭力制止无效，当即分电省府、新乡专员、教育部，旋推王蕴三教授，携款追往劝阻，因车停滞汴，相机赴徐，谨闻。

张清涟叩俭

十二月二十八日

▲焦作工学院学生会自徐州致院部电

……钧鉴：

生等徒步至三堡（三铺），经教部周秘书、驻徐黄师长，劝导回徐，住师部。请愿文已由周、黄转电呈，候复圆满即返。焦工学生会俭。

十二月二十八日

▲教育部致焦作工学院请愿团电

铜山车站探送焦作工学院学生诸君公鉴：

顷闻诸生结队来京请愿，爱国热诚，至深感动。惟政府为求贯通青年意志，已经定期召集各地学生代表，来京会见，此时结队南来，殊非必要。务希速返原校以表示工学院有纪律之精神。且南京自本日起，军警实行戒严，结队请愿，在禁止之列，特电知照。教育部宥。

▲行政院翁秘书长俭电

津浦路中福经理处刘季辰转焦作工学院学生诸君鉴：

远行甚念。政府已定期召集学生代表来京，诸君意见应以书面见告，或推代表届期来京，此时请即返校求学，至为切盼。翁文灏俭。

（选自《焦作工学院周刊》1936年1月第4卷第17、18期合刊）

方觉慧给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的呈文

(节录)

呈为呈报事：案奉

钧院二十四年十二月漾电内开：

“各报载各省市学生游行请愿，致与军警冲突，发生被捕受伤等不幸事件。此种事实内容至为复杂，各地情形不一。行政环境亦复各殊，应由各该使严密查察，随时密陈。”

等因。奉此：即经遵照办理。兹将河南、山东两省运动情形，分陈于左：

(一) 山东省学生运动情形(抄者略)

(二) 河南省学生运动情形

1、开封 开封市大中学校学生，为反对华北伪自治并响应平津学生爱国运动，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晨，自动集合，赴河南省政府请愿。加入之学校计有省立初中、省立女中、水利专门、北仓女中学、第一师范、河南大学、两河中学、黎明中学、开封中学、明诚中学，及强毅、济汴、建国、嵩阳、大华、大河、现代、女师、静宜、任时等学校。参加学生约一万三千余人。到省政府后，由学校推派代表(每校二人)及总代表三人晋谒刘主席，请求答复五项：(1)请转呈中央明令严惩北平屠杀学生之凶手，并保障以后永不发生同样事件；(2)请中央积极抗日；(3)请转呈中央保护学生正当爱国运动；(4)请转呈中央抚恤死亡学生；(5)请转呈中央公开宣布外交方针。当由刘主席派保安处长彭进之代表接见，并将请求各点转达刘主席。各学生遂出省府，至相国寺

街、鼓楼街、南土街、北土街、西大街、中山路等处游行，旋即散队。是日下午，各校代表聚集在省立高中开代表大会，以学校为单位每校各派代表二人组织之。推定主席学校为河南大学；秘书学校为省立高中；并决议每月开常会一次。代表大会下产生执行委员会，内设总务、宣传、组织、情报、交际、检查、会计等七部。另订约法三章：一、即日起一律罢课，如在罢课期内，不论任何学校有复课者，由执行委员会采有效办法制止；二、停课期中各同学不得离校；三、中央延不答复或答复认为不满意时，一面派代表南下请愿，一面作二次游行。河南大学学生潘世锡等数十人于即日起发起组织宣传团，向市民宣传。

十二月二十四日，各校一律罢课，组织宣传队，在各街巷及四郊附近宣传，有纠察、交通等队维持秩序，并检查娱乐场所，编印救国情报，披露其每日工作。同时，河南大学等八校校长联名发表告学校同学书，劝早日复课。本署由河南办事处职员调查各学校学生活动情形。

十二月二十五日，仍罢课。

十二月二十六日晨，各校学生齐集赴河南省政府作第二次请愿，要求省政府交涉车辆赴京请愿。由刘主席派省政府秘书长方其道代表答复。学生旋出省府，整队径赴南门外火车站，纷纷登占空车，要求路局开车。路警无法劝阻。各学生即在月台四周环坐不去。十二时，即在该处开紧急会议，以路方不允开车，决徒步赴京请愿。下午，河南省政府派方其道、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派王×骥前往劝谕。本署派俞介禧代表前往，但均无结果。晚八时许，南关临时戒严。各学生深夜仍盘据车站不去，陇海路交通阻碍。

二十八日，各校学生仍未离站，并坚持赴京请愿。省政府、省党部及本署等机关，各校教师纷赶车站劝阻无效。学生表示欢迎蒋委员长来汴作圆满答复，否则暂不返校。是日，雨雪天寒，

各机关暨本署均购食品，派员前往慰劝。

二十九日，教育部派员蒞汴，各校学生始离车站返校。

查此次开封学生请愿运动，秩序颇称良好，地方军警亦维护周密，故未发生不幸事件。至其二次请愿，出省府后，即鱼贯径赴车站，登占车辆，要求赴京请愿各节，闻因当时省府派员答复时，措辞失当，学生遂拂然不满，故有此举。但揆之实际，此种热烈澎湃之青年运动，当时颇难应付，以遏止其火焰也。但此次各项学生运动，动机确属纯正，既未发现反动分子或反动行为，亦不闻有何背景。其壮烈之行动，忧国之精神，深得一般同胞之同情也。

2、其它各地 焦作、新乡、安阳等处学校学生亦于上月二十三、四、五三日各自开会游行，均未得有反动分子属入或任何背景之消息。

查华北形势，仍日趋严重。青年感觉锐敏，情绪热烈，春假开学以后，能否不再发生壮烈激昂之学生运动，胥视如何因势利导，除随时严密查禁外，奉电前因理何据调查情形备文呈报。

仰祈 谨呈

监察院院长于

监察院河南山东监察区

监察使 方觉慧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摘自南京第二档案馆藏《国民党政府监察院档案》〔八〕)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纠参第八九七号令

案奉，行政院令开：“多难兴邦，古有明训。值兹国难严重，教育界人士自应指导青年，守纪律，负责任，一德一心，依统一之步趋，为有秩序之努力，以期集中国力，匡救时艰。本院长最近于会见各校校长与学生代表之际，曾郑重声明此旨。关于政府方针，亦经恳切说明。此次各地学生运动，本为爱国热诚所驱使，未几则不免逾越常轨，一部分学校，竟至纪律全堕，教育停顿，自应严订办法，以资矫正。现寒假将满，各省市公、私立学校，应即按期开课，回复常态。各校校长教职员应一致负责诱导学生，纳入正轨。嗣后凡不照章受课受考学生，各校概不得给予学绩；凡以任何方式妨碍课业之学生，应立即严令离校。校内校外尤不得容许任何团体为煽动罢课或干涉学校行政或妨害社会秩序之举，地方军政机关查有从事此种煽动行为之团体，应即予以制裁。凡斯指示，均所以维护教育之生命，亦即所以增厚国家之力量。教育部应督促各教育厅局各校校长教职员，各省市政府应督饬所属军政机关，各依其职责，严格执行，勿稍依违。至为适应困难时期之需要起见，教育方案，应如何量加厘订，着由教育部迅速妥慎办理。除分行外，合行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遵照”。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该校遵照。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

（载《焦作工学院布告》）

刘种元密电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周钧鉴：

甘密。去年底成立之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党政机关并未允立案，时加劝导，但迄未遵令撤销。近复变本加厉，于每日举行所谓第五次临时执委会，马日向教育厅请愿，幸无事。养日，该会负责分子尽到县党部开会，且发有激烈传单，侮各界当局。因劝导无效，乃由政府派队收押念余人。此种处置，实迫不得已。本日早，各校学生联合会向省府要求释放收押学生。今后反响如何，尚难预测。所幸党政机关，正妥筹应付，或不致发生严重局面。拟明日赴郑州。特闻。

职刘种元叩梗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致河南省政府电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开封 河本省政府鉴：

据本部视察员刘种元电陈开封学潮经过及学生被压情形，本部为避免事态扩大起见，希贵府迅即会同省党部，依照本部一月感代电各省、市党部所订处理学生团体办法，以和平妥善方法，将该学生联合会解散。至被押学生，如无重大反动行为，应由各校当局及家长负责领回，训导监督。并希将办理情形见复为荷。

中央民众训练部感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复中央民众训练部电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

南京 中央民众训练部勋鉴：

感电敬悉。汴市学生上月以救国联合会名义发起组织省学联合会。经令飭省会公安局严加取缔，并令各校妥为劝导，遇有此项通知，立即焚毁，并阻止学生来省集会在案。马日，汴学生以所图不成，公然散发反动宣言，并结队向教厅诘问。养日午后，复强在县党部开会，准备游行示威。经令公安局将为首主要分二十四名先行逮捕看管。乃各校在校学生仍复秘密集会，梗晨五时后，集队千余人赴省府，要求组织学联，释放被捕代表。沿途军警劝阻无效，当经王席及民、教两厅长严正训示，至下午五时散队回校。敬晨，各校照常上课。各校长来府，恳请保释被捕学生。当经喻令，由各该校带回负责管束。风潮已早平息。缘承垂询，用将学潮处理经过情形电复查照，并祈释念为荷。

河南省政府冬印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二日发

编 后 记

为了纪念一二九爱国运动五十周年，我们选编了《一二九运动在河南》。

各有关地、市、县党史办和一些老同志提供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和专题研究材料。因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间集中，许多材料雷同。为避免重复起见，收集到的材料未能一一入选，对选用者，我们也酌情作了部分删改。在此谨向提供材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并致歉意。

对于报刊文献资料，除按照党史资料丛书的体例订正讹误外，必要处作了注释。

本书由李常福、张绛、侯作瀛、于书敏、王作鑫、孙雪堂同志选编，段铁安同志也参加了部分文献和照片的选编工作。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